

彭公案

二



清·貪夢道人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彭公案

第二部

（清）贪梦道人 著

第五十六回

四霸天头探北邱山 侠良姑暗上紫金山

话说黄天霸把母夜叉打了三镖，贺天保暗暗称奇，说：“老兄弟真好本事。”那边喽兵往上要围，贺天保把弹弓一按，照着为首的喽兵打了几个，吓得那些个喽兵不敢向前。贺天保猛然又一弹子，正中在关保脑门之上，打得他脑浆直流，死在山下。四个小英雄说：“我等不和你们喽兵一般见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四个人连夜回高家庄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蔡广听了杜氏昆仲之言，心中忿忿不平，又怕欧阳德在紫金山上有难，又不敢向张耀宗说知。天至黄昏之后，他把盗金牌拿周应龙之故，说给鱼眼高恒和多臂膀刘德太、水底蛟龙高通海。正在讲话，那张耀宗亦然听见，可未言刘世昌死，与刘德太只言他叔父被捆了。再求高家父子帮助，并求再约请几位协助，先上集贤镇天和店内等候，大众不见不散，约定明午在店恭候。

蔡广同张耀宗二人日暮之时离了高家庄，到了集贤镇，天已初鼓之时。到了店门首叫门，小伙计开门，见是蔡广东家来了，说：“上房是老内东带着二位姑娘住了，你老人家住西房

吧。”蔡广说：“她们作什么来了？我去问问。”那上房屋中金头蜈蚣窦氏，听见是她男人来了，叫二位姑娘往西屋申去。她说：“你们进来，屋内没人。”蔡广带张耀宗进来，先给他岳母请了安，蔡广问窦氏说：“你来作什么？”窦氏说：“你同姑爷走后，两位姑娘定要上紫金山盗金牌去，我怕她两个女孩儿家，如何去得呢？我又不放心你翁婿二人，故此同二位姑娘想要到汴梁城，也要住店；不如来集贤镇，自己店中，便也好打听消息。我又想这里是紫金山的西山口，你们若从高家庄来要上紫金山，必须从这里过，定进店来。我方才到店问伙计，他说你们尚未来咧。”蔡广说：“为这金牌费了大事，头一件此山地势甚险，周应龙足智多谋，他的爪牙甚多，河南抚标把总常兴也被他擒上山去；内黄县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何等英雄，也被他害了性命；小方朔欧阳德盖世英雄，还中了他的诡计，被困山寨。你千万别叫两个姑娘去，倘有差错，那还了得？女孩家还不同男子，你看住了，等着明日高家父子来到，再作计议盗牌去。或者派人和他硬要，他若给了两罢干戈。那紫金山并非容易攻破的。”张耀宗说：“也好，想我师兄欧阳德精明强干，智慧过人，又一身软硬功夫，不知为何被他所算。我怕他性命不保，故此我要急去才好。”蔡广说：“明日去吧，谅他也不敢谋害。等候众人到齐，也作一个准备。前者我助南霸天黄三太盗九龙杯，在避侠庄与他结仇。今日不可轻敌。”张耀宗听了说：“甚是有理。”窦氏说：“你爷两个在这屋里安歇吧，明日好应酬众人。我往西屋和两位姑娘睡去，你们也歇着吧。”蔡广点头，窦氏到西屋见蔡金花独自闷坐，闭目磕睡，不见侠良姑张耀英。连忙问女儿：“你张家妹妹呢？”蔡金花说：“方才见她收拾了罩头，我问她往哪里去？她说：同她哥哥往紫金山去盗金牌，我劝她几句，她说：上外间屋偷听

我父亲与她哥哥说些什么。故此我也不跟她出去，就倚在这儿睡着了。” 窦氏听完吓了一跳，急忙找寻，连院中找了一遍，并无下落，心中甚是急躁。到了东屋，见她翁婿尚未睡下，她说：“可不好了，张姑娘上了紫金山啦。” 张耀宗闻听之下，可不好了，这还了得，急忙收拾收拾刀要追。蔡广说：“不要忙，我同你前往。”

二人上房，跳下街心，顺小路往南直奔紫金山而来。张耀宗走着道心中思想，我妹妹是个女流，虽说武艺精通，也并未和人打过仗。今一上山，那些喽兵山贼，无有一个好人，倘若有失，岂不遗笑于人。我堂堂男子跟着彭巡抚站堂官，今何是贼人与我们打仗，她姑娘家尚未过门，如何使得？正在思想之际，蔡广毕竟是老英雄，经练的事多，在后面走着说：“如今日遇见山贼，不可乱战，只要找着姑娘就为上策，先把姑娘劝回来，然后再办别的事。” 张耀宗答应说：“是。”

二人走至赤松岭，往东拐进了紫金山口，山道崎岖，坑堑不平。借着星月之光，望东一瞧，都是高山峻岭，树木森森。走了多时，往北一条大道，见北面这山比别的山高出一头，上边灯光闪闪，更鼓齐鸣。二人顺着山道往上直走，到了头道寨门，见里面人静无声。二人不敢从这条路走，往东走了一箭之地，见上面无人，二人施展飞檐走壁之法，窜上墙去，掏出问路石，往下一掷，听了听是实地，二人跳下墙去，在各处寻找。听那天有三更三点，二人走在分金聚义厅的左右，找那周应龙所在之处，也不见侠良姑张耀英的下落。二人正在着急，忽见对面灯笼引路，有数十个喽兵跟随，为首一人身高七尺，面如青粉，环眉大眼，二目有神，身穿蓝绸子裤褂、青绸中衣，青缎快靴，手提一对双铜，此人乃是周应龙的大徒弟蔡天化。这个人练得武艺精通，后来出家归三清，不守清规，奸淫邪盗，

无所不为，被苏州府施士伦派官兵拿获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单说目下，他正带着喽兵，来查前山各处。灯光一闪，见前面两条黑影一晃，再看不见有人。蔡天化眼光最灵，他一见就知有盗金牌之人前来。他站住脚步，立刻吩咐手下人不准动，他飞身上房，在各处一看，见东南上有两个人，伏于房天沟之上。他把金星毒药弩按上，照那两个人就是一下。蔡广用虎头钩一把拨开，跳于院中说：“周应龙，你快出来，我今来就是要会会你这小子。”蔡天化如何肯听，抡双铜跳下来说：“来，我看你有多大本领，让爷爷我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罢直扑蔡广而来。张耀宗说：“你老人家闪开，我自有拿他之策。”把单刀往上迎来。蔡天化双铜使动如飞，张耀宗闪展腾挪，施展刀法与他争斗。蔡广恐其有失，把虎头钩协力相助。后边那跟蔡天化之人，拿起号锣来打了一阵，那青毛狮子吴太山、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、赤发灵官马道青、赛瘟神戴成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锋、并獬豸武峰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，这一千人众在集贤院中听见锣声响亮，各拿兵刃来至前院聚议厅，见蔡广张耀宗二人与蔡天化动手，群贼各往前相助。恶法师马道玄与小金刚苗顺、蝎虎子鲁廷三个人带手下人等，各执灯笼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群贼把二位英雄围住。吴太山认得蔡广是绿林中人。他说：“好，蔡广，你勾串官兵前来紫金山盗金牌，今日把你拿住了，剥皮摘心，活活治死你。”蔡广说：“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你等不知自爱，真正讨死。少时，官兵大队一到，你等全该万剐凌迟，祸灭九族，平坟三代。”他口中虽然这样说，心中也甚是害怕，知道贼人越杀越多，自己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却又不能走脱，知道功夫久了，必被贼人拿住。张耀宗一人遮前顾后，见贼人势大，又不知妹妹是死是活，还

不能走，只可在这里与贼人动手，只杀得难解难分。小金刚苗顺、张耀联把折铁刀一抡，照定那张耀宗后脖颈就剁，张耀宗只顾在前边动手，不提防背后，那刀离脖子只有一尺远，忽从西房上飞来一支袖箭，正中在苗顺手腕，刀掷于地上，又一袖箭正中苗顺左目，疼得他“哎哟，哎哟”，直嚷厉害。那房上又一袖箭正打在苗顺的咽喉。只见跳下一位女子，手帕包头，一身桃红色裤褂，汗巾系腰，金莲三寸，手执单刀，跳下房来，手起刀落，把苗顺人头砍于就地。吴铎一看是一千娇百媚的女子。他心中甚喜，说：“美人，我寨主正想要一位二夫人，你来也巧。”这姑娘一听，只气得蛾眉直立，二目圆睁，说：“小贼种！你姑奶奶结果你的性命就是了。”抡起刀就剁吴铎。蔡广一看女儿来了，心中一急，未出闺阁女子，又有未过门的姑爷，这叫人撕一把都不好看。只见自己妻子窦氏手把双钩也跳下来说：“哟！好猴儿崽子，老太太来也！”

此时周应龙方才睡醒一觉，听得前边锣声，一片喊杀之声，自己穿好了衣服，把金装铜一抱，命令亲随喽兵点灯笼火把，外边把守。内寨的美髯公金刀无敌薛虎、小温侯银戟将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、玉麒麟神刀太保高俊，这四个人带四十名飞虎喽兵，从后面杀奔大厅前。他一看，认得是上蔡县葵花寨铁旗杆蔡广与金头蜈蚣窦氏。他说：“好一个蔡广，敢来紫金山讨死，众家兄弟把他等拿住，碎尸万段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多臂膀大战紫金山 水底蛟聚众捉群寇

话说金翅大鹏周应龙带领喽兵围住蔡广等四人，吩咐手下群寇，务要生擒蔡广，报当日盗九龙玉杯之仇。那蔡广寡不敌众，又不能走，知道战久必败，又无有接应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得前面墙上有人说：“小辈，你休要以多为胜，我多臂膀刘德太来也。”说罢，跳在院中，直扑周应龙，要替父报仇雪恨。

书中交代，那刘德太在蔡广走后，他问杜清说：“这张耀宗是在哪里丢的金牌呢？”杜清把对蔡广方才所说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，刘德太一听大叫：“哎哟！好你周应龙，我和你誓不两立！我还各处寻访我父亲，不想被贼人所害。他还和我父亲是结义兄弟。我如不替父亲报仇，我誓不为人。”杜清不知刘德太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之子，今一听，方知此事，连忙过去劝解。刘德太父子连心，他焉能耐得住。自己一纵身跳在院内，拉刀竟奔紫金山，要替父报仇雪恨。他自己不管道路崎岖，只借着星月之光，施展陆地飞腾之法，天有三更，到了紫金山，听得上面锣声一片，响亮喧闹。刘德太心中说：“这般时候，为何还操练喽兵？莫非有人来拿他，也未可定。”

自己原想着暗杀周应龙替父报仇，明着动手恐寡不敌众，故此他夜间来。这座山的路径他是熟知的，故此他不用访问，顺山道上去，到了头道大寨门，听得杀声不止，又是夜静更深，空谷传声，听得又远。那寨墙上点着号灯，有恶太岁张耀宗率领喽兵来回巡视。刘德太由西边飞身上墙，跳进大寨，他又混进二道重门，瞧见聚义厅前有七八十名喽兵在四面各执灯笼火把，怀抱朴刀，那周应龙在正北抱着金装铜，左有薛虎、鲁豹，右有罗英、高俊四个心腹人护助。当中有吴太山等把张耀宗、蔡广、金头蜈蚣窦氏、恶魔女蔡金花四个人困在当中。刘德太本来是要报仇，他跳下抡刀扑周应龙说：“小辈，刘太爷来杀你。”蝎虎子鲁廷摆刀相迎，刘德太本来是急了，见他相迎，抽回刀来，分心就刺。鲁廷用刀往回一磕，刘德太抡刀就剁。鲁廷往旁一闪，刘德太掏出墨雨飞蝗来，照定那鲁廷就是一下，正中面门，反身栽倒，被刘德太一刀刺死。周应龙说：“娃娃！你好大胆，敢杀我山寨头目。薛贤弟，你给我拿这该死的小辈。”刘德太一听此言，无名火起，说：“周应龙，你这斯伤天害理不作人事，我父亲同你是结义兄弟，你不该倚强欺弱，把我父亲乱刀剁死。我特来取你人头，给我父亲上祭。”周应龙看见，认得是多臂膀刘芳字德太，他也知道自己作事太狠了，恼羞成怒，说：“刘芳，你父亲与我割袍断义绝交，他又来盗我的金牌，被我手下人所杀。你来找死。薛贤弟，你把他结果性命。”美髯公拉朴刀就剁，刘德太急架相迎，二人在院中动手。鲁豹也拉银戟分心就刺，刘德太双战二人，并无惧色。周应龙吩咐鸣锣调兵，手下人一阵号锣声喧，外边那喽兵各带兵刃至二道寨门，在四面围困。

蔡广等杀了有一个多时辰，只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

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刘德太正自和薛虎、鲁豹二人动手，见贼人越杀越多，恐其寡不敌众。正自为难之际，西房上水底蛟龙高通海带领贺天保、喉天雕、武天虬、黄天霸这五个人紧随刘德太而来。

只因刘德太走后，高源往下追，半路遇见贺天保、濮天雕、武天虬、黄天霸四个人，从北邱山回来。高源说：“你等哥们四个，往哪里逛去，快跟我追多臂膀刘芳，他往紫金山去了。”

四人听说，跟随高源到了紫金山上。听见里面喊杀之声，知道必是刘芳和贼人动了手啦。他五个人窜上房去，往下一看，见张耀宗、蔡广等人被困在当中。高源大喊一声说：“张兄长，不必害怕，今有巡抚大人派官兵三千前来把山围了，只要掷了兵刃者无罪，与官兵对敌者，拿住万剐凌迟。我今带着四霸天和天下的英雄，来拿你周应龙，其他余党，趁早自投免死。”那些贼人一听，吓得战战兢兢，老贼青毛狮子吴太山，正自动手，听高源之言，自己心中也是害怕，知道彭大人定然发兵来剿紫金山。又见那高通海带着四个年幼之人，各抡兵刃，和群寇杀在一起，愈杀愈勇。房上又有喊嚷之声。鱼眼高恒、铁背熊褚彪、凤凰张七、花驴贾亮、赛霸王杜清、铁金刚杜明六位英雄，因刘芳自己怒上紫金山，他等不放心，特意追赶下来，跳在院中，敌住群寇。蔡广增长精神说：“众位！咱们今天替小方朔欧阳德报仇，拿住周应龙，在案之人不可放走一个，好找金牌。”金翅大鹏周应龙见众位英雄来了不少，又听高源说官兵围了山了。他先派玉美人韩山和毛荣二人收拾细软之物，用小轿抬着压寨夫人先逃奔北邱山。自己催督喽兵与众寇捉拿仇人。

这时，又有赛毛遂杨香武带着八臂哪咤万君兆、朴刀李俊、泥金刚贾信、快斧子黑雄、滚子马石宝三十余名都来到紫金山，

先把大寨门恶太岁张耀联拿住，又把胎里坏胡铁钉拿住捆上。二道寨门赛展熊武连抡刀跳在迎面，后有三十名亲随的喽兵各执长枪。快斧子黑雄抡起加钢快斧，劈头就砍。武连乃久闯江湖的大盗，又在连洼庄窝聚贼匪，足智多谋。今见黑雄抡斧子砍来，他把身儿一闪，摆刀就刺。黑雄乃是胡乱的招术，哪是武连的对手？武连把刀法施展开了，把黑雄杀了一个手忙脚乱，斧子也忘了招儿了。几个照面，被武连一刀刺于前胸，翻身跌于就地，登时身死。滚子马石宝摆加钢鹅眉刺，照定武连刺来。朴刀李俊也纵身跳过去，抡刀就剁。两位英雄把赛展熊武连给拿住，又把黑雄的尸体放在东耳房之内。众人把武连捆好，和张耀联绑在一处，派贾信同李俊二人看守，连胡铁钉也送到这里来。杨香武进了寨门说：“周应龙，你今日可走不了啦！我杨五爷来拿你，上巡抚衙门请功。”周应龙一听杨香武的话，就吓了一跳，知道这必是黄三太勾串三山五岳绿林英雄来拿我。自己正在思想，忽见那石宝等大众进了寨门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他一见杨香武就想起杨香武当年盗那九龙玉杯，害得他倾家败产之事，一摆双铜就奔杨香武而来，说：“小辈，今日你飞蛾扑火，自来送死。”双铜往下就打。杨香武说：“众位协力，帮我拿住他。我是要他的金牌。”众人答应，各抡兵刃，把周应龙、罗英、高俊给围住。

蔡广见众人都来，就不见侠良姑张耀英她在哪里，心中甚是着急。张耀宗也是为难，不知妹妹在哪里，越想越着急。正动着手，见山寨有七八百名喽兵、二十余个头目各执刀枪兵器杀了过来，自己又怕寡不敌众。忽听房上有人说话，说：“唔呀！混帐王八羔子，你往哪里走！欧阳德乃是朋友，误中了你的诡计，吾是要拿你这混帐王八羔子的。”周应龙情知不好，说：“这件事恐不能善罢干戈，我这座山要保不住了。”青毛

狮子吴太山、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、赤发灵官马道玄、赛瘟神戴成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这些个恶寇，先见张耀宗几个人，他等也不在心上，今见欧阳德在房上说话，他等吓了一跳，就知这座山要保不住了。

书中交代，欧阳德从哪里来呢？前者因周应龙用药酒把他给药倒，用黄绒绳捆好，放在后面空房之内，又在鼻中涂了一粒迷魂丹，不省人事。打算饿他十天，再用药解过来，他不死也不能干什么了。不想天无绝人之路，侠良姑张耀英自天和店内一怒，收拾好了，要替师兄报仇雪恨，自己带匣装袖箭，锦背低头锤，带了单刀，顺路进了山，施展陆地飞腾之法，进了山寨。她身体灵便，窜入后寨，在各处窃听。到了东跨院之内，听得东配房里面有人说话，说：“伙计，今日是咱们四个人的班，他们两个人去赌钱，全交给我。少时，你多绕一个弯儿，多辛苦两趟，上头赏下来你我二人分，他们两人不给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又有一人说：“我知道。”张耀英听了，立刻闯进屋中去，先杀了一名更夫，剩下一人。她过去问：“你们这座山拿住一个欧阳德，害了没有？快说实话，我好饶你。要有半字虚假，我定杀你不饶。”那更夫吓得战战兢兢说：“姑娘，别生气，我叫胡光，看守这北上房。空房之内，收着一位小方朔欧阳德，跟我寨主有交情。因为他要金牌，我们大寨主先用迷魂酒把他迷住，又在鼻孔之内涂上一粒迷魂丹，派我四人看守。范恫、蔡虎二人去耍钱去了，钱秀被你老人家给杀了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求你饶我性命就是。”张耀英说：“还收着何人在里边？”胡光说：“还有一个姓常的，叫镔铁塔常继祖，也是河南巡抚大人那里的，现在西厢房之内。只求你老人家饶我。”张耀英听他哥哥说过，有一位姓常的，力大过人，这必是那

位。张耀英把更夫捆上，把口堵住，自己去到北上房，把门打开，见屋中并无灯光。又到东房，把灯取来一照，见欧阳德在东里间床上，倚卧身形，急忙先从鼻孔把那粒药取出来，再把绳扣解开。正自要救师兄，听得门首有人说话，张耀英大吃一惊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彭都司带兵剿山 王面虎勘问金牌

话说侠良姑张耀英听得背后有人，急转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个男子，约三旬以外，生得面皮透紫，一脸怪肉横生，身穿小青裤褂，足蹬青布抓地虎快靴，手拿着一把单刀。这个头目叫周成，是周应龙的家人，一生最爱饮酒。今日是来找胡光借钱。走进这院内，见北屋内有灯光，他留神看，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生得十分俊俏。他起了不良之心，要想过去找便宜。就把门一扯，侠良姑回身一看，趋势一袖箭，正中周成的面门上，过去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。又到东屋内取了凉水，先给欧阳德灌进去，欧阳德醒过来看见说：“不好了，贤妹，你从哪里来呢？”侠良姑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。小方朔说：“你快些回去吧，我去拿周应龙报仇。”张耀英说：“西屋还有一位姓常的呢。”欧阳德说：“都交给我了，你回天和店吧，我办完了事送你回家去。”张耀英这才回去了。

小方朔到西屋内把常兴给放开，立刻把他扶到西房，把灯取过来，在各处找看，有馒头、炖羊肉，二人吃了些，喝了点水，派常兴急速回巡抚衙门见大人，要派兵剿山。小方朔即到前院来，听得锣声震耳，喊声连天。欧阳德蹿上房去，到了前

院，见各路英雄不少，蔡广同张耀宗等和群寇杀在一处，喽兵在四面呐喊助威。欧阳德跳下房来，先奔周应龙而来。周应龙一见，情知不好，摆金装铜飞身蹿入后院，进了东房；那薛虎、鲁豹、罗英、高俊四个人也跳出圈外逃走。欧阳德追周应龙去了，滚子马石宝带了众人追四寇。这时天亦大亮。山下都司彭云龙奉巡抚之谕，带了二百名马队来剿紫金山，半路上正遇常兴，引他到这里上山。此时群寇早已四散，吴太山等避乱逃去。生擒党羽四十三名。盘查窝巢之内，有存米一千五百七十余石，黄金六百两，白银四万零三千两，绸缎布匹无数。彭云龙会合了张耀宗、刘芳、高源等，升了聚义厅。常兴与一众英雄李俊、贾信把武连、张耀联、胡铁钉三个人带至大厅。杨香武找了本山一口棺材，将黑雄装殓已毕，他带石宝、李俊等三十余人回归北路，在京东安葬黑雄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那蔡广带妻女和众朋友说：“我先在天和店等候，如遇周应龙，只管叫人给我送信，我必来。我先送回家眷，在此观之不雅。”这里花驴贾虎、凤凰张七、铁臂熊褚彪、鱼眼高恒这几位英雄同小四霸天还未走，张耀宗说：“武连，你把彭巡抚的金牌送往哪里去了？快说实话，免得严刑拷问于你。”武连知道也是一死，何必反受些严刑。他说：“众位，我既然被擒，只求速死。我把金牌交给周应龙，不知他安放哪里。这是实话。”又问张耀联，也说在周应龙之手。动刑拷问，也是这几句话。又拷问胡铁钉，问他知道金牌下落不知？胡铁钉也是不知金牌的下落。又把那所擒之人全都问到，都说不知。高源说：“你等可知周应龙往哪里去了？知道只管实说，可免一死。”内有一喽兵说：“小人知道，他往北邱山去了，离此有二十里之遥。他的二弟周应虎在那里占山。”张耀宗和彭云龙

议论，派常兴带五十名马队守这山寨，他邀请众位英雄协力帮助剿北邱山去。正说着外边欧阳德回来了，他说：“唔呀！周应龙是走了，便宜这个王八羔子，吾要拿着他，必要报仇雪恨的。”张耀宗说：“师兄，你先跟我等到北邱山去拿周应龙，一个也不能放走他。”高恒也同着众人都要替刘世昌报仇。

彭云龙带一百五十名官兵，这才同众位下了紫金山，由贺天保引路，到了北邱山北山口外，官兵进山，群雄跟随到了那寨前，先砍死几个看守之人，闯进寨门内。周应龙正和他兄弟讲话，先是薛虎等四人逃至此处，后有几十名喽兵赶上来说：“武连被擒，马道玄逃走，并无下落，请寨主紧守大寨，怕彭巡抚的官兵追来。”周应龙说：“好险哪！我要不是从地道逃出去，也被欧阳德所拿了。”自己又回想铁桶一般的紫金山，今一旦皆属他人，害得自己无立足之地，越想越惨，不由得落下几点英雄泪来。周应虎和韩寿解劝，说：“昨夜这山下也来了四个童子，伤了我两个人，方才埋葬了。兄长不必为难，我这山上有几百名喽兵，你我带下山去报仇。”这几句话方才说完，只见外面跑进来一个手下人说：“不好了！这外面官兵把寨门打开，有小方朔欧阳德带人来到，请寨主你老人家早作准备。”

周应龙连忙把双锏一抱，韩山早已逃走，韩寿、周应虎鸣锣叫他的手下喽兵。这些喽兵都知道紫金山已破，这座山也站立不住，又没见过大敌，早已四散。只有那几个无知之人还各执兵刃，帮助寨主作反。正说话间，众英雄已冲上来，当先的贾亮说：“周应龙，我也不是在官之兵，我也不是应役之人，论理说，我不该在这山上拿你，我又是绿林之人；但无奈你做事太狠毒，你和刘世昌也是结义的兄弟，却翻脸无情，将他乱刀砍死，我今同两个朋友，先把你拿住，去见彭公，给刘世昌报仇。”美髯公薛虎闻听说：“寨主不必生气，我拿住这老匹夫。”

”周应龙说：“很好。”薛虎抡刀直奔那贾亮来。贾亮把纯钢鹅眉刺往上一迎，两下里一撞，贾亮急抽回刺来，分心就扎。薛虎的刀往外一磕，贾亮一个夜叉探海之势刺在薛虎左肋，登时栽倒在地，被官兵拿住。鲁豹拧银截跳过来说：“好奴才，你伤我兄长，我要拿你。”贾亮有飞檐走壁之能，乃久闯江湖之人，练得一身巧妙的功夫。他见鲁豹来，并不惧怕，忽听身后褚彪说：“贾大哥，你老人家让我立这一功。”抡金刀跳至当中，抡刀就来砍鲁豹。鲁豹用戟抱月式往外一推，抡戟杆就打，褚彪用力往上相迎，两个人战了几个照面，褚彪把鲁豹一刀砍倒，过来官兵把他捆上。罗英、高俊被高源、刘芳所擒。凤凰张七带贺天保、濮天雕、武天虬、黄天霸五个人围上周应虎、韩寿。欧阳德自己把周应龙给缠住，施展软硬功夫，鹰爪力重手法。张耀宗也拉刀相助。

那后寨早已知道，这押寨夫人戴赛花立刻收拾好了说：“嫂嫂，不必害怕，都由我一面全管。”李氏吓得面目失色，戴氏抡双刀直奔前寨来。她见贺天保等生得标致，说：“小娃，你跟我来，我看你有多大能为。”贺天保一瞧，有一个三十多岁妇人来，姿容俊秀，蓝绸子手帕包头，品蓝绸子女褂，葱心绿的中衣，足下金莲三寸，柳眉杏眼，抡双刀直砍贺天保。贺天保也来相迎，两个人只杀得难解难分。戴赛花乃是家传的武艺，只杀得贺天保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。那彭云龙吩咐官兵帮助动手，挠钩长枪齐奔戴氏，韩寿被擒，周应虎也被人所拿。金翅大鹏周应龙见大势已去，他无奈跳在圈外，想要逃走。欧阳德哪里肯放，和众英雄把他围住。张耀宗刀法精通，周应龙双拳难敌四手，被欧阳德所擒。搜拿贼党，戴赛花死于山寨乱军之中。查抄金银，分赏兵丁。

众人在山寨歇息一夜。次日，贾亮、褚彪、凤凰张七，与

小四霸天告辞，各自回家。张耀宗苦留不住，只得送些路费与他七位，各从山上骑马告辞去了。高家父子和刘芳、欧阳德亦要告辞。张耀宗提说妹妹上山之故，欧阳德说：“我蒙贤妹救出，已经回店去了。”才知道妹妹无事回天和店去了。大众又到了那山寨，和常兴会合一处，这才可汴梁城。到了巡抚衙门，把所擒之贼带上来见彭公。

先叫带张耀联，跪在阶下。两旁有差官喊堂威。彭公说：“张耀联，你霸娶民女，私抢少妇，勾串地面官，倚势欺人，又抗差不遵，勾串响马，拒捕殴役，你抢的李家女子和妇人现在哪里？从实招来。”张耀联一听，心中说：还有私立公堂，殴打职官没说呢。自己往下叩头说：“大人高升，我也知道活不了啦，只求大人格外施恩。李家女子妇人不从，已被我打死掩埋，这是实情。”彭大人也不深问，着差人把他押下去。又带周应龙。两旁一声喊：“山寇周应龙告进。”跪于阶下，彭公一见，怒气冲冲，要审问金牌下落。不知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高恒身丧寒泉穴 刘芳扶灵回故乡

话说彭公吩咐带上周应龙来，跪于阶下，彭公问说：“你这厮是周应龙吗？”周应龙答应：“是。”彭公又问：“你占紫金山招聚贼匪，拒敌官兵，你把我的金牌给安放在哪里？从实说来。”周应龙说：“我自淮安哨聚这座山，金牌我已然掷在紫金山后山寨寒泉穴里，这是以往的实话。”彭公急问寒泉穴水有几尺深，周应龙说不知。又带武连一问，也是这样口供。

彭公退了堂，立刻在书房叫张耀宗进来，问拿周应龙都是何人出力，张耀宗一一回明说：“为盗金牌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死于紫金山，高家父子邀请各镖行英雄相助，我师兄拿的周应龙，出力劳绩让与赛毛遂杨香武。在紫金山大战，死了一个快斧子黑熊，都是帮助之人。还有黄三太之子黄天霸结义兄弟四人。”彭公说：“先叫请欧阳德和高家父子、刘芳进来。”众人出去把四位请进来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四位义士请坐，贼人把金牌掷于寒泉穴，此事要闻风京官耳中，恐我被参，遗笑于人，多有不便。众义士还要设法去找此物件。”高恒听彭公之言，说：“大人施恩提拔我的儿子，我舍命下寒泉穴给大人捞上金牌来就是。”彭公说：“只要把金牌找来，我

必专折奏事保荐你众人。”高恒说：“大人恩典，我同张耀宗带五十名官兵去，五日夜必有回音。”彭公先传谕，把周应龙等暂入司狱，传五里屯李荣和完案。然后派张耀宗带五十名官兵同高家父子起身，众人跟随至集贤镇天和店，住于店内。

张耀宗等一见蔡广，细说在省彭公所说之事，这才备酒接风，住宿一夜。次日早饭后，蔡广从这里置办应用家伙，立刻带众人进山。到了后山，见峭壁石崖，山峰直立，树木森森，山花野草遇时而新。在西北大山之背后，阴风阵阵生凉，野兽见人立即窜避。顺着幽僻小路，由山岭上往下走，这一座寒泉山正在西北半山坡之下，上盖景亭，阴风冽冽，冷气凄凄。若问如何冷法，有诗为证：

这辞岩下泻瀑湲，静拂云根别故山。可惜寒声留不住，旋添波浪向人间。

此泉由山阴流出，奇寒无比，水呈黑绿之色。向东有一窟窿，在泉之下，如冰盘大一股水直向东流，归入逆水潭中，由山之东涧沟流归大河内。从紫金山背后，有小路一条，通寒泉上面。站在泉台阶上，东望逆水潭，如在目前，山清水秀，绝好一张图画。

蔡广、高恒先派人搭了架子，拴好了绳儿，把荆条筐也拴好了，安上铃铛。高恒坐在筐内，吩咐人等，铃铛响，急往上拉。自己已换好了水衣水裤，带了钩连拐，放下绳子去。鱼眼高恒看那水色碧绿，凉风透骨，冷气侵入。高恒年已八十，血气衰败，一见这冷气，自己喘息不止。到了水面，自己跳下水去，往下一沉，身入水内，冷气如刀，强长精神至水底，约有五六丈深。在下面方要寻找金牌的下落，手已麻木，不知用力，连忙上来坐在筐内一摇铃铛，上面张耀宗连忙吩咐人等急往上

拉。即至到了泉口，高恒早已不省人事。急忙搭上筐来，用火烤了有半个时辰，他也未转过这口气来。高通海放声大哭说：“不想你老人家今日死于此山！”张耀宗、欧阳德、蔡广、刘芳等看着，惨不可言。

此时天已正午，蔡广说：“此事如何办理呢？”高通海一想，为人尽忠不能尽孝，我父为金牌死于冷泉之内，我必要继父之志。先把他父亲尸身移在一旁，自己换好了衣服，坐在筐内，叫人放下去。自己先打算，不行即速上来，别死在里边。及至水面，自己跳下去，沉身至水底，在各处一找，觉着冷气入骨，再有一刻功夫找不着金牌，那高通海也得冻死。自己心中祷告说：“故去父亲阴魂保佑，叫孩儿我找着金牌，我也好光宗耀祖，显达门庭。”正自祷告，觉着有一物正冲手心，也不知是何物件，拿在手中急忙上来。坐在筐内立刻拉响铃铛，上面拉上来，正是金牌，由口袋盛着。大家焚香谢了山神。刘芳先派人买了两口棺材，把他父亲刘世昌之尸装好，高源也把他父亲高恒之尸入了棺，二人雇驮轿由此处送灵柩回籍，把金牌交给张耀宗了。

张耀宗先派人禀明大人，这紫金山改为善化寺，招僧人看守，蔡广监工修盖，又把所得两山之财，抽出十分之一修庙作为僧人的养赡。又给高源、刘芳二人路费，各纹银五百两整，余下交赈济局，公项赈济本省贫民。他同欧阳德带兵回省交金牌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赏了张耀宗、常兴银备一百两，赐欧阳德酒筵。自己起稿办好本章，奏明皇上剿灭紫金山出力人员，拿获逆首周应龙等。张耀宗告假完婚，在本城租的房屋，给蔡家送信，择日娶过亲来，洞房花烛不必细表。夫妻郎才女貌，甚相合意。蔡广夫妇也不时常来女儿家中，侠良姑张耀英也和他兄长在一处居住。张耀宗消了假，打算回他亲戚徐家定好日

子，送他妹妹完婚。张耀英也是自幼许配人家的。过了几日，旨意下来。

上渝：河南巡抚彭朋奏，拿获盗寇周应龙。在事出力人员，张耀宗赏给四品衔，以都司补用，交部带领引见；常兴赏给守备，留省候补；刘芳、高源赏给千总，归本星标下委用；彭云龙赏给三品衔，有游击缺出即补；盗寇周应龙等在本处凌迟处死示众。钦此。钦遵。

康熙四十七年六月某日

彭公谢了恩，张耀宗办了文书，自己入都引见。过了几日，刘芳、高源在家中接着喜报，办理完丧事，即汇合到巡抚衙门，给大人磕头。彭公叫二人进来，二人先给大人磕了头。彭公问：“你二人愿在标下当差还是愿跟我当差呢？”高、刘二人说：“我二人功名是大人提拔的，还求大人施恩，赏个差事。”彭公说：“我这里两个巡捕官都升了，张耀宗入都引见，常兴补了抚标守备，你二人充当我这里的巡捕如何？”刘芳、高源谢了彭公，就把行李移进巡捕房，拜了客。过了几日，把五里屯李荣和传到与恶太岁张耀联对了讼，派了护法监斩官，把周应龙、武连、张耀联、胡铁钉等这四个人皆凌迟正法示众。河南省城军民人等都感念巡抚大人的好处。

是年河南一带，自四月并无透雨，至六月间人民惶惶不定。彭公斋戒沐浴三日，亲诣城隍庙土地祠各庙焚香祷告，两日不食，河南人民皆知。至三日，天降甘霖，各处均已平安。剿紫金山之后，彭公设立义学，办理赈济，查各府州县之官，有贤能者必保荐；贪劣者必参革降调；兴学校、讲道义、创立捕盗之营，真是灭强扶弱，剪恶安良，河南大治，人民感德。又逢皇王有道，各处物阜民丰。欧阳德乃侠义之人，又不愿做官，自斩周应龙之后，羽漏网的余党，各处都有文书访拿，那些从

贼等，也都窜踪避迹。他无事在各处私访，哪里有贪官恶霸、势棍土豪，他乃是彭抚台的耳目，禀明大人必办，彭公也信服他。那日走至上蔡县的地面，听人传言宋家堡有一个活财神，赛沈万三的宋仕奎，家财巨万，富甲一省，家有招贤馆，招聚有能之人，明为看家护院，暗是要谋反起兵，声势甚大。家中私自操练庄兵五百名，有神拳教习赛姚期尤四虎。他自听见这个信息，连夜奔宋家堡。

那日走至明化镇，乃是一座乡镇，也有铺面茶楼酒肆。欧阳德口渴舌干，想要喝一杯茶，见十字街路北，有一座茶楼，字号是“通和楼”，挂着茶牌子，雨前、毛尖、六安、武夷、香片等，并写着随意家常便饭，坐北向南。欧阳德连忙打帘子进去，看见这座楼是在正北，进门东边是柜，西边是灶。自己走至后堂，见下面人太多，不清静，顺东边楼梯上楼，楼上是正北六个座位，南边六张桌儿，有几个喝茶饮酒之人。自己在东边第二座坐下，叫跑堂的拿茶来。他自己喝着茶，听楼梯一响，从下面上来两个人。头前那位，年约二旬以外，生得方面大耳，齿白唇红，眉清目秀，头戴新纬帽，身穿驼色亮纱单袍儿，外罩红青八团龙透纱的褂子，腰系凉带，露着全分的活计，足蹬青缎官靴，神清气爽，手拿团扇，后跟一个仆人，手拿马鞭子。欧阳德一见此人，心中说：“好，要破宋家堡全在此人身上。”不知他是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粉金刚太闹茶楼 欧阳德恩收弟子

话说小方朔欧阳德见进来这个人，眼光足满，气宇不俗，就知是一位武士英雄。见那人坐在西边那个某上，跑堂的送过茶去，问要什么吃的？那人说：“我要两壶荷叶青，两壶莲花白酒，要点鲜藕，一碗拌鸡丝，一碟壳肉肚，再配两样可吃的，叫我的家人南边桌上要吃的。”欧阳德一听说：“我也要吃的，堂官这里来，我也要两壶荷叶青，两壶莲花白酒，要点鲜藕，一碗拌鸡丝儿，一碟壳肉肚，再给我配两样可吃的。”跑堂的一听，这个蛮子和人家学着要菜，也是一个不开眼的。这夏天这么热，他穿着一件老羊皮袄，带着皮秋帽，穿着两双毛窝，可是单裤，袜子够二尺多高，直到护膝。但跑堂的也不敢得罪他，照样把小菜摆上。那个武秀士说：“来，给我要一个卤牲口。”欧阳德说：“来，也给我来一个卤牲口。”那少年之人瞧了欧阳德一眼，也不在意。

正在二人要菜吃酒，听得下面一片声音，有一人说话是江苏口音，说：“唔呀！救人哪！王八羔子害了我了，我是不能活了！”说话间有一少年跑上楼来。众吃酒的人瞧那上楼之人，年约十四、五岁，面黄肌瘦，身穿旧灰布大褂，蓝布中衣，白

袜青鞋。站在楼上，口中说：“救人！救人！”欧阳德听得，问道：“你是哪里的人？说实话，我救你。”那少年说：“我是徐州沛县人，家有寡母。我去年被人拐骗出来，卖在戏班之内，被人打骂不了，我才逃至外边。后面有人追赶，班主宋家堡的神拳教习绰号赛姚期尤四虎，他要活活打死我。”正说着，忽听楼下有人说：“瞧见上来了，必是在楼上，我瞧瞧哪里去了。”一伙人拿着木昆、铁尺，有七、八个都是二旬年岁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青布抓地虎靴子，手拿单刀、铁尺、木棍。上得楼来，吓得那少年钻入桌儿底下，在那武秀士的身后，口中直嚷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们要带我回去，必要活活打死。”那二十余名打手说：“你躲藏到哪里去，我们是不能饶你的，把你带回去，交给教习尤大太爷办理。”那武生站起来说：“你等是哪里来的？这个人是多少身价，我给你们身价银子。”那几名打手说：“你少管闲事，我们是宋家堡的大教习尤大爷那里的，这孩子是我们教习用三十两买的，你留下不成，趁早别多管闲事，你是外乡人，别找事。”那武生说：“我是不能不管，你趁早回去，叫你家主人来见我。”那打手说：“你姓甚？叫什么呢？”那武生说：“我也不必告诉你我姓什么，我见姓尤的再说。如要带人，你几个带不去的。”那二十余名打手倚仗人多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你这个人好不要脸，我们拿他去见我们尤太爷去。”一摆兵刃往前要打，那武生一阵冷笑，把外褂子一摔，单臂举起椅子来，照定那个打手打去，那几个打手也就摆木棍相迎，只几个照面，就把那些打手打得头破血出，各自逃走。跑堂的说：“大爷，你快些走吧！我可是好人，这些人回去，必请他的头目来报仇雪恨，要被他等拿住，你的性命休矣。我是金石之言。这里到宋家堡五里地，少时他们就回来。此处是明化镇，无人敢惹他。”那武生说：“我也不是怕

事的人，你也不必多管。”那跑堂的也闭口不言，欧阳德倒很佩服这人。

只听那武生问少年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出来，不必害怕。”那个少年从桌子底下出来，跪于就地说：“小人姓武名杰，乃徐州沛县武家庄人氏，先父故去，家有寡母在堂。我在学房读书，被本庄的拐子把我拐骗出来，我也不知他把我卖在戏班之内。班主是赛姚期尤四虎，把我打了几次，我实受刑不过，才跑出来，只求老爷大发慈悲，救我出此火坑，得脱活命，你老人家就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养爹娘。请问恩人姓名，以俟报答。”那武生说：“我姓徐名胜，表字广治，绰号人称粉面金刚。我原籍徐州沛县，移居浙江会稽县居住，只因随父宦游浙江地面。此事你不可惊怕，都有我哪！”

当时小方朔欧阳德在旁边细听，知道这是师妹未过门的女婿，素有英名，受过高人的传授，乃是个有名之人。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唔呀！原来是徐爷呀，我久仰大名，今幸相会。”徐胜闻听，心中说：“这个人方才跟我学吃学喝，这又跟我学客套，他可有些怪异。你看他六月天气身穿皮棉衣服，也不知热。我问问他姓什么呢？想罢说：“朋友，你贵姓啊？”欧阳德说：“我姓欧阳名德，绰号人称小方朔。”徐胜听罢，说：“原来是正南方小方朔欧阳兄长，我失敬了。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相会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又问道：“兄长从哪里来？”欧阳德说：“由河南省城来，仁兄意欲何往？”徐胜说：“我投奔那河南巡抚彭大人去，我那里有一个朋友，在那衙门当折奏先生坐幕，姓冯名金奎。”欧阳德说：“这里有这么一件美差，也算奇功。但有一件，你俯耳过来。”徐胜走至进前，欧阳德说：“宋家堡赛沈万三宋仕奎家中，有招贤馆，私立教

场，有庄兵五百名。他要谋为不轨，意欲反叛，你去到招贤馆，投贤作为内应，我再叫几个人来帮助你。你等起手之时，你先给官兵送信，大约可剿灭叛党，一个不留。”徐胜说：“这个孩子你领去收他做个徒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欧阳德说：“好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将他送回家中，好回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十日后再见，我带他去也。”徐胜说：“饭钱我给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知己不谢，吾带他走了，要是打架的人再来，该当如何呢？”徐胜说：“都由我一面全管，你二人去吧。”

欧阳德出门去了，徐胜把酒饭钱先给了，把家人徐福叫来，吩咐他将马匹连行李全带往开封府城内奎元店等候。自己却换了一身便服，暗把短链铜锤带在身上，把刀放在桌上，把长大衣服包好了，竟自等着打架的人。功夫不大，忽听外边人嚷说：“来了，把那该死的小辈拉下楼来，把他碎尸万段。”徐胜一听，手拉单刀，跑下茶楼。见那正西来了有三十余人，各执木棍铁尺。为首一人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环眉大眼，身穿清洋绉中衣，蓝绸短汗衫，足蹬青缎抓地虎快靴，面皮微黑，手拿折铁扑刀，正是赛姚期尤四虎。后跟的人俱是打手，也有方才跑回去的人，说：“教师爷，头前那个人，就是留下咱们的人的那个人，千万别教他走了。”尤四虎抡刀直刺徐胜，徐胜急架相迎，二人各施所能，斗了两刻功夫，徐胜一刀把尤四虎的刀磕飞，复又一脚正踢在尤四虎左腿之上，尤四虎翻身栽倒。尤四虎说：“好小子，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边拔毛，某家焉能与你善罢甘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徐胜说：“小子，你爷爷叫粉面金刚徐胜，字广治，你只管邀人去。”尤四虎立刻爬将起来就跑。那三十多名打手，见教师都不是对手，他们更不敢动手，各自逃生去了。那瞧热闹之人，无不喝彩说：“好！”

徐胜立刻拿单刀出了明化镇，径奔宋家堡去。有五六里之遥，片刻已到宋家堡庄门。见这座堡子方圆有四里地，有四面的庄门，这东门外是一条买卖街。这座堡子生人不叫进去，无人引见也不许进去。徐胜原打算进招贤馆，到了东庄门，举步往里就走。只听得门房该值之人说：“哪里去？你姓什么？”徐胜一瞧，路北有五间门房，外边站七八个庄丁，拦住他，问他找谁？徐胜说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我常来呀，找你们教习，我姓余名双。”那个庄丁瞧见徐胜是个练武的样子，也不知是来过没来过，听说与教习有来往，他便不敢得罪，说：“你老人家请进去吧，我失于迎接。”徐胜混进宋家堡，瞧那街道平坦，往西一直有一里之遥，南北也有不少铺面，那做买卖的人皆是宋仕奎的人。到十字街西边，路北大门里面房屋甚多，都是楼台亭阁，门外有上马石两块，大门横挂一块匾，上写泥金大字，是“策名天府”。路北一座大门是演武厅和招贤馆。十字街东有一座茶园，字号是“绿野山庄”，坐北向南，门外高搭天棚，内里是五间楼，楼上有对联一幅，写的是：

平生肝胆凭茶叙
不是英雄仗酒雄

下面门首亦有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

三山半落青山外
千里相思明月楼。

那天棚下有几张桌儿，甚是清雅。徐胜又不知招贤馆在哪里，于是坐下要了一壶茶。那跑堂的上下瞧了徐胜两眼，心中

说：“这个人他不是我们的人，好眼生。”徐胜细瞧这堡子城内，修得十分整齐，房屋也盖得很齐整，栽了各种树木，柳树荫浓，芙蓉开放，真另有一番气象。这茶楼上面，楼窗满开，周围安置各样花盆，内有各种时样鲜花。天棚外东西两大棵垂杨柳，凉风阵阵，虽是暑热之时，一进这天棚，目爽神怡。徐胜正自看着各处景致，忽见正西来了一百多人，由尤四虎率领，各穿蓝号衣，上有月白光，写的是宋家堡庄兵，守望相助。徐胜知道是找他打架的，自己不慌不忙，立刻把长衣服脱下来，包在包袱内，系在腰中，手提单刀，要和这一百多名庄兵分个胜负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徐广治拳赢尤四虎 宋仕奎大开礼贤门

话说粉金刚徐广治，见那尤四虎带了有一百多名庄兵，带着竹弩箭，各抱一个箭匣。尤四虎气恨恨地在前头说着：“你们把那个人围上，一阵乱箭，把他射死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，你等快走！”后面众打手说：“我等愿随教师爷去。”徐胜看见尤四虎等忙跳出去说：“你们这伙人往哪里去？今有你家大太爷我在此等候多时。”尤四虎一见，只气得二目通红说：“好撒野囚徒，你来此也好，我教你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。徒弟们，你等把他围上放箭哪！”众庄兵往四面一围。徐胜一想，此事不好，人太多，自己寡不敌众，忙施展陆地飞腾之法，飞身上房。尤四虎吩咐放弩箭，正在这时，只见从正西来了五骑马。马上头前那个人年约五旬以外，正在中年，头戴新纬帽，身穿蓝纱一圆单袍儿，腰系凉带，足蹬官靴，面皮白中透青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三角眼，二目光华乱转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，顶平项长，后跟着家人。那人说：“别放箭，什么事？”尤四虎说：“这斯是个奸细，来哨探这里事情，我买的那一名童子被他抢去，我要用箭射死他，不料他反来找我，甚是可恨。”

书中交代，来的这位正是活财神赛沈万三宋仕奎，他方才

瞧完了庄兵操演技艺，也是该着有事，证遇见这些人在这围上徐胜，催马过来问尤四虎。尤四虎见庄主来问他，他细说一番。宋仕奎见徐胜品貌不凡，他说：“别放箭，朋友，你下来，有话请教。贵姓大名？哪里人氏？来此何干？”徐胜说：“在下乃浙江人氏，游至此处访友，听人说宋家堡有一位庄主，仗义疏财，好结交天下英雄，我特来拜访。方才在明化镇酒楼上，遇见他追下去一个童子，打得要死，我把那童子放了，问他要多少身价，我都给他，他还不允，一定要和我比试武艺，被我一脚踢倒。我也不和他打架，他站起身来，急速走了。我也不知他是哪里的人，我来至此处，访问宋家堡的庄主，又遇见他邀人，以多为胜，幸遇尊驾来此相助。未领教尊姓高名？”宋仕奎说：“我姓宋名仕奎，就在此居住。你是贵姓高名，来此何干呢？”徐胜未敢通真名姓，说：“我姓余名双。”宋仕奎说：“尤教习，你也该施展武艺赢他，这倚多为强，就不是英雄所为之事。请余贤兄跟我来招贤馆，有话相商。”徐胜细看此人，品貌不俗，说：“你就是宋庄主吗？我这里有礼了。久仰大名，特来拜访。今日相遇，真三生有幸。”说罢，跟随着众人来至正西，到路南有座大门，上有对联云：“兴贤兴能于斯为友，及时作事自古有年。”横有一块泥金匾有四个大字是：“西伯遗风。”徐胜瞧了，跟随众人进了大门，到里面空场之地。东边路北是演武厅一座，西边是垂门，屏内里是一座宅院，是招贤馆贤士所居之处。宋仕奎吩咐：“余壮士，你敢和我家教习比试比试，倘若胜他，你就升大教习之位。”徐胜说：“请尤教习过来，就在厅前比试。哪样兵刃，我陪你练两趟。赛姚期尤四虎他本来知道徐胜的武艺。听了徐胜之言，他说：“也好，我就同你比一路拳脚，分个上下。”徐胜听了说：“很好。”

二人各把平生所学艺业施展开了，真是行如猿猴，恰似狸猫，速小绵软巧，手眼身法步，走了几趟。那徐胜想：我要不赢他，难以在此存身。于是把身形一晃，施展太祖拳，把尤四虎闹得浑身是汗。打了几个照面，被徐胜一腿正踢在他后胯之上，往前一栽，倒于就地。宋仕奎在座上说：“好武艺，真是人间少有。”徐胜把尤四虎扶起来说：“得罪得罪。”尤四虎脸亦发赤说：“愧死人也。”宋仕奎说：“尤贤弟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不必生气。把大教习之位让给余壮士，你我是知己之人，不必挂在心头。我备酒席给你二人解和。”

散了庄兵，宋仕奎带亲随人等，同尤四虎、徐胜下了演武厅，至西边招贤馆，门首上写对联甚是清雅。徐胜一看，上写云：“古人作会有山与水，贤者乐群若竹遇芝。”进了屏门细看，内院北上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，南倒厅五间；由上房之西，有角门，往西还有一所院落。宋仕奎带二人进了北房里面，摆列围屏床帐，正北靠墙，是花梨俏头案，案上有郎窑磁瓶两个，官窑果盘一对，当中水晶鱼缸，摆着四样盆景，案前八仙桌一张，两边各有太师椅子；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挂印封侯，下款是仇十洲。两边各有对联，写的是：

圣贤为骨英雄为胆
肝肠如血义气如云

徐胜看罢，东西都有两间屋。宋仕奎在东边椅子上落坐，让他二人也在西边椅子上落坐，吩咐家人去西院，请众位贤士来。少时，从西院中来了十几位，有赛叔宝余华、金刀太岁吕胜、永躲轮回孟不明、轧油墩李四、飞腿彭二虎、一本帐何苦

来、铁算盘贾和、闷棍手方和、黑心狼戚顺、平天转杜成、狼狽金永太。这些人都是在案逃脱的江洋大盗，也有杀人凶犯，响马强盗，身遭重案在此躲避。今天听说来了一位大教习叫余双，正想去见见。宋仕奎又遣家人来请，众贤士也就到会英堂，见宋仕奎和那二位教习，正自吃茶。大家先一齐说：“参见庄主，我们这里请安。”又给尤四虎请安。宋仕奎说：“众位英雄，请坐在两边，这位余双是新来的大教习，尤四虎是二教习，每日训练我那庄兵，教他等先练技艺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我亲身验看，且有赏罚。今日先给你等引见引见，从此各听余教习约束。尤贤弟是我知己之人，也知道我的事，现今暂屈做二教习之位，你等见过。”众寇给徐胜请安，说：“余教习新到来，多求指点武艺。”徐胜说：“我余双蒙庄主抬爱，一见如故，我又蒙众位相亲相敬，你我都是一家人了。”宋仕奎立刻吩咐家人：“摆酒！从此各无记恨。”尤四虎见徐胜这样慷慨，也就没了气啦。钱押奴隶，艺压同行，自己也倾心佩服。

家人拉开桌凳，立刻摆上千鲜果品，冷荤热炒，山珍海味，鸡鱼鹅鸭，真是贵人家，非平人可比。赛沈万三活财神宋仕奎坐在正中，左右两位教习，今得余双不胜之喜。想他要乐守田园，自己务本，真真是富胜王侯，但心中还是不知足，总想招兵买马，收揽英雄，起意不良。他家有个相面的先生，外号赛张良李珍，乃是江湖相士，因给宋仕奎相面，为的是多骗几两银子，相宋仕奎有大贵之相。又给批八字说，他隐隐有帝王之相，堂堂君子之容，祥云白雾起，处处现青龙。说宋仕奎有帝王之相，至三十六岁大运亨通，必有高人扶助。又给他移了坟茔。宋仕奎敬他如神仙一般，留他在家中。说：“我要得了帝，必封你为护国军师。”由此批这八字之后，接着就请尤四虎看家护院，商量设立招贤馆，暗中收揽英雄，招聚庄兵，每日操

练，修堡子城。这一年之久来了这些人，外面可有声气，无奈他买通地面文武衙门中官人，又有银钱。他只说这些大盗是雇的看家的人，为他操练庄兵，就说是为守住村庄，查拿盗贼，也无人盘查。他今日新得一位大教习，心中喜之不尽，在这里摆酒庆贺。就留徐胜住这院中，西院是群寇所居，派四个书童，两名长随，吩咐厨房每日给余教习办一桌菜饭。

这日酒饭一毕，他传轿回家，粉面金刚徐胜等送出招贤馆，立刻回来，又和众人谈了些闲话。天晚早有人送过藤席凉枕，香牛皮夹被，蚊帐围屏，徐胜也倒自在。天晚安歇。次日天明，书童伺候，净面、吃茶、用饭。每日皆如此。无事便把五百名庄兵点了名，是要请众贤士看技艺。那些庄兵先各练了一趟拳脚，又叫众寇各人施展能为。黑心狼戚顺说：“我练一路短拳。”平天转杜成说：“我踢一趟弹腿。”狼狈金永太练一路单刀，一本帐何苦来耍了一路锤。徐胜瞧见这些人都是饭桶，没有多大能为，内中就金刀太岁吕胜可以，赛叔宝余华的武艺精通，余者不足论也。徐胜散了操，回到自己屋中。心中想我一个人，孤树不成林，甚短帮手，彭巡抚那里来几个人才好。自己用了早饭，闷闷不乐，问伺候他的人，这里哪有热闹可逛。书童芹禄说：“明化镇六月二十八日大会，是天仙娘娘庙，可以去瞧热闹。”徐胜一想，也好散散心。明日是二十七日会事头一天，徐胜吩咐伺候他的人，要五匹马、四个人跟我去，留两个童子看屋子。书要简截，次日天明早饭后，徐胜叫那家人长随宋兴、宋旺都换了新衣服，早把马备好了。徐胜到外边上了马，带着两个家人、两名书童，五匹马出了东庄门。一加鞭，五里之地，很快就到了明化镇。

徐胜自入宋家堡，有七八天未曾出门，今日一出来，看见那绿柳垂杨，青苗遍地，道路上人烟不少，都是男女逛庙之人。

正瞧着热闹，忽听前面一片呐喊之声，只喊救人。那徐胜急到跟前一看，又有一宗岔事惊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粉金刚逛庙救难女 招贤馆刘芳显神威

话说那粉金刚徐胜带了四个家人，正自要到天仙娘娘庙，瞧对面有伙人围着，里边只叫救命。徐胜立刻叫家人拉马，自己下了马，分开众人。只见那人群之中，有二套太平车一辆，车里面坐着一个女子，车外有两个仆妇，一个赶车的，旁有一少年人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身穿青串绸大衫，蓝绸中衣，五丝罗单套褂，白袜，蓝缎子缎绉的云鞋，二钮上十八字香串，真正茄楠香，面皮微青，青中透白，细眉毛，圆眼睛。带着有十七八个打手，都是横眉竖目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青布抓地虎靴子，手拿木棍铁尺。那少年人，约二旬上下，是宋家堡的活财神宋仕奎之子宋起龙，最爱贪淫好色，常依势抢人家的少妇长女，手下有三四十名打手，每逢各处庙会集场，他必要到，这明化镇无人敢惹他。他今年才十九岁，带着手下人坐车来逛庙会，那良善的人家少妇长女，都不敢来这里烧香，只因他去年抢过一个人。今日他也是合该有事，正到村口，见从正南来了一辆二套车，车里坐着一个女子，长得十分美貌。他乃是色中饿鬼，花里魔王，立刻目不转睛，只瞧那女子。遂吩咐家人把车拦住说：“你们别走啦，把车赶到我们那里去，这女子我新买的，被你们拐骗出去了。今日见我，还不快快送到我家，饶

你不死，不然全把你们活活打死。”那赶车的说：“你等别惹事，这是吏部知事于得水老爷家眷，这是我家小姐带仆妇养娘进京的。你们趁此躲开。”宋起龙闻听，不由一阵冷笑说：“娃娃，你好大胆量。休要说这大话吓人，你家大爷我是不怕事的人。”吩咐：“孩子们！你等去抢下车来，拉在我家中再作道理。”那仆妇见那一群恶人要上车拉人，她就直嚷：“救人啊！”车里小姐秋香一瞧，这事不好，说：“你们这些囚徒，天网恢恢，真不怕死，光天化日，白昼抢人，你这贼种，我有一死挡你。”说着就要往车上撞头。那些打手也不敢拉了，瞧热闹的人都知小太岁宋起龙的厉害，无人敢管。

正在着急之际，忽听西边人喊：“闪开了，教师爷来了。”宋起龙是酒色之徒，他不好武，可知道他父亲新收了一位大教师，很有武艺。他兄弟宋起凤倒是常自己踢腿练拳，这厮也是连买的妄，带抢的人，共有十四位，夜夜筵乐。今见外面进来一位二十余岁的少年之人，一脸正气，身穿宝蓝洋绸大衫，足下白袜云履，白净面皮，眉清目秀，另有一团精神。进来问发生了什么事？那赶车的把要抢人的事说了一番。徐胜听罢说：“岂有此理，这可不行，哪位要抢人，先见见我。”宋起龙闻听，气往上撞，依仗人多，过去一伸手就把徐胜抓住，被徐胜用手一接，把他的手腕往怀里一带，宋起龙立刻栽倒就地。宋起龙的打手名叫夏跳，认得是大教师，都不敢过来帮助动手说话。徐胜说：“那辆车你走你的，我在这里管保没事。”那辆车也就赶着如飞地去了。那宋起龙说：“跟我的人来，快给我打这匹夫！你真敢来打我，我把你活埋了。”众手下人口中答应，就是不敢过来。徐胜打了他几拳，他乃被色所迷的人，早已不能起来，卧于就地，说：“好，你们就瞧着他打我，也不

动手，真乃奴才。”那跟徐胜的人，早在徐胜耳边说：“教师爷，别打了，这是咱们少庄主。你老不可如此。”徐胜急忙上前，扶起说：“得罪得罪，我实不知。”宋起龙亦不言语。徐胜遂逛庙去了。

徐胜走后，宋起龙起来，“哎哟”了两声，连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是安着什么心，人家打我，你等连助我也不助我。”内有一名打手宋才说：“大爷，方才打你老人家的这位就是咱们大教习。”宋起龙听罢，说：“好，我要害不了他，他也不知我的厉害。你们跟我见庄主，自有话说。”那些人跟他上车，回归宋家堡家内。进了内宅，知道他父亲在西院他姨娘秋鸿院中。他走入西院，到了翠花轩，见宋仕奎正自带着他母亲，也是歌妓叫禧娘，与秋鸿这两位侍妾饮酒。他说：“爹爹，你花钱雇了一个教习，意是为打我的。今日在明化镇，被他欺我太甚，我是要报仇的。”宋仕奎听罢，说：“起龙，你今年十九岁了，也不知些世务。我收这些人，原为创成基业，还不是为你二人的，你二弟今年十五岁，我瞧很好，我要教你二人练些武艺，也好和招贤馆的人相亲相近。你就是知道抢人，作那伤天害理之事。须知为人要作几件别古绝今之事，也好流芳千古。你快往后院去吧，明日我带你二人去拜老师，跟教师练练武艺。”起龙也无言可说，自己回他后院房中去了。那宋仕奎并不在意。

且说徐胜回到招贤馆内，立刻叫书童去请尤四虎，二人商议要出一张名帖，聘请那文武奇才之人，只说护院看家，尤四虎也甚愿意。二人吃了晚饭，各自安歇不提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吃了早饭后，见宋仕奎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宋起龙、宋起凤来见徐胜说：“教师，我这两个孩子都年轻，

性情太浮，求教师你教他二人几路拳脚，只要防身之用。”随叫儿子过来说：“你二人给老师磕头。”宋起龙兄弟二人磕了头。徐胜说：“庄主，我昨天多有得罪世兄。”宋仕奎说：“理应教训，感谢不尽。”徐胜说：“庄主既叫二位公子跟我学练，可要常功夫，不可随意外出。每日一早来，晚上回去。还有一件要事，请庄主在各处贴一张帖儿，请护院之人的招贤帖了，好招聚能人，明年共成大事。”宋仕奎说：“甚好，我家瞧风水的先生李珍说我的大事也就在今年明年。只要我得了天下，你等皆开疆拓土之功臣，列土分茅之虎将。”立刻叫管帐先生写几个请护院的帖子，派人贴于各处。宋家兄弟二人自此跟徐胜练习拳脚。徐胜亦不肯真教，说：“我所练的拳脚，是五祖点穴拳。我是八蜡灵开出、七宝藏珍洞华阳老祖的徒弟，我师父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你二人跟我练过三年，我带你朝见师祖。”那宋氏兄弟二人从此练武，但也不用心，徐胜也不管。

徐胜这日正在操练，宋仕奎也来了，升了演武厅。只见外边家人来报说：“外面来了两位应招贤的要见庄主。”宋仕奎正在演武厅当中正座，左有徐胜，右有尤四虎，两边是余华、吕胜、何苦来这十几个人，台阶下有五百庄兵。忽听家人来报，遂吩咐“请”。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人，头一个人是身穿一身紫花布裤褂，紫花布袜子，青缎双脸鞋，淡黄脸膛，雄眉阔目，约二旬光景，正在青年。后跟那位面净白皮，身高七尺，身穿青洋绉大衫，青缎抓地虎靴子。二人上了演武厅说：“庄主在上，我二人有礼了。”那穿紫的自通姓名：“我乃是高得山。”那穿青洋绉的说：“我乃刘青虎。”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书中交代，小方朔欧阳德去后，先到巡抚衙门禀大人知道，宋家堡宋仕奎欲反叛，大人先派高通海、刘芳二人去卧底听信，

随后再派官宾剿拿。欧阳德说：“我的徒弟在这里永顺客栈，我还要访几个朋友，共破宋家堡去。”于是遣二人前来。

到了宋家堡，二人至招贤馆，见了宋仕奎，各改了名。宋仕奎说：“二位是哪里的人？从何处来？”高通海说，“我二人是拜把兄弟，听见宋庄主请护院之人，我二人自幼爱习练长拳短棍，刀枪剑戟，样样精通，无一不好。”宋起龙在旁看罢说：“你二人何不练一趟？”高通海把自己平生所学之艺练了几趟。徐胜说：“这个人真好本领，我瞧是好，不知庄主意下如何？”宋仕奎也是行家，他说：“甚好。”刘芳说：“该我练了。”刘芳到了那台阶以下，用刀指了指天，又指了指地，他转了个弯儿，立刻不练了。徐胜认识二人是侠义之人，听说剿紫金山归彭公那里了，今日是来卧底的。徐胜故意说：“好俊刀法。”尤四虎说：“这叫什么拳？乃无能之辈，把他赶出去。”那徐胜说：“二教习，你不懂，这是八卦拳头一招。你要不服，你和他比试比试，你不能赢他。庄主好容易得个人，你说他不行那如何使得？俗语主的好，千军容易得，一将最难求。这也是真话。”尤四虎说：“我要与他比试比试，如不胜他，我情愿把二教习之位让给刘青虎。刘青虎，敢和我比试吗？”刘芳说：“我陪你走几趟。”尤四虎跳下去，二人在厅前走了几个照面，刘芳一脚把尤四虎踢于就地，那众人无不喝彩。宋仕奎一瞧，说：“四虎，你真有眼无珠，幸有大教习在这里，你让位吧。二教习之位让给刘青虎，你算看馆头目。”尤四虎一口气忍于胸中，一语不发。散了操，宋仕奎回宅分赏众人酒席。

这徐胜带二人至西院上房说：“二位兄长，你们是从汴梁来的吧？”二人见左右无人，说了自己的来历，说知道你徐胜在这里。三人情投意合，摆上酒席，高源又好喝，三个人退去

伺候之人，都各吐肺腑，定计静候官兵到来，直吃到三更方才安歇睡觉。

且说尤四虎回去越想越气，提单刀来至窗下，听了听，三人俱已睡着，把门撬开，到西里间一看，高、刘、徐三人，正自睡熟。他一抡单刀，照定徐胜就是一刀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赛姚期忿怒行刺 徐广治设计谁贼

话说尤四虎自己气愤不平，来至上房把门撬开，见三人睡着，立刻咬牙切齿，抡刀照定徐胜脖颈就剁。他方举起刀来，不防背后有人一掇他腰眼，立时翻身倒于就地，尤四虎早将单刀掷了。徐胜惊醒一瞧，屋内残灯犹明，见有一人倒在就地不能转动。徐胜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二位兄长，不好了，有刺客了！快些起来。”高通海、刘德太二人起来，把灯提了提，下地细看，原来是尤四虎。将他绑上说：“这厮气愤不平，他来杀我们三人，咱们也把他杀了。”徐胜说：“不可，是哪位把他拿住的？你我因贪杯多饮，几乎被他所害，这件事其中定有缘故。”刘芳说：“咱稟明庄主，再为办理就是。”三个人又到外边各处一找，绝无动静。徐胜说：“二位兄台别睡，这要不是暗中有人来救，你我早做刀头之鬼了。”那高源说：“有理。尤四虎，你是被何人所擒，趁此说实话。你与我三人无冤仇，只是为了你丢了二教习之位，这是宋仕奎的主意，与我等无干。你可要实招。”尤四虎说：“我知道是他的主意。你要不来，他能薄待我吗？”高源说：“他立招贤馆，为的是招众人来的。你让我来不来，你早告诉宋仕奎，别贴请帖啊！你方才是被何人拿住？说了实话，我也不肯害你，把你放了。你要

是不说实话，我先拿刀慢慢的砍你的肉，砍下来掷在外边，留着喂鹰。”尤四虎说：“我来行刺，是羞恼成怒。来在这里方要举刀，不防我身后有一人，把我的腰点了一指，我立刻倒于就地，不能转动。你三人也醒了，想是你三人命不该绝。”高源说：“是了，你二人想这是何人救了我兄弟，真也奇怪。”那徐胜心中明白，说：“你我久后自明，候天明去见庄主。”说罢，三个人也就不敢睡了。

少时天已大亮，东方发白，红日东升。徐胜的书童长随宋兴、宋旺过来请教师爷净面。徐胜说：“你去请庄主来，就说我拿住刺客了。”宋旺一瞧，地下捆着的是尤四虎在那里，连忙至北院中回明了大庄主宋仕奎。宋仕奎闻听，带着自己的亲随宋寿、宋安、宋升、宋祥四名家人，坐小轿由北院往招贤馆而来。他那小轿是为夏天游山逛庙坐的，是一张太师椅子上面支着个棚凉，遮着日光。四个人抬着，家人跟随。至招贤馆下轿，徐胜领众人接见。

宋仕奎升了正座，把头前的座位分开两旁，各按次序落坐。宋仕奎问大教师：“有何事请我出来？”徐胜说：“只因拿住了一个刺客，乃看馆的尤四虎。这厮怀仇，”半夜要杀我三人。”仕奎吩咐把他带上来，手下人立刻把尤四虎带上来。宋仕奎说：“你这厮胆大包天，我施恩留你也是好意，你怀仇妒贤嫉能，不愿意我得教习，你好大胆，还坏我的事。”尤四虎说：“宋仕奎，你得新忘旧，我要知道你是这样心肠，我早就把你结果了。你安心反叛，我助你到今日，你倒把我视如无用之人。”那宋仕奎听罢，说：“好匹夫，恩绝无义，反来为仇，我待你这样，你倒怀仇挟忿。”吩咐众人，“大家把他乱刃分尸。

”赛叔宝余华、金刀太岁吕胜这二人素日就不爱尤四虎的行为，他二人听宋仕奎之言，拉刀照定他就砍，一本帐何苦来也抡锤就打，竟把尤四虎剁死在招贤馆中。手下人把尸身抬至外面掩埋。宋仕奎摆酒给二位教习压惊，家人伺候。

众人正饮酒，几家人来报说：“外面又来了四位应招贤之人，头名叫追魂，二名叫取命，三名叫不怕，四名叫真狠，要见庄主爷。”宋仕奎说：“命他等进来。”家人立刻出去。不多时只听外边有人说话：“我听说这里有许多教习，昨日来人夺了二教习，今日我们来夺大教习来了。”徐胜听了这话，真透生性。又听家人报这四个名字，追魂、取命、不怕、真狠，这不象真名真姓，不定是哪里来的英雄哪。只见从外边进来那四个人，都是少年英雄，尽是十五六岁。头前那人身高七尺，面如桃花，顶平项圆，目似春星，两眉欹飞入鬓，准头端正，身穿蓝夏布大衫，足登青缎快靴，手拿小包裹。那后跟着的，面似黑灰，灰中透紫，一脸紫斑，穿青绸衫，足蹬青缎快靴。第三个是蓝中透青的脸膛，也穿青绸衫，足蹬快靴。那第四位是年有十四五岁，眉清目秀，气爽神清，面如傅粉，白中透润，润中透白，黑浓浓二道眉毛，斜飞入鬓，一双俊目透神，额长四寸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，身穿蓝春绸的一件衫，内衬白漂布小汗褂，蓝绸中衣，金银罗单套裤，足蹬三镶抓地虎快靴，虽然十四五岁，很有神气，仪表非凡。宋仕奎等看罢说：“你四位姓什么？”头一个说：“我等无名氏，就叫追魂、取命、不怕、真狠。”宋仕奎问：“你四人是哪里人氏？只管实说。”那追魂说：“我四人是结义兄弟，乃浙江人氏，平生爱练武，游行四海，访友来至此处，路遇人说，贵宅请有武艺之人，入招贤馆，我等特来投奔。”宋仕奎说：“你等练几路拳脚给我看。”那追魂说：“我练一路拳脚。”于是把衣服一掖，在厅

前施展罗汉拳。众人瞧了瞧，真是拳似流星腿似钻，腰似蛇行眼似电。练完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。那三人各练了一路拳脚。宋仕奎说：“四位都在我这里，为营军都头目。”那四人谢了恩，落了坐，摆了几桌酒席。刘芳认识那四人，乃是小四霸天贺天保、濮天雕、武天虬、黄天霸。这几个人奉老英雄黄三太之命，在河南巡抚境内查访那贪官恶吏，恶棍土豪，除恶安良，作些好事。他四人半路遇见小方朔欧阳德，听说宋家堡有一位赛沈万三活财神宋仕奎，意欲反叛，在各地招纳英雄。这四人奉欧阳德之托来至这里，帮助粉面金刚徐胜、多臂膀刘德太、水底蛟龙高通海三个人，好破宋家堡，清净地面。那宋仕奎今日一见这四个人武艺超群，本领出众，就收留了他等。刘芳过来说：“你们四位来了，咱们寓在一处也好。”贺天保说：“大哥亦在这里，闻听还有高爷，好啊！”高源一见说：“你兄弟四人也来了，咱们都是龙华会里人。”宋仕奎说：“大教师，请你跟我去到我的内宅，我有机密大事相议。”徐胜答应。

酒饭已毕，徐胜跟宋仕奎步行至北院小书房。二人落坐，宋仕奎说：“余贤弟，我的心意你可知道？我是要起兵举事。我自己原有家人二千，庄兵二千五百，都分散在各地。中秋节此处有大会，我要趁势起兵。招聚几万之众，先取了汴梁城为基业，后分一支兵取归德、夏邑、虞城等县，再派一路兵进取彭德、卫辉、怀庆等府，长驱大进，可以成霸王之业。你为领兵大元帅，刘教习为副元帅，再挑几员战将，几位先锋，以共成大事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徐胜闻听此言说：“庄主，别忙，先立了盟单。我有一个师父是八蜡灵牙山、七宝藏真洞华阳老祖，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。我斋戒三日，可以请我师父协力相助。”宋仕奎甚为喜悦，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就请速行办理。”徐胜答应，立刻回到招贤馆，自己并未带跟随，去到东门外

散散心。

天有正午，忽遇见欧阳德，就将宋仕奎之意给他说了一遍，将请华阳老祖之事，定计拿他计议妥当。二人分手，随即回来，自己沐浴净身，至晚单在书房安歇。一连就是三天。吩咐：“宋仕奎今夜晚在你院中高搭法台，二丈四尺高，上摆八仙桌椅，虚设座位，请我师父前来，你须跪香。”宋仕奎带二子起龙、起凤也沐浴净身。至天晚法台高烧红烛，照耀如同白昼一般。徐胜在台上说：“我先焚香，你等磕头。”宋仕奎率二子跪于就地说：“老祖师在上，信士弟子蒙余教师之恩，今日设坛请老祖仙驾光临。”徐胜本是说谎，他自己哪里去请神仙？听了天已二鼓，他焚了香说：“弟子余双特请吾师华阳祖师仙驾光临。”连喊了两声，并无动静。宋仕奎说：“余教习，你说请神仙，为何连一点动静都没有？”徐胜又拿笔，说：“我忘了，用画符，我焚了符，我师必来。”先用朱砂、自苾研好了红朱，那家人送上新笔去，徐胜画了符一道，贴在宝剑之上，在灯上点着，口中说：“吾师华阳老祖法驾光临，弟子特请。”这句话说完，那符已然焚化了，只听得上面说话：“唔呀！吾神来了。”宋仕奎一瞧，从空中下来一人，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紫缎八卦仙衣，足登云履，腰系丝带，背后斜插宝剑，手拿拂尘，白净面皮，微有沿口胡须。不知来者他是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小方朔装神坐法台 欧阳德巧得珍珠衫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，在宋仕奎家中设立香案，请那华阳老祖。只见一个道人从上下来，坐在当中说：“吾神来也。”书中交代，这个人从哪里来？这是徐胜他请来的小方朔欧阳德。只因前者他与宋仕奎议论之后，他自己出门散逛，在待上遇见欧阳德从明化镇而来。二人叙离别之情，把欧阳德拉在一旁，叫他扮成道人，装华阳老祖，混进宋家堡，与自己在一处，亦好办事。

欧阳德点头，二人分手，今夜在这房上等候。听徐胜说请神仙，他就下来坐在法台上。徐胜看见是欧阳德扮道人进来，他也跪下叩头说：“是恩师仙架光临，弟子这里有礼。”下面宋仕奎也跪下叩头说：“仙长光临，保佑弟子成其大事，弟子感恩不尽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吾善晓天文，夜观天象，紫微下降于河南。吾掐指二算，就知落在这里。故先遣吾弟子余双前来，吾随后就到，要帮助他共成王霸之业，也落一个千古留名。”说着话跳下台来。

宋仕奎同徐胜说：“请仙师爷东院大厅落坐。”欧阳德答

应跟二人到了东院中。观看东跨院有正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，这院中有各种奇花开放，屋内灯烛辉煌，甚是可观。进了上房一看，满屋金花五色，光彩夺目，名人字画、上品古玩、郎窑磁器、白玉花盆、三尺多高珊瑚树、一壶大的碧玺、翡翠玉白菜、各种盆景，都是人间少有之物。翡翠西瓜、花梨紫檀楠木桌椅、围屏床帐，样样俱全。他坐在东边椅子上。宋仕奎又重新叩头说：“仙师万寿无疆，今日仙驾至此，不知吃荤吃素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今既然下山，就开荤酒，也开了杀戒了。”宋仕奎吩咐摆三桌酒席，仙师一桌，教师一桌，自家父子一桌。家人把桌椅摆开，传酒送菜，真是山珍海味，人间罕有之物。吃酒之际，宋仕奎问：“仙师，卜一吉期，我们以何日起兵为好？我这宋家堡买卖人都是庄兵，连各处家人共计有五千余人。我这宋家堡收来的庄丁，先练过武艺，已候至三年之外，武艺皆已学成，我才另派做别的生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看你造化如何，我请神问问行兵日期，就是明日晚初鼓之时办理。”宋仕奎立刻吃完酒饭，派家僮四名，伺候仙师安歇。

他父子去后，放好被褥，欧阳德说：“你四个人出去吧，吾要在这里安歇，还要与我徒弟有话商议。”家僮去后，欧阳德叫徐胜去外边看看有没有人，他才说：“贼人要一起手，就极难办理。事不宜迟，派一位精明强干之人，去到巡抚衙门调兵，就在这七夕之日，可以一鼓而下。日子一多，恐其有变。”徐胜说：“明日你我与高刘二位商议就是。”二人说了些闲话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宋仕奎亲身来这里叩头，又把那招贤馆之人全请来参见仙师。刘芳、高源二人同四小霸天、余华等齐来叩见仙师。高、刘二人也知道欧阳德是来扶助众人作为内应，共破宋家堡，拿获叛逆。大众见礼已毕，宋仕奎立了众人的盟

单，封徐胜为大元帅，刘芳为行军副元帅，高通海为前部先锋，赛叔宝余华为粮台，金刀太岁吕胜为都救应使，轧油墩李四、一本帐何苦来、永躲轮回孟不明、飞腿彭二虎、铁算盘贾和、闷棍手方知、黑心狼戚顺、平天转杜成、狼狽金永太，这些人皆为将军。追魂、取命、不怕、真狼为大军护卫。自立扫北英武王，把他两个儿子立为世子。带庄兵家丁，各按次序排成队伍，分了十一营与众将带领，每日在宋家堡之西教场操演阵式。至天晚又高搭法台，宋仕奎要看仙师请天兵天将，看是如何请法。他本就疑心，不知那欧阳德是真是假，他借这为名，叫他心腹家人宋安带家丁四十名，暗备干柴一把伺候，他请不下天兵天将，我以这为名，定要试之神仙真不真，放一把火烧他。他要是真神仙必躲得开，知我有天子之份，他也不恼我。他要是假充神仙，立时烧死，不能叫他得活啦。

宋仕奎分布已定，那家人都备好应用之物，天色已晚，把仙师从东院请过来。欧阳德坐着二人抬的椅子，徐胜、刘芳二人跟随，到了法台之下，宋仕奎心中留神，看他怎样上去。他要是神仙，必然一抖袍袖，飞身上去；他要不是神仙，不能容易上去，他必然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去，我也看得出来，我必然放火烧他。欧阳德见宋仕奎率领家人迎接于他，也不怕人看破，他说：“你们全都跪下，我围法台绕几个弯儿，念完咒语，我才能上去呢。你们都要叩头的哪。”家人与宋仕奎等都跪在就地，欧阳德绕了两个弯儿，一飞身他从后边上去了，说：“你们不必叩头，吾已上来了。”法台上已经摆设那八仙桌儿一张，太师椅子一把，桌上有五供一份，高香一封，无根水一碗，香菜一把，五谷粮食一碟；朱砂、白芨、黄毛边纸一份，新笔一枝。欧阳德立时拉出宝剑来，在台上假作咒语，口内咕浓有半刻功夫，把无根水研浓了朱砂，然后用笔画了三道符，也贴

在宝剑上：“吾是特请托塔天王李法师驾到。”把符往烛光上一点，往台下一摔说：“托塔天王不到，等待何时！”忽听北房上有人嚷：“吾神来也！”把欧阳德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见北房上站定一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微有燕尾黑胡须，头上青绢帕包头。欧阳德看罢，自己倒放了心了，知道自己的这位朋友来了，可以装这神仙了。又往台下说：“你们还不叩头，天王来了。”宋仕奎大众等急忙叩头。欧阳德又把二道符焚了说：“二郎爷杨戩不到等待何时！”忽听东房上一声嚷：“吾神来也。”欧阳德又看东房上这位朋友，面如重枣，环眉大眼，年约三旬以外，穿青皂褂。欧阳德又焚第三道符说：“奉请哪吒法师前来护助。”听西房上一声：“吾神来也。”欧阳德请下这三位神圣，宋仕奎与二个儿子信以为真，大家焚香叩头。欧阳德说：“三位尊神，你等法驾光临，我无事也不敢劳动尊神，我保贵人宋仕奎，共起大兵北征，求三位神圣扶助，共成大业。”房上人说：“遵法旨。”嗖的一声去了。

欧阳德跳下法台。宋仕奎将法师送入东院屋内，徐胜、刘芳二人跟随，又摆点心果酒庆贺。那宋仕奎带二子回后边去了。忽然从外边进来闷棍手方和、赛叔宝余华，参见了国师，就问：“我二人的终身如何？”那欧阳德乃是侠义的人，闻听此言，他说：“你二个只要处事公正，先把自己身家择清，以免遭不测之祸，自作主见。大丈夫立志于四方，岂能受制于人。”余华听了诺诺连声，二人去了。徐胜说：“兄长方才在屋上的是哪里来的人，我并不认识。这人是你请的吗？”欧阳德说：“贤弟，少时他来，我再给你引见吧。他是河南一带有名的人物，那三个人是亲兄弟，三个全是武艺超群之人。我邀请他暗中帮助，早破宋家堡为是。这事不宜迟，早给大人送信为要。调来

官兵，趁未起手时好拿他。要起了兵，就要伤害黎民，不容易办了。明日托他三个人去到大人那里送信，恐怕大人不认识；你我分不开身，又不能离开此处。没有一位妥当之人，该当如何办理？”徐胜、刘芳并无主见。三人议论多时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宋仕奎把家藏的三件珍珠汗衫，价值数万金，奉献给仙师受用。宋仕奎说：“无物为敬，这乃家藏之物，请你老人家收下就是。”欧阳德故意装着看不起那东西的样子说：“唔呀庄主，要这些无用的物件何用？吾乃修道之人，既然你一片虚心，吾亦不好不要。暂留下吧。”宋仕奎敬如神明，又摆酒相请，连高、刘、徐三人同用。早饭罢，到宋家堡西门外，看操演阵式，各乘骏马，带跟随人等，出了西门外。见北面一块教军场，十一营将校，各个俱带腰刀，迎接宋王爷进了演武厅落坐。随传令一声锣响，那马队二千人列开，排一字长蛇阵，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，枪刀密布，余华把令旗一摆，变成一个双龙搅尾阵。又操演了步卒。散了操，众人各归泛地，前护后拥送宋仕奎与元帅仙师到了府中，各自散去。

天晚，高源、刘芳、徐胜跟欧阳德同一处吃了晚饭。天有初鼓以后，忽从外面房上跳下三个人来，就是那装神仙之人。书中交代，这三个人是从何处来呢？他们是欧阳德聘请来的，家住河南嵩县三杰村，姓武，兄弟三人，皆受过异人指教，长拳短打，软硬功夫，样样精通。那大爷面如冠玉，名武显。二爷面如重枣，名武源。三爷白净面皮，名武芳。三人行侠作义，济困扶危，剪恶安良，偷不义之财，济贫寒之家，江湖人给他送绰号，称武氏三雄。武艺压倒绿林。被欧阳德请来破宋家堡的。今夜晚前来见了欧阳德说：“兄长，我弟兄三人未能得便，今日来见你，可怎样破法呢？贼人势大，恶迹甚多，他常常抢人，霸占房粮、土地，无所不为。手下又有这些兵马。”欧阳

德给三人引见了，徐胜等俱各行礼。武氏三雄说：“要破宋家堡，须调官兵来。”徐胜说：“就烦你三位到巡抚衙门去送一封信，请彭抚台调官兵来，剿灭叛逆也好。”这话未曾说完，忽从外面进来一人说：“你们这伙奸细到宋家堡卧底来了，你等往哪里走？”欧阳德、徐胜、高源、刘芳、武氏三雄大吃一惊，连忙站起身来一看，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张耀宗奉谕剿贼 欧阳德生擒首逆

话说武氏三雄与欧阳德正在议论上巡抚彭大人那里送信调集官兵，好拿活财神宋仕奎，外面忽然进来一人说：“你们吃着宋家堡的粮，办的彭巡抚的事，我回禀庄主，你们这伙人一个也跑不掉。我焉能与你们善甘罢休。”徐胜等听了，大吃一惊，抬头看那人，一推帘子要进来，又抽身出去。把众人吓得战战兢兢，各人带了兵刃追出去，在各房上找寻，并不见有人。众人回来方落坐，忽然外边房上又有人说话：“姓徐的，要不是我救你，你焉得了活命？我替你拿了尤四虎，你也不谢谢我。今日我若给宋仕奎送一信去，你等全为刀下之鬼。”粉面金刚徐胜在屋内说：“朋友，你进来，我等也知你是一位侠义英雄，何必这样耍笑我。你不必害怕，我们决不倚多为强。”那房上人听说，跳下来落于就地，掀帘子进来。欧阳德看见进来一位英雄，原来是铁旗杆蔡广。水底蛟龙高通海见是蔡广，他说：“蔡老叔，你真会吓唬人。”蔡广也笑了，说：“自从你等离了河南城，我就暗中跟随在明化镇店内居住，夜间我来探访这宋家堡的事。那日正遇尤四虎行刺，我就在暗中拿获了他。”欧阳德说：“我给你们引见引见。”指徐胜说：“他叫徐胜，字广治。”又与武氏三雄引见。彼此见礼已毕。高通海、

刘德太说：“蔡老叔，烦你送一信，速调官兵来剿宋家堡。”说完，二人将信写好，然后交给蔡广。蔡广说：“你众位候回信吧，我去了。”欧阳德等站起身来，齐说：“不送了。”

那蔡广去了，众人又与武氏三雄谈了些闲话，求他们三位英雄帮助捉拿宋仕奎，三雄点头答应了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：“我等失陪了，早晚再见，如是要拿获宋仕奎，我三人必到。”三人去后，众人安歇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宋仕奎升殿，聚集文官武将。文官有赛张良李珍、玉面秀士刘松年二人，武将就是徐胜等。宋仕奎说：“今日乃是七月初三，天朗气清，先派人往各处哨探明白，禀我知道。若是那里有官兵驻扎，哪里有团防护守，俱各详细回报，不得违误。”家人答应下去。

过了一日，回来禀报说：“各处照常，并无防备。”欧阳德、徐胜、高源、刘芳、小四霸天等八人，至夜内三更时候，同在一处正在议论如何拿贼，如何动手，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人，正是蔡广。大家让坐说：“你老人家是从巡抚衙门回来啦？”蔡广说：“正是。明日初鼓，那常兴同张耀宗二人带两营马步队前来剿贼，你等里边共为内应。”徐胜说：“明日来也好，我等专候接应。”蔡广走后，大家安排好了，次日无事。

天晚各人收拾已毕，欧阳德说：“那招贤馆众将我一人拿获，贼人的家眷贺天保你小兄弟四人去拿获。徐贤弟，你同高刘二位去拿贼首宋仕奎，各自留神，带好兵刃。”至天有初鼓之时，忽听庄外三声炮响，徐胜、刘芳、高源三人立刻拉刀直奔那内宅，到了宋仕奎所住之处，见屋内灯光闪闪，内里并无一人，也不见宋仕奎，又往各处寻找，并无下落。三人至后院

中，把狗子宋起龙拿住，证在各处寻找，忽听正东金鼓齐鸣，官兵拥进宋家堡来。徐胜正为难之际，忽听前边房上有武氏三雄说：“徐广治，这件功劳我送给你吧，你跟我来。”高刘徐三人挟着宋起龙，到了东院屋内，看见武氏三雄早把宋仕奎拿获了。武氏兄弟三人又到招贤馆帮助欧阳德拿获那赛叔宝余华、一本帐何苦来、铁算盘贾和、轧油墩李四、闷棍手方和这五个人。金刀太岁吕胜、永躲轮回孟不明、飞腿彭二虎、黑心狼戚顺、平天转杜成、狼狽金永太这六个人逃走，至下文书中彭公西巡查办事件，他六人在连环寨勾串四十八家盗寇，大反庆阳府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那张耀宗进京引见，回头升了河南省都司。他奉命带一千兵和守备常兴二人，带官兵进了宋家堡，逢贼就捆，见贼就拿。欧阳德也把三件珍珠汗衫送给武氏三雄做为答谢。三人告辞，出了那西门外。且说贼人大营听了这个信息，全都窜踪避迹，不敢出头，处处逃散。官兵把宋家堡的余党拿获大小二百七十六名，逃走二狗子宋起凤，不知下落。至天交正午，大获全胜，先给彭巡抚送信，然后剿了宋仕奎的家私，内有黄金三十万两、纹银二千七百五十四万两、零项古玩大小四千五百零六件、绸缎尺头各色三千九百四十余匹、自鸣钟大小一百三十架、金表三百四十七个、田地租项每年共进二十八万余两，余者大小典当铺七十余座，杂货铺、银楼缎店各铺户四十余座，尚未查剿还有总账三十四本，盟单匣子一个，粮米柴草不算。

张耀宗这里办了三天，才起兵带众英雄押解众寇起身。小四霸天说：“贼人家眷并无一人逃去，我四人要上浙江回家办事去了。”张耀宗说：“你兄弟四人跟我到省，我见大人，求巡抚保荐四位贤弟，可以得一个功名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贺天保、黄天霸齐声说：“不必，我等要侍奉双亲，尽孝不能尽忠，

实难从命。”张耀宗就送了路费。庄宅先让上蔡县的县主派人照理。他带领官兵人等，立刻回河南省。在半路上欧阳德告辞回家有事，张耀宗也送了路费。见了抚台彭公细说那宋家堡剿贼的情由，将一干功臣，徐胜、蔡广、欧阳德、武氏三雄等人一一告知彭公。彭公点头说知道了，随即吩咐带上宋仕奎来。彭公升了公位，两旁差人站班伺候。

有押差人带来宋仕奎跪于彭公面前。彭公说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彭公一看，见青白脸膛，八字眉三角眼。彭公说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你把所做的事，一一道来。只要实说，我还要开恩救你。”宋仕奎说：“大人，我名叫宋仕奎，捐的监生，因误听相面的李珍之言，我才起意。他说我有帝王之分，有异人帮助我。那余双我也不知是大人这里的人。他请的那位仙师，华阳老祖，我也不知是小方朔欧阳德。我被他等所哄，事到如今，望求大人开天地之恩，我只求饶命，感恩不尽。”又带上赛叔宝余华、一本帐何苦来、铁算盘贾和、闷棍手方和、轧油墩李四，这五个人跪于阶下。彭公说：“你等都是作何生理？为何帮助宋仕奎反叛？”余华说：“我原是余城县人，自幼练武，听说他家请看家护院的，我才到宋家堡去。他将我留下，他说是让我给他照应宅院，后来他立盟单，小人并不知道。”彭公听到这里，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胡说，你既不愿帮贼反叛，为何不出首告他？你与官兵对敌打仗，现被我擒了你来，到我这里还不说实话，给我打。”余华说：“大人别打，我一时糊涂，求大人明鉴施恩，小人得了活命，从此再也不敢与恶人在一处。”彭公说：“带下去。”又把宋起龙带上来，与贼妻朱氏等，一讯问，均皆招认，写了供底，呈与大人。彭公请藩臬两司议论，把宋仕奎谋为不轨的事奏明了皇上，又递一个保荐人材折子，保举常兴以都司即补；张耀宗以参将提升；高

源加守备衔；刘芳以守备用候旨，送部引见。

彭公递了折子之后，张耀宗跟大人告假，送妹妹完婚。彭公赏他一百两纹银。张耀宗带着侠良姑张耀英，住在官署都司衙门。然后给徐胜送信，择日过门。徐胜说：“我已赁了公馆，就在这里迎娶过门。”他也原打算在这里暂住，跟大人台前当差近便。徐胜娶妻之后，带家口回家祭祖。彭公把宋仕奎凌迟，全家皆斩于市。把所剿贼人资财入官，一半赏随征之将与兵丁，所积之案一律肃清。

是秋八月初旬，黄河水涨，秋雨连绵，彭公带同司事人员，昼夜防护，赖以平安。题奏皇上，皇上赏了大藏香十枝，交河南巡抚至龙王庙亲祭。八月中秋前几日，本省属员叩节，彭公亲身面见，盘问地面上年景如何，地土人情之事必亲口嘱托，教导州县官为民父母，办事要详细，万勿草率。

是日，张耀宗、高源、刘芳三人前来拜节，彭公赏了酒席。间张耀宗：“蔡义士与欧阳义士不愿做官，他等往哪里去了？”张耀宗说：“我岳父在我家闲住，自己也常出城，上万泉山闲逛，各处散闷。我师兄欧阳德他说要回故土修理坟莹。想起他在千佛山学艺之时跟师父说过，年到五十岁归山出家，若不出家必被火焚。他回家祭了坟，就要出家去了。”彭公说：“圣旨不日即可下来，你须候着上谕，不可出走。”张耀宗说：“是。”

三人下去，彭公回后宅，管家彭兴伺候大人吃酒完了。彭公见皓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，月明星稀，真是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自己回想往事，如在目前。又想李七侯不知此时在哪里？至今不能再见他。想罢，彭公甚不乐意，饮了几杯酒，也就安歇了。

次日办些公事，到了二十四日，上谕下，着张耀宗进京召

见；高源、刘芳以守备提升；常兴以游击升补；河南巡抚钦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。张耀宗等谢了恩。至九月初也不见徐胜来，张耀宗也不能等候，自己从巡抚衙门领了文书收拾行李进京。至十月间回来，给大人请了安，说：“蒙圣恩升授河南开封府参将，小人要接家眷上任。”于是，彭公为他饯行，张耀宗带着妻子蔡金花就上任去了。蔡广夫妇因此时天冷，暂不同去，等到明春三月后，再搬到女婿女儿府上。

且说彭公来河南半年，治理得河南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真康熙之盛世。彭公所办之事，大有古大臣之风。过了几日，忽然间旨意下，调彭公入都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彭巡抚入都召见 奉圣旨查办大同

话说那彭公见了圣旨，调入京都。自己把任内所办之事交代清楚，收拾行李就起身了。正值冬月初旬，天寒地冻，头一站住金铃口，次日，过黄河。天气严寒，滴水成冰，寒风似箭，冷气如刀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萧条古木衔斜日，盛沥寒云滞早梅。悉处云烟连夜起，静时风竹过墙来。故人每忆心先见，新酒拿尝愁自开。景状入诗兼入画，言情不尽恨无才。

彭公过了黄河，往北按站行程，路上又受了无限的寒凉，又遇阴云四起，只见瑞雪飘飘。这日早行，约走三十里，雪越下越大，彭公信口马上占一绝句云：

五更驴背满靴霜，残云离离草树荒。身在景中无句写，却教人比孟襄阳。

彭公在路上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住在法泉寺。次日到内阁挂了号。

过了两日，旨下召见。康熙老佛爷，乃有道明君，知道彭朋是一个干员，降旨召见。彭公身穿皮袍褂，带两名长随，是日在养心殿勤见。彭公行了三叩九拜之礼。圣上开口问彭朋：“彭朋，你自到河南剿灭山寇逆贼，也算办事详细，朕调你来京供职，补授兵部尚书。”彭公说：“奴才谢主隆恩。”磕头下来，圣上朝散回宫，彭公回家无话。

次日，有亲友来接风贺喜，彭公皆回拜了。上了任，全署官员叩喜。每日除了上衙门，就在家训教公子德昌读书。公子今年十六岁，已中文举人，大挑期考一等，分吏部主事。至腊月彭公无事，在后堂与夫人吃晚饭。说：“拙夫年已望六，膝下就是此子，赖祖宗之盛德，已金榜题名。我在宦途，一生并无亏德之处，今我在京供职，惟有致君泽民而已。”夫人说：“德昌幼年发达，你我也算心安。”过了几日，腊尽春归，时逢正月。开卯之后，彭公上衙门办理一应公事。

到三月间，康熙爷在南苑海子打围，那日旨意下，叫彭朋入内召见。彭公随旨到了寝宫余乐亭，见康熙爷带一班内臣在那里坐定，彭公行了三叩九拜之礼。皇上说：“彭朋，朕昨夜失去珍珠手串一件，贼人竟敢留下字迹。”叫内臣给彭朋看。那字帖上写：“民子余双，叩见圣明，河南效力，未沾皇恩。”彭公看罢，叩头说：“吾皇万岁，皇恩浩荡，奴才在河南巡抚任内，拿获叛逆宋仕奎诸贼，此人功劳甚大，并在内里帮助张耀宗等，拿获贼党多人。此人姓徐名胜，后来他携眷回家祭祖，奴才也未提保奏他。”康熙爷闻奏说：“彭朋，你寻找徐胜带来，朕必要见此人。”彭公说：“遵旨。”叩头下来。

出了宫门，彭公坐轿回宅，到书房内叫彭寿儿出来。让他

叫高源、刘芳二人来见。家人到外院西书房内说：“高老爷、刘老爷，大人请你二位。”高通海、刘德太二人立刻换了衣服，到东院书房之内，给大人请了安。问：“大人叫我们二人，有何吩咐？”彭公说：“圣上在南苑行宫之内，失去珍珠手串，是徐胜盗去。你二人去找他来见我。”水底蛟龙高通海和多臂膀刘德太二人答应下来，各换便衣，二人出南城在正阳门外各处寻找。

至大栅栏各戏园之中，真是万国来朝，人烟稠密，各行买卖，俱皆茂盛。他二人在各酒楼饭馆直找了一天，并无下落。二人也饿了，想要在有名酒馆吃饭，二人就在这正阳楼上吃酒，要儿样可吃的菜。高源说：“刘贤弟，你也是精明通达之人。你想，这徐胜就是无主见了，他不应该盗皇上的物件。”刘芳也说是应该的。二人吃喝已毕，只见跑堂的进来说：“高爷、刘爷，你二位的饭钱有徐爷给了钱了。”高通海就问：“姓徐的在哪里？”跑堂的说：“在外边呢。”高源、刘芳二人急忙下楼找寻，并无一人，也不知徐胜哪里去了。只见掌柜的过来说：“高爷、刘爷，姓徐的给了钱他就走了，留下一个字儿，你二人拿去看。”刘芳接过来一看，那字儿写的是：

字启二位兄台得知：

弟徐胜自河南分手，时常想念。天南地北，人各一方。我自回家河南，不见兄台等，也未听接旨，故今来京惊犯天颜，盗来珍珠串一件。我也不必见大人，三日后必奉还至府。呈高、刘二位老爷时安并升安不一。

愚弟徐广治拜

高通海、刘德太二人看罢说：“他既如此，你我该回去把

此事回明大人便了。”高刘二人下楼，回至宅内，把找徐胜之故均一一回明了大人。彭公沉吟半晌说：“你二人下去，我且看他如何奉还。”

过了一日，皇上回都，众王大臣等朝见。彭公坐轿到了东华门下轿，只见有一位官员，身穿官服袍褂靴帽，五官不俗。突然一口痰吐在大人靴子上，他连忙陪着笑脸，亲身过去给擦。彭公说：“不必。”那人还打了一个横儿说：“大人请。”彭公走了两步，觉着靴筒内有物件，一伸手掏出，正是珍珠手串。自己暗为称奇，说：“果然是一位出奇的英雄，进到了养心殿见驾，朝贺已毕，彭公奉献上珍珠手串，说：“奴才奉旨拿获盗珍珠串之人，奴才找回珍珠串，徐胜胆小，不敢面君。”康熙爷说：“徐胜赏赐千总之职，留京补用。”彭公谢了恩，下朝回家。

至四月初旬，因大同总兵博国恩拐印骗兵，修了一座画春园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抢了火药局、军装库。康熙爷旨意下，派彭公查办大同府事务，驰驿前往，并一路查访民情，随带司员。彭公接了这道旨意，回家说：“彭兴，你把我应带之物件，想着给我收拾收拾，我带两班轿夫，把高通海、刘德太二人给我请来。”家人出去不多时，高、刘二人进来，先参见了大人，问：“呼唤我二人有何事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奉旨查办大同府，并随带文武司员，我只带你二人去。你们把随行所用的行李，该带的收拾收拾。我后日请训，给你二人各五十两纹银，该带的、该买的衣服，你二人自去办理吧。”叫家人从帐房取来银两，交给高源、刘芳。二人请了安，说：“多谢大人。”彭公说：“你二人去办理吧。”自己往后面夫人屋中。用了早饭，就有亲友来送礼叩喜。次日，彭公回拜了一天客，准备上道。

四月初九日，他一早坐八人轿。高通海身穿灰色布单袍，腰系凉带，青中衣，青缎靴子，外罩红青羽绫单马褂。刘德太也是便衣，宝蓝丝绸大衫，蓝串绸裤褂，青缎子三镶抓地虎快靴，坐骑黄骠驹，鞍桥一旁，挂着一口带鞘单刀。彭兴、彭福、彭升、彭寿等各骑骏马，出了德胜门。

头一站到昌平州，天色尚早，忽有七八个男女涌了过来，口中嚷：“冤枉！请大老爷施恩吧！”彭公在轿内说：“住轿。”头前引马彭升等方要抡马鞭子打，只听那边大人叫，只好停轿。彭公说：“把那七八个男女带过来。”那家人说：“大人叫你等众人过来。”那些喊冤之人，跪于轿前说：“大人在上，小民等冤枉。”彭公问：“你所告何人？可有呈状无有？”那头前跪定一人，年有半百，说：“小人吴昆，乃是昌平州北关外人氏，跟前有一个女儿名桃花，今年十八岁，许给东关吕登荣之子为妻。今年二月十六日夜内，被贼人先奸后杀，还在墙上留下一朵白如意，是拿粉漏子漏的，还有一首诗，上写的是：

背插单刀走天涯，山林古庙是吾家。
国法王章全不怕，稟性生来爱采花。
白昼看见多姣女，黑夜三更来会她。
因奸不允多贞烈，俊俏被吾刀下杀。

小人清早起来，至昌平州衙门喊控，老爷传我至二堂，问了口供，立刻验尸。把死尸验完，他吩咐小人，把我女儿装在棺材之内，候拿凶犯。过了几日，我们邻居黄家的女儿也被贼人所杀，墙上留白如意一朵。一连七条人命案，都是少妇长女。知州并不认真办理，小人连递了两张催呈，知州反说小人刁猾。今日听人说，钦差大人查办大同府，从此经过。小人等情急，

会合被害之家，来此鸣冤，冒犯大人虎威，只求大人施恩，交派知州，替小人的女儿伸冤。”彭公说：“带吴昆等跟随至公馆办理。”吩咐起程。

行有七里之遥，有昌平州知州刘仲元带公差人等迎接了钦差，在大人轿前请安。彭公说：“你先前往公馆引路。”知州于是退后，坐轿先行前至公馆伺候。彭公的大轿到了公馆，放了三声大炮，文武官员接见钦差大人。彭公下轿至里面，早有伺候公馆听差人等，先送过净面水来，请大人净面。彭公净了面，下面听差之人就献上茶来。只见武营参将游守、千把等跟知州来参谒大人。彭公一看手本，问：“贵州到任几年？”刘仲元说：“卑职到任一年有余。”彭公问：“本处地面清静吗？”答曰：“清静。”彭公说：“贵州是何出身！”知州说：“一榜举人。”彭公说：“本处闹白如意采花之淫贼，杀伤多命，贵州为什么不认真捕拿？”知州说：“卑职也严饬捕快，即行拿捉，无奈贼人远遁。”彭公说：“总因你不清查保甲，以至地面不安。下去，明日务将贼人拿获。”知州答应说：“是！”下去了。

彭公用了晚饭，叫高源、刘芳上来。二人进上房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你把吴昆等送到州内取保，不准难为他众人。”刘、高二人至外边，带吴昆等至州衙署，交明了州衙当差的人说：“钦差吩咐，叫他们取保回家。”然后二人回来见大人禀复明白。彭大人说：“本部院明日不走，我派你二人穿便衣，在城内外村庄镇店各处留神，巡查白如意的行踪。”二人答应下去，天晚各自安歇。高通海等夜内也常出来，在各房上看看，并无别的动静。

次日天明，吃完了早饭，二人换了便衣，立刻到上房见了大人说：“我等就此去吧。”彭公说：“你等见行踪可疑之人，

只管跟他，访真了，果是何人，再为办理。”二人答应下去，出离了公馆之内，顺路往前行走。刘芳说：“不如你我分开去访，你往西北，我往东南，分路走。”高通海答应了，往西走了几步，心中说：“我要往各处寻找，也不知贼人在东西南北哪一方，不如我找一座饭店，亦可探访，这里吃酒之人，也许有知道这个人的，亦未可知。”自己在西街路北一座酒楼吃酒不表。

单说刘德太出了东门，见关乡买卖兴隆，人烟不少，又不知该当往哪里访去，也不知这白如意果是何人，自己为难。无奈，就在路北小酒铺内坐下，说：“拿两壶酒来吧。”酒保送过酒来。刘芳乃是年幼之人，吃了两壶酒，他心中又有事，不由得自己闷闷不乐，想不出一个出奇的主意来。他心里着急，不由得形露于外，不是拍桌子，就是瞪眼睛。正自为难，忽听东边铛镗钟声响亮，出酒楼一看，见那边围一群人，拥挤不动。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铁罗汉回家祭祖 白如意大闹昌平

话说多膀臂刘德太闻钟声响，站起身来往外就走。出了酒店要往南走，只听后边说：“大爷别走，还没给酒钱呢。”刘德太说：“我是看瞧热闹，自己一慌就出来了。”说着掏出钱来，给了酒钱。自己到了东边那人群之中，看见有一个僧人，身高九尺，披散着头发，打一道金箍，宽二指，面如紫酱，雄眉带煞，怪眼透神，白眼珠努出眶外，黑眼珠滴溜圆，朔朔放光，大鼻子，四方口，连鬓络腮胡子。身穿白色僧衣，高腰袜子直搭护膝，青僧鞋。肩挑铁扁担，前头一口大钟，有二百多斤重，后有一块铁如意相衬，在粮店门首，手拿木锤，连打了几下钟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金钟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施主慈悲吧。”那店内伙计给了他一文钱，他不要，又添了一文，他也不要。添至一百钱，他还嫌少，非要五两银子不走。铺内掌柜的说：“我们也得施舍得起，你要化几两，我们就得给几两，那如何成呢？”那头陀说：“我这钟永不空打，打一下是银一两，方才我打了五下，你既要施舍，我就要多化了。我的钟声再响，你非给银十两不可。我把话给你说明白了。”那看热闹之人就有生气的，说：“你这穷僧恶化，太也不成事体了。给你一百钱，你还嫌少。你要五两银子，你就要去吧。”那和尚又打了五下

钟，他也就说：“你既不施舍，有后悔之时，你可别怨我，我去也。”说罢挑着钟和如意往东就走。刘芳乃受过明人指教，看那和尚二目贼光朔朔，就看出他定是贼人。刘芳就在后面跟着，又恐怕他看出来，于是东观西望，故意装着看热闹之人。

出了街头，往北走了有三里之遥，见正北有座庙，大殿配殿一层、钟鼓二楼，东院中有北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刘芳看那僧人推门进庙去了，他连忙回到公馆，遣人去把高源找来说：“大哥，小弟我访出一个真正贼人，可不知是白如意不是。你跟我今夜出城到他庙内，暗中探听探听是哪路贼人，也好办理。”二用了晚饭，禀明了大人，收拾干净，各带单刀，出了东门，直奔东北。

到了正觉寺庙门首，二人只听钟声响亮，铛铛的一连声响。他二人由东边飞身上墙，窜至墙上，跳进院内，上了东配房，看那北上房灯光朔朔，人影摇摇。二人又至北房，跳至后院，把后窗户用舌尖湿破，向里观看。见八仙桌上有蜡灯一盏，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人，站起身来，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圆，要按脸模说，这人面如蓝靛，青中透蓝的脸膛，雄眉阔目，四方口，四旬年岁。身穿青绸子长衫，足蹬青缎快靴。高源、刘芳并不认识这位。

书中交待，这位就是独霸山东的窦尔墩。他因为救他兄长，劫牢反狱，逃出北口，在连环套独霸为王，招聚喽兵。他因思念父母坟墓尚在河间府，又无看坟之人，自己甚不放心。于是到故土上了坟，回头在昌平州正觉寺，路遇早年故友飞刀英八。那英八乃是镶蓝旗满洲人，自幼爱练武，不做好事，非偷即盗。因犯罪发在山东地方，和窦尔墩有来往。他二人情投意合，结

为兄弟。后英八逃回京都，出家在这昌平州正觉寺庙内，恶习不改，任性妄为，常在各处探访有姿色的妇女，他夜内前去采花。采完了花，他还把人杀了，用粉漏子漏一朵白如意来。他庙内使用一个火工道人，名叫刘宝林。他今日见来了知己的朋友窦尔墩，就亲身在厨房办造蔬菜。高、刘二人等了多时，见白如意英八和尚托着四样菜、一壶酒、两份杯箸，摆在桌上，说：“窦大哥，你可吃几杯酒，在这里多住几天，你我谈谈心。”

窦尔墩听罢说：“贤弟，我不能久住此地，怕遇见绿林之人，笑我无信。想当年我在德州与黄三太比武，被他打了一镖。提将起来，怀恨在心，我也无面目见直隶山东一带的朋友了。我说过世上有他无我，我要练好武技，找黄三太报此一镖之仇。我今闻听他卧病在床，年已八旬，我曾对众人说过，有黄三太一天在，我窦某不能出世。贤弟，你这一出家，也好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一尘不染，万虑皆空。你比愚兄胜强百倍。”

英八和尚说：“兄长，我今听人传言，说钦差彭朋奉旨查办大同府，由昨日住在此处不走，接了七八张呈子，都告的是我。”

窦尔墩说：“我也深恨彭朋。他仗着白马李七侯等，在山东与我打仗，我实在恨他。我今跟贤弟你去杀了彭朋，留下字柬，就说是黄三太所杀。”英八和尚说：“小弟一时无主，并做了一件不可说的事情。我一生好采花，杀了几个女子。”

窦胜说：“贤弟，你这样就不是英雄所为，坏了江湖中的名气。也罢，你我吃完酒，然后往公馆去刺杀彭朋。”水底蛟龙高通海、多臂膀刘德太二人听了这话，吓得浑身是汗。刘芳一拉高源的手到北边墙根之下，说：“大哥，你听见没有？那屋中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墩，他由连环套回家祭坟，今日要勾串英八和尚去到公馆行刺。你我怕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便该当如何是好？”高源说：“贤弟，你我只可听天由命，先在大道之上等候他二

人。”二人商议好了，跳出墙去，到得庙前，在树林中把单刀一拉，二人竟等上了贼人。

窦尔墩与英八和尚二人吃完酒饭，收拾停当。窦尔墩带铁折刀，英八和尚带朴刀，二人出了禅堂至院中，叫火工道人看守庙门，跳至庙外，顺大路直奔昌平州而来。方走有一里之遥，前边有几棵柳树，忽然窜出一人说：“呔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要从此走，须留买路财，无有买路财，一刀一个土内埋。”英八和尚一听，他倒乐了，回头说：“兄长，这是吃生米的，他也不打听打听，你我是何等人也。”说着他一拉刀，往对面回答话说：“合字吗！”高通海说：“我是瓶字。”英八和尚说：“线上的朋友，喂咯孤饭。咱们是一个跳板上之人。”高通海说：“我是绳上的，打杠子为生。我也没使船，咱们不是一个跳板上之人。”英八和尚说：“你真是新手，全不懂我也是一个贼。”高通海说：“贼吃贼，吃得肥。”书中交待，这些话乃是江湖黑话，合字、线上的、一个跳板上、喂咯孤饭，这是说的咱们都是一行人，我也是明劫暗盗之人。英八和尚听罢高源的话，怒气大发，说：“愣小子，你真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我再三让你，你偏要找死，看大爷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抡刀直剁高源。那高源一闪身，摆刀分心就刺，英八和尚躲在一边。二人行前就后，两口刀上下翻飞。高通海见英八和尚武艺出众，刀法精通，自己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心中不由惊慌。刘德太忙过来，抡刀帮助。英八和尚哪里放在心上。他越杀越勇，精神百倍。铁罗汉窦尔墩见英八和尚可以赢这两个人，又往四外一望，不见有人。窦尔墩说：“我何不办正事要紧，我去杀了彭朋，再做道理。”自己想罢，一转身出了树林，到了东关。听了听天交二鼓，自己从吊桥过去，北边塌倒了一个豁口子，他顺着那豁口上去。到了城上，找着马道，

顺着下去。至十字街，找着彭公的公馆，只见那里悬灯结彩，有打更守夜之人，他们无非虚张声势，哪个肯认真查拿盗贼。窦尔墩由东边墙上跳过去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至公馆里面，见各处也有点灯的，也有睡觉的。他跳至院内，由后窗户空处往里一看，见有四个人在灯下吃酒呢。听那人说：“天有二鼓，大人还饮酒呢，我去问问要茶不要。”那西边一人说：“你说醉话呢，大人早就不吃酒了，看书呢。我听彭兴哥哥说，高老爷与守备刘老爷二人去办案去了，他等至这时也不回来，怕二人被贼人拿住。”彭升说：“少说话吧。”

窦尔墩听了，又飞身上房，跳至北房上，往下观看，见屋内灯光隐隐。自己跳下去，透过上房的帘子，见屋内灯光之下，靠北墙是八仙桌儿一张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东边椅子上坐着的正是彭公。身穿蓝绸长衫，足蹬白袜云履，面如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一部花白胡须，正在那里看书，有书童琴明伺候。彭公在灯下边看着书，边想着自己在宦途劳碌一生，也做了几件惊天动地之事。今奉圣旨查办大同府，查办那叛臣傅国恩。今来至昌平州，又有白如意采花淫贼。派刘芳、高源二人拿贼去，至此时还不回来，莫非有什么变故，自己正在猜疑，猛听帘板一响，窜进一人。书中交待，窦尔墩在帘子外心中说：“我要明着过去杀他，恐有人看见，就不能假充南霸天黄三太了。要等彭公睡了，又怕工夫大了坏事。”自己思前想后，莫若进去杀了他，远走口外，连环套，也无人知晓。想罢，铁罗汉窦尔墩手执钢刀，把帘子一掀，进去说：“彭朋，你与绿林人作对，我的故友金翅大鹏周应龙被你所杀，我今特来报仇。”说罢，抡折铁刀，照定大人头上就剁。只听嗒的一声，红光崩冒，鲜血直流。不知彭钦差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窦尔墩夜刺彭尚书 众豪杰力斗铁罗汉

话说铁罗汉窦尔墩，手抡折铁刀，照定彭公就砍。只听嗒嚓一声，红光一闪，鲜血直流。列位放心，彭公万不能死，若死了彭公，这部书就不能接续了。

这窦尔墩的刀，照定彭公方举起来，忽从背后打来一镖，正中窦尔墩左背之上。窦尔墩哇呀呀一声，一转身，只听外面有人说：“呔，小辈你跟我来，我看你有多大能为，敢来行刺。”窦尔墩跳了出去，那人抡短链铜锤就向他打来，窦尔墩一闪，抡刀相迎。见那使短链铜锤的人，头上青细帕缠头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足蹬青缎快靴，腰系钞包，背后背一小包裹。面如敷粉，白中透润，润中透白，双眉带秀，二目有神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。

书中交代，来的这位正是粉面金刚徐广治。他自剿灭宋家堡后，告假带家眷回家祭祖。因天气寒凉，并未动身。时至春天，候至三月初，他才带家眷动身。到了河南，他把家眷安置在他内兄，河南抚标参将张耀宗衙门里住下，然后二人书房吃酒谈心。徐胜就问：“彭大人保举的都是何人？”张耀宗说：

“我提升参将，常兴以都司缺出，在任候补，他还是守备。高源、刘芳二人，都升了守备衔，也不知妹丈是何前程？难道未曾保举？”徐胜听了不言。又问：“小方朔欧阳德兄哪里去了？”张耀宗说：“带着徒弟武杰，往他家去教练拳脚，说今春往宣化府千佛山去拜烧香，叩见他师父去。”徐胜说：“彭公升了京职，我要到京都去散逛散逛，把家先放在这里住几天。”

张耀宗说：“我给妹夫写封信，妹丈可以投奔彭大人那里。”徐胜说：“到京都不用写信，我定于后日起身。”说罢叫人雇了一辆二套车。后日徐胜起身，张耀宗送至五里城外，二人分手。

徐胜在车上见一路柳絮飘飘，桃花正放，南燕北飞，正是艳阳天气。一路上春风拂面，阳气迎人。徐胜在路上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。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住在西河沿天成店内上房。

次日吃了早饭，打听到彭公升了兵部尚书，并未保举他，于是气忿不平。到了南苑，正遇皇上打围，他暗盗珍珠手串。后来高、刘二人找他，他在暗中付了二人的饭钱，也未见面。然后在东华门用计，把珍珠手串还给彭公，就在店内等候信来。不想又病了几天，等到好了，听说彭公交旨，保他升了千总之职，要去谢彭公去，又听人说彭公放了查办大同府的钦差，奉旨出京走了。

粉面金刚徐胜这时盘费已用尽，又想要追彭朋同往，但除还店钱之外，仅剩下铜钱几百文。急中生巧，他就要不花钱买匹好马追彭公。先到了德胜门外，在马店集上，问哪里有好马，不怕多花费钱。经纪人等说：“我们店内有一匹浑红马，是要卖一百两，你跟我来瞧瞧。”徐胜跟那经纪人到了店内瞧马。见那马自头至尾足有一丈，自蹄至背，足有六尺高。七寸大蹄子，浑身并无杂毛。讲好了价银整一百两。徐胜说：“我去家

中，叫人拿鞍来备好了，我先试试它。”经纪人等说：“你去拿去吧。”徐胜他到了南边走了半里之遥，见路东有天和永鞍辔子店。进去说：“掌柜的，你把头号鞍辔连镫偏缰，撒手嚼环，一应俱全，共该多少银两，不可谎要。”掌柜的用算盘一打，共该银十二两一钱二分。徐胜说：“叫伙计送去，取银子来。”小伙计扛着鞍辔，跟徐胜到了马店。经纪人等都说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徐胜说：“你过去备上马，看那鞍辔合适不合适？”那卖鞍镫的，把马备上了，徐胜望着鞍辔铺说：“你在这里等等，我试试马。”那卖马之人看徐胜也不象拐骗的人，又有一个跟人在这里，也不怕他。他只道卖鞍辔的人是徐胜的跟班。那徐胜上了马，加了一鞭，飞也相似，向北去了。卖马的人等候多时，不见回来，心中甚是着急。问那卖鞍镫的伙计说：“你们老爷怎么还不回来，是往哪里去了？”那卖鞍辔的人说：“他不是我们的老爷，他买我的鞍辔，全分共该十二两一钱两分银子，我是跟他来取银子的。”经纪人等听罢，立刻知道上当，再找买马的，踪影全无。众人只好各认晦气。

且说徐胜他从正午自德胜门起身，走了有六十里，就住在一山庄店内。他要了净面水，歇息歇息。吃了晚饭，他也乏了，想要安歇，又叫店内伙计添了草料，他才安歇。一夜无话，次日一早，要赶彭公，他又怕卖马的追下来，连忙起来。叫店家起来，快些把马备上。

店主庄何，是年老孤苦夫妻，并无儿子女孩，用着一个小伙计胜儿。听着客人叫，伙计连忙起来，东方已白，天已大亮。一看院内所拴之马，并无踪迹，被人拉去了。连忙嚷着说：“不好了，马被人拉去了。”徐胜一听，连忙出来，看那马并无踪影，急得他浑身是汗：“我无马不能走，你们快去找马去。如无有马，我是不能饶你们的，定是一场官司。”吓得店家老

夫妇，忙在外边各处寻找，但并无踪迹。他二人过来，只看徐胜着急。他等跪下说：“大爷可怜可怜吧，卖了我们也还不起，我们夫妇二人实不知情。”徐胜一看，他们是一对老夫妻，这事他必不知情。于是说：“你起来吧，我的马找不回来，不与你相干就是了，我走了。”

徐胜出了店门，顺道到了彭公所在的城内大街。在路东有一酒馆，吃了几杯酒。打听到彭公昨日到此，还未起身。于是就决定夜间再往公馆，去见彭公。等到日落之时，他住在东街内店，吃了夜饭安歇。候至夜内，三更之时，他暗带短链铜锤，出来把门带上，一纵上房。到了公馆，隐身于西房后坡。忽见有一人从东房上往下一跳，直奔上房。粉面金刚徐胜蹑足潜踪，在暗中一瞧，那人并不认识。原来正是窦尔墩。徐胜一打帘笼，照定他就是一镖。窦尔墩一回身，先自拔下镖来，抡刀直剁徐胜，二人在院中各施所能。徐胜动着手，心中暗想，这厮要不是中了一镖，我还不是他的对手。窦尔墩看那徐胜人虽年轻，精神百倍，刀法纯熟，还真是对手。

徐胜心内狐疑，开口问道：“小辈，你何人，这等大胆，敢来行刺。”窦尔墩一阵冷笑，说：“娃娃，你也不知，我乃独霸山东窦尔墩便是。”粉面金刚徐胜闻听，暗为称奇，心中说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二人正在动手之际，忽听房上有人说：“呔，好贼人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敢来公馆行刺大人，今有造化高来也。”

徐胜听见，知道是高通海，他自称造化高。他方才同刘芳在树林与英八和尚动手，刘芳打了贼人一墨雨飞蝗，英八和尚施展开刀法，与二人动手，并无一点破绽。忽然正东来了一伙人，手执灯笼，拿着刀枪棍棒，头前一匹马，马上骑的正是昌平州的守备郭光第，带领三十名官兵去剿贼，剿完了，回头正

遇三个人在树林之内动手。郭老爷细瞧，认识高源、刘芳，他马上问：“二位老爷，为何与和尚动手？”刘芳说：“他是采花淫贼白如意，你快来拿他。”郭老爷说：“我早有耳闻，知道正觉寺庙内的僧人不法，今幸遇见你等。”急速拿勾杆子花枪，把他围在当中。英八和尚虽英勇，但三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打不过人多，战了几个照面，被官兵拿住。

郭老爷叫跟人把马让给二位。高、刘二人骑马，把贼人带往他的衙门，明日至公馆，见大人回话。三人立刻到了东门，手下兵叫开城门。知道城守营老爷回来，他等开城门放进去。走到公馆门首，郭老爷说：“二位兄台，往我衙门住一夜，明日再走吧。”高源说：“不必，我二人还要见大人回话啦。”说罢，二人下马，一飞身竟上房去。那些捕盗官兵，见他二人这样能耐，无不说道真是彭公手下有英雄。

高通海方要往下跳，见院中有人在动手。高、刘二人定睛仔细一瞧，一个是窦尔墩，那个是徐胜。于是高通海当先跳下来，刘芳随后紧跟着也跳了下来，三人与窦尔墩动手。窦尔墩刀法纯熟，并无惧怕。要战久了，怕这三人都要战下风的。那徐胜真急了，说：“我粉面金刚，今天连这一个贼都拿不住，算什么英雄。”

彭公在屋内，早听有多时，心中知道徐胜来了，很是喜欢。

高通海说：“窦老二，你今天别走了，我们的人，四下都布满了。你从哪边走，哪边有人等你。”窦尔墩说：“好！我要去了。”他方要往上房跳，只听房上有人说：“唔呀！混帐忘八羔子，你往哪里走，今日有小方朔欧阳德来也！”

书中交代，欧阳德自从扫灭宋仕奎之后，他带徒弟武杰，到了徐州沛县武家庄，送了武杰到家，母子团圆。他家皆感念徐胜之恩，又兼欧阳德送他来家，教给他长拳短打、飞檐走壁

之能，陆地飞腾之法。武国兴也伶俐，一教就会，至来年四月间，小方朔要朝千佛山，武杰因患病未能跟去。他说如徒弟病好，必要到千佛山去找师父去。欧阳德他自至河南看了师弟，又到处打听徐胜。张耀宗把徐胜的话都说了，又说现在不知徐胜在京不在京，未知如何。欧阳德听了，甚不放心，连忙告辞。次日起身，到了京都打听，方知彭公北巡大同府，查叛臣傅国恩拐印诓兵，抢了军器库。奉圣旨，昨日彭公出京。他急急赶了下来。是夜二更时候，他见公馆内灯光隐隐，听有刀剑之声。他飞身上房，见那院内是徐胜、刘芳、高源，三人把窦尔墩围上正在打斗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唔呀！混帐忘八羔子，你往那里走，我是不能饶你这混帐东西的。”

窦尔墩闻听，吓得飞身窜上南房，徐胜立刻紧紧跟随，那刘芳等三人也跟在后面。这窦尔墩在头前，跑得两条腿生疼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飞上天去，他好逃生。那徐胜苦苦追赶，追有二十余里，山路崎岖，见前面黑蒙蒙雾腾腾的，似有人家。窦尔墩飞身窜进了庄墙。望内一看，见树木森森，房屋不少，楼台殿阁，颇有大家之风。窦尔墩窜房越脊如履平地。正走之际，忽听那铜锣响亮。有巡查庄兵早望见房上有人，一棒锣鸣，那无数庄兵，手拿扑刀说：“呔！房上有两个贼，拿呀拿呀。”

一阵大乱。粉面金刚徐胜与窦尔墩二人，都被庄兵所围。听见正北内院中有人说：

“呔！我家中今天来了贼。”“好哇，打虎太爷来也！”又听内院声音洪亮说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敢来我家搅乱，拿住碎尸万段。”

只见一片灯光，出来一位老英雄，带着两位女儿，各执单刀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神手将目识豪杰 小方朔释放英雄

话说铁罗汉窦尔墩，跑至这所庄院。正遇见那庄兵，大众会合更夫前来。书中交代，这所宅院是昌平州所管的纪家寨。庄主是那神手大将纪有德，乃本处人氏，自幼在大西洋学艺十年。他练会各样削器，木牛流马、木狗、自行人马与各绷腿绳、绊腿索；立刀、窝刀；自发弩、闷棍、扫堂腿；贼坑、净坑、梅花坑；滚瓦坡房；各种稀奇的西洋秘法极好。他原是绿林中人，在北五省很有名声。娶妻刘氏，乃猎户刘奇之女，人称杀虎妈妈。生了一儿一女，女儿今年十八岁，长得容貌秀美，眉横春山，目似秋水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樱桃。自幼儿三从四德，读过女儿经，看过烈女传，针线活计，无一不通，还练就了一身武功。乳名云霞，刘氏爱如至宝。他娘家有个侄女，名刘彩霞，今年十八岁，也练了一身武技，常在这纪家寨住。

今日，纪有德听见传锣声喧，他立刻点齐庄兵。手拿金背刀，来至外面，吩咐家人拿贼。

徐胜方要抡刀砍窦尔墩，后面纪有德抡刀就要砍他，徐胜急忙回身相迎。窦尔墩回身要杀徐胜，那边虎妈妈刘氏，抡铁

棒槌照定窦尔墩就打。后面水底蛟龙高通海、多臂膀刘德太二人也赶到，与纪云霞、刘彩霞动手，乱杀在一处。

刘彩霞一摆单刀，施展门路，与高通海二人对上花刀。各施所能，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后面欧阳德赶到说：“唔呀！不要动手。纪大哥，都是自己人。我要去拿窦尔墩去。呀，徐贤弟，不要动手，拿窦尔墩要紧。”

窦尔墩连忙跳至墙外逃走。徐胜后面紧追，恨不能一把抓住他，方趁心怀。铁罗汉窦尔墩边逃边想，这一次，因是多管了闲事，才有此一举。从此要少管闲事为妙，赶紧走。跑着跑着，见前边有山神庙一座，他进去想要躲避，不想庙内有人一伸手，就把他抓起，掀倒在地。铁罗汉忙说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原来欧阳德早在这里等候，说：“我在此等你多时，你也是绿林中人物，为什么来公馆行刺？彭公治世能臣，与民除害，有功于世。你乃山东有名之贼，吾在绿林也知道你的名字。吾今擒住你，你若从此改过自新，我把你放了。你再犯在吾手，你性命休矣！你劫牢反狱之案，别人不知，吾是知道的。你就逃走，也算是我放你，你去吧。”窦尔墩说：“知道了，你也不必嘱咐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从此再也不找彭大人了。”

窦尔墩去不一时，徐胜赶到。说：“兄长可见贼人？”欧阳德把方才放了之事说了一遍，徐胜深为可惜说：“天已亮了，你我回去见大人去。”刘芳与纪有德也都追到。神手大将纪有德说：“欧阳贤弟，你我一别四五年景况，今日来此相会，也是三生有幸。方才追的那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墩可拿住了吗？”欧阳德说：“被吾放了。他也是一条好汉，吾并未听他作那奸盗邪淫的事。身在绿林，所作都是济困扶危。前者劫牢反狱，乃因官害他长兄，人所共知。这样英雄，你我要拿送官治罪，

深为可惜。吾故此放了他，亦叫天下英雄说我等宽宏大量。”然后又说：“兄长，请过来，我给你引见引见。这位名徐胜，字广治，别号人称粉面金刚，这是纪有德兄长，你二人先见过礼。”

徐胜过去说：“原来是纪兄，小弟有礼了。”纪有德还礼。

欧阳德又给水底蛟龙高通海引见。纪有德说：“莫非你家住河南套高家庄吗？有位鱼眼高恒是你什么人？”

高通海说：“是我父亲，已然去世了。”

纪有德说：“实不知道，谁想你父去世。贤侄在家，你可听你父亲说过，有一个朋友？我叫神手大将纪有德，与你父亲有口盟金兰之好。”

高源说：“小侄不知，深有得罪。”

纪有德又问刘芳尊姓。刘芳说：“我姓刘名芳，字德太，别号人称多臂膀。我家住在大名府内黄县，刘家集人氏。”

纪有德说：“你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公子吗？”

刘芳说：“不敢，是小侄。”

纪有德说：“可惜你父亲，我听说死在那紫金山周应龙的手内。你诸位请到我家一叙。欧阳德贤弟，一同到家，请众位小饮一杯。”

欧阳德等见天已红日东升了，也该歇息歇息，遂同纪有德至纪家寨。见这所宅院，倚山靠水，半天产、半人工，果然好一块风水地。进了大门之里，当中甬道，东西各种桃树、石榴、芙蓉、海棠等四季异树奇花。二道重门里，是三合瓦房。北上房五间，东西有配房三间。东西厢房，穿过去各有院落。里面瓦房一百余间。纪有德让众人至上房屋中。欧阳德抬头一看，那正北墙有楠木条案，案上摆有盆景果盘等物。墙上挂四扇屏，画的是山水人物，春夏秋冬，四季景致。两边有对联，上写：

传家有道惟存厚，处世无奇但率真。

案前有八仙桌一张，两边各有太师椅子；东边有茶几凳子，西边是明着两间；靠北墙有张大床；西边有八仙桌案等。靠南窗户也是八仙桌，两边都有椅子。众人看罢落座。进来两个小童，都有十四五岁，长得俊美，奉上茶来。

欧阳德说：“纪大哥，你把我侄儿叫来，吾要看看的。”

纪有德说：“嘻！贤弟一言难尽了。我是也没作亏心之事，可生下这孩子来，今年已十五岁了，说话不明，似傻不傻，我也无法可治。我叫他练些武艺，他也都学不会，就是自己有些力气。他时常带家人去打猎去，那日他手使铁锤，打死过一只病虎，人送绰号称为打虎太保。书童，去把少爷叫来。”书童去不多时，把纪逢春叫来，一进上房说：“哟！爷，你今叫咱作什么？”

欧阳德、徐胜等一瞧，这孩子身高六尺，面目紫黑，短眉圆眼，身穿紫花布褂裤，青布靴子，项短顶平。纪有德让他给各位见了礼，退在了一边。

少时，摆上酒饭，纪有德陪着。饮酒之间，提起彭公巡查大同府之事。纪有德一拉欧阳德说：“贤弟，你同我来。”二人至东里间屋内，纪有德便问：“贤弟，你知高源、刘芳二人，哪一个没成家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兄长，有何事？莫非有意给侄女提亲吗？”

纪有德说：“我有一女，还有一内侄女，都是十八岁，练得一身好功夫，给一个农庄人家，我甚不乐意，还须找门当户对之家。我看高、刘二人，虽说是绿林子弟，但现已升千总之职，久后并非池中之物，还求贤弟你成全此事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可以替兄长分分心。”言罢二人回至外面桌上。

欧阳德将高、刘叫至东屋内说：“你二人可定下亲事否？”

高刘二人齐说：“尚未定亲。”欧阳德说：“这里庄主乃有名英雄，意欲把他女儿与内侄女儿给你二人，你二人可愿意？”高源说：“我二人又无定亲，有何不愿意的事。”那刘芳说：“此事也不能这样草率，也须请人算算。”

欧阳德说：“订婚作也是好事。”于是欧阳德见了纪有德细说二人之意。纪有德要了高、刘二人年庚与自己女儿和侄女年庚，叫家人请管帐的马先生一合。刘芳与纪云霞相合，刘彩霞与高通海相合。徐胜、欧阳德算男女媒人，高源、刘芳二人谢了亲。重整酒筵，又饮了几杯，用了早饭。纪有德套车送他四人归公馆，大家告辞。

半路之上，欧阳德说：“你三人至公馆，同大人走吧。我要去探访探访前边路上还有何人。紫金山漏网之贼，他们大多往这北边来了。我怕再出是非，三两日我必见你等。”徐胜说：“也好。”四人分手不提。

高通海等至公馆，打发纪家的车回去了。他与刘芳先进去，给大人请安。说夜内他二人在东门外，拿住白如意英八和尚，有守备郭光策帮助。已交他守备衙门监押。窦尔墩业已逃走，多亏欧阳德与纪家寨人帮助。昨夜在公馆救护大人追刺客的徐胜，现在外面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快唤他进来。”刘芳出去不多时，徐胜进来说：“给大人请安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往哪里去了，皇上要你见驾，你为何不见驾呢？”徐胜说：“我在店中病了，不能起床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好好跟我当差，不须他往，我还提拔你哪。”然后彭公又传人说：“把昌平州知州给我叫来。”不多时，刘仲元来参谒大人。

彭公说：“我已拿住白如意，现在守备衙门。交你审明，

给我打一套稟帖，按公处治。本当参你，念你为官不易，明日预备车辆，我要动身。”知州答应下去，一夜晚景无话。

次日天明，彭公起身，坐八人大轿，高、刘、徐三人骑马跟随，出了昌平州。走了六七里路，徐胜抬头看见后面来了一个骑马之人，飞也相似，往北直跑。徐胜瞧那马，正是他在店内所丢之马。他说：“高爷、刘爷，你二人保护大人前行，我要去追我的马去。咱们在保安州公馆见吧。”说罢，一人催马而去。

彭公大轿方到保安南头，忽听得一阵喊叫冤枉。彭公私访北新庄等事，俱在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刘凤岐为妻鸣冤屈 彭钦差私访北新庄

话说彭公轿至新保安。有二府同知法福理前来迎接大人，请了安。说：“请大人至公馆歇马。”彭公一挥手，他站起来，去头前带路去了。

彭公轿至保安不远，忽听那边有人喊“冤枉哪！”彭公听了说：“把告状之人带至公馆发落，不准难为他。”家人过去说：“你别嚷了，跟着走吧，大人吩咐到公馆之内发落。”告状之人就跟在轿后。

彭公方一进街，听前面放了三声炮。路北里是公馆，到了大门，大人下轿，进了公馆，洗面吃茶。那本处文武官员参谒大人。彭公皆一一见过，问了些土地民情之事，众人下去。叫家人摆上酒筵。高源、刘芳二人齐来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你二人下去用饭，少时带上告状的人来，我要细细盘问于他。”

高通海方要下去，大人问：“徐胜哪里去了？”

刘芳说：“在半路上遇见偷他的马的人，他赶下去了，说随后就来。”

彭公用完了饭，说叫保安的三班人役伺候。不多时，法福理带着三班人役给大人请安。彭公吩咐带上喊冤的人来。不多时，下边当差的人带上一人，跪于堂前。彭公说：“你抬起头来”。那人抬头。彭公历任有司多年，无论什么样人一上堂，他先一看面貌，聆音察理，鉴貌辨色。他一见带上这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面皮微白，四方脸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。身穿蓝布大褂，内衬白布裤褂，蓝布套裤，青布双梁鞋。五官端方，面带慈善之相。

彭公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，多大年岁，有何冤屈之事？细说明白。”

那人说：“小人姓刘，名叫凤岐，作粮行生理。今年二十六岁。我在昌平州城内住，家在保安东门外。家有老母，五十九岁，小人妻子周氏，与我同岁。因四月初二日，我母亲被北新庄皇粮庄头花得雨的管家花珍珠请去接生洗小儿，一夜未归。次日，花珍珠送我母亲回家，见前门大开，我妻周氏咽喉带铜剪一把，已是刺伤身死。我母亲喊叫邻右人等，知会地面官人等，报官相验，又给我送信，叫我回家。当官老爷叫我把死尸埋葬，并不见拿获凶手。小人连到衙门催了几次，同知老爷并不在意。小人念结发之情，被人所害，一心盼望查获凶手。我听人说，大人秦镜高悬，小人抖胆冒犯虎威，求大人格外恩施。”

彭公说：“你可有呈状。”

刘凤岐说：“有呈状，请大人过目。”说着呈上一纸，呈状上写：

具呈人刘凤岐，年二十六岁，系保安镇人。身在昌平州粮行生理。家有母亲与妻周氏度日。身母会收洗小儿，于四月初

二日，被北新庄皇粮庄头花得雨的家人花珍珠接去收生，留身母住在花家一夜，花珍珠之妻并未曾生养，说不到日期。次日，花宅送我母回家。至家见街门大开，下车入内，见身妻周氏，被那铜剪刺伤咽喉身死。身母喊冤，禀官相验，身归家一见，惨不忍看，禀官催获凶犯，至今未获。身念结发之情，无故被杀，因此抖胆冒犯虎威，惟求叩恳。大人秦镜高悬，拿获凶犯，与小人辨此冤抑，伏乞洞鉴。

彭公看罢，说：“你下去，明日来此听审。”叫法福理明日传花珍珠到案听审。法福理答应下去。大人安歇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大人净面吃茶，早饭后，法福理带花珍珠来见大人。彭公问：“刘凤岐来了没有？”家人答应说：“来了多时。”

彭公说：“带上来！”

彭升等出去不多时，带刘凤岐上来，跪于堂下。

彭公看那花珍珠，年在二十以外，俊品人物，白净面皮，身穿细毛蓝布褂，白袜青云鞋。

彭公问：“你叫花珍珠？”

下面答应：“是！”

彭公说：“刘凤岐之妻，无故被杀，你可知情？”

花珍珠说：“奴才不知。”

彭公一拍惊堂木说：“你这厮作何诡计？与何人合谋勾串，照实说来？稍有虚词，定行严刑重处于你！说了实话，与你无事，我还有恩典于你。”

花珍珠跪爬了半步，说：“大人，我本是给人做奴才的，家中妻子孙氏，怀中有孕，就是这几天生养。我请刘妈妈收生，一夜我并未曾离开。他家儿妇被杀，小人如何知情。倘老爷不

信，问刘凤岐母亲便知。”

彭公说：“把刘凤岐母亲传来。”下边答应下去，不多时，带刘妈妈来，跪在下面。

彭公说：“你被花珍珠请去，是给谁接生？”

刘妈妈说：“是给花珍珠的妻孙氏，我到那里一夜未睡，花珍珠伺候着，闹上一夜，并未生养。次日一早，送我回家，就看见我儿媳妇被杀。所说全是实情，求大人作主，替我们拿获凶手，报仇雪恨才是。”

彭公听罢这段事，无处追问，吩咐全带下去，叫刘凤岐明日听审就是了。

花珍珠无事释放。彭公自己为难，此事不知应该如何办理，自己只好暂在此停留。他思想这事，不觉扶桌睡着。正迷迷糊糊，似睡非睡之际，忽然一阵怪风，大人紧闭二目，等到风定尘息，再定睛一看，似乎身子来到一个花园之内，并不是公馆。见东西栽种树木，正北有望月楼三间，楼前一池子牡丹花，虽然是绿叶，无奈枯焦要死。大人说，可惜这一池牡丹花要干死，天降点雨才好。正想着，忽然一阵阴云，下了一阵大雨，把那牡丹花全都湿透，立刻开放几朵鲜花。彭公看着那花说：“天时人事两合，此花等雨。我生一点念头求雨，这天就真降下雨来。”正想着时，忽然间那花朵上起了一缕青烟，直冲彭公而来，彭公一急醒来，却是一梦。

天交正午，彭公说：“怪哉怪哉！此梦中之事真正奇怪。”叫家人要了一碗茶吃，又想刘凤岐之妻被害，是花珍珠接他母亲收生，才有一段公案。我想此事按梦中之兆，乃是花得雨之意，莫非是个人名？必须我亲身私访私访花得雨是何如人也，此案如与我梦中之事相对，想是花得雨所为，亦未可定。想罢，唤彭升去把高源、刘芳二人叫进来。

彭升立刻到了外面南房说：“高、刘二位老爷，大人叫请你二位。”

刘芳听见了说：“是。”立刻同高源来至上房，给大人请安问：“大人叫我等何事？”

彭公说：“我方才心中闷闷不乐，偶得一梦，你二位给我圆圆梦。”大人就把梦景之事，细说一遍。

高源说：“大人梦花要死，忽然得雨，此三字凑成一块，不是花得雨吗？”

彭公说：“我也知道这花得雨乃是裕王府皇粮庄头，他也不敢胡为。不免我亲身去探访探访，刘芳你跟我去，叫高源看公馆。”

大人立刻换了便衣，扮作相面之人，刘芳暗中跟随。二人出离公馆，顺路往西而走，去有四五里路，到了北新庄。瞧那庄外树木成林，村内是东西街道。进了村口向西，走有半里路之遥，见前面路北，有大门一座。门前上马石两块，东西龙槐树八棵，长得十分茂盛。彭公立候，打了两下竹板，打算找一人群中，或柳荫树下，亦必有闲坐闲谈的人，他好在一处因话提话，可以套听此事，这是彭公本意。

到了这村庄之内，并无一人。他走了几遍，只见两边大柳树下，有两位下棋的老人。彭公走至跟前说：“二位请了。”

那老人说：“请了。”

彭公说：“此庄何名？”

老人说：“此庄名北新庄，我们这庄内姓花的多，住着一位皇粮庄头花大爷，就在那东边住。”

彭公说：“我听人说，他请瞧风水的先生，可是真吗？”

那老人说：“那倒不知，就是此人的脾气太大，你要进去，须要小心点才是。”

彭公说：“请了。”立时站起，往回走了几步，见那刘芳在路南小酒铺内坐下正吃酒呢。彭公打了几下竹板，只见从大门里面出来一个书童，说：“算卦的先生，我们请大爷你给他看流年。看好了必然要给你几两银子的。”

彭公说：“你家庄主姓甚名谁？”

书童说：“姓花，你跟我来吧！”

彭公原想要在他这村庄内茶馆酒铺与人闲谈，听花得雨素日为人何如。倘若是不法，我就回去，再派人来办他。不想他今日要请我进去，只好见机而作，见面即与他谈话，好探听花得雨之所为，善恶可明。想罢，自己跟那童子进去。

只见大门内，是东西厢房的门房，正北两道垂花门。进了二道垂花门，是正房，明着三间，暗着五间，东西都是配房三间。由东天井往东穿过去，别有院落。

书童带彭公进了上房，见东边太师椅上，坐着一个人，大约是花得雨。年有三旬以外，面皮微青，凶眉恶眼。身穿川绸长衫，蓝绸中衣，白袜云鞋，手托银水烟袋。一见彭公进来，他连忙站起，倒很谦恭。他说：“先生贵姓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姓十名豆三，号叫双月。”

花得雨听罢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这是何苦啊，我早就知道尊驾你是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。你来私访，我与你也无仇恨，何必前来送死。我也不是怕事的人，你一来我这里，就有人说看见你了。”彭公闻听一呆，当时一语未发，面皮发红。只见花得雨把镇宅的宝剑摘将下来，一伸手抓住彭公的衣襟，他说：“你今是自来送死。”说罢，照定他就是一剑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想奇谋义仆救主 闻凶信夜探贼巢

话说花得雨先在那书房闲坐，听他家人花珍珠进来说：“彭公来私访，现在外头，我看见了，并无跟随。”花得雨即遣书童去叫他进来，至上房，一看见彭公，顿时气忿忿的。一伸手把宝剑摘下来，抓住彭公说：“你好大胆，我也没作过什么恶事，你来私访，我这里焉能容你？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”方要举剑刺彭公，忽然从外面跑进一个少年的人来，破口大骂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这该死的人，连祖坟也不要了。”一伸手把彭公拉开，用手架着花得雨的左臂。

花得雨一瞧，不是外人，是他的一个亲随家人。年有二旬以外，面如白玉，唇若涂脂，眉清目秀。身穿蓝春绸大衫，白袜青云履鞋。名叫进禄。顿时气得二目圆翻说：“好奴才，吃我的饭，我把你白养活了。你会骂我啦，好混帐忘八羔子，我把你打死了方出我心中之气。”进禄说：“你老人家先别生气，叫人来先把彭大人捆在空房之内，我再说给你老人家听。我说的无理，你把我活埋了，我也死而无怨。我这是为主尽忠，怕你老人家胡闹，我着急才生出这个主意来。”

花得雨听罢，知道进禄素日是个好人，不能这样无礼。看

他说的，似乎内有隐情，不免细追问于他。想罢，吩咐家人去把狗官捆上，送在东院空房之内，晚晌发落。

众恶奴答应下去，不多时回来说：“捆上锁在空房之内啦。”

花得雨气昂昂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然后又问进禄：“你把我情由说一遍，要有半句不对，我先把你活活地打死，也不能和你善罢干休。”进禄说：“这天也太早，今夜晚上我有主意。”花得雨说：“胡说！你有什么主意？”进禄说：“庄主爷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这大人他是个大钦差，你杀了他，就算白杀了吗？倘若叫官兵知道，那是刨坟灭祖之罪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段事若犯了之时，你老人家是有身家之人，须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方为妥当。”

花得雨听罢，说：“进禄，你说这话，我也知道，无奈捉虎容易放虎难。彭大人他往我这里来私访，我所作所为之事，也瞒不过你。倘若被他访实，便要治我，这便如何？这是先下手为强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能怕事。”进禄说：“你老人家说的有理，就是不能保万全。”花得雨说：“依你之话，莫非把他放了才是万全之计吗？”进禄说：“放是不能放他的，倘若放他回去，他调了官兵来剿咱们北新庄，那时反不如先杀了他为是呢。你老人家交给我办，管保害了彭大人，连累不到你老人家。就是知道，也不能找你老人家来。”花得雨问什么主意。进禄说：“天也黑了，我和你老人家先吃夜饭吧。我吃完晚饭，找一条长虫，把彭大人背在北新庄北村外山坡无人之处，我把长虫往他口内一放，钻入肚腹之内，他不用想活。我回来装作不知，就是跟钦差的，找到了死尸，他也不知是谁害的。这条计好不好？我吃着你老人家，我见这事你行得不严密，一着急，

骂了你几句，你老人家是明白人，可别怪我。我这是忠诚之心。

”

花得雨听了进禄这番谈论，他连说：“好好，这事也须如此办理。好孩子，我不怪你，办好了我还给你几两银子。”

进禄吃完晚饭，他先奔后院，到了东小院，是北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两间。进禄手执灯笼，进了北上房，瞧见彭公在那里捆着。他过去说：“大人受惊了。”伸手解开绳扣。彭公借灯光瞧这少年人，甚是眼熟，一时间想不起来，就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进禄跪下磕了一个头。他说：“大人把奴才忘了，我跟着大人二任河南巡抚，良乡县遇刺客，大人单身带奴才私访，在高碑店避雨，遇见贼人，我跟大人在姜家店屋内避贼人，夜晚有贼人把大人背走了。奴才也不敢回京，也不知道大人死活，我才逃至保安这里，找我姑父王怀仁，他是在这里开饭店的。我找到他一说，他的饭店正好关了门，在家无事，给我换了衣服问我能作什么？我说我自幼在在大人那里当书童，是我父母一百吊钱典在大人宅内的。我姑夫给我找在这北新庄花宅跟班，我来了，花得雨给我起名进禄。他所作所为，都是损人利己之事，抢人家少妇长女，霸占房屋土地。我有心离开他。今日听说大人北巡大同府，我想去公馆把他出首，把他所作所为之事，回明大人，又怕大人不见我，我也不敢去见。今日你老人家来私访花得雨，他要杀你老人家。他是杀人不眨眼，方才要不是我，你老人家性命休矣！我今来对你说，不是要害你老人家性命，我可是送你老人家回公馆去。我就跟大人回去吧，也不能在这里啦。”

彭公说：“彭禄儿，我还把你忘了。你既要救我，趁此想主意救我出去。以后到公馆再说。”

那彭禄儿说：“你老人家跟我出上房，我蹲在地下，你老

人家先上墙去，我再上墙上，跳到外边，接你老人家下去。”
彭公说：“很好。”

彭禄儿才扶大人出离上房，正要上墙，只听西边那门外有人说：“小子，他把灯笼弄灭走了，跟我去杀了贼官，然后往他公馆去杀那些跟人。”

彭禄一听，不是外人，是花得雨看家护院的花面太岁李通。他原是一个绿林中人，家住京东玉田县，原先跟白马李七侯在一处。因李七侯保了彭公，他等还是明劫暗盗无所不为。他和金眼魔王刘治，因抢绸缎客犯事，杀在通州。他等都是在案脱逃的人。他投在北新庄这里当看家守院的人。来的时候，这里有渗金塔萧景芳引见。今年三月间，萧景芳死了，就剩下他一人。今日花得雨打发进禄去害彭大人，又叫家人去请李教师爷来。家人到西跨院，请花面太岁李通，说：“庄主爷请你。”李通听了，跟家人来至外书房。见花得雨正自吃酒。

他说：“庄主爷，叫我有何事？”

花得雨说：“我今把彭公钦差拿进庄来，我的家人不叫杀他，叫我派人将他送至村外，暗害他。”

李通说：“何必费那些事？即便杀了他也不要紧，我去一刀杀死他，剪草除根，以免后患。”

花得雨说：“也好，你就去杀他，以免后患。”于是叫书童去拿灯笼，送师爷进东小院，去杀彭公。

书童点上灯笼，出了外客厅，走至夹道，书童一绊，栽了一个跟头，起来说：“灯笼扑灭了！”李通说：“你这厮一点用处全无，连个灯笼都打不好。”

他一进角门，见院中有两个人，正是彭禄儿扶着彭大人，想要往东上墙逃走。

花面太岁说：“呔！好小子，你私通外人，此刻要往哪里

走！”一拉朴刀，跳进院中，方要去杀大人。忽从房上扔下一宗暗器，正中那花面太岁李通的左臂。李通觉着疼痛说：“好小辈，什么人暗算我？下来与我见个上下！”

房上一声说：“你们这伙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敢把奉旨钦差大人给害了？今有多臂膀刘芳，你家千总老爷在此，杀你等狐群狗党。”说罢，摆单刀跳下房来，直扑李通砍来。

书中交待，这刘芳跟大人出来私访。先在外面见大人与那庄民谈话，他就在暗中跟随。后来花家书童，请大人进去，至日落不见出来。他心中暗说不好，就问酒铺掌柜的：“这北新庄有位皇粮庄头，在哪里住？”酒铺掌柜的用手一指说：“路北大门。我们北京这一带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是裕亲皇粮庄头花得雨家。常出入衙门，保安一境，无人敢惹他。你问他做什么？”

刘芳说：“可有一个门客，叫花面太岁的？”

掌柜的说：“不错，是有几位护院的人。”

刘芳听说，知道花得雨家中有看家护院的人，就会了酒钱，候至点灯之时，街上路静人稀，他才出了酒铺，一纵身蹿上房去。他在花得雨家中各处探听，并无大人下落。正在暗中寻找，忽然瞧见那花面太岁李通手内提刀，带了一个小童儿往后走。刘芳在房上，瞧那东院子中是彭公，还有一个人扶着他，那人并不认识。正要下去，听李通那里嚷说：“赃官，哪里走！”刘芳掏出一个墨雨飞蝗，照定李通打了一下。然后跳下来抡刀就砍，花面太岁李通急架相迎。战了数合，李通吩咐书童鸣锣调集庄兵，捉拿刘芳。书童到了更房，告诉更夫，拿起锣来，当当当连打了一阵。一百多名打手，与紫金山来的贼人，各带刀枪棍棒杀至东院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李通调贼困刘芳 高源请神捉贼人

话说刘芳跳下房来，和贼人李通交手，恨不能立刻杀死李通，好救大人出去。自己又不能分身，又怕贼党同来，抵挡不住。正在为难，忽听铜锣直响连声，刘芳就知不好。只见灯笼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。一百多名庄兵，都是短打扮，一身青衣，手拿各种兵刃围了上来。

内有漏网之贼，是青毛狮子吴太山，金眼骆驼唐治古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，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春，黄毛狮李吉，金鞭将杜瑞，花叉将杜茂。这些人因前番大破紫金山，他等逃走，不敢在河南地方久住，与大斧将赛咬金樊成等，分手各奔前程。大斧将赛咬金樊成，赤发灵官马道青，赛瘟神戴成，恶法师马道玄四个奔潼关外，往西走了。蔡天化逃至淮安出了家，玉美人韩山单身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他等九个人立了誓：生在一处为人，死在一处作鬼。想出口外，投奔霸王庄花氏三杰花得雷那里，也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这九个人走至保安，知道这里有花得雷二弟花得雨，是裕王府的庄头，在这里很有声势。他九人就投在这里，有李通引见。花得雨收下九人，就算看家护院之人。花得雨也爱练习武艺，如有抢人打架之事，

必用他们这一伙人。今日听见铜锣声响，众贼各带兵刃来在东小跨院，见是花家护院之人花面太岁李通，与一个少年人杀在一处。吴太山仔细一看，认得是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之子，多臂膀刘德太，他就知是彭钦差那里来的人。于是大声喊道：“合字儿昭路把哈，溜丁马，是遮天万字垓赤字的，鹰爪孙顺水万，亮青字摘溜丁的瓢。”

书中交代，他说的这是江湖黑话，合字儿是他们自己的人，昭路儿把哈，是回头瞧瞧，溜丁马是一个人，遮天万字垓赤字是彭大人。鹰爪孙顺水万是公门之中办案的官人。姓刘的。亮青字摘溜丁的瓢，是拿刀把他杀了。众贼各摆兵刃，在四面一围。金鞭将杜瑞一摆手中铜鞭说：“李教师，让我拿他。”

忽听房上一声嚷说：“呔！好贼人，你往哪里走，今有水底蛟龙高通海来也。”

刘芳听了心中说，他来正好，快救大人去吧。只见那高通海由房上跳下来。书中交代，高通海是因刘芳保大人去后，他在公馆内，等至日落的时候，不见回来，他甚是不放心，告诉管家彭兴说：“你在此处照应，我去迎接大人回归公馆。”高通海身带单刀，飞身出了公馆，至北新庄，天已初鼓的时候。他飞身上房，听见一阵铜锣之声，他顺着声音找去，见东跨院有紫金山漏网贼人，把刘芳一人困住，却不见大人在哪里。高通海可真急了说：“贼人大胆，高老爷来也。”抡单刀跳下来照定杜瑞就砍。杜瑞用鞭相迎。花叉将杜茂摆三股钢叉分心就刺高源，高源一闪身躲开，双战二人。

刘芳正与李通动手，红眼狼杨春，黄毛狮李吉二人也抡鬼头刀来助。李通说：“小辈，你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，我今来取你的狗命。”

刘芳瞧见贼人势大，又不知大人生死如何，被群贼所困。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又见高源被杜氏兄弟二人所围。自己也被李通等三人围住，四面庄兵一团团的越聚越多。高源穿纵跳越，闪展腾挪，只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口中直喘。正危急间，高源突然说：“好贼人，你们以多为胜，我要急啦！”

杜瑞听说：“小辈，你急了该当如何？今日你是自来送死。这北新庄好比天罗地网，铁壁铜墙，你要想活，是比登天还难！”

高源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也不知高法官我的能为，我要请一位神仙来。我说房上的，你还下不来，帮助我拿这些贼人吗？”

杜茂说：“高通海，你不必造作谣言，我今一定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一抡钢叉，分心就刺。

忽听北上房一声嚷说：“呔！高源不必害怕，我来也。”摆虎头双钩就跳下来。

众贼人一瞧下来那人，身高九尺，面如生铁，雄眉阔目，四方脸，鼻直口方，一部花白胡须。身穿蓝绸子短汗衫，青绸子中衣，足下青缎子抓地虎靴子。手拿虎头钩，照定杜茂而来。青毛狮子吴太山，一见认得是河南汝宁府上蔡县葵花庄铁旗杆蔡广，他抡朴刀过去急架相还。

高通海心中暗喜，蔡叔父，你老人家来得正是时候，我也有了帮手了。他又回头瞧那东房上说：“你怎还下不来，快些助我拿贼。”

只听东房上一人高喊：“高源、刘芳，你二人不必担心害怕，我来也。”手抡铁棒槌跳下来说：“呔，今有你太奶我来拿你。”

金眼骆驼唐治古拉单刀跳过来说：“呔！好无耻的匹夫，

我来拿你金头蜈蚣窦氏。”抡铁棒槌相迎，二人杀在一处。

高源说：“蔡婶母，你老人家快来帮助我，拿这一伙漏网之贼。南房上的，你们还不下来吗？”

这句话未说完，忽见南房上说：“高大哥，不必着急，我等来此助你拿贼。”说罢，跳下一个男子，年约二十以外，白净面皮，顶平项圆，玉齿朱唇，眉清目秀，手擎单刀。后跟那位少妇，蛾眉皓齿，杏眼桃腮，手帕缠头，桃红色的绸裤褂，足下一双金莲，果然天姿国色。手抡单刀，跳入人群之中。头前走的是玉面虎张耀宗，他因河南参将提升进京引见，升了宣化府的副将，协镇大人。他带着夫人蔡氏，与妹妹侠良姑一同起身，先在任上到蔡花庄，见岳父岳母告辞。蔡广夫妇不放心，要送他姑爷上任去，先把家中一切事务交给族侄蔡光文照应。他自己家中，派一驮轿二套车，与张耀宗起身。张耀宗到了京中，住了几天，闻得大人出京，查办大同一带去。又拜了几天客，兵部投了文，引见下来，升了宣华府协镇。

即日起身，在路上打听彭公过去不久，头一站住在昌平州。次日随到保安，天已黄昏，打了公馆，与钦差大人的公馆是对门。他是彭大人的门生，自己功名又是彭大人提拔的，今日路遇，他如何不见呢？又怕大人明日起身，于是换了官服，先到公馆问：“门上有人吗？”听差人等立时出问：“是谁呀？”张耀宗把手本拿出来，交给听差的人。拿进去不多时，彭升走出来说：“张大人，我家管家有请。”张耀宗进去，瞧那彭兴正在上房坐着。一见张耀宗进来，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张大人，来得正好，这是从哪里来？”张耀宗说：“是自河南升任宣华府协镇，我去上任去。”彭兴请了安。说：“给大人叩喜。”张耀宗还了安，说：“彭大人哪里去了，我来给大人请安来了。”彭兴把接呈状，在公馆问案私访北新庄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

张耀宗说：“不好了！我快去迎接彭大人方是。”彭兴说：“张大人，你快去迎接要紧，高老爷也去了多时，不见回来。”张耀宗即刻告辞。回了公馆，见了蔡广，说明彭公私访的事。然后又回至后面，急忙换了衣服。夫人问什么事，张耀宗也对夫人说明一番，蔡金花与侠良姑张耀英二人也要去，张耀宗劝不了，于是各换了衣服，与他岳父蔡广、夫妻二人，各带兵刃出了公馆，问明了北新庄的道路，他五人立刻顺路往北新庄来。

走有几里路，到了那北新庄。听见庄中一阵锣响，五人拉刀先窜上房去，往各处一瞧，见西边一片灯光。即至临近一看，那院内有紫金山漏网贼人众多，庄兵各带兵刃，围住多臂膀刘德太、水底蛟龙高通海二人。

先有了蔡广夫妇跳下去后，张耀宗夫妇、兄妹三人也跳下来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，并獬豸武峰三人立刻过来，协力帮助动手，与张耀宗三人杀在一处。高通海见这伙贼人势大，无法拿贼，也不知彭公生死如何。急得浑身是汗，又不好走，见贼人越杀越勇，喊杀连天，庄兵无数。那高通海正在两难之际，忽听西房又有人说：

“呔！好贼人，大胆的奴才，你等死在眼前尚还不知，我今特来拿你这伙贼人。”

不知房上这位，他是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花得雨中途被获 众豪强施勇杀贼

话说高通海等七人，在北新庄与贼人杀了个难分难解。忽听西房上有人说话，紧接着跳下一位英雄来，手执短链铜锤，大喊一声：“贼人休要逞强，今有粉面金刚徐胜来也。”书中交待，他自半路之上追下盗马的人去，追至北新庄，徐胜也没找回马来。他先回保安，到了公馆，把他临时所骑之马，交给管号之人。他找了一个饭铺吃了饭，也未见大人。他闻听大人到北新庄访那花得雨去了。他等到日落之时，到了北新庄。看那庄内路静人稀，他窜上房去，到了里边，看见东跨院墙根下，正然彭禄儿扶着大人上墙。又见李通与刘芳交手，他救了二人，连忙出了东院，送至在大门以外，说：“大人受惊了，跟我来！”到了东村口，彭公才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徐胜，你才来吗？你不必送我，只是我的旧家人彭禄儿，此事多亏他，若不是他，吾已为泉下人矣！我主仆二人，顺路回公馆，你快去把刘芳救出来。我到了公馆，必然调官兵前来剿这花家窝巢。”

徐胜送了有半里之遥，彭公叫他去救刘芳，怕他寡不敌众。粉面金刚来至花宅，先往各处探听，并无动静。只听东院一片声喧，闹得乱哄哄。他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到了东院，见那

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、花面太岁李通一伙贼人，与高源等众正杀在一处。

徐胜在房上起下一块瓦来，照定那贼人李通面门打去，正中李通鼻梁之上，刘芳趋势一刀将他砍倒在地，不能动弹。徐胜一抡短链铜锤说：“好贼人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等助花得雨造反，刺杀钦差，外面官兵一到，你等休想逃走。”说罢，跳下房去，与贼人交手。

他见内兄张耀宗等正各施所能，与贼苦斗。他一想，趁此拿了花得雨，免得他另生是非。自己方想罢，说：“高大哥、刘大哥，你等千万别放走一个贼人，外面官兵一到，连花得雨一并擒拿。”他说罢，转身杀条去路，竟往内宅而来。

方一进内宅，见三合瓦屋，正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见东屋内灯光隐隐，人影儿摇摇。他轻步来至窗外，用舌尖湿破窗纸，往里一看，见靠北墙摆一张八仙桌儿，两边各有椅子。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个妇人，年约二旬以外，生得花容月貌。西边有个侍女，桌上放着一盏蜡灯，茶壶、茶碗。

那妇人问那侍女说：“他们是都走了吗？”

那侍女说：“他们走啦。”

那妇人说：“无故地找事，闹得这么大的乱子，他们又要进京，我每日替他们提心吊胆。你去把花样叫来，我与他商谈商谈，是走好，还是在这里好。”

那侍女说：“哟，姨奶奶，你也太胆小了，大爷此一去三五日内，定然有喜信回来。你叫花样，他一个十七八岁的人，懂得什么。他要带你老人家走，哪里住去？要叫大爷知道了，你二人命也没有了，我也不能活了。”

那妇人说：“放屁，你知道什么？荷花，你这孩子，我白疼了你啦。我这么点事，你都不给我办。”

那侍女说：“我给你老人家找去就是。”说罢站起来往外要走。

徐胜听罢这话，心知内有隐情，连忙进房内来说：“花得雨哪里去了，趁此实说？”

那妇人瞧见粉面金刚徐广治，形如宋玉，貌似潘安。她不由得一阵骨软筋麻，说：“大爷，你要问奴家，我是花大爷的侍妾兰香，今年二十二岁，被他用银钱买来的。大爷你贵姓啦？是哪里人氏？”

徐胜见那妇人透些个妖娇，说话轻薄。他说：“我问的是花得雨，你知道他往哪里去了？说了实话，我饶你不死。”

那妇人见徐胜正言厉色说话，她也不敢讨贱了。她说：“花大爷因为得罪了彭钦差，他方才骑马进京，求王爷庇护去了。”

徐胜听了，并未回话，连忙回转身出去，到了院子中，飞身上房，窜至街上，往上京都的大路追上前去。

一路追赶，只见黑暗暗树木森森。徐胜追了有六七里路，并不见有人行走，他心中甚是着急。他也是道路不熟，正在着急之际，忽听正北有人说话，说：“花珍珠，你快雇坐骑，你我到了京都中，见了王爷，求他老人家与我作主，我必要害了贼官之命，方除我胸中之恨。”

花珍珠说：“大爷不必担心，我跟你老人家到了京中，见了王爷，求王爷救我主仆二人。”

徐胜在远处听见，心中暗喜说：天助我也！该当我成功。自己一摆短链铜锤，在道旁赶上，头一匹马过去，把第二匹马劫住说：“恶霸，你往哪里走？”伸手抓住骑马之人，拉下马

来，按住在地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今日这就是你尽命之所。”

被擒的人说：“好汉，我不是花得雨，我是花得雨家人，叫花珍珠，只求老爷饶了我吧！”

徐胜说：“头前那骑马的人是谁？”

花珍珠说：“是我家主人，花得雨。”

徐胜说：“我先把你捆在这里，我再追上花得雨，回头来放你。”

花珍珠说：“好汉爷千万放我，我家中上有老，下有小。

”

徐胜把他捆好了，转身追下花得雨来，追至有二里之遥，听得前面有马蹄之声，正是花得雨。他因方才道旁一人，把他家人花珍珠拿住便纵辔加鞭，如飞似地跑至这里。心中自己祷告说：“过往神明，皇天后土，保佑我今日逃脱此难，我回家满斗焚香，报答神明。”

正在祷告，忽见马前有一个黑影，约有三尺多高，晃晃摇摇的，把那去路阻住。花得雨心中一动说：这是鬼吗？天正在三更之时，又是旷野荒郊，前无村庄，后无跟人，又是星斗满天，道旁都是古墓坟丘，枯树一片，看着心中害怕。越想越怕，不由己地战战兢兢。又见那对面之物，跳了两跳，又往马这边一纵，花得雨坐下马一拨，前蹄一抬，把他扔下马来。那黑影走过来，先按住花得雨说：“唔呀！混帐忘八羔子，你是找死呀！我等你多时了。”

徐胜追到一看，见是蛮子兄长小方朔欧阳德。过去请了一个安，问：“兄长好，你从哪里来？”欧阳德说：“前日吾与你们分手之时，吾先来至此，暗中访查道路上有紫金山漏网之贼，意欲行刺，替周应龙报仇雪恨。我今晚先到公馆，探访一回，知道你们都在北新庄，我来至此处，正遇他主仆二人，要

往北京去走动人情，我先来此处等候。贤弟你来甚好，先把花得雨送回公馆，我去帮助众人，拿获吴太山等一伙贼人。”

花得雨苏醒过来，已被徐胜捆上。忙问：“哪位拿我的，我和你二位并无冤仇，你二位要放开我，我京中有一座当铺，二十万两银钱成本，我奉送你二位，倘如不信，我亲笔立字与你。”

欧阳德说：“吾是不要你那些银钱；吾徐贤弟为求功名不图钱。你所做的事，伤天害理，我要放你，落个万古骂名。”

徐胜说：“兄长不必问他，我把他驮在马上。”二人拉马，驮着花得雨往回走，至半路，先放了花珍珠。问他从今还作恶事不作？花珍珠说再也不敢了，叩了一个头，竟自去了。

徐胜说：“我至保安公馆，看守花得雨去，兄长你去帮助蔡老英雄等。”欧阳德答应。二人分手，徐胜回保安公馆不表。

单说小方朔欧阳德往北至北新庄，听得庄内一片喊嚷。及至进了庄门，一看有四十名官兵，与保安千总刘达武奉钦差之命，来剿贼人。到了庄门，这里方才围住。里面东院中，老贼青毛狮子吴太山，看那动手之人都是剿灭紫金山的人，他又怕官兵前来，呼哨一声说：“众位，风紧急，复流撒活窃，年上撒脱。”

众贼知道，这是黑话，说是办案的人多，咱们从西边逃走吧。

金鞭将杜瑞说：“高通海，也是你命不该绝，好汉爷我有要你命的时候，我去邀来英雄拿你，你想要走是不能够。”杜氏兄弟先上房去了。

刘芳和杨春杀在一处，战了几个照面，红眼狼刀花一变，他与黄毛狮李吉也逃走了。

金眼骆驼唐治古见势不好，也带众人且退且走，逃至村外，

大家逃去了。

这里张耀宗、蔡广捆上李通，拿了几名庄兵。欧阳德也从外面和千总刘达武领官兵到了，拿了几名管家。天色大亮，押解李通与家人花瑞、花升、花祥、花茂，还有几名庄兵，共有十四名，带至保安公馆大门内东房，先把众人押在外面东房内，刘达武带兵看守。后又有蔡广等把女眷送在对面公馆。他同玉面虎张耀宗、水底蛟龙高通海、多臂膀刘德太、小方朔欧阳德进了公馆。

徐胜由里面出来，见了蔡广请安，又与张耀宗见了，随说：“我托众位洪福，已将花得雨拿到，大人是昨日晚间被我救回，请众位到里面见见大人。”

众位至里面，大人正同彭禄说别后的事，吃着茶。徐胜进来，先给大人请了安，说：“回大人知道，欧阳德、蔡广、张耀宗来给大人请安，他等还帮助把花家的余党与官兵动手的人，共获十四名。”

彭公本是精明干练之人，听见徐胜来禀，带笑说：“徐胜，你出去把蔡老英雄、欧阳德义士与张耀宗请进来。”

徐胜出去说：“大人请你三位相见。”蔡广等一同进去。

刘芳、高源先请了安说：“大人受惊了。”

彭公一摆手，蔡广等三人请安。彭公站起身来说：“看坐，二位义士请坐。张耀宗，你从哪里来？请坐吧。”

张耀宗谢了坐，把以往的事说了一遍，彭公说：“我来至此处，遇见这样奇巧之案，天助我拿获凶徒，皆诸公与二位义士相助之力。”吩咐叫三班人役伺候，要亲身审问花得雨，因奸杀命，窝聚贼匪，拒敌官兵之案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

扮阴曹夜审花得雨 送审信钦差访贼人

话说彭公叫人传保安同知，三班人役，要审问花得雨。早有同知法福理带三班人役来参见彭公。

彭公说：“贵府，你且听候本部院细审贼人。”又对蔡广、欧阳德说：“二位义士，听我审问花得雨。”

彭公当中坐定，左边蔡广、欧阳德；右边张耀宗、法福理；下边三班人役；高源、刘芳、徐胜三人站在大人身后。吩咐先带上他的家人，花瑞、花升、花祥、花茂，四个人上来跪下。彭公看了看，问了姓名，彭公说：“花瑞，你是一个当奴才的，我也不怪罪于你。你家主人一身所作所为的事，只要你说了实话，我施恩于你，放你回去。你主人花得雨他家窝聚大盗，你可知道？你若不说实话，我就严刑治你。我还要重办你四个人。哪个先说实话，哪个算是好人，我就放你等回去。”

花瑞被彭公这一番言语，说得默默无言。自己心中说，有心不招这件事，犯在当官，我无故受些官刑，实在犯不上。想罢，说：“大人开恩，我家主人一生爱练武，先雇了个护院的人，名叫花面太岁李通，后来又来了青毛狮子吴太山等。这些

人全是河南紫金山的人。住在我主人家内，可不出去偷盗。无事与我主人一处练习，我说的并无虚话。”

彭公点了点头说：“花瑞，你主人为什么谋杀刘凤岐之妻身死？你必知情。”

花瑞说：“我在外院看门房，这事是我们总管花珍珠与花茂他二人所办。”

彭公说：“花茂，你家主人谋人妻女，你从实说来！”

花茂说：“大人要问，只因我家主人于三月初七日上坟，回头走至保安东街口，见路北有随墙板门，门外站定一个妇人，有二旬左右，长得十分美貌，眉眼另有一团风流。我主人问花珍珠，这是谁家妇人。花珍珠说，是刘妈妈的儿媳妇。刘妈妈会收生，常往小人家去。又问刘妈妈的儿子作什么。花珍珠说，作粮行生理，在昌平州作生意。我主人回至家中，叫花珍珠想主意，要弄这妇人到手。花珍珠献了一条计策。他说定个日子，接刘妈妈给他媳妇收生，来至此处。他说我也不离左右。他知道刘家没有男人看家，就是刘妈妈儿媳妇一人，夜晚派些人去抢来。一个妇人家多给她些衣服、金银首饰，也就安住她的心了，那妇人也不能走。次日再放刘妈妈回去，就说闹胎，还须等几天。我主人就依着他的主意，全办好了。就派我带吴太山、李通，并带有二十余名打手，各带枪刀，到刘家门首，把大门打开进去，将房门也打开，见那妇人尚未睡觉，被我众人抢上轿去，抬到我们庄中大门之内。放下轿一看，可不好了，一打开轿帘，瞧见那妇人脖项上插定一把钢剪子，吓得我主人也无主意。还是李通他出的主意，叫人将原抬的轿子别动，连死尸抬回，还送在他家内，装一个不知道就完了。我等又把那妇人送到他家去。这是一往的实话，只求大人开恩。此事全是我家主人的事，他是不怕死的，实不与小人相干。”

彭公说：“带李通上来，与花茂对词。”

李通身受重伤，也不强辩，均已承认。彭公又把那九个庄兵带来问了名字，说：“你们是花得雨的什么人？”

庄兵说：“均是雇工。”

彭公一拍惊堂木说：“胡说！既是雇工，为什么与官兵动手？”

内中有一名叫王霸，说：“我们实不知道，只听说有了贼啦，我们要知道有官兵到，小人那敢与官兵动手。”

彭公说：“你家主人，共雇了有多少人工？”

王霸说：“共有二百三十余名。”

彭公说：“带下去交法福理看押。”吩咐带上花得雨来。

两边一喊堂，便把花得雨带至大人公位以前。两旁人役说：“跪下！”

花得雨一笑说：“彭朋，你叫我跪下，我一不犯国法，二不打官司。你带一伙强盗，到处指官诈骗，诈我资财，咱们这里也完不了，有地方官和你说去。咱们到那都察院，打一场官司去。”

彭公听罢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谋奸杀命，窝聚强盗，夜内移尸，凌辱钦差，拒捕官兵，你的脑袋还有吗？你还装作好人，今见本部院，目无官长，咆哮公堂。来人，着实先打他八十大板。”

两旁人把花得雨拉下去，打了八十大板，打得他鲜血直流。打完了，彭公说：“带上来。”

花得雨说：“好打，好打！”

彭公说：“你还不招吗？”

花得雨一语不发，只气得面皮发青。彭公看罢，心中想了一会，随吩咐带下去，叫高源过来附耳，如此如此办理。

高源叫刘芳、蔡广、徐胜等一同下去。高源叫法福理附耳过来，说了几句话，将手下人看押花得雨，另收在公房之内。

花得雨连痛带气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有五六个时刻，他一睁眼，黑暗暗不见有人，正自狐疑，忽见进来两个人，头一个是古来的打扮：头戴纓绦帽，青布靠衫，腰系皮廷带，足下青布靴子。一个手提绿纸灯笼，手拿铁链，那一个手拿一面小牌，上写着追魂取命。一个黑脸膛，一个白脸膛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你跟我二人走吧，现有冤魂把你告下来了，我二人是本处城隍司的官人。”说罢，抖铁链把花得雨锁上，带他往外就走。只见黑暗暗、凄惨惨、阴风阵阵寒。拐弯抹角，见前面一座大殿，抱柱之上有字写的是：

阳世英雄伤天害理都有你
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

横有四字，是“你可来了”。

进殿一看，所点之灯，都是昏惨惨，灯光皆是绿的。当中有一公位，坐定森罗天子。头戴五龙盘珠冠，龙头朝前，龙尾朝后；身穿袞龙袍，上绣龙翻身，蟒探爪，攒五云，把海水闹，片锦鳞，起灵芝草，毒山水固，一件的赭黄袍；腰中系紧横腰带，八宝白翡翠起光毫，富贵高升玉带一条；足下篆底官靴。面如黑漆，一部花白胡须。左边是判官，头戴软翅乌纱帽，绿绸蟒袍，足下官靴。并有牛头和马面，两旁皂役人等。方一进殿，迎面有一个戴乌纱帽，身穿红蟒袍玉带官靴的，他带着一个女鬼往东去了。又回头说：

“花得雨的灵魂带到，今有刘凤岐之妻周氏被你谋害身死。”

“带花得雨上来，跪下！”

两旁一喊堂，便说：“跪下！”

上面阎王说：“来，把生死簿拿我看。”

判官立时呈上一本帐簿。阎王说：“花得雨，你欺心胆大，倚势欺人，你岂不知善报恶报，早报晚报，终然有报。你谋人妻女，所作的事，还不实说吗？等我将你上油锅炸你才说呀！”

花得雨一听，心中知道已死在地府阴曹，不说也无用了。他就把与花珍珠定计，抢刘凤岐之妻，周氏自刺身死，移尸之故，又从头说了一遍，写了供底，花得雨亲手画了押呈上去。

忽然背后过来一个人，正是高通海，说：“花得雨，你今还往哪里躲避，我是不能饶了你的，你也说了真情实话，你还要怎么样赖供呀？”

把灯重新改换，一看众人，都是穿的唱戏的衣服。扮阎王的是蔡广，扮判官的是徐胜，招房是张耀宗，扮女鬼是戏班内唱小旦的。这都是彭公授计法福理这样办理。保安同知法福理他是旗官，这里有一份戏箱，存放那里，故借这公馆东边关圣帝君庙内，作为问案之所。今已审问花得雨不法之事，均已招认，重新带他去见彭公。

彭公问这案，要是行文上宪，又耽延几十天的功夫，总要与民除害为是。命将众人犯等带下去看押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彭公吩咐把被告牌抬出去，准有人告花得雨。这信一传出去，就有居民人等喊冤，告花得雨霸占房屋地土，抢掠少妇长女之案。有七张呈状，彭公各问了口供，俱皆叫进来说：“明日我办花得雨。”即派官人押着罪犯，所有告状的人，将被抢妇女对明，并将田产各归本主。

彭公递了一件摺子，奏明花得雨所为之恶。旨意下，将花

得雨即行就地正法。李通等俱斩首示众。彭公钦赐剪恶安良字样，同知法福理地面不清，革职留任。高源、刘芳、徐胜记大功一次。这上谕一下，彭公派法福理监斩，在保安西门外，枭首示众。

彭公将事办理完毕，忽听外边差人来报，说：“有一个姓张的来求见大人，他来报有机密的事。”

彭公派高源出去，看是何人。高源出去，看是山东一带有名的凤凰张七，即张茂隆。连忙请安说：“叔父，你老人家从哪里来？”

张茂隆说：“我听人传言说，赛毛遂杨香武出家，当了老道啦，我找我徒弟朱光祖、万君兆，顺便看几位朋友。我今听说一件机密大事，特为前来见大人告禀。”

高源同他进来，给大人请了安。彭公一看那张茂隆，年过花甲，五官端正。彭公说：“义士请坐。”

张七说：“大人在此，草民万不敢坐。”

彭公说：“此处并非公堂之上，坐也无妨，义士从何处来的？”

张茂隆说：“草民素知大人为人忠正，我才来此送信，我要知道不来，心中不安。我要说，大人把左右暂退出去，恐走漏消息。”

彭公说：“无妨，都是我的心腹人。”

欧阳德与蔡广也在这里说：“请张义士说也无妨。”

凤凰张七说出一些话来，吓得众人魂胆皆惊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彭钦差私行改扮 假仙姑舍药跳神

话说那凤凰张七，他来至大人的公馆内，见了彭公，说：“今我在漾墩地方听人传言，青毛狮子吴太山、并獬豸武峰二人邀请天下各路豪杰，替金翅大鹏周应龙报仇雪恨，拦轿行刺彭公，或明或暗，各自均要留神。草民就此告辞了。”彭公说：“义士，你来送信，定无虚言，我此处查办大同，义士跟我前去，我绝不亏负于你。”张茂隆说：“吾恩兄是黄三太，病体沉重，我意欲上绍兴府前去探望。在路上顺便找我徒弟八臂哪吒万君兆和赛时迁朱光祖他二人。我实不能跟大人前往。”

彭公说：“既不能跟我前往，我也不强留你。”于是叫彭兴取八两纹银路费，送与义士收纳。兴儿取来，交给凤凰张七，张茂隆接过来说：“谢大人厚赐，我要告辞去了。”彭公叫高、刘、徐三人，将他送出公馆。

彭公问欧阳德说：“义士，此事应该如何呢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大人不必为难，你带徐胜、高源、刘芳三人骑马便行，吾坐着大人的轿，叫张耀宗的车子也跟在轿后，按站行程。如有人动作，吾先拿那混帐王八羔子。大人也不可离

远，只要拿住几个，就镇住他们了。”彭公说：“也好。”

张耀宗到南店算还饭钱，一同起身。欧阳德坐上大轿，他等跟在后面，轿马车夫人等起行。合城文武官员送钦差不提。

彭公起身，身穿便服，带高源、刘芳、徐胜三人保护，出了保安城。天气甚好，绿树荫浓，青山迎面，道路崎岖。彭公在马上说：“我自过居庸关以来，所见另有一番景色。”徐胜说：“天气甚好，出了山口就好了。”彭公在马上热不可言。往前一看，都是一片荒山，并无树木。口中又是干渴，回头说：“高源，你看前边哪里有歇凉之处，可以买杯茶吃？”高源说：“再往前走几里路，就有歇凉之处。”

彭公紧紧催马，绕过山弯，见前面有人，男女不少，手中拿着香，仿佛烧香上庙赶会的样子。前面不远，有一个村庄，树木森森，人烟稠密。彭公进了南村口，听那行路之人说：“天有正午，娘娘该升座了，咱们快走罢！”彭公往前走了不远，见街西有一座野茶馆，字号是别墅山庄，挂着茶牌子，是雨前毛尖、武夷六安等名目。彭公下马，高源等三人也下了马，把马拴在一处，进了茶馆，要了一壶茶。

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身挎香袋，年有三旬以外，庄农人打扮，坐在那彭公四人一处，说：“四位喝茶啦！”徐胜说：“你要往哪里烧香去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这村叫鸡鸣驿，这村西头有个天仙圣母娘娘庙，这个庙内原先有一个道士叫贾玄真，因得病身死。最近又有一位活佛娘娘显圣，在此舍药。无论是哪里人，都来烧香，她也知道姓名。你四位贵姓啦？”

徐胜说：“我姓徐，那位姓十，那位姓刘，那位姓高。”那人给了茶钱去了。

徐胜说：“这件事，又是妖言惑众，那有活神仙之理呢？”跑堂的过来斟水，徐胜说：“你们这里有一位活娘娘啊？”

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一位九圣仙姑娘娘，她是贾玄真老道的表妹。她说是九圣娘娘降世，济困扶危，舍药治病。每逢三六九日，在此舍药济人。初一十五日，远近村人全来烧香。今日是五月十三日，你们去看热闹吧！”那跑堂的说完了。

徐胜说：“这可是新鲜之事。依我之见，咱们找店住下，我去访访这段事情。”彭公看那北边路东有一座客店，字号是二元客店。彭公说：“你与高源二人去访查明白，禀我知道，我与刘芳住在客店，等候你二人。”徐胜说：“三元客店见。我二人去也。莫若你老人家也去逛逛如何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去也不便，还有四匹马，没人看守，也不成啦！你等去吧！”

徐胜站起身来，同高源一直往西去了。走了有半里之遥，见买卖人烟不少，医卜星相，甚是热闹。路北一座天仙娘娘庙。徐胜等进了山门，见正北大殿，东西各有配殿三间。正北大殿大龛上，挂黄云缎幔帐，头前供桌上摆着五供一堂。正北设着莲花座，并无佛像。两边烧香的人等候，齐说：“娘娘驾到了！”

只见外面四对黄旗引路，一乘四人小轿，轿内坐着一位娘娘，后跟仆妇二人。抬至殿前住轿，那两个仆妇搀着娘娘下轿。徐胜看那娘娘，年可十八九岁，头戴珠冠，身穿蓝绸衫，周身绣团花，西湖色百摺宫裙。足下金链二寸有余，大红缎宫鞋，面如桃花，柳眉杏眼，朱唇皓齿，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下降，月殿嫦娥临凡。美貌标致，令人可爱。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见佳人，天然秀，不比寻常。乌云俏挽堆了髻，黑真真长就未擦油。眉儿弯，春山秀，杏子眼，把情儿露。鼻梁端正，樱桃口，耳坠金环罩玉钩。穿一件，蓝绸衫，翠挽袖，内衬罗

衫娄外娄。百摺宫裙金莲露，端又正，尖又瘦，看看好象不会走，行动又如凤点头。心儿秀，性儿秀，美天仙，平地扭。嫦娥见，也害羞。真正是美貌丰姿、体态温柔。

徐胜、高源二人，一见这娘娘这样打扮，就知不是好人，透些风流俊俏，美貌无比。只见她升了大殿公座，两个仆妇站在两旁，有两个女童站在两边。见烧香之人齐到殿前说：“愿娘娘万寿无疆！”烧香叩头求药的人不少。忽见有一少年人进来，年有十七八岁，面如满月，眉清目秀。身穿两截罗汉衫，内衬白锦绸裤褂，西湖色春罗套裤，白袜云鞋，手举高香，跪在娘娘驾前，说：“娘娘在上，弟子景耀文，因母亲病重，求神护佑赏赐仙丹，给我母亲治病。弟子必烧香还愿。”那娘娘微睁杏眼，一看说：“原来是景耀文，你来讨药，娘娘念你一片虔诚之心，赐你金丹一粒。”一回手，从囊中取出一粒药来，交给仆妇。仆妇下来说：“公子，你跟我来取药。”说完往那少年之人鼻孔一摸，那少年之人立刻跟仆妇往西院去了。高源看着，透着一些怪异，不由得心中一动。

这时，忽见从外边进来一人，年在三旬以上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白袜青靴，面皮透紫，紫中透黑，粗眉圆眼。跪在那个娘娘驾前，说：“娘娘救我！我姓王行二，绰号人称小刀子王二。今年我三十一岁，并未成过家，浑身酸懒，求娘娘可怜可怜我吧！”那些个烧香的男女老少一听，无不惊异。只听那娘娘说：“王二，你的来意我也知道。来人，给他一块药，吃了就好了。”那仆妇下去，给了王二一块药吃。王二一发愣，那仆妇一拉他站起来，往西院内去了。

徐胜说：“这娘娘她本是一个活人，如何是神仙呢？我去问她就是。”想罢，上前说：“娘娘我是远方之人，听人说娘

娘显圣，我有些不信。我要看看娘娘怎样灵验，求娘娘说我是哪里人氏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我才佩服。”

那娘娘一看徐胜，不由杏眼含情，香腮带笑，说：“你的来意，我也知道。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恼怒于你。你姓徐，是过路的，不必生事，你去吧！”这句话说得徐胜一言不发，心中暗为佩服。

书中交代，她既是肉体之人，如何知道徐胜名姓？这是徐胜在茶馆之中与烧香的人说闲话，走漏了名姓。那烧香的人就是他们一伙的，专在庙的附近，看有形迹可疑的人，他就过去访问名姓，共有十数个人，都替娘娘办事。暗探明白，回去告诉她。天有过午，烧香的人不断。至日色平西，娘娘起驾下座，仆妇扶着上轿，立刻出庙，就在西边路北，另有一座院落。高源、徐胜跟到门首，见娘娘进了大门，二人才回三元客店。在上房见大人，细说方才之事。彭公说：“这是妖妇，煽惑本处平民，地面官应该办她。”徐胜说：“大人，我吃完了饭前去打听她夜内做何事故。此事关乎地面，我要细访真情。”彭公说：“也好。”四位吃了饭，高、刘二人保护大人，徐胜带短链铜锤，立刻出了客店。

天不到初更之时，他飞身上房，至庙西边那所院落，从西北进去，看里面有三十余间房屋，他至西院，瞧那北上房是满装修、前出廊、后出檐的房屋。屋内灯火摇摇。徐胜见东西都有配房，屋内也有灯光。他跳下房来，在窗户外用舌尖湿破窗纸，望里看。那东里间是两间明着，上挂四个纱灯，各点蜡烛。北墙东边，四只皮箱。西边条案上有烛台一个。东边椅子上坐着就是那位娘娘，靠南窗户是大床，床上摆着小炕桌一张，上摆六碗菜，一壶酒，两份杯箸。两边有三十多岁两个老妈。只听那娘娘说：“我今日很烦，把我的衣服拿来，我换换。”那

仆妇立刻把东边箱子内的包袱取来，放在她面前床上。她脱了盖绸衫、衬衫、裙子，换了一件银红色女褂，周身镶着寸边条子，腰中系一条红色汗巾，品蓝绸中衣，红缎花鞋。头上珠冠摘去，竟显得黑发真真的乌云！梳着盘龙丫髻，上插几根真金簪环，斜插一朵粉红海棠花，更显美艳。她换了衣服，叫仆妇将衣服拿了过去，说：“给我拿茶来。”

那仆妇就送上茶来。那娘娘喝了几口，说：“你们去把那姓景的给我带来，我要亲身请他喝酒。”那老妈答应出去。徐胜飞身上房，施展珍珠倒卷帘的架式，隐身藏于屋檐下。见那使唤老妈进了西厢房，把白日烧香求药的那位少年给领进上房，迷迷糊糊的，也认不出人来，楞呵呵的，坐在床上。

那娘娘先掏出一个药瓶儿，倒出药来，往那少年之人鼻孔一抹。那景耀文一睁眼，他说：“这是哪里？你快说！”那仆妇说：“你不必嚷的，我们娘娘与你有一段天缘，你不可错过。”那娘娘说：“景耀文，你瞧，我是王母之女，如今临凡，与你有一段金玉良缘，该当你我今日夫妇配合。我见你来，也是天缘凑巧。你喝两杯酒吧，我也陪你两杯。”

那景耀文说：“我是因母病才来求药，你们用什么诡计诓我来此？快送我回去！不然我要嚷啦！你们胡说，哪有娘娘还要男人的道理！”

那娘娘说：“你好不明白，人生在世，夫妇是人生之大道。你说神仙是无有男人的，那玉皇为什么还有王母娘娘呢？还生了几个仙女。你要从我，咱们两个喝酒吃饭，然后安歇睡觉，明天我送你归家，给你母亲治病。要不依我，我先杀了你！你也不能救你母亲，你也不能回家去了。你好糊涂。你看我哪一样长得不好，你只管说。我与你为夫妇，也不亏你。”徐胜一听，这厮她太不要脸，定不是好人！我进去拿她！

不知怎样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粉金刚夜探迷人馆 九花娘见色起淫心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，站在房檐上，听见屋内那娘娘百般哄那少年之人。那景耀文并不依从。徐胜正要进去，又怕莽撞，不免我看她一个水落石出就是。

书中交待，这娘娘原是靠山庄的人。在家姓桑，她父亲早丧，母刁氏生她兄妹三人。她两个兄长，一名桑仲，一名桑义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在绿林中为业。她乳名叫九花娘，自幼年七八岁时，有一个跑马戏的张妈妈爱她好，认为干女儿，传她一身好武艺。张妈妈死后，她又跟哥哥练拳脚。后来许配一个保镖的，姓保名必显，由十六岁过门，又跟男人学了些枪刀棍棒。其性妖淫，一夜无男人陪伴，她如度一年。过门未得一年，她丈夫得了一宗虚弱之病死了。她无有公婆管教，时常招些男人。性情又不长，也无论什么男子，在一处过了一个月，就够了。她够了，稍不开心就杀了。自己又有一身本领。她长在绿林，与贼人混在一处。去年才十八岁，就已杀了有二十条人命。她有一个远亲表兄，姓贾名玄真，在鸡鸣驿天仙娘娘的庙内出家。她时常来庙中住着，贾玄真与她通奸，也得此病死了。她在这庙中托言顶神看病，也长有绿林人来往。她认识的奸夫常来这

里住。她以娘娘下降为名，为是招些男女来。她曾受异人传授迷魂药，有一条手帕，名曰五彩迷魂帕。她用药迷住那标致少年带在这院内，晚间追欢取乐。这院别人叫迷人馆，她把那男子害得也多了。每夜要用两个，方趁她心怀。

今夜把景耀文带至这里，她百般献勤，蜜语甘言，那景耀文一概不懂。她不由心中不悦，用迷魂药往他鼻孔中一抹，将那景耀文迷过去，不省人事，叫仆妇带他上外边去，把那小刀王二带过来。

仆妇去不多时，带进一个穿紫花布裤褂的来，坐在椅子上。那九花娘把解药给那王二抹在鼻孔之中，片刻就明白过来。那王二本是一个土匪，听人传言说九花娘离了男人不成，他才至庙中找九花娘戏耍。现在苏醒过来，他立刻睁眼一看，屋内灯光闪烁，九花娘便装打扮，更显姿容秀美。他连忙跪在就地：“求娘娘开恩救我！我是一片诚心前来，求娘娘救我！”说着话，就伸过手去，摸九花娘的金莲。九花娘假装好人，一掌打在王二的脸上，说：“好不识时务的东西！这里来撒野来了！”

王二笑嘻嘻的，说：“多谢娘娘赏我一个嘴巴，再打一下，我连肉都麻了。”九花娘一听，也笑了，说：“你这无赖，起来，看你人长得粗率，倒还会说话。”那小刀子王二起来，坐在床上，那仆妇人等把酒斟上，说：“二位喝酒吧！”那王二眼都直了，往前一伸手，拉住九花娘的手腕，他说：“娘娘，先别喝酒，先赐我片刻之欢！”九花娘娘说：“你先别忙。”

正在说话之际，忽听外边房上有人说：“老九，叫你受等了！我一步来迟，先罚我三杯吧！”说罢，从外面进来一人，年有二十五六岁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足蹬青缎子抓地虎靴子，

手提小包袱，白净面皮，人物俊品。这人乃是河南紫金山金翅大鹏周应龙的余党，姓韩名山，绰号人称玉美人。他因官兵在紫金山拿了周应龙，他自己漏网至此处避难。由二月认识九花娘，二人见面，心意相投，如鱼得水，并无半点的不好之处。见三月间，九花娘就逆了韩山了，韩山要管住她不准再交别人。九花娘如何肯听？无事之时，九花娘常往各处散逛，有认识的男子，就住几天才回来，韩山也无法治她。今日韩山是从张家口来的。方一到院中，就听见屋内有人说话，正是九花娘与一男子吃酒调戏。韩山说：“好无知的娼妇，你又招引野男子，在这里败坏家风！”拉刀进屋内，一抡单刀，就把小刀子王二给杀了。俗语说的好，奸情出人命，赌博出贼情。那王二也是匪人，今天为贪着女色，惹下了杀身之祸。

九花娘一看，那韩山杀了王二，一时间心中不悦，蛾眉直立，二目圆睁，一伸手把墙上挂的刀摘下来，说：“韩山，你也太无礼了！”抡刀就剁韩山。韩山说：“老九，你反脸无情！这还了得吗？”九花娘说：“你要管你姑奶奶如何能成？我看哪个男子长得好，我就留他在这里睡，你敢杀我心爱之人，我焉能饶你！”玉美人韩山说：“好贱婢！你也不知大爷的厉害！”说罢抡刀相迎。九花娘一摔手帕，照定韩山面门打去。韩山脚站不住，昏迷于就地。九花娘过去一刀，把韩山的人头剁下来，又抡刀砍下手脚来，把东边的箱子，叫仆妇抽下来一个，把两个死尸砍碎，放在箱子内，收拾血迹干净，点上檀香，薰除屋内腥臭之气味。

粉面金刚在屋檐上一看，心中说好厉害，这还了得吗？九花娘杀了韩山，她的高兴也没了。想那景耀文，他也不从，该当如何？且说徐胜见淫贼九花娘这样行为，自己说：“我何不拿她？”想罢，跳下房来，说：“淫妇，你这样可恶，杀害活

人，我来拿你 ！”

九花娘一听，说：“哪位呀？”抽出刀来，仆妇执着灯笼，来至外边一瞧，见那徐胜年约二十多岁，身高七尺，头上蓝手帕包头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青缎子抓地虎快靴，面如白玉，亚似桃花，白中透润，润中透白，尖下颏，双眉黑真真斜飞入鬓，一双俊目，黑白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，行如宋玉，貌似潘安。九花娘一看，不由心中一动，骨软筋酥，说：“哎哟，这位从哪里来呀？”说着这话，故意摆出妖媚之态，噗哧一笑。

徐胜说：“好贱婢，我看你多时，特来拿你 ！”说罢抡短链铜锤，照定九花娘就打。九花娘一闪身躲开，说：“壮士，何必如是呢？你要喝酒，请进屋中，你我谈谈心。我看你也不是寻常之人。”

徐胜说：“呸！别不要脸啦！我乃堂堂正正奇男子，烈烈轰轰大丈夫，岂能与你无名贱婢为伍 ！”

九花娘说：“你真不知自爱！开口伤人，我焉能饶你 ！”抡刀就剁。徐胜急摆短链铜锤相迎。二人打了有几个照面，九花娘一摔迷魂帕，照定徐胜面门打去，徐胜立刻昏迷栽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立刻被仆妇人等拿住捆好，抬到屋内，放在地下。九花娘把徐胜抱在床上，剪了烛花，又望徐胜脸上细看，果然美男子，俏丈夫。

她先去取解药来，亲自伸出十指尖尖的手儿，把解药抹在徐胜鼻孔之内。徐胜苏醒过来，睁眼一瞧，见九花娘站在眼前，闻到一阵冰麝脂粉丹桂之香。徐胜说：“你拿住我，不杀我，意欲何为？”

九花娘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贵姓啊？我是一分好心，要与你结为百年之好，长久夫妻。我并没有男人所管，你要依从我，咱们合而为一。你要不依我，你也有个姓名，是哪里的人，来

此何为？”

徐胜说：“我姓徐名胜，字广治，绰号人称粉面金刚。我听说你在这里常常害人，路见不平，要结果你的性命，替众人除此一害！”

九花娘听说，又道：“你既然是绿林的，就更好啦。我这里有的是金银，任你所用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跟你往哪里去。你我年岁相当，你又何必装腔作势呢？”

徐胜说：“我乃绿林英雄，岂能与你寡廉鲜耻之人作夫妇？你要杀我，任你自便；你要放我，亦由你自便！”九花娘说：“你当真不从我，我要杀你。”徐胜说：“你杀就杀，徐大爷视死如归。贱婢，你不算是人！”

九花娘说：“你也太不要脸啦，我要杀你，如伤一蚁！”说完抡起单刀，照定徐胜脖颈就砍下来。徐胜一闭二目，只等一死。只觉得脖颈一凉，九花娘的刀正拍在脖颈边。徐胜一睁眼，那九花娘又说：“我有心要把你杀了，我又舍不得你。要依我，丰衣足食，我哪样配不过你？你好无知！”

徐胜见这光景，自己心内说，徐胜，你这无知匹夫，既然这样，你莫若将计就计，口中应允她，她放开我，我拉刀杀了她更好；杀不了她，我自己逃走，到公馆再派人来拿她就是了。想罢，就说：“你要杀我，又不杀我。你要和我成夫妇，你须依我一件事。我往哪里去，你跟我往哪里去。”

九花娘说：“那是自然，我既嫁你，我就随你去。”说着话，把徐胜就放开了。徐胜站起身来一看，他那短链铜锤在八仙桌上放着，九花娘坐在西边椅子上。徐胜愣了半天，突然伸手抓过铜锤，往外就跑。

九花娘立刻大喊：“你这口是心非之人！”当即拉单刀追出去，照定徐胜就是一刀。徐胜抡铜锤就打。二人在院中杀

在一处。九花娘又一摔迷魂帕，照定他面门打去。徐胜闻得一阵异香，一阵昏迷，倒于就地。被九花娘捆好，又放在屋内床上。九花娘说：“再拿解药来！”仆妇人等又取过解药来，闻在徐胜鼻孔之内。少时苏醒过来，睁眼一瞧，说：“好贱婢，真不要脸！又要怎样？”

九花娘说：“你这匹夫！口是心非！你方才说允我，我放了你，你又逃走。此事也就是我，要是别人，早把你杀了。你自己还不识时务！你要好好地依我，万事皆休；如若不然，我定要杀你！”

徐胜一想，这事我作的太粗鲁啦，我不该走得那样快，我必须如此如此，这样才能办理此事。想罢，说：“娘子，放开我吧，我再也不走了。你要信我，就放了我。”九花娘说：“你起誓我才放你。”徐胜说：“你放开我，我再走，叫我永不再走，好运气！”九花娘过去，把他放开，说：“你起来，不用闹，咱们二人吃酒罢。”

徐胜坐在床上，九花娘叫仆妇人等预备酒菜。徐胜在东边坐，九花娘在西边坐。摆上酒菜来，徐胜打算要用酒灌醉了九花娘，他好拿她。二人对坐吃酒，九花娘本来也爱徐胜长得好。五官端正。她所遇的男子也不少，并没一个比徐胜长得好的。故此她甚爱徐胜。二人先喝了几杯酒，九花娘说：“我给你半杯酒喝。”把自己一杯酒喝了一口，剩下的给徐胜喝了。二人又划拳。正在喝得高兴之际，忽听窗外一声嚷：“独占鳌头啦！”伸进一只手来，吓得徐胜与九花娘一跳。二人忙问是何人？只听外边说：“好徐胜，你在这里作乐了！”

不知外面说话之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老龙背火烧欧阳德 靠山庄淫妇暂避难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与妖妇九花娘喝酒划拳，正在高兴之际，忽然从窗外伸进一只手，说：“独占鳌头哪！唔呀，你们喝得好哇！”徐胜一听，是小方朔欧阳德！

书中交代，欧阳德他是从北新庄坐大轿假装钦差大人，今天如何也来到迷人馆呢？内中有一段缘故。因欧阳德他坐着大轿，出了保安，顺大路往前行走约有七八里路。忽然从对面来了一个和尚，年约三旬以外，头戴僧帽，身穿蓝绸子僧衣，白袜子青鞋，面白如玉，长眉朗目，唇若涂脂。走至轿前，拔出刀来，照定大轿之内，分心就刺。欧阳德一撒身，正刺在左肋之上。欧阳德练的软硬功夫，善避刀枪，骨软如绵。这一刀虽说未伤着，亦甚凶险。欧阳德立刻跳下轿去，伸手一抓，未曾抓住，那和尚如飞走丁。欧阳德往下紧追。书中交代，那和尚是谁？他是濛墩正东三义庙的和尚，僧名法空，人称玉面如来。他乃是绿林中的人物，与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二人素有来往。因吴太山等由北新庄逃至濛墩三义庙内，见玉面如来法空，细说在河南与彭大人结仇之事。法空说：“我替你们报仇，你在庙中等我。我拦路行刺，把彭大人杀了，与你们

雪当年之恨！你们看我的主意行不？”

吴太山说：“贤弟，你当真要与我等报仇，我等均感恩不尽。事不宜迟，你就此前去。”玉面如来法空当下收拾干净，由濠墩起身，住在响水铺店中，等候彭公的大轿。

那日早饭后，听人传言说要过钦差了。他便暗中带了单刀，在半路之上，见正南人马车轿不少。他从旁边过去，暗抽单刀，照定大轿里就是一刀，被欧阳德一把未曾抓住，他就跑了。欧阳德也就追下去了。大轿停了，张耀宗、蔡广都过来问：“是有了刺客啦？”兴儿说：“是有刺客了，欧阳义士追下去了。咱们别往下去。”又叫禄儿：“你去前边鸡鸣驿打店。”彭禄答应，去前边打店，正住在三元店内，与彭公同住在一个店内。

欧阳德追了几里路，法空逃进林子，未曾追上。欧阳德急忙回到了鸡鸣驿。一访问，知道公馆是三元客店。正往前走，见高源在门首站立，说：“欧阳义士，你往哪里去呀？”欧阳德听见是高源叫他，随问：“大人住在哪里？莫非大人也在此处吗？”高源说：“不错，是住在这里。”二人说着话，进了店内，到了北上房之内。大人正在吃茶，与刘芳说闲话，一见欧阳德二人进来，大人说：“义士，你从哪里来？”欧阳德把方才在道上遇见刺客之事说了一遍。彭公听罢，说：“此事多亏了茂隆送信。欧阳义士，你真有胆量，要是本部院坐着轿，定丧于贼人之手。义士，你受惊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总是大人洪福，吾也未曾受伤。就是便宜了那刺客，他逃走了，可惜可惜。”

彭公说：“刘芳，叫店家拿酒菜来，与欧阳义士压惊。”刘芳到外边，要了酒菜，彭公与他三人共桌而食。饮酒之间，天已黄昏。点上灯烛，欧阳德等酒饭已毕，说：“大人，明日

不必走，看贼人该当如何。”彭公说：“甚好。”叫小二撤去残席，拿上茶来。欧阳德喝了几杯茶，听见外边天交初鼓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说：“徐广治怎么不见？”

高通海说：“别说了，还提徐胜呢，白昼之间，我二人到天仙娘娘庙，瞧跳神舍药之人。有一位娘娘。他今晚去了多时，不见回来。”欧阳德听了，一想说：“唔呀，不好！这里正闹阴贼，妖妇九花娘，莫非是她？吾听人传言，吾早要拿她，未得其便。吾去看是如何，你二人保护大人。”

刘芳说：“你认得天仙娘娘庙吗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这里是我的熟路，我知道，在村西头。”说了声“我去也”，到了院中，纵身上房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从房上走，又从地下行。到了天仙娘娘庙，他在房上往各处探听，见西院中灯光隐隐。他来至西院之内，正遇徐胜头次被擒。欧阳德方欲跳下去救他，忽然后边两条黑影扑奔他来。临近一看，是水底蛟龙高通海，多臂膀刘德太。二人也跟下来了。

欧阳德说：“你二人同来，大人何人保护？”

刘芳说：“大人安歇，无人知道，我二人来看看如何。”三人下了房，从窗外往里一看，见徐胜被九花娘拿住，用索子捆上。九花娘说：“你若是从我，作为夫妇，我就放你。”徐胜破口直骂。欧阳德说：“你等看，徐胜果然是好人。”正说着，又听里边九花娘百般温柔，劝徐胜。徐胜不允。她举刀要杀，又拍了徐胜脖子一下。那徐胜忽然说：“我应了就是。”刘、刘二人听了，眼都气红，又见九花娘放开了他。他往外就跑。又被那九花娘拿住，二人又说了些话。徐胜说：“我真心应允，你放开我。”九花娘又放开他，二人吃酒划拳。九花娘叫：“三大元！”徐胜叫：“五魁呀！”九花娘又叫：“八匹马！”忽然从窗外伸进一只手来，说：“独占呀，你这不要脸

的淫妇，往哪里走！吾来拿你！”

九花娘也是闯江湖之人，也听人说过绿林中有个小方朔欧阳德。今日听见他说话的口音，就知不好，立刻拿刀从窗户跳了出去。高通海说：“徐老大乐上了，好哇！我等奉钦差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捉拿淫妇！”

欧阳德也蹿上房去。刘芳也从后边追去。九花娘听见这说话之人有四五个，略想不容易得胜，窝巢保守不住，莫若远走高飞吧。粉面金刚徐广治他本没有真心要九花娘，今日蛮子哥哥与高源、刘芳三人赶到，九花娘从后边逃走。徐胜把短链铜锤拿起来，跳至院内，说：“三位兄长慢走，我来也！”九花娘跑得如同丧家之犬，好似漏网之鱼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飞上天去。书中交代，九花娘受名人指教，天生快腿，能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脚程。她今日是急了，穿树林绕山坡，走的是崎岖小路。欧阳德他追了有十数里之遥，天有五鼓的时候，口干舌燥，也不见九花娘的踪迹在哪里。

且说欧阳德一路追下，来至一座小庙，借着月色光华，瞧的甚真，庙门上有字，是山神祠。欧阳德走至门前，拍了两下门。只听得里边有人说话：“是哪位叫门？”欧阳德说：“是我，请你开门吧！”里边把门一开，出来了一个老道，年约三旬以外，头挽发髻，身穿月白布裤褂，白袜青鞋，黑紫面皮，短眉毛圆眼睛，准头端正，薄片嘴，微有几根黄胡须。一见欧阳德，身穿老羊皮袄，头戴皮秋帽，蓝中衣，白布高腰棉袜子，足蹬毛儿窝。说话是南方口音，唔呀唔呀的。那老道看罢，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吾从远方来的，走至此处，忽迷失路途，认不得东西南北了，口中又渴，望求真人赏一杯茶吃就是了。”那老道说：“你随我来吧！”欧阳德随他进了山门，让在东厢

房内坐。欧阳德到了屋中，看那灯光隐隐。欧阳德坐在椅子上，那老道立刻进了北里间屋内，托出一个茶盘来，给他斟了一碗茶，说：“善士，贵姓呀？”欧阳德说：“吾姓欧阳名德，是江西人氏，来至此处访友。未领教真人贵姓仙名？”那道人说：“我姓桑名仲，乃本处的人。”

欧阳德喝了两碗茶，只觉得头眩眼花，一阵昏迷，倒于就地，不知人事。桑仲说：“贤妹与二弟，你二人快出来吧，我已把恶人拿住了。那欧阳德他中了我的计策了！”

只见从南里间屋内，出来了九花娘与桑义。书中交待，这庙是九花娘的两个胞兄桑仲、桑义的巢穴。他借这个庙常常害人，也是绿林中人，会使蒙汗药。今日是九花娘娘从天仙娘娘庙逃至此处，在他兄长这里避难，说方才被欧阳德追赶下来。自己慌慌张张的，躲在屋内。桑仲、桑义自来不敢得罪他妹妹。三人正自说话，忽听外面有人叫门。九花娘说：“二位兄长，不好了！外面欧阳德来也！”桑仲说：“贤妹，你不必害怕。我拿住你的仇人，把他万剐凌迟，与妹妹报仇。你看好不好？”九花娘说：“长兄多要留神，他的本事高强，不可大意了。”

那桑仲出去，让进欧阳德来，在茶里放下蒙汗药，把欧阳德迷住。桑仲又叫兄弟妹妹二人出去，把欧阳德砍下两刀，却砍不动他。桑仲说：“且不要动他，我把他用火烧死就完了。”九花娘说：“二位兄长费心。”

桑仲、桑义二人把欧阳德抬至外边一个山冈之上，地名叫老龙背。又把干柴抬出两捆来，放在欧阳德身上，点着火。桑仲、桑义与九花娘三人收拾了细软之物，竟奔靠山庄去了。欧阳德在老龙背被烈火所烧不表。

单说那粉面金刚徐广治与高源、刘芳三人的脚下本事实是

跟不上小方朔欧阳德。他三人赶到了老龙背，不见欧阳德在哪里。只见桥下青烟上升。他三人见那轿下，有一只毛窝儿，正是欧阳德所穿之物。徐胜说：“可了不得啦，我蛮子哥哥被人烧死啦！”说罢放声大哭。

高源说：“且慢！这火内并无腥臭之味，如何能烧死呢？你我到庙中看看，借一个水桶来把火救灭，细细看那里头，如果有骨头，不能全烧成灰；如无骨头，定然欧阳义士未被贼人烧死。”徐胜说：“此话有理。”

三人进了庙内，见那边东西配房，并无一人，各处找遍，亦不见有人。只找了一个水桶，拿了两根木棍。在老龙背桥下，抬了两桶水，灭了火，用木棍拨着找，并无一点骨头。也不知欧阳德是死是活。三人找了有两刻的工夫，天色已经大亮。只好把水桶木棍送在庙内。无可奈何，要回鸡鸣驿去。不知欧阳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

彭钦差思念欧阳德 小蝎子单人斗群寇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、水底蛟龙高通海、多臂膀刘德太等，在老龙背各处找寻欧阳德的去向，却没有找到，也不知是生是死。三人也无处访问，只好回鸡鸣驿三元客店，瞧见大人吃茶，正盼念各位。那徐胜三人进来，说：“大人等候多时，等急了吧？”彭公说：“我亦不着急。欧阳德哪里去了，为何不见回来？”

徐胜把方才所遇老龙背放火烧在桥下，不知欧阳德生死之事细说一遍。彭公说：“你三人可将妖妇拿住了无有？”高源又把昨日追九花娘娘之故细说了一遍。彭公问：“这里是哪里管？”刘芳说：“是保安管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去说于官人，叫他去报地方官，不许叫妖妇再来住。行文各处，捉拿九花娘。此事交本处地面官办理。如有拿获九花娘之时，要按律重办她。”刘芳来至外面，叫来本店伙计，让他把本处地方叫来。不多时，本处保正吴奇来说：“哪位叫我呀？”刘芳说：“我叫你。我是跟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来在此处，查知九花娘搅乱人心，妖言惑众，昨日我们已将妖妇赶走。你急速到你们地方官去报，此庙查抄入官，内有箱子一只，被杀死尸两个，你报官

葬埋就是了。”吴奇答应去了。

刘芳回到上房，禀过大人，细说方才之事。彭公同这三人用了早饭，算还饭钱，骑马往北走。走至漾墩地方，天有正午之时。四人见此镇店，人烟稠密，买卖不少。只见正北有一座酒楼，字号是广和，上有牌匾，写的是“名驰天下，味压江南”。彭公下马说：“暂且歇息歇息，在这酒楼上喝一杯酒也可。”高源下马，接过彭公的马去，徐、刘二人也下了马，把马拴在酒楼的东边店内。三人同彭公上了酒楼。

那酒楼是五间，靠北窗是六个座位，楼窗支开四面，都是时样花盆，内栽各种奇花，令人可爱。大人在第三个桌儿上坐下。看那前后窗户大开，名花放香，真是目爽神清。跑堂的连忙送过茶来，说：“四位要什么酒？”彭公说：“要几壶莲花白，四样凉菜。”跑堂的说：“要四样菜，四壶酒？”彭公点头。跑堂的把酒菜摆上。

彭公吃了几杯酒，想起欧阳德侠心义胆，一旦死于贼人之手，也甚为可惜。正自思想，忽听楼下有人说话，说：“唔呀，好一座酒楼，吾要上去看看！”

只见楼下上来了一个人，说话南方口音，年约十七八岁，白生生的脸膛，双眉黑长，斜飞入鬓，二目黑白分明，透露神光。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。身穿蓝绸长衫一件，内衬蓝绸子裤褂，白袜云履，手中提着一个小包袱。上来站在楼门之上，看见彭公桌上四人正在吃酒，他过去给徐胜行礼，说：“徐大叔，你老人家好哇！小侄儿有礼了！”

徐胜一瞧，只觉得好生面善，一时间想不起来。连忙说：“你坐下吧。我一时想不起来，你是在哪里见过我？”

那蛮子说：“徐叔父，你在宋家堡酒楼救过我，你老人家

忘了么？”徐胜说：“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！我自与你分手，你往河南省，几时跟你师父走的？”

书中交代，这蛮子姓武名杰，字国兴，绰号人称小蝎子。他自从在宋家堡酒楼上与徐胜分手，拜在欧阳德跟前学艺。跟着师父，到了梁州沛县武家庄，在他家住着，他终日跟着师傅练武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，样样精通。武艺超群。因欧阳德要朝千佛山，他正患病，在家不能跟随。他说如病好了，再上千佛山寻找去。如今他的病好了，与他母亲说知，要去找师傅去。他母亲说：“你多带些路费，如学好武艺，即速回家，免得我想念你。”武杰答应，收拾随行所用物品，将小包袱并路费带在身上，就此起身。

在路上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那一日到了漾墩地方。因天气炎热，他想歇息再走。只见路北有一座酒楼。他进去顺楼梯上楼，只见楼上有十几个座位，靠北墙是六个座，有四个人在那里吃酒。他一看，正是粉面金刚徐广治，连忙过去给徐胜行礼坐下。徐胜问他从哪里来？他把在家养病，如今要往宣化府千佛山真武顶上去找师父小方朔欧阳德的话，说了一遍。

徐胜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。”用手指定大人，说：“这是你师父的故人，过去行礼。”武杰问徐胜说：“只是那位姓什么？”徐胜说：“你附耳过来。”武杰低头过去，徐胜说：“这就是奉旨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。”武杰连忙行礼，说：“草民有礼。”又给那刘芳、高源引见，说：“你三位要多亲近。”武杰给高源、刘芳二人见礼，坐下，问徐胜：“你老人家可见过我师父无有？”

徐胜说：“你早来一天，可以见着了。这要见，今生怕不能了。”武杰说：“莫非我师父死了吗？”

徐广治就把九花娘跳神舍药，夜探迷人馆，追走妖妇九花娘的事说了。“你师父在前，我三人在后。追至老龙背地方，见桥下有一堆烈火，不见妖妇，也不见你师父。我等知那九花娘诡计多端，她有迷魂帕，又有迷魂药。故此我等疑你师父死在他人之手。我三人回店等他，也不见他。大约是他死了。”

武杰听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师父要死了，我再往哪里学武艺去？”说罢放声大哭。

徐胜说：“无妨，你跟我等保护大人，查办大同府。有总兵傅国恩他克扣兵饷，私造一座画春楼，在那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意欲造反。你要跟去拿了贼，破了画春园，那时节我等求求大人，连你都有好处，可以得一个功名，光耀祖宗。”

武杰说：“我要给我师傅报仇，找那九花娘去！”徐胜说：“连你师父还不是她的对手，不能拿她，你如何去得呢？这里现在各处拿她，她在鸡鸣驿有案。”武杰听了徐胜之言，心中暗想，师父欧阳德侠义英雄，那么一身武功，还死在九花娘之手。不如依了徐胜之言罢了。

彭公正听徐胜、武杰讲话，忽听楼下人声一片，不知所因何故。就叫高源：“你问问这跑堂之人。”高通海说：“跑堂的，你这里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跑堂的说：“你找谁？叫我做什么呢？”高源说：“那街上人声喊叫，所因何故？你必知道。”

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漾墩地方，东头有一个关帝庙，内有一个和尚，绰号人称玉面如来法空。他在那庙中，常来些保镖之人，都是武艺精通。他要开镖局子。自己请了各处有能之人二十多位，今日是亮镖。我们这里人要瞧热闹，看看这些人都练什么武技。”高源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就在大人跟前把跑堂的话说了一番。彭公说：“吃完了酒饭，你我也去瞧瞧，看

是何人开镖局子，有什么热闹。”高源应了一声，同大人吃完酒饭，给完了钱，说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彭公同四个人下了楼，出离酒店，告诉店家照应马匹，说去逛逛就回来。店家连连答应。彭公同四人顺路直奔东走。见大街之上人甚不少。又见那村东头路北有一座大庙，山门以外用绳子拦住，人都在外边，当中摆着刀枪架子，各样兵刃。正北有八仙桌五张，板凳椅子摆好。上面坐的全是河南漏网之贼，有青毛狮子吴太山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。这九个人自北新庄逃至此处，与庙中僧人玉面如来认识，就住在这里。提说：我等在花得雨家中，遇见彭大人的差官，拿了花得雨去。“如今逃至此处，想要上霸王庄投奔花得雷去，给他送信，叫他杀了彭朋，替他兄弟报仇，我等就中取事，也代我们大寨主金翅大鹏周应龙报仇。”那法空说：“你等先不必去，就在这里暂住，等他来时，我去行刺。”

法空打听钦差已来，他就去行刺。正遇见欧阳德坐着大人的大轿，他暗中抽出刀来，照定轿里就是一刀。被欧阳德一把未曾抓住，下轿就追，未能追上，他逃回庙来。大家商议，要合伙倚多为胜，如钦差轿到之时，他们各摆兵刃，照定那大轿，先杀彭大人，后再杀他的余党。众贼早已安排已定。今日在这里练的刀枪，为的是遮人眼目，怕那邻里人等瞧出他们行迹可疑来，就说开了这个镖局子，在这里操练，以便演习武艺。

今天大人来至人群中，看热闹的甚多，拥挤不开。大人的头前是高源、高芳二人开路，徐胜、武杰在后边跟随。彭公等到前面一看，大吃一惊。高源、刘芳、徐胜三个人都认识这伙贼人。高源等想要回去，也晚了，挤不出去了。只有在这里瞧吧。

那贼人吴铎站在当中，方要练，忽听那西边说：“借光闪开，我来啦！”进来一个兵丁，身穿号衣，挤至这里边把式场子，说：“你们别练了！我奉本处守备彭老爷之命，不叫你们在这里招惹是非。今日还伺候过往的钦差呢，怕闹出事来，我们老爷担不起。”法空说：“我们作买卖，与他什么相干？太多管闲事了！依我之见，回去告诉他，说我们只是镖局子亮镖，又不是窝赌招贼！他管不着我，我可不怕吓唬！”那兵丁说：“你不怕就好，我走了。”

回头只见那吴铎说：“我练一趟，哪位高明的行家老师可以上来，我奉陪你走几趟。有打我一拳，我谢白银一两；踢我一脚，我送靴子一双；如要一拳一脚赢了我，立刻磕头，还送银子十两！如要没有能为，可别上来送死！我们这里可有规矩，你众位听我说：我们这里亮镖演武，如同一个擂台，要有人上来，打了我们，谢银十两，还要磕头；打了你们，你们也不用送东西银两，就是打死不偿命，怕死的别上来！”说完了，他先练了一路拳脚，雄纠有神，一团高兴。书中交代，吴铎乃是吴太山传的，武艺精通。练了一趟拳脚，无不喝彩说好。

忽听那正南面有人说话，说：“唔呀，好大口气！吾来领教领教你有何能，敢说这样大胆话！吾要与你比高低！看你有什么好武艺！”跳进一人，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武杰施勇斗吴铎 桑婆害人用巧计

话说吴铎正自站在把式场内，说了几句朗言大话，忽听正南有人说话：“我来也！看你有什么能为？”说罢跳进去站在当中。

彭公一瞧，是武杰。回头就问徐胜：“你叫他去的吗？”徐胜说：“不是我叫他去的。”大人说：“他一个人，哪里赢的了这么多贼人。”正说着，只见武杰与吴铎二人交手。战了几个回合，武杰飞起一脚，正踢在贼人的左胯上。吴铎说：“好哇，小娃娃，你伤了我啦！”

并獬豸武峰一伸手抽出刀来，跳至当中，说：“我来拿他！”高源看见，说不好，这伙贼人是要杀人！忽闻西面人声一片。红眼狼杨春抽出刀来，一瞧，见彭公与高源、刘芳、徐胜等站在人群当中，他心中一动，知道这事不好。怕彭钦差派人来拿他们。一想先下手的为强，莫若我给他个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，我先杀他为是！想罢方要动手，只见正西来了有二百名官兵，为首的是本处的守备彭应龙，乃是河南彭云龙之弟。由武举人在兵部效力，升了濠墩的守备，乃是要缺，兼理民事。

今日接了上司的札子，说：“有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，今日到漾墩茶钱，或者住在这里，尚在两可之间。”今日一早，他骑马到东郊看操，见关帝庙前，还拦上绳子，不知因何缘故。他回衙门派人查去，不多时回来，说是开镖局子练把式的。彭爷吩咐：“你去告诉他们，今日过钦差，不准他们在此招摇是非。”那士兵奉命到了那边庙里，被法空抢白几句。他回至衙门，把和尚不遵王法，他定要立镖局子，连老爷还骂了几句的事说了一遍。彭应龙一听，知道钦差不定早晚来，他又是一个细心人，此事要叫钦差查出来，我担一个地面不清之罪，这还了得？吩咐千总等官调二百步队，各带军器，齐集衙门。

这彭应龙立刻带领众人，来至关帝庙前。见那看热闹的人不少。彭爷吩咐人等：“快拿这一伙贼人！”那玉面如来法空与青毛狮子吴太山等知这事不好，连忙各拿兵刃，飞身上房，呼哨一声，群贼四散逃走。那看热闹的人一乱，四散奔逃了。彭公吩咐：“勿令贼人一名漏网！”武杰提单刀，追并猱豸武峰去了。

彭公见众人大乱，无可奈何，说：“高源，你头前开路，我要回店歇息歇息。”刘芳说：“我叫官兵人等给你引路。”彭公点头。刘芳回头叫本处守备老爷：“急速赶散闲人，今有钦差大人在此！”

彭应龙听了，连忙带领兵丁人等，来至大人面前，说：“漾墩守备彭应龙来给大人请安。”彭公吩咐引路回府。此时关帝庙前闲人散去，群贼也各自逃生去了。

武杰见这伙贼人往西北逃走，他施展陆地飞腾之法，追至黄昏时候，也不知往哪里去了。天色已黑，也不辨东西南北，又不见一个村庄。只好顺路走了有半里之遥，只见有灯光闪出。既至临近，看是一个山庄，有六七十户人家，村口路西有三间

西房，内里灯光隐隐。武杰上前叩门。只听里边有人问：“是找谁呀？”哗啦！把门板打开，手执灯笼出来一个年过半百的妇人，头挽发髻，身穿月白布女褂，蓝布中衣，足下半大脚，黄脸膛，吊角眉，小圆眼。一见武杰，说：“你找谁呀？”

武杰说：“我是远方人，从此路过，错过店道，求你老人家开恩，借我宿一夜，喝一点水，如方便，给我一些吃食，不论是什么都行。明日一总叩谢。”那老妇人听武杰之言，说：“我家并无男子，你既要借宿，你进来吧。”

武杰进去一瞧，北里间屋内点着灯呢。屋内也无有甚么摆设。武杰坐下，那老妇人把灯点上，自己往后去了。武杰坐了片刻，只见那老妇人出来，给武杰斟了一碗茶，又拿出一壶酒来，摆上一碟菜，说道：“客人，我们这荒村野径，只有些家常便饭，没有什么可吃的。你喝酒吧！”武杰说：“老太太，我是远路至此，老太太赏饭吃，我是感激不尽了。”

武杰吃了两杯酒，忽觉得头眩眼晕，心中发慌，天地旋转，倒于就地，不省人事。这婆子一阵冷笑，说：“这娃娃他飞蛾投火，自来送死！老娘我结果了你吧！”走到外面，把门关好，复又来至屋中，拿起一口朴刀，照定武杰抡刀就剁。忽听后面窗户外有人说：“妈妈，且慢动手！”你道这人是谁？

原来九花娘从老龙背，与她两个哥哥桑仲、桑义，放火烧了欧阳德，他三人收拾细软，到了这里，叫靠山庄。九花娘她母亲在这里住，人皆呼为桑妈妈，以开贼店为生。她有熏香蒙汗药。今日用蒙汗药迷住了武杰，方要杀时，忽听窗外说：“母亲不要杀他！”九花娘进来，一见小蝎子武国兴倒于就地，用灯一照，说：“好一个俊品人物！把他带到后面，我有主意。”

桑妈妈抱武杰至后院上房内，放在西里间屋内床上。九花

娘说：“妈妈，你收拾几样菜，我要吃点儿酒。”桑妈妈答应出去。

这里九花娘看那武杰，五官端正，天姿丰雅，更在韩山、徐胜之上。九花娘不由淫心荡漾，自己到那边取过解药来，坐在武杰身边，倒出解药来，抹在他鼻孔之中。

武杰少时苏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只见那边一位千娇百媚的美貌女子，笑吟吟坐在那里，说：“你醒醒，起来喝碗茶。”武杰说：“唔呀，这是哪里呀？你们要拿我做甚呀？”

九花娘一伸手，扶武杰起来，紧贴着武杰坐下，说：“你别嚷，我是救你的恩人。你只须从我一件事。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武杰说：“吾姓武，名杰，字国兴，徐州沛县人氏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”九花娘说：“我姓桑，名花娘，行九，还是姑娘家。你今来至此处，也是三生有幸。我把母亲叫来，叫她预备酒菜，你我喝一杯酒，然后拜天地，成为夫妻。”说罢九花娘叫她母亲两声，她母亲立刻来在屋内，问：“叫我做什么呢？”九花娘把她要与武杰成为夫妇的事说了一遍。桑妈妈说：“很好，我给你们收拾菜去。”转身就出去了。

武杰见九花娘有十分亲近之心，他自己心内说，我师父死在她的手内，今日我又遇见她了。此时我必须想出一个高明主意，杀了她，替我师父报仇雪恨才好。可是又想不出一个高明主意。正犹疑不定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娘子，你既愿意跟我作为夫妇，你方才用什么计策治住我的？我怎么迷迷糊糊的？”

九花娘说：“我在后面听有人叫门，我娘已把你让进来，要害了你，得些财帛衣服。是用迷魂药治住你的。我瞧你少年之人，死了可惜，就救你到后边来，你我结为百年之好，成为夫妇，你想好不好？你我年岁又相当，你也长得好，我也配得

上你。咱们两个郎才女貌，作了一个地久天长的夫妇，你说这事好不好？”

武杰说：“好是好，你把那迷魂药拿来我看。”

九花娘就从地下西边一个抽屉桌上，抽开小抽屉，取出两个小磁壶，一个白磁红花，画的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；那个是蓝的壶儿，上画龙睛凤尾，蛋黄金鱼。她把两个磁壶放在桌上，倒出些药来。那白壶内所装的白药面是解药，清香异常；蓝磁壶内所装之药是红药面，其红似火，香味异常。她指定两样药对武杰说：“这红药面是迷魂药，人要闻入鼻孔内，有一股香味入窍，立刻昏迷不醒，这药在蓝磁壶内装着。”又指那白药面说：“那是通灵还生散，要被迷魂药迷住，非此通灵散不能苏醒过来，在那白磁壶内装着。”

武杰说：“果然是真香，你用药迷我过去，试试真假。”九花娘用手抹点药，给武杰鼻孔内一闻，武杰立刻昏迷过去，不省人事。九花娘连忙用解药给他解过来。武杰愣了片刻，说：“好药，好药！”

那九花娘说：“果然是好药，天下无二，可以算第一份了。”武杰说：“你家就是你母女二人吗？”九花娘说：“还有两个兄长，名叫桑仲、桑义，他二人皆在绿林中。今夜出门做买卖去了。连探鸡鸣驿我那边庙里的事情。”

武杰说着话，突然伸手捏了一点迷魂药，一个冷不防，抹在九花娘鼻孔之中，说：“我试试你迷糊不迷糊！”九花娘立刻不省人事。武杰又倒出一点药来，站在屋门等候。不多时，桑妈妈从厨房收拾了四式酒菜，用托盘端进来。武杰伸手接过托盘，趁势用药向桑妈妈鼻孔一抹。桑妈妈立时倒于就地，不省人事。武杰把二人全皆捆上，放在屋内。武杰把四样菜放在桌上，自己取酒壶来自斟自饮，心中甚是高兴。说：“我要把

这两个人杀了，也是一宗人命官司，莫若我叫本地官人套车，叫他们送我至宣化府衙之内，叫本处老爷治罪于他。彭钦差明日也该至宣化府了。

武杰正自高兴，听得院内“噗通”一声，跳进两个人来，说：“天到三更之时，为甚么还不睡觉呢？”武杰一听，吓得丢魂丧胆。要被人堵在屋内，如何是好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使迷药反被迷己 拍花人终被人拍

话说那小蝎子武杰，他在靠山庄，把妖妇九花娘母女用迷魂药拿住，捆好，放在屋内，他自己饮酒。忽听院内有脚步之声，正是九花娘的两个胞兄。

原来桑仲、桑义二人去探鸡鸣驿天仙娘娘庙中之事。到了那里一问，知有本处地方稟官，由庙中抄出来两个死尸，此庙入官。桑仲、桑义二人回来，要给妹妹送信。二人一进院内，武杰听得明白，急忙捏了一点迷魂药，暗藏在屋里门后。桑仲在前，一进门，被武杰用药一抹，正抹在鼻孔之中，一阵昏迷，倒于就地。桑义也被迷药所迷。天有四更，武杰把四人全捆好。自己吃酒，以候天亮，心中甚急，恨不能一时天亮才好。正是

白昼怕黑嫌夜短，夜晚盼亮恨漏长。

直候至东方发白，天色大亮，一直到了靠山庄街上，问本处乡约地保在哪里，有人指示明白。武杰立刻找着乡约周英、地保刘信二人，要了一辆车子，拉着九花娘母女兄妹四人。武杰说：“我是跟钦差彭大人的，你们帮我送到宣化府衙门内，

我必有重谢。”周英、刘信二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分内差使，理应送去。”三人赶车到了宣化府衙门以外。

武杰说：“哪位值日？”有班头姚变过来说：“我该班。你找谁呀？”武杰说：“我捉住有名的贼人，害我师父之人九花娘等四人。烦你通禀一声。”姚变答应，立刻进去禀报门公。门公禀知知府王连凤。这位老爷，乃吏员出身，在任三年，剥尽地皮，爱财如命，其性最淫。自去岁在本处城隍庙拈香，路遇九花娘，眉眼传情。王连凤这好色之徒，一见这美貌妇人与他眉眼送情，他如何放得过去？他就遣家人过去问那妇人是哪里人氏，他回衙门等候。不多时，家人来说：“小人去问那妇人，那妇人说，你回去罢，叫你老爷今夜在书房等候。”

王连凤一想，天下就有这样容易的事？自己在书房备了一桌酒，在那里慢饮等候。天有二更之时，外边九花娘从房上下来。一见王连凤，面带笑容，说：“老爷久等了，我一步来迟！”王连凤看那九花娘，桃红色的女帕罩头，身上穿宝蓝绸子大提花条女褂，银红色中衣，足下金莲二寸有余，又瘦又小，面似桃花，红中透白，白中透红，杏眼含情，香腮带笑，拿着一个小包袱。坐在王连凤肩下，说：“大人不必忧疑，我是靠山庄之人，丈夫故去，我跟我母亲度日。来此探亲，路遇老爷见爱，我特来此相伴，住宿几日。”王连凤说：“美人贵姓？”九花娘说：“我名九花娘，娘家姓桑。”王连凤说：“多承美人一番怜爱之心，真是月明书院美人来。你我喝一杯吧！”二人吃了几杯酒，留九花娘在书房安歇。二人欢尽一夜，鸾颠凤倒，锦帐温柔，被底风流，不可尽述。王连凤已入迷途，留九花娘在此连住了几日。九花娘本是水性杨花之人，几日一过，瞧那王连凤也无用了，一个人能有多大精神？王连凤也实不能

与她追欢取乐。九花娘告辞走了。王连凤还送了些衣服首饰。九花娘也时常来此看望。

今日王连凤他正在闷闷不乐，家人来报，说有一个人名叫武杰，他拿了九花娘一家四口，送在大人台下。王连凤说：“你先去把那九花娘子领进来，我随后再问那武杰就是了。”家人出去，到了外面，叫班头姚变跟他来至武杰面前，说：“武杰，你把这四人叫他苏醒过来，我要问问他的口供。老爷吩咐出来的。”武杰说：“那是了，我把他四个人解过来。”一伸手把解药掏出来，往那九花娘四人鼻孔中一抹。立刻苏醒过来，只是发怔，迷迷糊糊。姚变说：“跟我来吧！”同家人王海带四人至书房之内。王连凤说：“美人，你来了，我正想你呢！”

九花娘一瞧，说：“我一迷糊，怎么来至这里？莫非有什么缘故么？”想罢。一瞧自己被绳绑二臂，连母亲、哥哥都是这样。王连凤亲解其绑，家人把那三人也都解开了，叫他们坐下，细问情由。九花娘把昨晚之事细述了一遍。

王连凤说：“你不必害怕。告诉你吧，我已把那武杰稳住了，我代你报仇。你在这里吃酒，我传伺候升堂。”叫三班人役：“带武杰！”家人听见，立时传出去。王连凤叫家人预备一桌酒席，伺候九花娘母女兄妹四人在书房吃酒。他换了官服，立刻到了二堂，吩咐人带武杰上堂。三班人役一喊堂威，说：“带武杰！”

武杰上来跪下，说：“老爷在上，我武杰叩头。”王连凤问说：“你是哪里人氏？在哪里拿住四个人？”武杰说：“吾是徐沛县人氏，因找吾师父来此处，吾听吾师父的朋友说，吾师父被妖妇九花娘所害。吾昨日在靠山庄迷失道路，遇见那桑婆子。吾求点水喝，她用药把我迷住了。吾即不知人事，又被

她女儿九花娘把吾放开。吾问她是何人，她说她叫九花娘，特意救我，愿与我成为夫妇。吾假意允了，稳住她，用计把她全家拿住。叫那靠山庄的地方人等，用车拉至此处，求老爷给吾细细审问，好与吾师父报仇。”

王连凤听了，说：“本府我听明白了，你是假充官人，在此扰乱我的地面！拉下去，先给我打！”三班人役过去要拉武杰。武杰一见，说：“且慢！狗官，你今想要打我？我有个地方和你说理去！我拿住妖妇，你还要打我？”说着，一飞身蹿上房去，说：“吾去见钦差大人，把你告下来！”

知府方要说拿人，忽见外面人报：“钦差大人到！”知府连忙带人出衙门去迎接那钦差大人。这里早把公馆预备好了。

书中交代，彭公在濊墩跟守备彭应龙到了公馆之内，见那里面陈设一新。少时兴儿坐轿亦到。彭公住宿一夜，次日起得身来，徐胜、刘芳、高源三人给大人请了安。大人说：“那武杰昨日没回来？”三人齐说没回来。彭公说：“如在哪里遇见他，叫他跟我当差，我提拔提拔他。念他师父待我那点好处，行侠作义一生，死在妖妇之手。我要拿住妖妇，必要把她碎尸万段，方能出我胸中之气！我到一处地方，必亲口嘱托一处。”

正说着，守备来给彭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你这地面行文该管之处，那妖妇九花娘她在鸡鸣驿妖言惑众，目无法令，该碎尸万段！”彭应龙答应了一声“是”。大人用了早饭起身，在路上无话。至日色平西，到了宣化府。王连凤带领合城文武迎接大人进城。

方到公馆要下轿，武杰过去给大人请了安，说：“大人救命，冤枉哪！”彭公说：“武杰，跟我进公馆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武杰立刻到了上房。大人净面、吃茶。武杰就把在靠山庄捉

拿九花娘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彭公听了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好一个无知的匹夫！徐胜，你跟武杰去，到知府衙门，要妖妇九花娘！”

徐胜答应，即带武杰至知府衙门，问：“班头是哪个？”姚变过来说：“我就是这里的班头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徐胜说：“我是奉钦差大人之命，来此要九花娘，见我们大人去。我们还要搜寻呢。”姚变说：“我去回禀一声。”

姚变来至书房，王连凤方把桑仲、桑义与桑妈妈、九花娘四人放走，他自己闷闷不乐，心中甚是不安。只见班头姚变进来说：“老爷，外边有钦差彭大人的差官徐老爷，来至此处，要九花娘。”王连凤说：“你告诉他，我这里没有九花娘。”姚变出来说：“二位老爷，我们知府老爷说，这里没有九花娘。”徐胜说：“你胡说！搜去！”

徐胜带武杰来至书房之内，说：“王大人，你隐藏贼人四名，所因何故？大人派我向你要这四个人。是武杰明明白白交给你的，怎么说没有了？”王连凤说：“他并未交给我，我也不知九花娘是何人，我何必藏她呢？”

徐胜听了，回到公馆，把知府不交九花娘之事，细说一番。彭公为人精明，一听此言，说：“徐胜，你明日去访查贼人下落，她万不敢在这宣化府衙内隐藏，必然逃出城外，在临近之村庄暂避几日。你明日带武杰去找，找着下落，必要给老义士报仇雪恨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！”徐胜答应，也知九花娘是万恶淫妇，他恨不能一时抓住她，好替欧阳德报仇雪恨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用了早饭，徐胜与武杰二人出了公馆，在宣化府大街上东瞧西望，见买卖茂盛，人烟不少。顺路出了北门，往西北走，天气正热，走了有七八里路，天已巳时，红日当空。往前一看，都是荒山野岭，不见有行路之人，连一个树

林都没有。徐胜早晨喝了几杯酒，至此时渴上来了，觉着口中甚干，问武杰说：“贤侄，你我找一个凉爽地方，歇息歇息吧！”武杰说：“很好，吾也是很热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过了一道土岭，见前边树木成林，有一座村庄就在眼前。二人来至东村口外，有一座清茶馆，坐北朝南，外搭天棚，挂着茶牌子、酒幌子，里边有几个座儿。二人进去落坐，跑堂的即送过茶来，放在面前桌上，二人吃茶，问掌柜的：“这村庄叫什么名儿？”

那茶馆掌柜的说：“我们这里叫松林庄，你二位要往哪里去呀？”徐胜说：“我们就到这里找一个人。”正说着话，忽从正西来了两个人，直奔茶馆而来。又出岔事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

徐广治探松林村 马万春筵群寇贼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同小蝎子武国兴来至松林庄内东头茶铺吃茶。忽见西边来了两个人，是家人的模样，抬着一个坛子，至茶馆门前，说：“掌柜的，还有多少斤酒，都卖给我们吧！我们庄主爷今日来了好些朋友，都是保镖的，还有一个妇人叫九花娘。她先就和我们庄主有来往，后来也是常住在我们庄主爷的书房内，今日又来到我们家。今日厨子忙了，宰了一口猪，还有鸡鱼等物，酒不够了。你有多少，都给我们吧！你明日自己再去取钱！”那掌柜的说：“有酒，给你们灌一坛子去，我们还存有几篓呢。你二人进来抬吧！”二人进去，打上酒，抬着去了。

徐胜听够多时，连忙问掌柜的说：“方才这二位打酒的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主人姓什么？”那掌柜的说：“我这庄主是姓马，名万春，绰号独角太岁。他习得一身好武艺，专会打毒蒺藜，内有毒药，打中的六个时辰必死。他家那所院子盖得巧妙，墙外壕沟，墙里是埋伏，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，立刀、窝刀、弩弓、药箭，崩腿绳、绊脚索，各样埋伏，削器不沙。他家永不闹贼。”

徐胜听了，心中犹疑不定。若要不去探虚实，又不知内里是甚么样式；若要进去，又怕是在埋伏内，不觉进退两难。与武杰吃了饭，又喝了几碗茶，自己会了茶钱。他见红日平西，天色已晚，就带武杰出了酒馆。

二人进了村口，走了不远，只见那松林庄外多是那常青松柏，村内街道平坦。走至十字路口，见路北有大柳树两株，枝叶茂盛。坐北向南，一座走马大门，门内是两条大板凳，上坐定有三四个人，都是家人的样子。那徐胜往里看了一眼，见里面画栋雕梁，房屋不少。徐胜、武杰二人绕至西边，见那十字街有往北去一条大路，路东皆是马家墙院。徐胜往北走了有一里之遥，见那北边往东是一所花园，由西北可以进去的。徐胜二人探得了道，又出了北村口，在各处逛了有一个多时辰，日色已落。他又找了一个无人之处，收拾好了。徐胜说：“贤侄，凡事要见机而作。你跟我今日入这松林庄，不知是吉凶祸福。我必然探得明明白白，才能回去再见大人，亦好调兵来剿贼人。”武杰答应。

二人候至初更之时，见路静人稀，他二人就进了村口。到了马万春的住宅北村口，由西北飞身上墙。见墙内都是奇花异草。徐胜掏出一块问路石来，把石头掷于就地，听着扑一声，声音透空。连忙上东走了几步，不敢下去。他暗自说，这墙下都是旋坑，我该从哪里过去呢？正自发闷，自己忽然见眼前有一株大树，离墙有三尺多远。自己站稳了，往那边一蹿，正抱在树上。武杰也窜上树去。然后二人跳在就地，顺路往前，走了有一箭之地。听了听更房正交初鼓。二人蹿到上房，见那前面有几层院子，正南上透出一片灯火之光。徐胜蹿至那边，见是北厅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三间，南倒厅五间。北上房灯光朔

朔。徐胜施展珍珠倒卷帘的功夫，往里瞧看。见正面摆三张八仙桌。房上垂下八盏纱灯，东西两边，各有桌椅条凳。正面坐定一人。身高约有七尺，面似青粉，环眉阔眼，鼻直口方，四方脸，连鬓络腮胡须，身穿蓝绸衫，足蹬青缎快靴。正是本宅庄主独角太岁马万春。他在当中，挨他肩下坐定的是九花娘，还是粉面桃腮。东边正座上，是青毛狮子吴太山。西边坐着金眼骆驼唐治古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，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春，黄毛狮李吉，金鞭将杜瑞，花叉将杜茂，桑仲、桑义兄弟二人。

这伙贼人是从漾墩关帝庙中逃至此处。玉面如来法空往河南灵宝县去访他师兄去了。那桑氏九花娘是从宣化府来的，他们母女兄弟四人不敢往回走，只可来投松林庄。这马万春也是一个绿林贼人，他与九花娘素有来往，早就有奸。今天群寇在这里筵乐。他说：“众位不必害怕，赃官彭朋那里不来人便罢，他若要来人，我这一座松林庄，也赛铁壁铜墙、天罗地网一般。来了一个拿一个，来了两个拿一双！我手中竹节钢鞭，不敢说天下无敌，那无名小辈可也不能赢我。我的暗器百发百中，打上六个时辰，定死无疑！”

吴太山说：“马庄主，你有所不知，那狗官彭朋手下有四个人：水底蛟龙高通海、多臂膀刘德太，这两个人倒不足论，惟有一个徐胜，还有一个欧阳德，这两个人实是难惹。我真斗不了他！”马万春说：“你休长他人的威风！我也听人说过，有一个小方朔欧阳德，那也是无名之辈。他要来时，我把他碎尸万段！”桑仲说：“那欧阳德被我们拿住，烧在老龙背，不知被人救了没有。”九花娘说：“欧阳德这个王八蛋，坏了我好些个事情。”

小蝎子武杰一听，心头火起，说：“好一个忘八羔子，你

们在这里乱乱糟糟地讲究我师父，吾来拿你！”说罢，拉刀跳下房来。

九花娘一看，是对头冤家，忙说：“庄主，千万不要放走了他。这厮是我的仇人。”马万春一听，伸手拉刀，说：“众位英雄，随我来呀！”群贼立刻各拉兵刃，窜至院内。家人把号锣一打，咚咚直响。那看家护院的庄丁人等，各执兵器，刀枪棍棒，灯笼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，齐声大嚷：“杀呀！”

武杰见马万春抡刀蹿出来，他趋势照头一刀。马万春用刀往上一迎。武杰抽刀回来，分心就刺。那马万春用刀往外一磕，武杰一闪躲过。马万春一千众人齐至院内，把武杰围上，齐摆兵器，与武杰动手。徐胜一看，武杰一人被众贼所困，忙摆短链铜锤跳下来，说：“好小辈，今有粉面金刚徐胜来也！”抡锤直奔吴太山，照定他当头就是一锤。吴太山用刀相迎，二人战在一处。九花娘见徐胜下来，心中一动，想起那日在庙内，二人吃酒，何等快乐，被蛮子冲散。他今晚既来，我要引诱他在无人之处，谎哄他话里套话，看他还有爱我之心无有。要有爱我之心，我二人海角天涯做一个长久夫妻，倒也不错。九花娘想罢，抡刀跳过去，说：“呔！姓徐的，你来了！”

徐胜正想要拿住九花娘，作为一件奇功，便抡锤直打九花娘。九花娘用刀相迎，往后直退，边战边走，直退到大厅东边一个夹道儿，是往北去一所院落。九花娘退至无人之处，说：“徐胜，你是来找我吧？我也有心跟你去，你是真心来找我，还是假意来找我呢？”那徐胜说：“呸！你别不要脸啦！你这淫妇，死期将至，你杀害人命不少！我奉钦差之命，来拿你这混帐王八羔子来的！”说罢，抡锤照定九花娘就是一锤。

九花娘说：“好匹夫！你真不知死活！这样胆大，敢来与

你姑奶奶较量！我再拿住你，绝不能与你善罢干休，我必把你碎尸万段！”说着，摸出五彩迷魂帕，往鼻孔中抹点解药，把帕子一抡，正抡在徐胜的脸上。徐胜立刻昏昏迷迷倒在夹道上，不省人事。九花娘拿过一根绳子，把徐广治捆上，又掏出一点解药来给徐胜闻上。少时徐胜苏醒过来，一眼瞧见自己被人捆上了，九花娘站在眼前，立刻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妖妇，你真不要脸！你又打算把我怎么样？”

九花娘说：“我真是走背运，遇上的都是负心之人。你当真要不从我，我也没有功夫与你生气，我把你碎尸万段吧！”说到这里，从那前边跑来马万春与吴太山二人。原来马万春见九花娘与徐胜往后边去了，他不放心，来到夹道，见九花娘已然把徐胜拿住，正待说把他碎尸万段这句话，马万春到了，说：“美人闪开，我来也！”吴太山也赶到了，说：“庄主，你把他拿住了？叫家人抬到前厅发落！”马万春叫了几个打手庄丁，捆好徐胜。他来到前面说：“众位寨主，千万别放走了这个小贼，务要剪草除根！免生后患！”

武杰见徐胜被获遭擒，他自己看事不好，要都被人拿住，连一个送信报仇的都没有了，这可不是好玩的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！于是立刻飞身上房，穿房越脊，准备逃走。马万春见事不好，掏出毒药蒺藜，照定武杰就是一下，正中他后胯之上。武杰觉着疼痛，当时忍着，往外逃走。那后面群贼赶至村外。武杰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网之鱼，恨不能肋生双翅，飞上天堂。后面那青毛狮子吴太山、独角太岁马万春、带领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等一千众人，追出村外。那武杰脚程最快，无奈被毒蒺藜打伤后胯，一边跑，一边想到了公馆之内，调来官兵剿这松林庄。后边马万春说：“小辈，你休想逃走！上天我追至凌霄殿，入地我追

至水晶宫 ！”

武杰走了几里，见前边一道沙土冈。武杰感到身倦体乏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忽见眼前南北一道沙龙，高有一丈二尺，长有三里地。武杰往上一窜，腿一软，正倒在地上不能转动。心中发慌，说：“唔呀，吾命休矣！”把眼一闭，竟等死在他人之手。这时马万春离有半箭之遥，他一摆刀说：“娃娃，你今休想逃命！”正要窜过去抡刀剁武杰，只见后面山坡上跳下一人，说：“唔呀，你们这伙混帐王八羔子，当今与你等势不两立！”青毛狮子吴太山一瞧，连说：“不好！众位不要过去，今有小方朔欧阳德来也！”

书中交代，小方朔欧阳德他本是那日在老龙背庙内被迷魂药治住，被桑氏兄弟二人放火烧在桥下。他兄弟二人与九花娘逃走之后，从正北上来了一个高僧，乃是千佛山真武顶的红莲长老。他乃修道之人，久在深山，不常出庙。他受过高人传授，善晓天文地理，懂爻卦之妙术。这日掐指一算，知道徒弟欧阳德有一场大难，该遭劫数，非自去不能救他。红莲长老就来至老龙背，把那火扑灭，救出欧阳德来。给他一粒仙丹，欧阳德醒过来，瞧见他师父，连忙叩头。红莲和尚说：“你俗缘已了，急速跟我归山受戒。”欧阳德的发辫已烧得没有了，于是趋势落发，僧名善修，他在山上就受了戒。这座庙乃是个长处，永不准吃荤，他耐苦修行。今日奉红莲长老之命，叫他来沙龙冈救他徒弟小蝎子武杰。

欧阳德领命，到了这里，见那武杰正趴在沙土冈之上，正西人声嘈杂，灯火通明。欧阳德背起武杰，走了有四五里之遥，离佛山不远。他把武杰放于平地，说：“徒弟，你是为何这等模样？我可不知你来。”

武杰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走后，过了几日，弟子病症亦

好，吾来找师父，在这漾墩地方，路遇徐叔父，他与彭钦差私访。还听高源、刘芳说，师父被妖妇九花娘给害了。弟子就想要给师父报仇。吾在漾墩关帝庙内，遇见这些贼人在那里立镖局子，吾徐胜叔父说，他们是河南在案逃脱之贼。吾跳下与那贼人吴铎交手，后又来了些官兵来拿这伙人，那吴铎等逃走。吾暗中追下，也没追上。半夜间吾误走靠山庄，遇见仇人九花娘。她把我拿住，不杀，要与我成亲。我知道她乃是害你老人家的九花娘，吾用计谎她的解药来，拿住她母女兄弟四人，送至宣化府。那知府王连凤把九花娘放走，他还不承认这件事情。吾在彭大人那里告下来。彭大人派我与徐叔父两人来找九花娘。到了这松林庄，遇见独角太岁马万春，他窝藏妖妇与众盗寇，把我徐胜叔父拿住，打了吾一暗器。吾此时觉着心中不安。”说着话，一翻身倒于就地，不省人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武杰养伤真武顶 胜奎剿灭松林庄

话说小蝎子武杰，觉着毒蒺藜伤一阵疼痛，倒于就地。欧阳德一瞧，知是徒弟受了马万春的毒蒺藜，非胜家寨的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，治不了这毒蒺藜伤。欧阳德也只得把徒弟背起来，顺原路回山。

单说那独角太岁马万春，他见武杰被欧阳德救走了，立刻率众回家。此时天色大亮，大家在大厅之上，净面吃茶。歇息了有一个多时辰，家人摆上早饭。马万春吃着酒，与九花娘说：“美人，你看昨夜之事，咱们两个人与众英雄，连一个人都拿不住，真是令人可恼！”吴太山说：“这厮命不该绝，今日拿住这个，名叫徐胜，叫家人拿他上来，你我追取他的狗命，或是乱刀分尸，或是开膛摘心，方出我等胸中恶气！”

马万春吩咐家人在大厅前排站立，“把那徐胜绑将上来，我要审问于他！”家人答应，把徐胜从东院空房之内绑出来，推至大厅。徐胜见那独角太岁马万春坐在当中，九花娘与他并肩而坐，两旁坐定群贼，桌上摆满山珍海味，众贼正在吃酒。徐胜看罢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这伙狐群狗党！把你徐大爷拿

住，该当怎样？我乃六品千总，奉钦差之命来拿你这一伙叛逆之贼，杀国家职官情如反叛！被在官应役之人拿住，你等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终身为贼，骂名扬于万世！审问明白，把你等平坟三代，祸灭九族！我徐胜今日死在你等之手，算为国尽忠！”

马万春一听徐胜所骂之言，立刻把酒杯一摔，说：“好无名小辈，竟敢毁骂你家庄主爷！来人，把他绑在厅柱上，开膛摘心，做一碗人心汤，大家喝了醒酒！”那家人王荣带领手下人来至徐胜的面前，拉过来绑在北厅柱上，叫家人挑一担水来，拿过一个水盆，放在徐胜面前，说：“姓徐的，你要骨气点，我要开你的膛了。”徐胜说：“小子，你只管来，爷爷不怕！大丈夫视死如归！”

王荣一回头，叫他的伙计姚谎山过来，说：“伙计，你胆量大，你把他开膛摘心。”姚谎山说：“交我吧！我把他开膛摘心，咱们再把他的肝取出来，你我喝酒。”叫厨子给咱们做点烹火肝。”王荣说：“好贤弟，你就照样办理吧。”

徐胜到此时，虽说不怕死，也是胆怯。想起家中父母早丧，就剩下我孤身一人，我这一死，结发之妻不能见面，彭钦差那里一点信儿都无人送去，大概武杰也死于此处了。心中说，结发之妻，你要见我之面，我这点灵魂不散，可去给你托上一梦，你要替我报仇雪恨！徐胜想到这里，见姚谎山手拿明晃晃的一把牛耳尖刀，长有一尺六寸，宽有三寸有余，叼在嘴内，腰系一条红围裙，竟是血染红的。他来在徐胜跟前，用手把徐胜衣服解开，叫人把那桶水倒在木盆之内。姚谎山把刀拿在手中先用左手在徐胜前心一点，定准了下刀之处，他把刀照定前胸就是一下。

忽然从西上房飞下一枝镖来，正中在那姚谎山后脑海之

上，“哎呀”一声只见红光直冒，鲜血直流，姚谎山登时身死。这也是姚谎山的报应。他素日倚仗马万春之势力，常在外边招摇撞骗，奸淫邪盗，欺压良民。今日遭此显报。

那众人一乱，见西房上跳下一位老英雄，年过花甲以外，身高七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大眼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满部花白胡须，身穿蓝绸子裤褂，腰挎洋绸香色搭包，足下白袜皂靴，手拿金背刀，跳将下来。马万春一看，吓得面目失色。连说不好！

书中交待，这位老英雄，在此处宣化府黄杨山胜家寨住家。他父名神镖胜英，平生所练软硬功夫，天下无敌，会打各种暗器。教了大徒弟黄三太，二徒弟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，还有自己的儿子名胜奎。老英雄故去后，胜奎家有良田千顷，百万之富，自己行侠作义，因这位胜奎是少年白头，人送外号银头皓叟。他为人谦恭和顺。

今日因何来至此处呢？只因为小蝎子武杰受毒蒺藜之伤，他师父欧阳德救在千佛山庙内，知道他是胜家寨所传，非胜家寨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治不好那毒蒺藜之伤。欧阳德连夜至胜家寨，天色已亮，叫庄客回禀进去。银头皓叟胜奎接进去。问欧阳德：“贤弟，久违了，你几时来至此处出家？”欧阳德把前项之事细述一遍。又说：“吾的徒弟被你的家人独角太岁马万春打了一毒蒺藜，他还窝藏江洋大盗，还有妖妇九花娘。他还杀了六品千总徐广治。你是他的主人，事犯当官，你也跑不了。”

胜奎说：“贤弟所说，我一概不知。我今点齐家将，拿他前来治罪。我给你拿药去！”说罢进了里院，取出化毒散和拔毒膏来，交给欧阳德，欧阳德立刻告辞去了。

这里银头皓叟胜奎当即到了外客厅之内，叫家人哼将军李

环、哈将军李珮迎二人，点了十名家将，各带兵刃，立刻出了庄门。胜奎上马。他到了村外，说：“李环，李珮，你二人跟我到松林庄去。如见贼人，一并拿获。我先暗中上房，到里边看他所做何事，你等从大门进去。”两个家人答应了，胜奎立刻催马前往。进了松林庄，红日东升，庄门大开。他跳下马去，立刻飞身上房。到了里边，见大厅上绑定一人，正要被开膛。胜奎一镖打死那执刀之人，跳下房来。胜奎说：“马万春，我派你在这松林庄照料我的田地，不想你招聚这些匪类之人，私立公堂，擅杀职官。我先把你拿住，交官治罪！”这时外面来了哼将军李环、哈将军李珮，两个家将带六十个庄丁也来到。九花娘见事不好，先自逃走。马万春会的武艺都是跟胜奎所练的，他也不知道胜奎是来拿他的，但也不敢动手。青毛狮子吴太山等群贼都知道胜家寨厉害，无人敢惹，全皆逃走。于是胜奎拿住马万春，把徐胜放下来，问他是因何被绑，哪里人氏？徐胜把自己来历细述了一遍。

胜奎说：“原来是彭大人那里的差官老爷，我把这厮同尊驾送至宣化府去。”徐胜说：“甚好，就托庄主费心，未领教庄主贵姓大名？”胜奎说：“我住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，我姓胜名奎，绰号人称银头皓叟。我这个家丁马万春他任性妄为，我也曾说过他，他总不听。我今不能管他，叫他到当官领罪去吧。”徐胜说：“很好。”

胜奎立刻套了一辆车，把马万春押在车上，给徐胜一匹坐骑。叫众家丁回胜家寨去。这里李环、李珮二人送徐胜、马万春上宣化府去。胜奎回家不提。

徐胜等押解着马万春顺路到了宣化府钦差大人公馆，徐胜下马，进了公馆。见高源、刘芳二人正白吃完早饭。看见徐胜，说：“你二位昨日怎么没回来呢？大人感冒风寒，正自无有主

意，想念你。你今日从哪里来？”徐胜说：“我见了大人细说，你二人随我来。”到了上房，彭公方吃完早饭，见徐胜进来，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武杰往哪里去了？”

徐胜说：“我二人奉大人之命，捉拿妖妇九花娘，在那松林庄，有贼人马万春窝藏江洋大盗与九花娘。我被获遭擒，武杰也不知死活。我被马万春要开膛摘心，有他主人银头皓叟胜奎，他知道他家人马万春不法，带庄丁来把我救了，拿获马万春，叫他家人李环、李珮送我与马万春来至大人的公馆。求大人速办马万春。”彭公说：“把马万春带来，我要细问于他，把来人打发走，就说与他主人无干。”徐胜出来说：“你二人回去吧，大人说与你主人无干，把马万春留下就是了。”李环、李珮回去不表。

却说那徐胜带众人，领马万春至大人面前跪下。彭公问道：“下跪的是马万春？”马万春答应：“是。”彭公说：“你离藏江洋大盗与妖妇九花娘，与我差官抗拒，你谋为不轨，谋杀职官，情如反叛，你从实招来。”

马万春说：“我是爱交朋友，因吴太山他原是保镖的，与我至交。昨日他来我家拜访，又带了七八个朋友，说是往口外去找人。九花娘她母亲是我姨娘，她来至我家，我们是亲戚。”彭公一拍桌子，说：“你们既是安善良民，为什么与我的差官动手？把我那个差官给杀了，还要开了这个差官的膛？你从实招来！”

马万春说：“昨日晚饭与朋友吃酒，从房上跳下来两个人，抡刀动手。我等认着是贼人前来明抢，故此我等与他二人动手。拿住这个，那个我们追至村外，被一个和尚叫小方朔欧阳德所救，不知往哪里去了。这被我所拿之人，我正审问他是哪里的贼，姓什么，叫什么？被我主人来说我私杀职官，我也不知是

大人的差官。要知是大人的差官，小人断不敢如是。”

彭公说：“马万春，我且问你，九花娘往哪里去了？吴太山这八九个人往哪里去了？”马万春说：“小人是被我主人拿住，他等全都吓跑了，我也不知他们往哪里去了。”彭公说：“马万春，你敢结交匪类，隐藏大盗，你就不是好人。”叫高源、刘芳二人：“你们送他去县衙，按律办他。”然后把他所作之事，写了一名帖交高源、刘芳，将马万春送至县衙。彭公暂住这里养病，递了一个折子，参知府王连凤庸劣无知，办事糊涂。过了几天，上谕下，宣化知府王连凤即行革职。

且说武杰在庙内养病，他师父把他的毒蒺藜伤给治好了。庙中吃素，顿顿小米粥馒头，他是在自己家中吃喝惯了，也受不了这样清苦。那一日他在千佛山真武顶山门以外，瞧见那树木成林，山前山后，果然是山清水秀，峭壁悬崖。自己信步前行，走下了山坡。一路上青山叠翠，碧柳如烟，樵夫高歌于山坡，牧童驱牛于野外。青苗遍地，焕然一新。农夫荷锄于田亩之中，渔翁垂钓于河岸之畔。游鱼正跃，野鸟声喧。武杰到处赏玩，不知不觉到了宣化府西门大街。坐北向南，有一座茶楼，上写胜家茶楼，包办酒席、应时小菜。里边刀勺乱响。武杰手无一文钱，肚中又饥又渴，进了茶楼。

进了酒楼见内里东边是柜，西边是灶，后有些座位，那东边是楼梯。武杰上了楼，只见这座酒楼上十间，北边有六个座位，南边是六个座位，楼窗大开。见四面都是奇花异草。武杰坐在西边第三个座上，叫跑堂的过来，要酒要菜。跑堂的答应，问：“要什么酒菜？”武杰说：“只要可口就得，给我配四样菜，要两壶黄连叶酒。”

跑堂的下，不多时，摆上小菜碟儿，又把酒送过来，菜摆上。武杰自斟自饮，越喝越高兴。自从那日到在真武顶上，

至今并未吃酒肉，他今日开戒，吃得很高兴。自己吃喝完毕，跑堂的撤去残席，算了帐，该钱三十吊四百五十文。武杰说：“给我写上吧！”跑堂的说：“我们这里一概不欠，俱卖现钱。”武杰说：“那就跟我取去吧！”跑堂的说道：“我们这里不同你去取。”武杰抡起巴掌，正打在跑堂的脸上，跑堂的立刻跑下去，说：“掌柜的，楼上来了一个吃饭的，他不但不给钱，还打我！”

掌柜的是个山东人。听伙计一说，气得他冲冲大怒，说：“好个强横的狂徒，你吃了饭不给钱，还这样无礼！伙计们，拉下去来，打他！打死我给他偿命！”有几个伙计立刻就拿起家伙，冲了上来，武杰见状，飞身从楼上跳下来，往外就闯。众伙计说：“小辈，你休想逃走！我等把你生生打死了！你吃了饭，不给钱，还打我们的人！”武杰也不与众人说话，他往外就闯。众伙计跟至外边。有一个伙计冲过去，伸手要拉武杰，被武杰一攥他腕子，拉倒就地。那些伙计把兵刃一摆，围住武杰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

武国兴大闹胜家楼 银头叟亲传惊人艺

话说武杰见众人围上，各执兵器要打他。他挥拳打倒几人，吓得那几个都不敢过来与他交手。正在这分光景，忽听那西面来了十数匹马，上面坐的正是银头皓叟胜奎。他带家人李环、李珮还有十几名手下人等，来至那宣化府酒楼，要在这里作乐几天。这座酒楼是胜家所开，在宣化府一带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今日胜奎方来至此处，见那饭铺门首，有一伙人正在打架。

胜奎说：“你等所为何事？作买卖不准欺人的。”酒楼伙计说：“他吃了饭，不给钱，还打了跑堂的，实是可恨！”胜奎说：“有这等事？李环、李珮，你二人去拿他！”

二人答应，掖起衣襟往前，一赶步，窜过去伸拳就打。那武杰一撤身闪开，抬起一脚，正踢在李环左腿上，李环反身倒于就地。李珮见哥哥被人家踢倒，他过去要帮忙，也被武杰踢倒。

胜奎看那武杰十八九岁，姿容秀美，品貌不俗，就有三分喜爱之心。要问他姓什么，叫什么。武杰本来无理，出于无奈，只好跳出圈外，往西就跑。胜奎说：“追！别让他跑了！”这

伙人跟老英雄往西门外就追。武杰在头前一直的顺路往千佛山跑去。那胜奎看行迹，心中说，这个人不是此处之人，看他五官相貌，不象不要脸之人。我倒要看看他所住何处，做何生理？于是带了一干众人跟进山去。不远处，见武杰顺路上千佛山，这里众人随后紧紧的追赶。武杰回头看众人追他，暗说不好，我要丢人。方要进山门，见师父在那里正自站着。忙说：“师父救我！”

欧阳德忙问：“你为什么缘故？细细说来！”武杰说了方才之事。欧阳德说：“你进去吧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胜奎追至山门，他见善修和尚在这里站立。他二人是故友，知欧阳德是一个侠义之人。二人见了礼，胜奎说：“贤弟，你在这里做何事情？方才进你们庙内的那个人，你可认识他吗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那就是小徒武杰。他在这里受不了这样清苦，他去宣化，我也不知，叫兄长生气了。”胜奎说：“他的武艺练得怎么样？”欧阳德说：“他无非知其大概。”胜奎因心中喜爱武杰，就说：“把他送在我那庄中住几天，一则饭食也好，二则我无事传他些武艺，不知兄长意下如何？”

欧阳德说：“好。武杰，你出来。给你胜大爷叩头。你在那里养几天伤，就跟胜大爷学学武艺。”武杰答应了，先给胜奎叩了头。胜奎拉起来，说：“欧阳贤弟，你无事也要到我那里走一走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定要去的，我也不请你到庙中坐了，你请回去吧。”

武杰跟胜奎回归胜家寨。胜奎给武杰留出书房三间，叫他居住，派书童耘田去伺候他。武杰瞧那书房甚是洁净，墙上名人字画，条幅对联，工笔写意，花卉鳞毛，各样玩艺，花梨紫檀楠木桌椅，各式古董玩器不少。且有人伺候酒饭，当然心内

高兴。武杰白昼无事，就跟胜奎习学武艺，讲论兵器。胜奎全皆细心指教。

这胜庄主跟前有一子名胜起山，早丧妻，留下一子一女。女儿名玉环，好武艺，自幼读书，博学多览，知古通今。练得一口好单刀。家传迎门三不过飞镖，袖箭弩弓，各样的暗器，今年十七岁。儿子胜关保今年八岁，聪明过人，在学房读书，夜从胜奎学些武艺，聪明伶俐，人送绰号小神童。

武杰自来至胜家寨，见胜奎待他甚厚，教给他练些拳脚和打镖，他总练不会。胜奎也不烦，教他打镖该当如何取准，如何使劲，上中下分为三路。武杰领会，记在心中。白天他故做不会之状，夜晚这院无人，他便照样施展招数。在院里点上几根香火，放在百步之外，他掏出镖来，对准那香火之光打去，连发三镖，正中三镖。他每日自己留心习练，那胜奎教给他，他总装不会，怕自己要会了，他就不再教了，故做粗笨之状。

这夜正在习练拳脚之时，忽然听得一阵琴声甚美。自己心中一动，说，吾家中自幼儿常听吾母讲论琴的妙处，这里乃北方之地，也有抚琴之人？吾要听听在哪里。武杰于是飞身上房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顺声音找去。窜过几层房，只见正东北有一所院落，琴声就从那里传出来。即至临近，但只见是上房三间，坐北向南，屋内灯光闪闪。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院子宽大，内有各种奇花，借着月光看得真切，果然是开得鲜丽，时放奇香。武杰至上房，施展武艺，使了一个夜叉探海式，翻了一个珍珠倒卷帘的架式，借着灯光，隔着竹帘，望屋中看得甚真。

只见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儿，桌上南边是一对素烛，当中一个香炉，烧的檀香，桌子北边放着一张琴，在正北有一椅子，是坐北向南，上面坐着一个女子，年有十六七岁，光梳油头，淡搽脂粉，轻施蛾眉，细弯弯眉舒柳叶，嫩生生粉面桃腮，水

灵灵秋波杏眼，红彤彤唇若樱桃，果然清淡淡品如金玉，香喷喷气若芝兰。身穿月白蓝绸子女褂，蓝绸中衣，有桌案挡住，武杰看不见下身。这位姑娘性好抚琴，受过名师指教。无事自己总要抚琴。今夜风清月白，叫使唤仆妇人等全皆退去，自己净手焚香，正抚在得意之间，忽然拨断一弦。

这位姑娘就是银头皓叟的孙女儿，名叫玉环。性情刚暴，又有一身好武艺，会打几样暗器。今夜忽然琴断一弦，她留神一看，早见帘外房檐之上，趴着一个人。她站起来，进了东里间屋内去了。武杰并不知道她去作什么，还望屋中，见她是做什么事故。自己正自等候，忽然房上瓦檐一响。他回头一看，见是一女子，手中抡刀，照他脖颈砍来。武杰无处躲闪，往下一沉身，摔于就地。原来正是那玉环，看见外边有人，就进了东里间屋内，取手帕把头罩好，从墙上摘了一口单刀，把后边那扇窗一推，飞身出去，窜上后房坡。往前走了几步，见那人还在那里趴着。有心要用刀扎他一刀，武杰也就死了。但又不知是谁，不能乱杀无辜。玉环乃心细之人，故意踩得瓦檐一响，惟是叫他回头，她好看看是谁呀。武杰回头见她抡刀，趁势落于就地。胜玉环就跟着也跳下去了。

武杰手无寸铁，也不敢动手。人家是一个女儿家，我在人家这儿住着，黑夜往姑娘这院中来，很是不便，叫胜奎大爷知道，说我不是好人，我有口难分。不如走为上计。武杰见胜玉环用刀砍他，便飞身上了房。玉环叫家人鸣锣，自己也跟着上了房，立刻追下去。武杰方要往西院中跳，忽然间听见各处锣响。胜家寨有个规矩，夜里有贼，鸣锣为号。锣声一响，各处人知信，四面往这里来攻。这寨中庄丁有二百余名，李环、李珮二人为头目，来至这院中，胜奎老英雄也出来了。说：“拿呀，别放走贼人！竟会往姑娘这院中去了！”

李环等各执灯笼火把，松油亮子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。武国兴也不敢回书房去了，自己往北房上走。胜玉环的性情又傲，总要拿住才好，在后面紧紧追赶。众人也跟着追出后寨门。天有五鼓，武杰见眼前一座山口，他慌不择路，恨不能飞上天去才好呢。李环、李珮也赶到此处，说：“姑娘，不要着急了，这座山是葫芦谷，他从这山口进去，没有出去的道路，还得从这山口出来。”胜奎也赶到这里，说：“环儿，你回去，有我拿他，看他往哪里逃，我非拿住他不可。”胜玉环说：“爷爷，你这么大年岁也追下来，还是进山捉拿他为是。”胜奎说：“也好，环儿，你守住山口，我带李环、李珮进山拿他。”胜玉环答应，执刀在这里等候。

单说那武杰自己进了这座山口，见遍地荆棘，道路崎岖。自己也无法，又不能不走。恨不能飞出山口。忽听后面追赶之声，天色亦亮。自己看那山里面越走越宽大。只见正北是一座青石崖，东西两座高山，这三处都是高山峻岭，不能上去的。正在为难，忽然间见正北有一座松林，从那树林中起了一阵大风，从树林中走出一只虎。浑身都是黑黄之毛，其大如牛，一见有人，它把尾巴一摇，又把浑身的毛儿一抖擞，摇头一晃，直奔武杰而来。武杰手无寸铁，正自着急，忽然想起，囊中还有十只镖！他掏出一只来，照定那虎头就是一下；又掏出一只来，正打在虎眼之上；又一镖，结果了虎的性命。那虎把前爪一扒，就地滚了两个滚儿，立时身死。

胜奎带李环、李珮等来至山内，见那边站着的是武杰，打死一只猛虎。胜奎心才一动说，这武杰是小方朔欧阳德的徒弟，他断不能不说理，为何作这样无情之事？真令人可恼。正自忿忿不平，忽然后面欧阳德来了。他连忙走过来说：“欧阳贤弟，你这位徒弟在我家中住着，黑夜至我孙女儿玉环院中，所为何

事？我甚不明白，我要领教领教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奉师命，前来解释。武杰，你过来。昨夜为了何事，你进入玉环宅院？你从实说来呀？”武杰把听琴之故，细说了一遍。

那胜奎听了，也近乎人情。见武杰他句句是实话，并无虚语。方才又打死一只猛虎，真是少年英雄。胜奎先见之时，就有喜爱之心，这也是前世宿缘。他一拉欧阳德至南边，说：“贤弟，吾意欲把我孙女儿玉环给武杰为妻，你要做主为媒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奉吾师之命，正为此事而来。”叫家人把那只虎抬回家中，先请姑娘回去。家人把胜玉环劝回家去。

这欧阳德说：“徒弟，你来给胜老英雄陪罪，闹了一夜也未睡觉。”武杰说：“实是我粗心的过失。”胜奎说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不要疑忌。”三人说着话一同出山，回至后寨门，进了大门，至客厅里边。家人忙献上茶来。

欧阳德拉武杰至西屋，说：“徒弟，你这里来，吾有话和你说。你今年十八九岁，尚未定亲。吾给你说了一个好亲家，就是胜家寨老庄主的孙女儿，今年十七八岁。你不可推托。”武杰说：“家有老母，吾不能自主。”欧阳德说：“你写一封家信，吾自去问你母亲。你自己点头，无有不允之理。”武杰说：“师父这样说，吾就允了。”

欧阳德替他拜了胜奎，叙了年庚。大家摆酒庆贺。武杰写了一封家信，连定亲之故，都书写明白，烦师父欧阳德带去。欧阳德接了书信告辞，往徐州下书去了不表。单说胜奎厚待武杰，他又告知家人，都知是小姑老爷，无人不敬。过了几日，胜奎想要往宣化府去听戏，欲邀武杰散心。商议好了，叫家人备马。胜奎备了衣服，方同武杰出了庄门，见对面来了一人。年约二旬以外，身高七尺，眉清目秀，身穿蓝绸长衫，内衬白裤褂，蓝绸子套裤，足蹬青缎快靴，手拿小包袱，正望大门里

瞧。胜奎一见此人，面目可疑，神色不对，将武杰拉至书房。不知所说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

采花蜂大闹上蔡县 苏永禄寻捕淫恶贼

话说银头皓叟胜奎要带武杰上宣化府听戏，方到庄门，见眼前站定一人，不住往这院中瞧。胜奎见那人年有二旬，白净的面皮，俊品人物，仪表非俗，但二目贼光，透露于外。胜奎乃久走江湖之人，今见这个人来此，是探道的样子。告诉家人：“不必备马了，你等且回去。”他一拉武杰来至书房，说：“武杰，你可看见，咱们门首站定那人，你知道是谁？”

武杰说：“我看他仿佛象江湖中人，二目贼光闪闪，今夜要多留神。”

书中交代，胜奎所看那少年之人，乃是庆阳府北尹家寨人，姓尹名亮，外号人称采花蜂。他父名尹禄明，外号人称镇山豹。他叔父尹禄通，出家在罗家店金龙宝善寺，跟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当和尚。尹亮也跟戴胜其学练各种武艺，会打毒药镖，使一口单刀，又有飞檐走壁之能，窃取灵妙之巧。他整学了五年武艺，闻听他父亲已死，他要遨游四海，逛各处名山胜境。他性情最淫，专于贪美好色。要看见好妇人，无论在哪里，他夜晚必要前去。先采完了花，然后一刀杀死。他用粉漏子漏下一

个采花蜂在墙上。他受异人传授一宗熏香，无论什么人，他都能熏过去，令人昏迷不醒。非用解药或凉水这两样东西，才解得过来。要无这两样物件，须候六个时辰才过得来。他因逛了一趟苏州回来，听说河南是名胜之地，他那日就到了上蔡县境地。

一问本处有几个有武艺的，都去做生理。那日他住在上蔡县西关顺兴店内。他无事必要出去，在大街小巷各处闲步，看哪买卖兴隆，人烟稠密，他就往哪钻。这日他在西门内路北，见有一座朝阳庵，是女僧。庙门首一少年妇人上车。尹亮看那妇人，年有二十以外，光梳油头，戴几枝银簪环，脸如桃花，白中透润，润中透白，并未搽脂粉，自来俊俏。黑真真双眉带秀，水灵灵二目有神。身穿雨过天晴细毛蓝布褂，青裙儿，蓝布中衣，足下金莲二寸有余，又瘦又小。上得车去，只听山门内有一老尼说：“今日早些回来，庙中无人。”旁有看上车的人不少，内有一位老人说：“这位姑娘才是贞节烈女哪，娘家姓李，姑娘才十八岁，许配蔡举人之子为妻。未过门，她男人死了，她跟她母亲要吊孝去，她母亲带她去婆家。到了婆家，她自己剪去头发，一定要守望门寡。那蔡家的婆婆也劝，叫她不要守寡，那姑娘定要出家，在这朝阳庵内拜老尼慧安为师。今日是她娘家来接她回去。真是千古贞烈的节妇！”

采花蜂尹亮听那老人讲论这一段事，他听在耳内，记在心中。自己找了一个酒馆坐了一天。直到天晚之时，他回至店内，到自己屋里，安歇睡觉。候至天有初鼓之时，听了听店内众人俱已睡熟，他换了夜行的衣服，头带罩头帽，身穿灰色裤褂，足蹬青缎快靴。把月白衣服包好，斜插式系于背后。头前带百宝囊，内装十三太保钥匙，撬门户的小家伙。带上熏香，出了上房，把门带上。飞身上房，穿房越脊，进了上蔡县城。他往

东西一看，并无一人。

他到了朝阳庵庙内，见那庙内是大殿一层，东西各有配房。在大殿之东，是一所院落。北房屋中，木鱼声响，灯光闪烁。尹亮到了台阶上，见东西屋内皆有灯光。尹亮在上房西窗外，湿破窗纸一看，见那屋中靠北墙，一张大床，床上一张小桌，桌上蜡台一支。靠东边床上，坐定是白昼中的那个女子，淡妆素服，借灯光一看，果然天姿国色，有倾国倾城之貌。真是马上观壮士，灯下看美人！

尹亮看罢，他淫念一起，也不管伤天害理，到了房门首一推，那门开了。他进去，到了西里间屋内，那女子正念救苦真经，求神佛保佑。忽见帘子一起，进来一人。见那人是个男子，并不认识，站在眼前。那女子说：“你何人，来此何干？我们这里乃是尼姑庵，你夜晚来此何事？”

尹亮一听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娘子，我白日看见娘子上车，我心神不定。我的魂灵被你勾来，今夜我前来相会。求娘子赐片刻之欢，我有菲礼相赠。”

那贞洁女子一听尹亮之言，羞得满面红赤，说：“何处狂徒，这样大胆！你快快出去，我要喊出人来，把你拿住了，你那时悔之晚矣！”尹亮说：“你当真不从我？”

那女子听尹亮之言，便喊说：“师父快来，可不好了，有贼来啦！”老尼在东屋内听嚷说有贼，连忙过来。采花蜂尹亮看那女子一嚷，一伸手拉刀出来，拉住那女子的头发，抡刀就是一下，正中脖项，人头落地。老尼方要掀帘子，她看见尹亮杀了人，吓得大嚷说：“有贼！”被尹亮一刀，正砍倒在地，连怕带吓，当时身死。尹亮从那囊中掏出粉漏子来，漏了一朵鲜花，上落一个蜜蜂。他甚无精神，无奈回归店内，到了自己所住之房，安息睡觉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听店内伙计说，西门里朝阳庵内闹贼，砍死老尼，杀死了贞洁烈女，有地面官人去禀官相验，少时要去瞧瞧热闹。采花蜂一听此言，也要跟着去瞧瞧热闹。

众人吃了早饭，采花蜂尹亮也换了衣服，同众人来至尼姑庵内，随众人去看热闹。不多时，见上蔡县知县李凤仪坐轿，带了三班人役、刑房、稳婆等，到了庙内，下轿。这位老爷为人精明，乃科甲出身。自到任以来，勤于政事，爱民如子，大有政声。今来至朝阳庵下轿，早已有本处官人预备公位在这里等候。

老爷坐下，吩咐刑房、稳婆人等验尸。验完，来至老爷公案前回话说，此乃被刀杀死，一个女子，一个老尼，皆是刀伤致命之处。李老爷他手下有两个捕头，一名紫面虎苏永福，一名雨雪豹苏永禄。乃亲兄弟二人，武艺精通，在本县当头役，远近闻名。老爷派二人看里面有什么疑忌无有。苏永福到了里面北禅堂内，闻着腥臭之气，直透入鼻孔之内。各处看了看，贼人是从门内进来的，并无别的行迹。唯有那北墙之上，有一朵粉花，上落着一个蜜蜂儿。

看完了回来，说：“下役奉老爷谕，看那屋中并无别的行迹，唯北墙上有一朵花，上落一个蜜蜂儿，这是贼人留下的暗记。”李老爷点了点头，吩咐本地官人领棺材，把两个死尸埋了。

李老爷回衙，立刻把苏永福、苏永禄二人叫进书房之内，说：“你二人领本县票，在大小店口，庵观寺院之内，访查行迹可疑之人，或绰号叫采花蜂者，拿来有赏。我给你二人五天期限，如办不了贼来，我要重办你们！”然后老爷贴出告示，如有拿获尼姑庵杀人者，赏银五十两，如有送信者，赏银三十两。倘若知情不报，窝聚贼人，被本县查出，按律从重治罪，

决不姑宽。

单表二位班头，乃亲手足兄弟。他二人领了老爷谕票，带他们的小伙计，在大小店口访查，并无贼人下落。那日正查至东关外，不想又出一案，裁缝杨五之妻被杀，也留一朵鲜花，上落一只蜜蜂儿，是先奸后杀的。老爷验尸回衙升堂，叫苏永福来说：“本县派你拿获采花淫贼，你并不认真缉捕，给我打！”苏永福说：“老爷施恩，下役昼夜去查，无奈访不着下落，只求老爷开恩吧！”

李老爷说：“我这次不打你，你要三天交不出贼人来，我要了你的性命！”

苏永福连连叩头。回到自己下处，与二弟甚是为难。苏永福说：“你我必须改扮才成。我扮一个卖带子的，你会什么，也扮成一个卖什么的。暗带单刀铁尺，叫那伙计都在下处等候。”苏永禄说：“我学过捏江米人儿，我家里还有一个柜子呢。你我就改扮起来。”兄弟二人改扮作小买卖之人，在各处去寻访此案。

苏永禄出厂上蔡县城，在各村庄里去捏江米人儿玩艺儿，也捏各样戏儿。他走了几个村庄，也并无有开张。也不知贼的下落。他在店中住下，次日又去各村庄查访。

绕弯走至一个村庄叫李家铺，苏永禄刚把担子放下，在一个大户人家门首歇息。忽然从里边出来几个女子，有两个十八九岁的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，还有两个小童，都是七八岁，要买江米人，问要几个钱一个。苏永禄说：“要五十个钱一个人儿，捏一个小哈叭狗三十个钱。”那小孩说：“一样捏两个，我们瞧瞧。”那苏永禄说：“捏了就是你的，你要是不要，我没处去卖。”

那小孩说：“也好。”苏永禄就在大门首捏起江米人儿来。

正捏着，忽见正西来了一个人，年约二旬以外，俊品人物，头戴马连坡的草帽，身穿青洋绸大衫，足下青缎抓地虎快靴，面皮微白，站在苏永禄的身后。他看门内那几个女子，看得目不转睛。他在出神之际，唾沫不觉流了出来。苏永禄正低头，觉得脖子一凉。他立刻一回头，瞧了那人一眼，就看出那人不是好人，二目贼光闪闪。苏永禄乃是捕快之人，他一见就识，心中说多半就是这小子。采花蜂正自看得出神，又望大门各处瞧了几眼，仿佛象探道路的一样。苏永禄暗中留神，他自己捏完了人，方要了钱，他暗跟那少年之人，走了有五六里地之遥。见那人进了上蔡县城，就不知是往那里去了。

苏永禄到了下处，等他哥哥回来，他问：“兄长，访着了无有？”苏永福说：“并无下落。你怎么样？”苏永禄就把在李家铺遇见那人的神色，说了一番。兄弟二人定计，要捉拿那采花蜂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尹亮误入纪家寨 烈女无故被贼杀

话说紫面虎苏永福带他兄弟苏永禄，又挑了四十名快手，各带随身兵刃，先出了上蔡县，到了李家铺。派那地方官人去暗中探听。他们都躲藏在庙内，又派了几个精明的伙计到那大户人家，左右分为八方，偷看探望，如要有生人黑夜上房，他们大众就各带兵刃，先围宅院，然后拿贼。苏永福分派已定，大家在那庙内隐藏，以候回音。

单说采花蜂尹亮，自从那日在尼姑庙内，杀了那贞洁女子，越发肆无忌惮。他住在店内，白天出去观瞧哪里有姿色的女子，夜晚就去采花。在上蔡县杀了七条人命。他并不怕人来拿他。今日在李家铺，看见两个女子，他又来采花。天有初鼓之际，来至李家铺村头，在各处一望，并无巡更之人。他至那大户人家门首，飞上房去，窜房越脊，如履平地相似。正在各处探听动静，忽听外面人声叫喊，齐嚷拿贼。采花蜂尹亮听了，立刻翻身，窜在高房上一望，只见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。苏永福摆铁尺上来，说：“淫贼，哪里逃走！”尹亮大吃一惊。见正南上有一人摆铁尺过来，抡起就打。尹亮用刀相迎，二人杀在一处。本宅庄主李庚辰也起来，约聚家丁，帮助前来拿贼。尹

亮见事不好，忙飞身往西逃走。苏永福随后追赶。尹亮回手一镖，正中那苏永福的左肩头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苏永福倒于就地。苏永禄连忙赶过去，把兄长搀扶起来，叫伙计先抬回家去，自己摆刀去追尹亮。方要出村，只见尹亮站在那里说：“无名小辈，休要前来送死！”苏永禄抡刀就砍尹亮，尹亮架开刀，摆刀分心就刺，苏永禄一撤身闪开刀，又摆刀剁去。尹亮躲开刀，施展平生的武艺，把苏永禄杀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

这时，尹亮看见那边追赶下来有十多名壮丁，他才自己跑了。苏永禄也不敢追赶，见那众快手前来，他埋怨众人说：“你们为何不早来帮我拿贼？你们好不知事！”众伙计说：“我们把苏头儿，先派人抬着，让送回家去了。”苏永禄无奈，带着众人回归衙门，据实禀明知县李凤仪。李凤仪赏了苏永福十两银子养伤。派苏永禄急速剿拿采花杀人之贼。苏永禄说：“回老爷，这个贼被这一惊，他必不敢在这里了，求老爷赏限，并办海捕公文，出境捉拿。”知县老爷说：“我给你海捕公文，并路费银十两。你要用心访拿贼人。”苏永禄谢了老爷，把文书银两一并领下来。他到家中看他哥哥，镖伤甚重，自己为难，先把镖起下来，上了些拔毒散。他到了外边要去请先生，见有一个老道人，在十字街前卖药，名为百花丹，专治各样病症，每粒不论多少钱都可。苏永禄见那道人紫面长髯，仪表非俗。就花了几文钱，买了几粒药回家给他哥哥吃了一粒。苏永福方才止住疼痛。苏永禄收拾随身的包裹，扮作一个卖袋子的，往北路寻踪觅迹，跟随下来。

单表采花蜂尹亮，那日采花未能成功，他回归店来，算还店账。他想上北京去逛逛，顺便到张家口外去访几个朋友，于

是就向北京而去。

那日到了京都，逛了两天，他出了德胜门，顺路正往前走，忽见有一座大镇，南北大街，买卖兴隆。他走至村西头，北边有一所大庄院，里面楼室殿阁，外面树木森森。采花蜂尹亮，正往里瞧，又想着自己盘费不多，想要偷点银子，作为盘费。正自盘算，忽见从大门里出来一群妇女，那前头有一个十八、九岁的，生得眉黛春山，目凝秋水，淡妆素服，上车去了。大门里还站着一个女子，生得天然俊俏，品貌不俗。书中交代，这所宅院，正是狼山纪家寨，神手大将纪有德，他就在这里住。方才走的那个女子是纪有德之妻娘家侄女，名叫刘彩霞，她的父母早丧，跟着兄嫂度日，时常到姑妈家住着，今日回家有事，坐车走了。刘氏与女儿纪云霞送出来，带着些仆妇丫环人等，在门口站立，观看过往之人。看了片刻的工夫，那刘氏带着女儿，回归后院去了。

纪云霞到了自己屋中，叫那丫环把刀摘下来，教了丫环几路刀，自己也练了几趟刀法。吃了晚饭，纪云霞爱学习武艺，功夫纯熟，每日子时，必练完了自己的功夫，才能睡觉呢。今夜正自用功夫，天有二鼓，忽听外边铜锣声喧，人声一片。纪云霞飞身上房，看见前院一片火光。神手大将纪有德听见锣响，先叫起纪逢春来，又叫起家中人等留神，他自己到了外面，见家人嚷说：“方才有一个人，他从外面往里一跳，走至三道门，他脚蹬着弦子，两只木狗一咬他，他一纵身，上了东房。我们看得真切，即鸣起锣来，知会你等众人知道。”纪有德说：“真是无名小辈，他连我都不知道了，这是新出手的人。”正说着，听见那边有人答话：“呔！大太爷我乃采花蜂是也。我从此路过，留下名姓，吾去也。”纪有德听了此话，带了人去找贼人，却再也找不着了。大家乱了一夜，说：“可别睡觉。”

恐怕贼人再来。次日，纪有德给临近的亲戚送信，叫他们夜内留神，本处出了采花蜂淫贼。

话说采花蜂，夜间又未能如意，自己回归店内，安歇睡觉。次日天明算还了店账，他想本处不能久住，要投奔一个朋友去。他出了狼山镇，自己顺路，直往前走，天有已正之时，只见前面有一所村庄。尹亮进了南村口，见那村庄人烟不少，正是往张家口进京一条大路。他见路东有一个随墙门楼，里面是上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。门前有一株杨柳树，柳树下放着一条板凳，板凳上坐着一位姑娘，年有十八、九岁。采花蜂尹亮一看，正是昨日在纪家寨门前所见坐车的那人。他心中一动，说：“这位姑娘生得最好，我昨日未能找她，今夜晚上找她，或者可以取乐。”他正自思想之际，见那位姑娘抬头瞧了他一眼，仍然低下头做针线活。书中交代，这位姑娘，正是刘彩霞，她昨日由姑妈家中回来，见她哥哥刘顺说：“你带信叫我来家，有甚么事呢？”刘顺是个猎户人家，娶妻韩氏，听他妹妹问他，他说：“嫂嫂一个人，忙不过来，又有两个小孩子，穿的衣服都做不了，接你回家来，帮着做点活计。”刘彩霞听了，就问：“做什么活计？拿来吧。”她哥说：“今日一早，听见姑妈那里来信，说昨夜纪家寨闹采花蜂，乃是飞贼，少在门外站立，多要留神。”刘彩霞这位姑娘，心高性傲，一生不服人。她听外边来信，偏要在门口站女，观看来往之人，如要有采花蜂，真从这里过，她要施展能为，拿这淫贼。今日见一少年人，二十来岁，白净面皮，长眉朗目，二目贼光发散，身穿一件宝蓝绉绸长衫，足蹬青缎子抓地虎快鞋，五官不俗，站在西边，目不转睛，直看着刘彩霞。刘彩霞早在暗中看见，故装未曾看见的样子。尹亮正在两只眼发直，忽听南边有卖袋子的声音，尹亮回头一看，认得是上蔡县的班头雨雪豹苏永禄，来访拿他的。

他也不放在心上，自己往北去了。苏永禄虽认得尹亮，只是自己觉着不是他的敌手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好在后面远远哨探。他在哪里住，或者等采花蜂睡着了，方敢拿他，或等尹亮在哪里出恭，或离哪处近，他好调兵拿他。此时他见那尹亮，自己往北去了。他跟了几步，心中一想，说：“我看他不住眼地看那柳树下女子，他今夜必来，我何不找店歇息，今夜来此看个机会，也好拿他。”苏永禄想罢，自己找了一座小店，喝了些酒，睡在炕上。

睡至日落之时。苏永禄说：“掌柜的，我把我的袋子寄在这里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去，他与我约下，在这里相见，我等到这般时候，还不见他来。我去到村前村后走一趟，找他去。”店中掌柜的说：“也好，就是那样吧，你找他去快回来。”苏永禄暗带单刀，来到刘顺的住宅，找一个避人之处，观看动静。等到二更时候，见从正北来了一条黑影儿，走得甚快，飞身上房，进了刘家院内。苏永禄看了多时，也飞身上墙，见那采花蜂，正自看那上房东间，屋内灯光闪闪，他在窗外，偷眼观看多时，忽见屋中灯吹灭了。采花蜂又至西边窗外观看，往里一瞧，见屋内灯光闪闪，并无一人。正自狐疑之际，房瓦响动，采花蜂乃久闯江湖之人，日行一千里，两头见日，夜走八百里，不到天亮。他一抬头，见房上跳下一个人来，说：“好采花蜂淫贼，你敢来此找死，我来也。”抡刀就剁尹亮。尹亮用刀相迎。这时屋中姑娘早收拾好了，手提单刀，跳至院中，说：“采花贼人哪里走。”南墙上苏永禄说：“本宅主人，千万别放走这个贼，他乃是采花蜂，在河南地方，留下许多命案，我是奉县谕来捉拿贼人的。”说罢，拉刀跳下去。只见采花蜂尹亮，把刀一摆，飞身上房，被刘彩霞一镖，正中采花蜂尹亮的肛门，尹亮觉着一凉，那支镖进去了二寸余。这是采花蜂之报应，今

夜挨上铁家伙了。连忙伸手给自己拔下来，他越想越怕，连夜往下逃去。

这一日到了保安州地面，见街市中，人烟不少。尹亮至十字街口，往西抬头一看，见墙内有一座楼，楼窗大开，内有一位旗妆打扮的女子，年有十八、九岁，梳着一个大两把头，穿了一身银色的衣服，一张清水脸，自来的眉如弯月，目似秋水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。她带着两个丫头，正观看那过往行人。采花蜂尹亮，看了多时，又往西一看，是二府同知衙门里头的楼，知道必是同知的内眷。这位姑娘果然生得美貌，不如我今日住在这里店内，夜晚有一个乐儿，若我得这个美貌佳人，真乃生平之大幸也。于是尹亮住在魁元店内，要了些酒菜，自己喝了几杯，心中甚是高兴。天晚自己关门睡觉，睡至二更之时，起来听了听外面并无动静，换好了夜行衣，背插单刀，出了上房，把门关上，掏出暗记儿，画在门首。

他飞身上房，窜房越脊，如履平地相似。到了同知衙门，在各处偷听，见那楼檐下，透出灯光。采花蜂飞身上房，至楼上抬头一看，东边窗户内，有灯光透出。尹亮提刀，来至窗户临近，湿了一个小窟窿，往里一看，见屋内围屏床帐甚好。床上坐着一个人，正是那白昼看见的女子，同两个丫头在那里说话。尹亮进了上房，把两个丫环杀死，说：“美娘子，你须从我片刻之欢。我自从白昼见你一面，无刻忘怀，你须从我这件好事。”那女子一听此话，说：“好贼子，杀了人啦！快来人呀，杀了人啦！”采花蜂说：“你嚷，我连你也杀死。”一伸手，抓住那女子，说：“从不从，快说呀。”那姑娘还是嚷，尹亮举刀要剁，只听下边一片声喧，采花蜂要被获遭擒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陈清捉拿采花蜂 尹亮夜入三圣庙

话说那采花蜂尹亮，拉着那姑娘，连吓带央求，那烈女视死如归，大骂淫贼，说：“你这伤天害理之贼，还不给我退去。”尹亮说：“好，你是不要命了。”提手一刀，把那姑娘杀死。他用粉漏子漏了一朵梅花，上落着一个蜜蜂儿，又提笔写了几句诗在墙上，留下名姓，写的是：

背插单刀逞英雄，云游四海任纵横。
白昼看见窈窕女，黑夜前来会花容。
豪杰有意求云雨，佳人薄幸太无情。
因奸不允伤人命，我号人称采花蜂。

采花蜂尹亮，写完了这些字，投笔于桌上，他自己方要逃走时，忽见对面来了几个查夜的，连忙躲藏在无人之处，候人家过去，他才走了。

次日早起，二府同知法福理。早晨起来，行坐不安，肉跳心惊，正不知所因何事，忽见乳母刘氏慌慌张张地来说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姑娘不知被何人杀死。”法福理听乳母之言，吓

得面如土色，连忙带领从人，要亲身到妹妹屋中去，看看是怎么一段缘故。他到了楼上，闻见血腥之气，直透入鼻孔之内，见他妹妹与那丫环死尸，仰卧于地下。一看墙上，那贼人还留下几行字迹。法福理看罢，立刻气得面目改色，大骂贼人。自己先派家人预备棺材，叫他们收殓起来，然后升堂，叫齐了值日三班人等，说：“来人，传捕快陈清、冯玉二人前来，派他二人办案去。”衙役等答应，急速把那两个大班头叫来。

那陈清绰号人称赛叔宝，冯玉人称醉尉迟，二人练得一身好武艺，专爱结交天下英雄，在本衙门充当捕快头目，办案拿贼，称为第一，此处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今听老爷叫他二人，连忙上堂，给老爷请安，说：“老爷呼唤下役，有何事情吩咐？”法福理说：“陈清、冯玉，你二人乃在本府久当头役之人，今夜本府衙内，被采花蜂贼人杀死三条人命。我给你二人三天期限，要拿住采花蜂淫贼。他杀死丫环与姑娘，还在墙上留下诗句。如拿获贼人，本府我赏你二人白银二百两，倘若你等不认真查拿，我定要从重处治。”二人答应，立时领了签票，出了衙门，回到下处，换好了随行衣服，暗带兵刃。二人先在各处寻访踪迹，并无下落。

二人无法可施，因到十字街庆芳楼酒馆正面楼上坐下。那冯玉一生最爱饮酒，千杯不醉，他生得面又黑，因此得了个绰号醉尉迟。二人见酒楼上吃酒人不多，方才坐下，跑堂的认识他两个，说：“二位班头来了吗，今有什么公事？这几日少见。”陈清说：“我出城探亲，我们冯贤弟他最爱饮酒，不论在哪里，都要喝个够，你给我二人要几样菜，送上十壶酒来。”二人喝了几杯，心中闷闷不乐。陈清说：“冯贤弟，你我二人，在这衙门内总算数一数二的官人，今日这案，就不好办。

你想这采花蜂，是怎的一个绰号儿，你我也不知是男是女，是僧是道，是老是少，并无眼见，怎么拿他？就是采花蜂他来了，咱们也不认识他，这如何是好？”冯玉说：“大哥且喝酒，喝完了酒，再想主意，古人说的好：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喝完了酒再议。俗语说的好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也不是说大话，这个贼人，他不算什么英雄，杀了人还留下诗句，是因为并无人认识他，他要见过我面，我知道了他如何面貌，他想逃走，比登天还难。”陈清说：“这话说的是，你我要认识他，要拿他，如探囊取物，不费吹灰之力。”二人正自说着话，忽见南边对桌上，一人站起来，身高七尺，白净面皮，长眉朗目，俊俏人物，身穿宝蓝绉绸衫，足蹬青缎快靴。在那边吃喝完毕，把大衫脱下来，包在包袱之内，手中拿着小包袱，来在赛叔宝陈清、醉尉迟冯玉跟前，说：“你二位方才所说之话，我已听了多时了，你二位是本府的班头，要拿采花蜂么？”陈清、冯玉二人说：“不错，你怎知道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二人认识不认识采花蜂呢？”陈清、冯玉说：“我们并不认识，这采花蜂是何人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二位要拿他，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。”陈清听到这里，一拉那人说：“朋友，你请坐，你必是认识此人，你可带我二人，一同前往，只要拿住他，我二人必然重谢你。”那人说：“你不必拉我，我告诉你吧。”陈清放开手说：“请坐细讲，咱们三人喝碗酒。”那人一阵冷笑，说：“我酒是喝过了，你要拿采花蜂，就是我，我就是采花蜂。”陈清、冯玉二人听了，说：“好，你算是好朋友，我二人正在为难。你打场官司，我二人好交朋友。无论怎么样，都有我二人照应你。”那人听到这里，说：“我要打官司，我手中的刀，它不愿意。”伸手抓刀，抡刀就砍。陈清、冯玉二人，抡铁尺相迎。这二人武艺超群，与采花蜂杀在一处，那些吃酒之

人，都吓得各处藏躲。

尹亮跳下楼去，陈清、冯玉二人，各摆兵刃，说：“哪里逃走！”方跳至大街。正南来了苏永禄，一看，那采花蜂尹亮从楼上跳下来。他把袋子杆一掷，提刀赶将过来，说：“采花蜂，你往哪里走，我必要结果你的性命。二太爷我自上蔡县跟下你来，甚不容易。”采花蜂尹亮听苏永禄嚷着过来，要帮助陈清、冯玉动手。尹亮急了，伸手掏出一支毒药镖来，照定那冯玉咽喉打去。冯玉正然动手之际，见采花蜂尹亮往北一转身，趁势一镖，直奔咽喉而来，冯玉连忙一闪，正中左肩之上，“哎呀”一声，倒于就地，不省人事。采花蜂立刻跑了。陈清过来扶起冯玉，苏永禄也赶到，说：“了不得啦，这是毒药镖，我家兄曾受他一镖，请人看过，尚不知生死。这个镖人要中了最厉害。”陈清说：“兄台贵姓，哪里人氏？来此何干？”苏永禄说：“我姓苏名永禄，乃上蔡县的班头。我专为捉拿采花蜂而来。他在上蔡县，留下两条命案。我兄长中了他一镖，不知生死，我奉谕前来拿他，见你二位与他动手，我赶奔前来，想要把他拿住。不想这个朋友被他所伤。未领教你二位贵姓？”陈清说：“我叫陈清，他叫冯玉，是这本处捕快头目。只因昨天夜间，衙内杀死姑娘、丫环，三条命案。我二人奉老爷之命，捉拿采花蜂，定要拿住他才好。我这二弟，他家有寡母，他要死了，无人奉养。这镖打在肩头，你看全都肿了，这是毒药镖，非胜家寨五福化毒散，八宝拔毒膏，不能治此镖伤。”苏永禄说：“这胜家寨在哪里？”陈清说：“天下皆知宣化府黄羊山胜家寨老庄主神镖胜英，收了些个徒弟，都是有名之人。他死去了，今还有他儿子，也有五、六十岁了。胜奎这位老英雄也算有名豪杰。他家有五福化毒散，八宝拔毒膏，专能治这毒药镖伤等症。”苏永禄听了说：“我去要点药来，你也请人

给他调治才好。”陈清说：“我在这二府衙门等你，千万别过三天。过了三天，这人准死。他这镖也是胜家的传授，要打在前后心，左右背，十二个时辰即要烂死，打在四肢还算轻，三天准死。你去吧，千万给求了药来。”苏永禄说：“你我一见如故，我无不尽心，我去也。”说罢从南边把袋子杆儿扛来，顺路出了保安。

正往前走，忽见采花蜂尹亮他在眼前，相离不远。苏永禄心中着急，不敢过去拿他，他自知自己的武艺，不是尹亮的敌手，只可在暗中跟着他，看他往哪里去，再作计较。跟了有七八里路，见前面不靠村庄，有一座古庙，山门用砖堵着，里面有东西配房大殿，只见尹亮窜进那古庙去了。苏永禄心中说：“他在这里住，很好，我自有主意。我何不趁此回到衙门陈清那里，带他手下的伙计人等前来，好拿采花蜂。”苏永禄想罢，觉得有理，自己转身向南，又来在保安地方，要上酒楼去访问陈清在哪里住。只见从酒楼里出来一人，是差官模样，头带新纬帽，高提梁，通红的缨儿，身穿蓝纱袍子，外罩红青纱八团龙的马褂，足蹬官靴，身高七尺以外，五官端方，顶平项圆，玉面朱唇，双眉带秀，二目神光足满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二十以外的年岁。精神百倍。一见苏永禄，带笑开言说：“苏二哥，你来此何干？”苏永禄听见叫他，一看，是粉面金刚徐广治。这二人是故旧之交。苏永福、苏永禄二人在徐胜家中护过院。今在此处见面，乃是故旧相逢。

书中交代，徐胜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只因彭公到了宣化府，参了王连凤，办了马万春。大人偶染风寒，上了一个请假的折子，派徐胜押折差入都。这日从京中回头，知道皇上旨意下来，着彭朋在宣化府养病，赏假十日，钦赐太医两名。徐胜带家人徐禄，方才在保安吃完了饭，一出门，遇见苏永禄，问他来此

何干。苏永禄把自己上项之事，全皆说明了，又说采花蜂今住在古庙。徐胜说：“你为何不去拿他？”苏永禄说：“我又不是他的对手，如何能成功呢？”徐胜说：“我帮助你。徐禄，你先拉马回宣化府，等我交差，你去吧。”家人答应去了。

这里二人又吃了一回酒，天色已晚，二人各带兵刃，来至保安城外，走了有六、七里路，已至这座破庙。此时满天星斗，天有初更以后之时，二人等了等，大约有二更之时，一同上房。苏永禄说：“我在房上眺望，看你怎么样拿他。你须要小心，他的暗器伤人最厉害。”徐胜说：“不用你嘱咐，我准给你拿住他，不能让他跑了。”徐胜跳下西房，听了听，这西房内有人睡觉呼吸之声。徐胜一想，这采花蜂早就闻名，原来是这么一个无能之辈。今夜趁他睡着，我把他拿住，除此大害。于是轻轻进了西禅堂，屋内黑暗，看不真切，听见炕上有人出气之声。徐胜过去要按住，被那睡觉之人一抓他胳膊，就把徐胜夹在肋下。徐胜用力挣不动，夹至当院，先抡圆了巴掌，打了徐胜几个嘴巴，然后说：“混账忘八羔子，你采花今日采到吾和尚这里。吾把你狗头揪下来。”徐胜听见说话的是蛮子哥哥欧阳德，连忙说：“别打，是我。”欧阳德说：“吾打的就是你。”徐胜说：“我是徐胜。”欧阳德听见说：“唔呀，你来此何干呢？”苏永禄从西房跳下来，说：“徐爷，你叫人打了？”徐胜说：“我给你引见引见，这是我兄长欧阳德，那是上蔡县的班头苏永禄，来拿采花蜂来了。他兄长中了镖伤，今日我来帮助他拿采花蜂。兄长，你是从哪里来呀？”欧阳德说：“吾是上徐州去下书信，胜家寨银头皓叟胜奎的孙女，给了吾的徒弟武杰为妻，我得了回信，天晚我住在这庙内，昨夜吾身体困乏，睡着了，及至醒时，吾不见了包袱，连婚书回信全被贼人偷去，还在吾和尚帽子上印了一朵梅花，上落着采花蜂一个。

吾想他今夜必来，吾故作睡着了等候他。”那徐胜说：“这个贼真真可恨。”正说着，听见东房上有人说：“呔，赤字瑶儿鹰爪孙，今有你大太爷采花蜂尹亮在此，听够多时了。你等那个前来送死？”欧阳德、徐胜、苏永禄三人听见，齐拿兵刃要拿采花蜂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采花蜂夜入胜家寨 小蝎子奋力捉淫贼

话说采花蜂尹亮，他白昼进这个庙内时候，欧阳德在西禅堂睡着了，他随在东禅堂歇下。徐胜要先往东禅堂去，准把采花蜂尹亮拿住了。今夜那尹亮在东禅堂，听见外面有人说话，偷听多时。那三人正在彼此引见，说话，尹亮连忙从东禅堂后窗户出去，飞身上房，说：“呔，鹰爪孙，你三人要拿你大太爷，我要失陪了。”欧阳德听见，眼都气红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混帐忘八羔子，你往哪里走，我要拿你这混帐东西，哪里走。”这三人飞身上房，说：“你往哪里走呀！”采花蜂尹亮往北逃走，天色浑黑，道路崎岖，走了有三、四里地，就有岔路往北去了。

欧阳德说：“吾也不能回千佛山去了。”徐胜追了几里也没赶上，说：“苏二哥，你我分手吧，我回至宣化府，禀明大人，派差官拿获他就是了。”苏永禄说：“我去到胜家寨去。”

单说采花蜂尹亮，连夜逃走，到了天亮，他把偷的欧阳德的包袱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二十两银子，一封书信，一纸婚书，是胜奎的孙女，给武杰为妻。尹亮想，这胜家寨是把式窝儿，

他的孙女儿必是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我要到那里去探探道，今晚有个乐儿。尹亮来至胜家寨，在各处探了探道，看明白了出入的道路。他站在庄门，往里正瞧。里面银头皓首胜奎，这日正要带武杰上宣化府去听戏去，方到门首，见了那贼人，贼眉贼眼直往里瞧，胜奎吩咐：“你们不必备马了。”带那武杰来至书房，武杰说：“祖父，你老人家为何又不去了？”胜奎说：“你方才没看见么，那边近壁前站定一人，身高七尺，白净面皮，长眉朗目，身穿宝蓝洋绉大衫，内衬蓝绸子裤褂，足蹬青缎快靴，手拿着一个小包袱，二目贼光透散，必是一个贪淫好色之徒，他来探道。今夜晚咱们大家预备。”先派李环、李珮去，把壮丁人等调齐了，共一百三十七名，大家齐集至大厅。胜奎吩咐：“今夜各自留神，齐预备家伙，大家好拿贼人，你们众人各人都要安排好了，把灯盖在盆底下，听锣声为号。”众壮丁齐声答应，这些人都是跟胜奎练过的，都有几路拳脚。听庄主吩咐，齐声说：“我们大家预备就是了。”胜奎又到了后面，告诉内眷：“大家留神，今夜有贼。”又告诉胜玉环姑娘，叫她夜晚留神，细防贼人。胜玉环有两个丫环，一名秋菊，一名碧桃，这两个丫头都很有能为，跟胜玉环在一处练过。今日这三个人正在练习拳脚，听见爷爷吩咐这话，三个人齐声答应，暗作预备。

到了天晚，胜玉环吃了晚饭，坐在外间屋内，自己无事，把兵刃放在手下，说秋菊说：“你去把净面水取来，我净完了面，要抚琴。”碧桃收拾香案，净手焚香。胜玉环端正坐定抚琴，正抚到得意之时，忽然断去一弦，心中一动，暗说不好，心中说：这必是有生人偷看。胜玉环一回头，见后窗户有一个窟窿，就知有人暗中偷看。胜玉环吩咐叫人来，丫环说：“伺

候姑娘什么事？”胜玉环说：“要到里屋更衣，你二人烹茶伺候。”碧桃说：“奴婢已经烹好了香茶，请姑娘用吧。”胜玉环说：“我换了衣服再用吧。”说罢进了东里间屋内，把簪环摘去，用手绢罩上头，收拾好了，换上铁尖鞋，带上镖囊，又摘下一口单刀，把前窗支开，飞身出去上房。到了后面，往下一看，见下面一人，正往屋中观看。胜玉环跳下房来，她并不害怕，照定那人就是一刀。那人一撤身躲过，说：“呔，那个女子，休要动手，我久仰你姿容秀美，今日一见，我神魂皆消，我是采花蜂，乃有名英雄，你要与我结为夫妇，我绝不负你就是了。”胜玉环一闻此言，气得粉面通红，说：“秋菊、碧桃你二人快叫人来拿贼，我先捉住这小辈。”说罢抡刀就剁，采花蜂用刀相迎。二人正杀得高兴，听见正南锣声一片。丫环这一鸣锣，那李珮、李环点齐壮丁，与胜奎、武杰等，各执兵刃，来至前面，说：“快拿贼呀。”采花蜂尹亮也知这胜家寨乃是把式窝儿，又恐寡不敌众。正在犹疑，忽见一条大汉，来至面前，抡朴刀说：“好贼，你敢来至胜家寨，前来讨死，吾不能与你善罢干休，你要逃走，比登天还难。”照定采花蜂就是一刀，尹亮一闪身躲开说：“小辈大胆。”把刀花一挽，两三个照面，把那李环一刀，砍在肩头。李珮说：“好贼，休要伤吾兄长，吾必结果你的性命。”抡刀过来。武杰也提着刀嚷过来，说：“唔呀，混帐忘八羔子，我要你的狗命。”胜奎带了壮丁人等到了。采花蜂见势大，难以取胜，战久不支，不免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自己把刀一摆，望北直扑花园而来。这里众人追着，说：“好贼，哪里逃走。”采花蜂把身一纵，藏在东花厅的后坡。这里众人，各处追寻一回，说：“走了，没有一点踪影了。”大家回至前面，胜奎说：“叫厨子给预备点菜，咱们好喝酒。”胜奎等在前边喝酒不提。

单表采花蜂，他心中说：我要娶这么一个媳妇，也是大幸，不枉生在人世了，我今日暗中再去偷看，候他们睡着之时，我暗进房中，与她成了百年之好。她若依我便罢，不依我，我一刀把她杀死，也就完了。主意已定。听了听并无动静，他飞身下得房来，来到胜玉环所住之屋，北窗户外，暗暗偷听。那胜玉环只道已经把贼追走了，她把头上手绢耳环，全皆摘去，把镖挂在北墙上，把单刀也挂好了，叫丫环收拾安歇，把帐子里的被褥全安置好了，叫那丫环一个手执灯笼，一个搀扶着她，上了一趟茅厕，回头安歇。玉环到了茅房，方便已毕，带着丫环回到屋中，方欲安歇时，说道：“你两人也留点神睡觉，别全不管，也学精细些。”秋菊说：“姑娘说的是，我两人不用在姑娘屋里睡，我二人在外间屋吧，我也把我们所使的兵刃，都放在手下，倘有动静，我二人也可帮助姑娘。”三人说着话，来到外间屋，胜玉环见地下椅子上，有两个男子的脚印，又见那墙上所挂自己的镖囊与单刀，全不见了，一回头说：“秋菊，我那镖囊和刀，都是你挂在墙上的，怎么全不见了？”秋菊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玉环说：“这是怎么一段缘故呢？”

书中交代，因胜玉环她带了丫头上茅房里去，这采花蜂尹亮，在后窗户瞧得明白，见人出去，他把窗一推，进入屋中。心中说：这姑娘果然生得好，又有一身的武艺，我把她的镖囊解下来，也系在我的腰中，我把她的单刀，也带在我的身上，我就这样办理。她一个女子，无有兵刃，就无有能为了。想罢，他立刻登着椅子，把单刀与镖囊全摘下来，系在自己腰中，一忙，他把镖系反了，他自己的镖囊系的口朝外，他把胜玉环的镖囊系的口朝里，要和人动手，干着急，是不能掏出镖来的。他把单刀也插在他的背后，听见院中脚步声，知道是胜玉环回来了，说：今日晚上可有一个乐儿。这也是活该，我先藏在床

下，候她睡着之时，再作道理。自己钻入床底下，一语不发。胜玉环乃精细之人，她一进屋，就看见自己的兵刃不见了。一问秋菊，秋菊说：“这可是闹鬼儿，明明我挂在那里，为何没有了呢，姑娘你看这边椅子上，还留有男子的脚印呢，这是何人偷去了？”胜玉环说：别乱，你们点上一只灯，在各处照照就是了。”采花蜂尹亮，他在床下听见，他说：这件事要坏，若一照，照出我来，这里我又舒展不开，恐被他人拿住，这可不好。我有主意，莫若飞出去，那姑娘她手无寸铁，不用别的，我就抱她一下，胜奎知道，也准气死。或者我也可以白得一个美人，也是平生之大幸。想罢，主意已定，一掀床帷，从床底下钻出来，胜玉环见势不好，往外间屋一撒身，把秋菊用的刀，先从桌上拿在手中。尹亮说：“美人，还说什么，快从我共入罗帷。”胜玉环往院中一跳，说：“淫贼，往哪里走，你这里来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”尹亮追至院中，说：“美人，你趁此从我，你的刀与镖都在我的手中，你还有何能为？”胜玉环气得抡刀就剁，并不还言。那碧桃、秋菊两个丫环连忙鸣起锣来。前边银头皓叟胜奎，他本来是爱夜饮，正与那武杰谈心，说些个武艺，论些个能为，正在高谈阔论之际，听见那后面锣声一片。胜奎说：“不好，这是哪里锣声？”连忙带朴刀与暗器，武杰也带上镖囊，带领李环、李珮，说：“咱们快到后边，必是那个贼忘八羔子又回来了，吾是不能饶他的。”李环说：“方才被他砍了我一刀，我已上了铁扇散，伤痕已好，今日必要结果了这个混帐。”

胜奎来至后院，说：“好匹夫，你又来在我这里搅。”那胜玉环见祖父同武杰，全皆至此，她把刀一摆，跳出圈外，回到屋中，自己又收拾去了，要换好了衣服，与贼人再战。那秋菊见尹亮把镖囊朝里，就知道他掏不出镖来，说：“你们快拿

他，他掏不出镖来，他把我们姑娘的镖袋偷去，系在他的镖袋上，可是里儿朝外，他不能掏镖，你们快用暗器打他吧。”那武杰眼都气红了，说：“混账忘八羔子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要是英雄，你就敢说，你要不是英雄，你就不敢说。”那采花蜂尹亮一听武杰之言，说：“呔，小辈，大太爷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尹名亮，外号人称采花蜂。今日特意来此借盘费。”胜奎借着灯笼火把，看得甚是明白，说：“小辈，你白天在我门首，老夫就知道久矣。今你敢来这里采花，还充好人，你这无知的小辈，我今日不能放你逃走，上天入地，也要拿住你，送当官治罪，也叫你知道胜家寨的厉害。”采花蜂尹亮与小蝎子武杰动着手，又见众壮丁围绕，各带兵刃，他知道这胜家寨不是好惹的，专讲究打暗器，自己的镖又掏不出来，今夜这美人，也不能到手，我莫若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想罢，说：“呔，蛮子，休要逞强，我要失陪了。”武杰说：“你走不了，我不拿住你，不算英雄。”紧紧跟在背后，他二人相离一丈多远。采花蜂上房，武杰也上房，二人窜房越脊，到了东南角外围墙上，采花蜂上墙，跳出墙外，武杰也上墙，见采花蜂就在眼前，武杰一脚将采花蜂踢倒，说：“唔呀，你这混帐东西，这回走不了啦。”李环、李珮也赶到，先用绳捆好贼人，从西边推进大门，抬至大厅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

群贼盗聚会溪花庄 苏永禄偷探贼巢穴

话说那采花蜂尹亮，跳出墙外，被武杰一脚踢倒捆上，抬至大厅，点起灯笼，照耀如同白昼。胜奎听说拿住贼人，他立时吩咐带上来，家人抬至大厅之上放下。胜奎说：“这个人不是采花蜂，你们错拿了，战了半天，还不认得那贼人吗？你们来看看那个贼，他是白净面皮，这个贼是黑紫脸膛，这就不对啦。”那被捆的人说：“你们众位把我放开吧，我有话说，我是河南上蔡县的班头苏永禄，我也是奉县谕来拿采花蜂的，你们要不信，我那包袱里有海捕公文。”

书中交代，这苏永禄从三圣庙与欧阳德、徐胜分手，要来到胜家寨，求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，他白天有已正之时，就到了胜家寨，他方要进去，只见西边采花蜂正站在胜家寨大门前，往里直瞧。苏永禄藏在一边无人之处，等尹亮过去，他暗中找了一个茶馆喝茶。心中说，这采花蜂今日活该被我拿住。胜家寨是有名的把式窝，他要进去，被人拿住，我明日一早去，见这里庄主，让把他交给我，解送当官销差。要不然，叫他送在这本处地方官，我去见见老爷，也就完了我的公事了。想罢，主意已定，他吃了晚饭，在暗中看那采花蜂的来踪去迹。天有

初鼓之后，采花蜂尹亮从正南上来，在胜家寨东南墙外，有七八株树，他把随行衣包拴在树上，从这里进去。苏永禄心中一动，说我的盘费也短少，也不免且把他的包袱取下来，瞧瞧有银子没有，苏永禄取下包袱，打开一看，看见内有二十两银子，他包好了，系在腰中。他想这采花蜂从这里进去，他必然从这里出来，倘若胜家寨拿不住他，我也不能拿他，不免我想一个主意。他一瞧那边有一株大杨树，他把他的袋子拴在树上，又接了几接，蹲在那里，心中说道：采花蜂今日不从这里来便罢，他要从这里来，想要逃走，万万不能。苏永禄安排好了；听见寨内锣声响亮，不见动静，又听了些时，也不见采花蜂出来，心中疑是必然把采花蜂拿住了。少时，又听见一阵锣响，叫喊声喧，忽见墙上一人，定睛一瞧，正是采花蜂尹亮，纵身往下一跳，又往前一跑，苏永禄一抖袋子，把采花蜂抖倒，过去按倒在地，方要用袋子捆时，背后一脚，把苏永禄踢倒，采花蜂尹亮爬起来逃走了。武杰上来，把苏永禄捆上，抬至大厅之上。

胜奎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苏永禄说：“你瞧我那包袱内，有海捕公文，我名叫苏永禄。”胜奎打开他的包袱，看见有一封书信，一纸婚书，正是武杰的书信，也有武杰的回信。问：“你这两封书信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苏永禄把在三圣庙请徐胜捉采花蜂，在庙内遇见欧阳德，丢婚书之故，说了一番。胜奎把苏永禄放开说：“这倒难为你了，可真不对。”苏永禄说：“庄主，还须赏五福化毒散、八宝拔毒膏两份，我有一个朋友，醉尉迟冯玉，他中了毒药镖伤，被采花蜂所打。”胜奎说：“那采花蜂他练的刀法，打的毒镖武技是吾门中的传授，不知他是何人的门徒？”苏永禄说：“这个人的来历，我也不知。我听人传说，打毒药镖，在南边就是神弹子火龙驹戴胜其，他还

传两个徒弟，不知姓名，或者尹亮是他的门徒。”胜奎说：“戴胜其是我门中弟子，吾久已知道他出了家啦，他为何又收下这万恶的徒弟，真真可恨。我给你拿药去。”胜奎到后面，把药取来，交给苏永禄。苏永禄当时告辞去了。到保安二府衙门，找着赛叔宝陈清，给丁他药与膏药解救那冯玉，下余之药，寄到家中，救他大哥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苏永禄，自己仍然各处寻访采花蜂的下落。他心中着急，但又不是贼人的对手，他想着，只要访着那采花蜂在哪里住，他好去捉他去，自己也好请人帮助。

这日他正往西北去访，想要去宣化府往西走，在各处访贼，又奔怀安县去。这季节天气炎热，他想要找一个村庄歇息歇息。转过一个山坡，见正西黑暗暗，树木森森，是一所大庄院。只见跟前有一土台，土台之上，站定十数个人，内有采花蜂尹亮，青毛狮子吴太山，大斧将赛咬金樊成，赤发灵官马道青，赛瘟神戴成，金眼骆驼唐治古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，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春，黄毛狮李吉，金鞭将杜瑞，花叉将杜茂，钻天鹞子段文成，赛李逵蒋旺。这伙人都是江洋大盗，内中还有金刀将于景龙，燕子风飞腿袁天化，镇八方神镖孟小平，这都是高来高去，飞檐走壁之人。苏永禄并不认识，心中说：采花蜂他一个人，我尚且赢不了他，何况这些人，我一个人更不能是他的对手了，我只好在暗中偷看，再作道理。

书中交代，这采花蜂尹亮，他从胜家寨逃到溪花庄，这里庄主姓花名得云，乃是北新庄花得雨的三哥，他也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。他练得一身本领，专爱结交天下英雄。他手下有一个钻天鹞子段文成，金刀将于景龙，燕子风飞腿袁天化，镇八方神镖孟小平。这四个人都有飞檐走壁之能，均是江洋大盗。在溪花庄上，保着花得云，结交天下英雄。后来又来了一个赛

李逵蒋旺，在此坐地分赃，招纳各处英雄。青毛狮子吴太山等，众人来至这里投奔他，大斧将赛咬金樊成等，也投到这里。今日采花蜂尹亮又投到这里来，众人跟随，来到庄外土台眺望。

苏永禄看得明白，他心中说：这里是贼窝儿，我暗中别教他看见了，我自有主意。今夜我探听明明白白，我去调兵来剿拿他等。想罢，找了一个僻静之所，吃了晚饭，心中说：我要探访明白，好去宣化府禀报钦差彭大人，求他给我派官兵，或者派他手下英雄亦好。主意已定，他立刻收拾好了，进了溪花庄，飞身上房，在各处一看，见那边灯光隐隐。他窜房越脊，直向西走，到了花得云的住房。苏永禄正往前走，猛抬头，见一片灯光，却是一所花园，内有各种奇花，东南是正房五间花厅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南房五间。这个院是绿林人所住之处。那正房后边，全是格扇子，打开向北望，可以玩花，西边还有望月楼，避暑庄，逍遥阁，芙蓉轩，安乐斋，暖阁凉亭，游斋跨厅，牡丹亭，蔷薇架，合欢楼，翡翠轩，月牙河。这花得云他坐地分赃，乃是有名的英雄，手内银钱又广，今夜在北花厅上摆酒，给采花蜂接风，商议着要害死彭公，替他四弟花得雨报仇雪恨。这是他一番心意。

苏永禄在后窗户往里一瞧，那里边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丑丑俊俊，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，四海九州的豪杰。花得云坐在当中，说：“尹贤弟，你今来此，给我想个主意，替我四弟报仇，我三弟在怀安县也知道这个信息，他遣钻天鹞子段文成来至我这里，要约请各路英雄，刺杀彭钦差，替我四弟报仇雪恨。”尹亮说：“这也不难，我同一个朋友到他公馆，夜内行刺，杀了他就完了。”正说着，金刀将于景龙，不经意地一回头，见后窗户有个窟窿，瞧见有一个人，他性情粗暴，立刻喊道：“众位，不好了，后窗户有奸细，暗探消息。你们快拿兵

刃去拿这奸细。”苏永禄听了，吓得浑身是汗，说：我一个人，要跑也跑不了，要动手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今日我要死在溪花庄了。听见大厅内一乱，他回头瞅见一株大树，苏永禄连忙上树藏躲，伏在树上，不敢出气。花得云这伙人来至外面，各处一找，并无一人。段文成说：“于贤弟，你竟造谣言，这里哪有人呢，我想咱们这里并未着案，哪有人来这里暗探呢。”于景龙被众人说了他一番，他自觉无趣，大家回至大厅，齐说于景龙他眼花了，闹起鬼来了。

苏永禄吓得两眼发直，见众人全皆进了大厅，他才慢慢地跳下来，心中说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赶紧上宣化府，到彭大人那里邀请几位英雄，来捉拿这伙贼人。自己心中说：好险，好险。正自害怕，忽然看见后面有一个人，追奔前来，心中更是害怕，说：不好，有贼追下来，这个人脚程甚快，我须快跑方好。苏永禄他在前头跑，后边那人直追他，他急了，见在前边有一个坟茔，内有跨栏墙，正中有宫门，苏永禄料想跑不了，飞身跳进跨栏墙，自己隐藏，也不敢出去，暗中隔着那古路线的窟窿，往外一看，见那人围着跨栏墙，往里直瞧，并不走开。

苏永禄见那人是要拿他，他心中说：莫若我走为上计。想罢，飞身往外就跑。方要逃走，只见那人过来，一脚把苏永禄踢倒，按在地下说：“你往哪里走，我哥哥还说你是英雄，原来是一个无名小辈。”吓得苏永禄战战兢兢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粉金刚暗探溪花庄 苏永禄定计拿淫贼

话说雨雪豹苏永禄被人按倒在地，那人说：“采花蜂，你这可跑不了啦！”苏永禄说：“你这人说话，耳音甚熟。我不是采花蜂，我叫苏永禄。”那人说：“原来是苏二哥，我名徐胜，是奉大人之命，派我三人来捉拿采花蜂尹亮。我跟你分手之后，到公馆见了大人，回明了，说闹采花蜂，在各处采花。大人派我与水底蛟龙高通海，多臂膀刘德太，我三人来拿这采花蜂。我白天访得明白，采花蜂尹亮在这里住着，我正在村内访查下落，忽见你从里面出来，我拿你当采花蜂啦，我才追至此处。”苏永禄说：“采花蜂尹亮，他已然在这里，和那群贼同在一处吃酒，内有青毛狮子吴太山等二十多人，我是不敢动手，你要敢去，就带你前往就是。”粉面金刚徐胜说：“你头前带路。”二人言明，站起身来，又扑溪花庄来。苏永禄说：“我给你在房上哨望，见机而作。”徐胜说：“不用你帮助，有我一人足杀得了这伙贼人。”

二人进了村庄，正往前走，只见那边路北，就是花得云的住宅。二人上房，从房上又至那所院落，听见里面划拳行令，吃得甚是高兴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杯杯饮尽，盏盏吃干。徐胜

扒在后窗户，望里看得甚真，但只见那花得云、钻天鹞子段文成二人在一桌谈心，说要上宣化府去行刺。徐胜听得正出神，那于景龙他一抬头，见后窗户又是一个人影儿，他一想，我这回先别嚷，自己先出去，到外面要看真切，再为动手。金刀将于景龙就悄悄到后面去了。徐胜早已看见，抡锤就是一锤，正打在于景龙的面门，他“哎呀”一声，翻身倒于就地，登时身死。大厅内众人听得一声惨叫，急各带兵刃，来至后院，看见徐胜说：“小辈，哪里走！”段文成抡豹尾鞭，照徐胜就打。花得云率众贼亦来在后院，把那徐胜围住。采花蜂尹亮一想，我来在溪花庄，寸功未立，叫天下英雄看我无能，不免我施展暗器，我赢了，也叫众人看我采花蜂不是无能之辈。想罢，掏出那毒药镖来，照定粉面金刚徐胜就是一镖，正中徐胜的左肩头。徐胜正自动手，被这一镖打在左肩头，自己觉得膀背发麻，浑身疼痛，不敢再战，连忙的把锤花儿一摆，拨回兵刃，打出圈外，他飞身上房，窜房越脊如履平地相似，逃至墙外。

那赛李逵蒋旺、钻天鹞子段文成，二人带着众人往外就追，齐说：“别放走了这小辈，务要把他拿住，碎尸万段才是。”采花蜂尹亮说：“这办案之人，他是跟我下来的，你们千万别放走了他，定要拿住他。”众人答应。

徐胜觉着镖伤麻木，疼痛连心，头眩眼黑，心里发闹，两腿发软，恨不能一步飞上天去才好。自己慌不择路，走了有四、五里之遥，听见那后面追声渐远，他见路北有一座古庙，徐胜也跑不动了，他一推庙门，就推开了，连忙关上，把门插好了。他看北边是三间大殿，格扇全坏了，东西配房已塌，并无僧道，只有院墙还整齐些。他疼得浑身是汗，把山门靠住了，听了听那边大道上，众贼追到这里，齐说：“往这里跑来的，他如何

能跑得那么快呢？我们还须留神。”花得云说：“他跑不远，或许藏在庙里，亦未可定，你我进这山神庙，看是没有人。

”段文成说：“不可能，别耽搁了，往下追吧。”众贼说：“追！”那采花蜂尹亮说：“众位英雄，不必害怕，就算他逃走了，他已然中了毒药镖，三天之内必死，不能活的。”众人追了有四、五里路，并不见那徐胜的下落，众人无奈回头，说：“今日饶了他，让他落一个全尸首吧。”内有赛李逵蒋旺说：“你们头前走吧，我要出恭。”众人答应，说说笑笑地一同往西去了。

徐胜在山神庙内，倚着门，听见众人都在那大道上过去。他镖伤疼痛难受，大骂贼人：“我徐胜无辜受了他一枝毒镖，死在这里，公馆也无人知晓，无人给我报仇雪恨。我把采花蜂这个狗娘养的，这花得云无知鼠辈。我想不到今日死在这里。我徐胜堂堂正正奇男子，烈烈轰轰大丈夫，一旦死在匹夫之手，万不能与他善罢干休，我要死在地府阴曹，只要我的阴魂不散，作了鬼，也要拿你们报仇。”正骂着，那赛李逵蒋旺，才出完了恭，正走到这里，听见路旁破庙之内，正是粉面金刚徐胜，在大骂贼人。赛李逵手拿加钢斧，来至山门前，说：“小辈，原来你没有走哇，藏在这里。想要逃走，比登天还难。”徐胜听见有人说话，伤痕疼痛，不能动转，倚着山门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赛李逵蒋旺说：“我姓蒋名旺，绰号人称赛李逵。你是衙门中办案之人，咱们是冤家对头。”说罢连推了几下门，却推不开。蒋旺说：“我不从门内进去，我从墙上跳过去，拿你就是了。”蒋旺飞身上墙，跳进院中去。徐胜此时想站也站不起来，看那蒋旺身高七尺，面如刀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粗眉直立，怪目圆睁，手抡加钢斧，直扑徐胜而来。徐胜说：“呔，蒋旺，我徐胜乃是英雄，你要是绿林朋友，你拿斧子过

来，照定我头上给我一斧子，咱们两个人结个鬼缘，你可别送我上溪花庄凌辱我。”蒋旺说：“好，你既说到这里，我姓蒋的与你结个鬼缘，我就给你一斧子吧。”过去抡加钢斧向前。那徐胜一闭二目，竟等人头落地。

蒋旺方要抡加钢斧，听见大殿有人说话：“呔，小辈休要伤白虎星君，吾神的法宝来取你。”蒋旺吓了一跳，一回头，只见白茫茫、黑暗暗一宗物件，扑奔面门而来，要躲也躲不开了，正打在面门之上，“哎呀”一声，便倒于就地。徐胜听见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从大殿出来了一人，赤身露体扑奔蒋旺，把蒋旺捆起来。徐胜一看那人，正是水底蛟龙高通海。徐胜说：“高大哥，你救我回归公馆之内，你去到胜家寨，给我求一点五福化毒散，八宝拔毒膏，救我这条性命，我也感念你的好处。”高通海说：“别忙，我先把他的衣服剥下来，我穿上，然后再说再议就是了。”

书中交代，高通海是从何处来至这里呢？因他奉彭大人之命，派他与刘芳、徐胜三人，拿采花蜂尹亮。三人分手，高通海他顺路往西走了有七、八里路，见南边有一片草塘，当中有一片水坑，内有几个人在内洗澡。高通海走得浑身是汗，他也想去洗洗澡，就把衣服脱去，跳下坑去，他想要施展施展水性。那些洗澡的人，都不敢往深处去，都在浅水中。他往里把平生之技一施展，分水蹲入水底下。他所练都是出奇之能，练完了他上来，见那几个洗澡之人，踪迹不见，他的衣服也没有了，连他的铁片刀也没了。他自己一愣，心中说，这下子可坑了我啦，我是不能拿贼去啦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一天，再打主意。候至天晚，再回公馆，也不敢进村庄去。他上来出了芦苇塘，见正北有一座山神七圣祠，他一推山门，门内堵住，飞身跳进院去，在北边大殿内，看那庙均都坏了，被风雨摧残。他推门进

到里面，并无僧道，东西配房也都已坏了，他把门关上，连急带气，在大殿供桌上坐下，说：“我高通海没想到今日这样受害。”自言自语的，他倒在供桌上睡着了。方才徐胜与蒋旺二人说话，把他惊醒。他听见蒋旺要砍徐胜，手无寸铁，又无衣服，赤身露体的，连忙把供桌上的铁香炉取下来，照定蒋旺说：“呔，好小辈，休伤白虎星君，吾神拿你。”一香炉正打在蒋旺的面门之上。蒋旺登时栽倒，被高通海按倒捆上，把衣服剥下来，自己穿上。就是两只快靴，高通海穿着太大。他趁着蒋旺还未缓醒过来，把他的口堵上，把徐胜送至东边台阶之上，把山门打开。心里想着，这溪花庄众贼回去，见少了一个人，必派人来找，这里把山门开着，把这个人叫他站在山门之内，我在他身背后就是了。高通海一瞧，蒋旺脸上污血怕人，就把地上香灰捏了一把，抹在他脸上，蒋旺急得嚷不出来，干生气。高通海把他立在山门以内，在他身后一耍那斧子，抡动如飞。

单说花得云他们众人，回至庄内，到了大厅之上，等了有两刻工夫，不见赛李逵蒋旺回来。花得云说：“这厮他往哪里去了？真正奇怪，莫非是办案的人，在暗处藏着，见蒋旺落了单，把他拿了去了，也未可定，哪位去看一看去？”旁边有镇八方神镖孟小平说：“我去找他去。”花得云说：“多要留神，见着他，叫他早些回来就是。”孟小平飞也似出了庄门，走至七圣祠山门里，听见山门那里呕了一声，吓了孟小平一跳。抬头一看，见山门站定一人，披头散发，抡着双斧，呕呕直叫。孟小平打了一个冷战，掏出镖来，照定那人就是一镖，正中蒋旺的前心，蒋旺登时身死。高通海在那蒋旺死尸背后扶着，不叫他躺下，还叫他立着。他又耍那两把斧子。孟小平说：“真奇怪，这一镖已然打着，为何他死尸不倒？我去看看！”他方至山门以外，见那死尸照他一冲，他一闪身，未躲开，被死尸

冲倒，高通海趁势一斧，正劈在那孟小平头顶之上，劈下来半个耳朵。他捆上孟小平，把他的靴子脱下来，自己穿上正合适。又把孟小平的辫子拆开，再往他脸上用香灰一抹，让他还在那山门里一站，自己躲在他身后，又耍起斧子来。

这时村庄里又出来三个人来找孟小平，都没回去，花得云想这事好奇怪，找人的也不回来了。采花蜂尹亮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二人说：“我二人也跟了去就是了。”三人各带兵刃，出了溪花庄，到了这七圣祠，听见那山门里有鬼叫，抬头一看，见一个耍斧子的，披散着头发。采花蜂掏出镖来，照定那人就是一镖，把孟小平也给打死了。高通海把死尸往外一掷，说：“呔，吾神来也。”一掷尸体，没打着采花蜂。他跳出来说：“吾神拿你。”吓得吴铎、武峰二人连忙逃跑，不敢回头。采花蜂说：“不要跑，吾自有道理。”拉刀照定那高通海就砍，高通海抡斧相迎，二人杀在一处。那高通海哪是采花蜂尹亮的对手，急忙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快通名上来，爷爷斧下不死无名鬼。”尹亮说：“大太爷我姓尹名亮，外号人称采花蜂便是。你何人，快通名来。”高源说：“我姓高名源，表字通海，绰号人称水底蛟龙，你就是采花蜂，我自有主意拿你，我乃高法官是也，专会拘神请将，我一念咒，叫天兵天将来拿你。”说着话他直往东败。尹亮一动手，就知道高通海不是他的敌手，亦知他的能为武技不高，便往下急追，说：“小辈，你不必吓唬我，我全不怕。”高源说：“你不怕，看你怕不怕？高法官我要念咒了。”说着，他嘴里就嘟哝几句话：“值年太岁快帮我，拿这采花淫贼。”正走在一座树林之中，忽听半空中有说：“吾神乃值年太岁是也，采花蜂休要逃走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

神手将拿获淫贼 赤松岭路逢群寇

话说采花蜂尹亮，正追高源。高源他本来不会使斧子，怕被人拿住，他心中就造起谣言来了，说他会请神帮助，一念咒说：“值年太岁此时不到，更待何时？”只听半空中树上一声：“吾神来也。”吓了采花蜂一跳，回头就跑。

高源他本是造谣言，见树上跳下一人，细看原是一个紫面的男子，瞧着好面熟，一时间想不起来，便问：“朋友，你是谁呀？救了我一命。”那人说：“高源兄弟，不认识我了？咱们都是河南人，你在上蔡县剿灭宋家堡之时，我曾见过尊驾，我又是令尊大人的徒侄，咱们都是一门中人，你忘了不成，我叫苏永禄。”高源说：“甚好，你我是千里有缘。你是从哪里来？”苏永禄说：“我从上蔡县来，拿采花蜂尹亮。”就把上面的事，细说了一番。二人正说着，那边采花蜂尹亮，早听得明白，说：“好两个无名小辈，你等往哪里走，吾要全结果你们的性命。”原来尹亮他未曾走远。他竟在西边听着，说：“好两个匹夫，我来拿你。”尹亮飞也相似，来至这里，他抡刀就砍。苏永禄二人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两个人也不是尹亮的手，只累得浑身是汗，遍体生津，歇喘带喘。

正在动手之际，忽见那南边大道上，有七、八个骡驮子，四个骡夫，两个骑马之人，跟着朦朦月色，看得甚真。见那边三人动手，杀得难解难分。只见那边说：“三庆儿，你瞧那边是劫路吧，咱们去看看。”原来大道上来的是神手大将纪有德，他是要往宣化府去，发点果子，顺便要把儿子提拔提拔，叫他们帮助，在彭大人台前说说，要跟着效力当差。他知道要到大同府拿傅国恩，别人不成，非他不可，故此他带领儿子，一来散逛发卖果子，二来要见大人。他们带着四个壮丁，押着驮子，这日起的太早，走至溪花庄，他们绕道要进宣化府西门，那里是果市。在这里，他看见那道上有三个人动手，就叫把驮子站住，他立刻带着那三庆儿，就是他儿子，学名纪逢春，绰号打虎太保，过来查看。他一抡刀过来，一看高通海与一个不认识之人，正与采花蜂动手，他抡刀过去说：“高源不要害怕，我来帮助拿淫贼。”高源看是纪有德，就知道有了帮手，他赶紧说：“姑父，你老人家快来，急速拿这采花蜂。”苏永禄说：“老英雄，我是上蔡县的班头，苏永禄是也，因为他，我披星戴月来到这里，望老英雄把他拿住，方能与我消差，我一家骨肉团圆。我每日烧香报你老人家的厚恩就是了。”纪有德说：“你不必为难，我来把他拿住就是了。”采花蜂正在戏耍高源、苏永禄这二人，忽然来了这父子两帮手，想掏镖也容不出掏镖的工夫，几个照面，被纪逢春撒手扔锤，照定他前胸就是一下，把尹亮冲了一个跟头，纪逢春立刻过去捆上他。高源说：“拿住甚好，还须求一位到胜家寨，讨点五福化毒散，八宝拔毒膏，那徐胜被尹亮拿毒镖打了。”纪有德问：“现在哪里？”高源说：“现在七圣祠小庙里，未知死活。”纪有德听说这话，说：“这伤万不容缓，我去到胜家寨去，我与胜三哥素有来往。你们去两个人，先把徐胜倒换背到公馆，我中午必到。”那采花蜂

尹亮直骂不绝，他二人立刻把尹亮捆好了，把杏儿扔了些个，把尹亮放在那筐里，叫苏永禄跟着这驮子，送至宣化府，叫纪逢春跟高源去背徐胜，大家在公馆中见。纪有德分派已毕，急上马奔胜家寨去了。

单说那纪逢春生来力大无穷，但其笨无比，只练定了一对短把轧油锤，共重有八十斤。他同高源二人，至三神庙，把徐胜背起来，顺大路直奔宣化府而来。

再说头前那骡驮子，苏永禄押着，有四个壮丁，走了有二里之遥，只见眼前有一伙人，说：“站住，别走，你们是作什么的？”那苏永禄一瞧，都是溪花庄之人。原来钻天鹅子段文成，他带同燕子风飞腿袁天化等十数人，听见吴铎探听明白，大家先从小道绕至此处，在这里劫住众人，苏永禄也不敢过去，知道寡不敌众，那四个壮丁也吓得不敢言语。段文成说：“别走，我们看看。”他众人一找驮子里面，看见采花蜂尹亮，忙把绳儿一抖，放出尹亮，这边苏永禄已跑了，众贼吃了几个杏儿，带尹亮去了。

四个壮丁跑回来说：“苏大爷，你怎么也不敢与他们动手？是怎么一段缘故呢？”苏永禄说：“我一人岂是众人的对手，我早就藏在树上。”正说着，高源、纪逢春背着徐胜来至此处，说：“怎么站住不走呢？”苏永禄说：“不好了，采花蜂被人抢了去了。”纪逢春说：“为何不追？”苏永禄说：“我也是不敢追，因寡不敌众，不敢与贼争锋。”三人无奈，叫壮丁去送骡驮子。往前行走，到了宣化府，天色大亮，到了公馆，将徐胜背在屋内。

这神手大将从胜家寨回来，同武杰来至公馆，先给徐胜上了药。彭公病已痊愈，高源上来，把昨日在溪花庄之事，回禀

过大人。彭公说：“这还了得，这些匪棍竟要反叛。昨日刘芳回来，说没有访着下落，你既访真，把帮助你动手的纪家父子叫上来。”高源出去，带领纪有德来至上房，纪有德给大人请了安，说：“大人此去要到大同，如有用我之处，我必然前来。恳求大人提拔我父子咧。”彭公说：“如有相烦之处，必请台驾协助，共拿反贼。”就赏了纪有德一桌席，派高、刘陪坐饮酒。大人写信一封，派人给宣化镇，叫他带兵剿灭溪花庄。此时张耀宗已然接印多时了，奉札带兵剿灭溪花庄，即日点兵到溪花庄。花得云风闻率贼逃走，并将全家带走，唯有七圣祠庙内，还有两个死尸在那里，交本地面官人掩埋。带兵回归，禀明大人彭公知道。

纪有德告辞，带纪逢春去了。武杰服侍徐胜，伤痕已好。大人起身，一路交派各处地方官，都要访贼人采花蜂与吴太山等。

这日到了怀安县，彭公入了公馆。知县杨文彩参谒大人，彭公说：“这里乃是关外，地保等随处留神，暗访采花蜂等贼人就是了。”彭公次日未曾起马，就听人传言这怀安县闹采花蜂贼人，闹得甚是厉害。彭公说：“这贼人实乃民之祸害，我给你等二天限，务要把贼人拿获。”徐胜、武杰、高源、刘芳，这四个人一齐都听大人吩咐，各带兵刃，由公馆起身，暗地采访。四人分为四路。这日，他四人并未回来，高源与刘芳二人，在外面各村落镇店，与庵观寺院，全都访到，并无贼人踪迹。

至次日回来，在公馆之内，高、刘二人见管家彭禄儿哭得眼红了，说：“二位护卫，你们回来了。这可不好丁，大人昨夜不知哪里去了，公馆的门亦未开，大人在上房睡觉，并不知是那来的贼人，将大人偷去，墙上还写了几行字迹。”高源、刘芳二人一听，吓得魂飞千里，连忙到上房之内一看，见那北

边墙上写的是：

彩霞独立站云端，花花世界美名传。
风声一动伤人命，钻木取火并非难。
天下绿林皆恨你，要拿赃官报仇冤。
子时三更来到此，捉去贪官豆十三。

高源、刘芳二人看罢，正在为难之际，外面武杰、徐胜二人回来，听说此事，当时急得目瞪口呆，说：“此事不好办，你我四个人，咱们往各处去找吧。”四人连饭都未用。一夜无话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四个人吃了些早饭，这才出了公馆。高、刘二人望西北，徐、武二人往东南。

单说高源、刘芳二人，往前走了有七、八里路，在大道一旁，有一座树林，二人歇息。刘芳说：“你我二人是钦差手下的差官，这要把大人丢了，这事应该怎么样呢？你我是该得什么罪名呢？”高源说：“大人要是真找不着，你我到当官，全都是刚罪，要想活命，甚难。”刘芳说：“要是刚罪，咱们二人不如上吊死了倒好，省得受那些个罪过。”高源说：“上吊就上吊吧。”二人拴好了套儿，刘芳说：“你先伸脑袋。”高源说：“你先上吊吧。”刘芳说：“咱二人对上吊。”高源说：“上吊不好，不如抹脖子好。”刘芳说：“抹脖子也好，你先抹吧。”高源说：“要抹脖子怪疼的，莫若跳河好。”刘芳说：“跳河的事没有我，你想要冤我，你会水，跳河你游水走了，我是死了，那可不成。”二人正说着，高源说：“咱再等会死，你看那边，采花蜂来了。”刘芳抬头一看，见正南上来了三匹马，飞也似的前来。见头前马上是少年男子，俊品人物，白净面皮，身穿蓝春绸大衫，足蹬青布快靴，骑的白马。二人上前

去说：“呔，别走啦，你等是从何处来？快下马受死。”只见当中那个骑马的说：“你二人莫非是高源、刘芳，在此何干？”

他二人看那说话的人，骑黑花马。他跳下马来，身高七尺，膀大腰圆，头戴马连坡的草帽儿，身穿蓝绸子大衫，足蹬快靴，四方脸，粗眉阔目，满部花白胡须，年约花甲，精神百倍。二人看罢，连忙上前行礼，说：“你老人家好哇。”他认得这位爷乃是姓褚名彪，绰号人称金刀铁背熊，又名黑太岁，他久走口北的镖，这是保着一支镖，上大同关交去，现住在怀安县的客店，带领着两个徒侄，一个是八臂哪吒万君兆，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。这二人要到口外访一个朋友，正走在这里，遇见高源、刘芳，遂说：“二人在这里作上绿林的买卖了。你们也不看看，我等是谁，就敢过来动手。我听人说，你二人现在彭大人那里当差，可有这事吗？”二人答应说：“是。”高源说：“你老人家是从京中来？”褚彪说：“是，你二人当差，来此何干？”刘芳说：“叔父要问我二人之事，提起来一言难尽。只因为我二人保了彭大人，作了差官，保了守备衔，提升千总之职，大人奉旨查办大同府，因那叛臣傅国恩，拐印诓兵，私造了一座画春园，占了方圆五百余里的山场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。大人前日到了这怀安县的地面，查访此处，有一个淫贼，名叫采花蜂尹亮，他闹得各处十分厉害。大人派我们四人在各处访拿贼人，不料昨夜公馆无人，彭公被贼人盗去，我二人归公馆，听了这件事，我们一点主意皆无。我二人来至这里，寻找已遍，并无下落，实在无法，故此在这里想要上吊，谁料你老人家同二位兄弟来了，你可知道，此处有绿林中人没有呢？”

褚彪说：“此处倒有一位，他也与彭大人无仇，都是自己人，你二人谅想也知道。”高源说：“他是谁？”褚彪说：“他与你父亲相好，姓贾名亮，人称花驴贾亮。”刘芳、高源说：“

我二人实不知道，朱、万二位贤弟同我们二人，到贾大叔那里请安。他是此处的活地图，无有不知道的事。”

他们五人一同往西，到了梅花岛小蓬莱山庄贾亮的门首叫门。贾亮正要出门，听见有人叩门，叫家人贾顺开门，他也迎出来，一看是故友褚彪，带着高源、刘芳、朱光祖、万君兆。大家见礼已毕，进了大门，让在北房中落坐。褚彪就把丢大人的话说了一遍，贾亮说：“这里绿林人还有谁呢？”他一摇头说：“无人，无人，此地的，我均知道。”忽听西屋里说：“爹爹忘了吗？你老人家瞧瞧那墙上，贴的那名帖，想是他吧。”贾亮同众人抬头一看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

怀安县贼寇劫钦差 蓬莱庄贾亮定巧计

话说贾亮听诸彪之言，他心中思想，些处并无有绿林之人。正在寻思之际，听见那西屋里他女儿贾赛花说：“爹爹，你忘了不成，那墙上有一片子，你看那就是绿林中人，他请过你老人家。”贾亮看那墙上写的是花得雷三个字，忽然想起霸王庄来。他就说：“这件事可不好办，那霸王庄他家有绿林英雄不少，庄主花得雷练得一身好功夫，招聚江洋大盗，他曾遣人前来，请我入伙，我并未曾入伙。我听说他家有招贤馆，聚天下英雄好汉，他有兄弟四人，大哥花得霖，远走西下，并无音信。他行二，名得雷。他三弟是花得云，他四弟花得雨，被彭大人在北新庄给杀了。他招聚各路的绿林，又有他三弟，带着些人来至霸王庄，要与他四弟报仇雪恨。他家离我这里六、七里路，他那所宅院，是方圆四、五里路，院内有些埋伏，里面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，立刀、窝刀、弩药箭，各样的埋伏。”

刘芳说：“他家有甚么能人？”贾亮说：“我都不知名姓。”褚彪说：“要不然，你我今夜去探探这霸王庄形迹再议。朱光祖、万君兆，你二人保着镖先走，到大同府等候，我随后就到。”朱光祖领命，二人走了。贾亮预备晚饭，四人用了晚饭，

各带兵刃，收拾好了，一同起身，要夜探霸王庄，探听大人是在那里不是。如果钦差大人在那里之时，可以调兵剿拿贼人就是了。如果大人没在那里，再另作主意就是。四人言罢，各带兵刃，这才起身，到了霸王庄。

天有初鼓之后，贾亮行走之间，忽然一个跟头，栽倒于地，不能动弹。褚彪、高源、刘芳三人，连忙过来说：“你老人家是怎么样了？”贾亮说：“我有一个心疼的病症，今日犯了，我实不能前往，高源你送我回家。”高源、刘芳二人亦无法了，说：“我二人送你老人家回家就是。”二人背起贾亮来，回蓬莱山庄。褚彪说：“你等只管回去，我自有道理。我去到里边探访明白就是了。”

褚彪跳进霸王庄去，他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窜房越脊，如履平地相似。正然往各处寻找，忽然脚下一轻，正登在滚瓦之上，翻身倒于就地，串铃一响，各处都知道了，跳出壮丁来，把那褚彪捆送至大厅之上。两旁站立多人，大厅五间都是坐位，当中的是花得雷、花得云，两边坐的溪花庄的人，有燕子风飞腿袁天化，钻天鹞子段文成，青毛狮子吴太山，金眼骆驼唐治古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，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喜，黄毛狮李吉，金鞭将杜瑞，花叉将杜茂，采花蜂尹亮。这些人正在吃酒之际，听见传锣响，少时，家人报说：“滚瓦墙拿住一个奸细。”花得雷说：“抬上来。”家人出去不多时，把那褚彪抬至大厅之内。褚彪破口大骂。花得雷说：“来人，把他给我乱刃分尸就是。”旁有钻天鹞子段文成说：“且慢着，那位莫非是褚大哥吗？你不是保了北路镖啦，为何来至这里？请道其详。”他过去把绳扣解开，褚彪说：“我访友来至这里，听说霸王庄有绿林中人聚会，夜来探访，不想被人拿住。”段

文成说：“你没有保镖，就在这里吧，我给你引见引见。”带着褚彪给众人引见。

褚彪心中说：我至这里，又不知彭钦差大人在这里没有，莫若我探听他的口气就是了。想罢，说：“庄主威镇口北，无人不知，我久仰大名，今幸得会尊颜，实乃三生有幸也。”花得雷说：“老义士乃侠义之人，来至敝庄，我实是粗鲁。”褚彪说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见外呢？”又说：“我今来到此处，得遇庄主知遇之恩，我探听一事，不敢隐瞒。现今有一个查办大同府的钦差彭大人，手下广有英雄，他前在北新庄，办了庄主你的四弟花得雨，今他往怀安县，怕的是内有隐情。庄主多多留神小心，怕的是有他的人前来探访。”花得雷听褚彪之言，说：“老英雄，请放宽心，那彭钦差他要拿我，焉得能够，早已被吾的朋友把他擒来了。”褚彪听到这里，说：“原来庄主先下手了，把钦差彭大人拿来，必是乱刃分尸，替四庄主报仇雪恨哪。”花得雷说：“正是。”

书中交代，彭公怎么被这贼人拿来的呢？因彭公在公馆无事，自己灯下看书。天有三更之时，听得帘子一响，大人抬头，看不见有人，自己只是看书，便闻见有一阵异香之味，他不知不觉，迷迷糊糊，扶在桌上，不能动转，昏迷过去，不省人事，连书童都受了熏香。原来外面是采花蜂尹亮，钻天鹅子段文成，二人因从溪花庄逃走，至霸王庄花得雷这里，群贼会合在一处。花得雷与吴太山是知己之交，都是换心的交情，又有燕子风飞腿袁天化等，都在这霸王庄招贤馆内。花得雷款待众人，说：“列位仁兄，众位朋友，我花得雷是朋友，你们哪一位把彭大人，或杀他或行刺，替我四弟报仇？”旁有段文成说：“花大哥，你要活彭大人、死彭大人呢？”花得雷说：“活彭大人拿来甚好，但谈何容易呢？我要领教。”段文成说：“庄主在家

中候我，三日回来，必将彭大人拿来就是了。”采花蜂说：“我同兄长前往。”二人计议已好，收拾起身，在道上无话。

到了怀安县，住在店内。他听人说，今日接钦差大人。他便与段文成吃完了晚饭，住在这里。次日，彭大人到了，住在十字街上，路北玉皇庙西边的公馆。二人白天探明了道路，晚间二更以后，换好了夜行衣服，出了住房，把门带上，留个暗记儿，翻身上房，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相似。到了公馆的院内，见上房灯光隐隐。段文成先给了采花蜂解药闻上，他会使鸡鸣五鼓追魂香，二人先闻了解药，这才从百宝囊中掏出千里火来，点上熏香，把彭大人熏过去。采花蜂下去，把彭大人背起来，二人要走，尹亮说：“不忙，我给他留下几句活，写在墙上，你我兄弟二人的暗号儿，也写在那字上。”尹亮研浓了墨，提笔写在墙上。然后二人背起大人，竟奔霸王庄而去。

这花得雷方才起来，他先叫人把彭大人送在花园八宝弩箭亭之内，他升了大厅，请众位绿林人物，那袁天化、吴太山等，齐集大厅之内。花得雷与花得云二人说：“今日这事，把彭朋拿来，必须要细细勘问才是，你众位想是怎么办法？”众人听罢，也有说杀的，也有说放的，其说不一。袁天化说：“这事要杀可不成。彭大人他是大清国的一位钦差，难道说这么丢了，他们那些差官就不找了么？这事万不能，倘若找来，这小小的一座霸王庄，能挡多少官兵，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，杀官如同造反，这件事要想一个万全之策，从长计议才是。”花得雷说：“无妨，我要是杀了他，也无人知晓。即便有人知晓，我已投奔大同府画春园那里，他正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早晚共成大事，这也是助我成功。杀了彭大人，也替傅国恩除去一害，你等想想对不对。”大家齐说：“也好。”只见从旁边过来一个家人说：“大爷，这件事依奴才之见，莫如先不必杀，暂时收

在八宝弩箭亭之内，也给他吃的喝的就是，等候彭大人那手下之人，或是来找，咱们拿住他们，这是一网打尽。如拿不住，听他那边风声怎么样，然后再为办理。”花得雷一听说：“也好。你就派四个人看着就是了。”那家人下去，到了后边花园之内。他知道这个弩箭亭四面都是埋伏，要脚蹬着那诸葛连珠弩箭，厉害无比，人准死无疑。

他先把削器的总弦上好了，然后他开开门，先给大人一碗水喝，大人正昏昏沉沉，不知身在何处，他把大人唤醒说：“大人，你老人家还好哇，认识我不认识？”彭公说：“这是哪里，我为何来至此处？”那家人说：“大人不知，这是如此如此。”把上项之事细说了一番。彭公说：“你是谁呀？我想不起来了。”那家人说：“我姓朱，名桂芳，乃保定府人，大人前次升河南巡抚，误走连洼庄，我要救大人，未得其便，被人走漏了消息，我也没敢回去，我自己逃在这里。我料想不能再见大人之面了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遇，实三生之幸也。你老人家只管放心，我就上公馆送一个信，自有人前来救你，你可写一封书信给我就是。”彭公忙说：“甚好，你快取笔砚来。”朱桂芳取来笔砚，大人写好了信，交给朱桂芳说：“你送至怀安县我的公馆之内，到那里找着姓高的、姓刘的均可，信要面交为是。”朱桂芳说：“明日要去制办他作生日所用之物，我就可以去了，大人请放宽心，都有我咧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去吧。”朱桂芳又取来一壶茶，又拿来一匣子饽饽，说：“大人请吧。”他把笔砚拿过去，自己带好了书信。

此时天色已晚，大众在前厅饮酒，正好拿住褚彪。段文成说：“褚兄，你来得甚好，这里正想找一位英雄帮助，你来了就在这里吧。”给众人引见，因与花得雷谈心说话，说起拿了彭大人，褚彪问：“杀了给花四爷报仇啦？”花得雷说：“并

没有杀。”心中又想，这人来得凑巧，也许来探彭大人的下落来了，也未可定，不免我问问他。想罢，说：“褚老英雄，这彭大人是被我的两个心腹朋友背来的，你我都是一家人，也不瞒你，我告诉你吧，是采花蜂尹亮贤弟同段文成二人办的，我把他放在弩箭亭之内，我也没有准主意了，我请问一声，是杀了好，是放了好呀？”褚彪听花得雷这一片话，他心中说，这件事可不好说，我要说杀了好，他真要杀了大人，性命休矣。我要说放了，他说我和彭大人串通一气，更不好办了。这件事，我只可如此如此。想罢，说：“庄主爷，这彭大人要拿来，这件事倒不好办了，杀了也不好，头一件他是奉旨的钦差，要真杀了他，这杀官情如造反。这事被地面官知道，一角文书到上司那里去，官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，小小的霸王庄能挡得了多少官兵？庄主想清。”花得雷听了，说：“杀不得，莫非放了他不成吗？”褚彪说：“放不得，擒虎容易，放虎难。这要一放，倘若他调了官兵来，也是不便，莫若探听外面风声，再作计较。”花氏兄弟听了，说：“也好。”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家人朱桂芳说：“大爷千秋之辰快到，奴才早作预备，今年朋友又多，奴才请示，备办什么酒席，我好去办理。”花得雷说：“我都忘了，你到帐房，去告诉他，按例办吧。”

朱桂芳答应下去，带了银子，来到怀安县城内，找着钦差公馆，到了门上，说：“烦你众位的驾，到里边回禀一声，就说是我来投信，找一位姓高的，姓刘的，有要紧的话说。”正问着，只见由西边，高、刘同欧阳德三人自蓬莱山庄贾亮家中来。高、刘二人送贾亮到家，褚彪探霸王庄去了，他二人回公馆，给徐、武二人送信。走至半道，遇见欧阳德一同来至公馆。正遇朱桂芳打听，要找高、刘二位。那听差的人说：“这二位

就是跟彭钦差大人的，这位姓高，那位姓刘。”朱桂芳说：“我来找二位有要紧机密大事相见，并有定柬。二位请看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三人带朱桂芳来至上房，徐胜、武杰正在为难之际，见他们来了，心中喜悦，说：“高大哥房得怎么样呢？”高通海接过朱桂芳的书来，一看，这才群雄定计，共破霸王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

朱桂芳公馆送信 定妙计共破贼巢

话说那高通海接过书信来，问：“你是从哪里来？姓什么？这是何人的信？请道其详。”朱桂芳把自己来历，从头至尾，细说一遍，高通海等才知大人的下落，打开书信一看，上写：

字谕高源、刘芳、徐胜、武杰，汝四人知之，因吾夜贪看书，受贼人的巧计，背我至霸王庄花得雷家中。我身入死地，皆因一时不防之过。幸遇家人朱桂芳，他设法护庇，今遣他送信一纸，汝四人见字不可声张，须定妙策，救出贼巢，再拿叛逆之贼可也。慎重！慎重！

彭友仁谕

众人看完书字，说：“请你办事去吧，你家主人是本月十六日生日，我等自有妙策。你在里面务必作个接应才好。”朱桂芳答应去了。那欧阳德说：“吾有一条妙计，吾去求人前来帮助。他生日的时候，咱们扮作打花鼓的，须有几个女子，好

叫他不疑。贾亮他父女还是太少。”正自愁闷，听见外边有人进来回话，说：“今有宣化府协镇大人张耀宗，调升大同总兵，来给大人磕头。”高源等说：“请进来。”少时，张耀宗自外面进来，到了上房，说：“高大哥、刘大哥，二位兄长好哇。”又给师兄欧阳德行礼，说：“众位都好，不知大人在哪里？”刘芳说：“你别问了，是我们官运不济，大人到了这里，派我们拿采花蜂去，不想在公馆之内，大人被贼人盗了去，这件事我们越想越急……”就把已往之事，细说一番。张耀宗说：“这件事可真不好办，落在霸王庄上，咱们须想一个高明主意，大家去救他老人家去。我是昨日接到公门抄旨意下来，命我补授大同镇，毋庸来京陛见，我带着家眷，连我岳父蔡广他老夫妻全来至此处。我还说大人在公馆，为何不走呢？我要见见请示，到大同之时，该当怎样办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这件事好了，叫贾亮去带着他女儿，与你岳父、岳母，连二位贤妹，都暗带兵刃，到那里好拿他们。”计议好了，先派人请了贾亮来，欧阳德又派人请了蔡广来。众人正议论着，外面人来报，说：“贾爷请到，蔡爷请到。”众人都在东配房之内，说：“列位，咱想甚么主意，去救大人去？”那蔡广说：“依我之见，事不宜迟，今晚上一同前往，探听霸王庄之事。”贾亮说：“去不得的，他家院内都有埋伏，去了恐受其害，反为不美，依我之见，候他十六日生日那天，我去拜寿，蔡老兄，你带着女眷，扮作跑马戏、唱女戏的，贼人不防，混进庄去，叫高源、刘芳二人保护大人，徐胜、武杰二人，你拿采花蜂尹亮，叫张耀宗知会本处各班文武官员，令他们带领官兵数百人，在村外哨探，锣响为号，你我与众眷，只拿花氏兄弟与采花蜂，余者不足论也，你等且记，我与你敌挡群贼，内里还有个褚贤弟。”大家商议明白，就去办理。蔡广说：“你去拜寿，就说有几样玩艺

儿，特意来奉献，我们进去对了面，知道是谁，就可以拿他。

”大家分派已定，贾亮把女儿接来，与窦氏引见，见过蔡金花与张耀英。三位姑娘都是少年心性，心投意合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这窦氏先扮好了，三位姑娘暗带兵刃，套上了两辆太平车。蔡广带着贾亮，骑着他那个花驴，先往霸王庄去了。到了霸王庄，投进名帖。家人进去不多时，出来说：“我家庄主有请你老人家。”贾亮跟着进去。到了里边，说：“在哪里？”家人说：“在东边院大客厅内。”贾亮进了两层院落，只见北大厅七间，前出廊后出厦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院子宽大，悬灯结彩，甚是热闹。正北坐定是花得云，左有钻天鹅子段文成，右边是燕子风飞腿袁天化，东边是采花蜂尹亮，青毛狮子吴太山，金眼骆驼唐治古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，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春，黄毛犼李吉，金鞭将杜瑞，花叉将杜茂，滚地雷刘清，一条枪景顺，机伶鬼龙大魁。这些水旱两路的盗寇，一见花驴贾亮，齐站起身来，说：“老英雄乃当世豪杰，久仰威名，今幸相会，真乃三生有幸也。”贾亮一一问过名姓。见了褚彪，他说：“褚贤弟，你这里从哪里来？如何在这里？”褚彪把上项之事，细说一番。贾亮说：“我知庄主今日乃千秋之期，特来贵府拜寿，我还送来了一班马戏，有几个女子，都是一身的武艺，练得最精巧无比。”花得雷说：“又叫老英雄破钞，我实是感恩不尽。”贾亮说：“都是知己朋友，何必如此过谦。”

叫家人去到外面，把那唱马戏之人叫进来练练。家人答应出去，一看那大门之外，有两辆太平车，车上坐着几个妇人女子，都在二十上下年岁，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。有一个老头儿，

一个老婆儿，都是精神百倍。贾亮的驴，拴在那车上，家人说：“你们到里边来吧，老爷叫你们须要小心些。”蔡广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心想这伙人要是漏网之贼，必然认识我，我须小心点才是。说：“女儿，你们收拾收拾，去到里边看看。”

蔡金花、张耀英、贾赛花，这三人跟窦氏，到了里边，看那贼院甚是宽大，到了东跨院之内。花得雷在当中坐定，一看那几个女子，他乃酒色之徒，不由神魂俱消，采花蜂尹亮一看，心中说：“这几个女子，我平生从未看见过这样美人，我今天要留一个才是。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花得雷说：“你们不必耍那些玩艺儿，你们过来，陪我们吃两杯酒吧。”蔡广说：“呔，你们休要在睡梦里，我乃铁旗杆蔡广是也，今日外面官兵已到，四面八方都有埋伏，快拿花得雷与采花蜂尹亮要紧。”蔡广说罢，一摆虎头钩，说：“儿等快拿贼，不许一人漏网。”群贼一听，齐说不好。

钻天鹅子段文成、燕子风飞腿袁天化二人抡刀，跳至院中，直奔蔡广而来，采花蜂尹亮，抡刀直奔张耀英而来。这位夫人，蛾眉直立，杏眼圆睁，举刀相迎，杀在一处。那滚地雷刘清、一条枪景顺、机伶鬼龙大魁，这三人摆开兵刃，齐奔金头蜈蚣窦氏与蔡金花、贾赛花。那边青毛狮子吴太山、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等，各摆兵刃动手。褚彪与贾亮说：“你们这不知王法之贼，我来结果你等性命。”摆刀跳至当中，助蔡广与群贼战在一处。

单说机伶鬼龙大魁，他见这些人动手，带兵刃跳出圈外，要去杀了彭大人，以除后患。他到了后花园八宝弩箭亭那里，说：“呔，你等看守之人，趁此把门开开，我奉庄主之命，特意来杀这狗官。”朱桂芳听了龙大魁之言，吓了一跳，心中说：“这可不好，不免用话支开他。”遂说道：“龙大爷你有所不

知，这里我们众人是奉庄主爷的命，在此看守他。他说了，非他老人家叫我们开门，我们不敢开，若我们私自开门，庄主说要我们的命呢。”龙大魁说：“你们只管开门，与你等无干，我也是你们庄主的心腹人。”

正说着，房上跳下一人，抡刀照定龙大魁，就是一刀。龙大魁抬头一看，忙用刀相迎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趁此通名。”

那人说：“无名小辈，我乃水底蛟龙高通海是也，你等不认识大太爷，我是钦差大人的护卫老爷。”龙大魁说：“你是赃官的手下人，我先杀了你，然后再杀狗官。”正自大骂，忽然一暗器，正打中他的头顶之上，被高通海一刀砍倒在地。

朱桂芳把门开开，刘芳背起大人来，高通海与朱桂芳二人引路，出了后花园的门儿，逃走了。

花得云与花得雷见事不好，连忙各拉兵刃，说：“完了，吾命休矣，你我今日逃走，再邀朋友报仇也可。”花得云说：“二哥，这家中都有家口，如何能走呢？”二人正在议论之际，家人来报，宅院被官兵所围。采花蜂尹亮，见事不好，先一摆刀，跳至圈外，上房往北，方跳出墙去，只见那边过来一人，说：“采花蜂，你往哪里走。今日，这就是你尽命之所，想要逃走，比登天还难。”采花蜂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苏永禄。尹亮说：“你也不害怕？你是我手下的败将，还敢这里来送死？依我之见，你趁此逃走了吧，免得我大太爷动气，你快去吧。”苏永禄说：“尹亮，你先别吹大话，我哥哥也来了。”尹亮说：“你哥哥早被吾药镖打死，还说梦话呢。”二人正然说着，忽从苏永禄身后跳过一个人来，一语不发，在那里站定，照着采花蜂尹亮，就是一掌。尹亮一闪身，想要逃走，被这人一伸手抓住，说：“唔呀，吾把你这忘八羔子，往那里走，吾跟了你这些时候了，你休想逃走。”按倒打了几掌，说：“

苏永禄，你先把他们扛回公馆去吧，吾帮助里面众人，捉拿那里余党去。”

原来，苏永禄自宣化府寻访采花蜂的踪迹，跟至这里，知道彭公被贼人偷在霸王庄内，他孤身一人，不敢身入虎穴。今日在这里遇欧阳德，在这里等候，才把采花蜂拿住了，自己甚为喜悦，先扛回公馆去了。

欧阳德他窜进花园之内，到了前边，看见官兵已到。他一说话，那吴太山等十数个人，不敢交锋，俱都逃走了。只剩滚地雷刘清、一条枪景顺二人。那段文成、袁天化二人，也逃走了。花得云、花得雷、刘清、景顺四人被获，众官兵拿了四十多名余党。大家回归怀安县内。彭公早到了，先请众人相见，欧阳德回山，不辞而别。蔡广、贾亮、褚彪众人齐集上房。彭公说：“为我一人，连累你等老少义士，受这样艰险。”贾亮说：“大人乃大清朝忠臣一位，人人皆知，无不钦敬。”

彭公便认贾赛花与蔡金花二人作为义女，各给白银百两。褚彪告辞。张耀宗禀明大人，要上大同府上任去，大人说：“你先到那里去访查画春园之事，是什么不法，作何动静，回禀我知就是。”张耀宗与蔡广告辞，上任去，顺便探访画春园的事情。那贾亮父女，也要告辞，大人应酬了半日，派高、刘、徐、武、苏五人，看守采花蜂，明日再为审问。分派已毕，吃了晚饭，大人想要歇歇。又把朱桂芳叫过来，说：“你愿意回家呀，还是愿意跟我当差呢？”朱桂芳说：“我自那日不敢归家，也不知武连的死活，我家中还有老母、妻子，屡次来信，我也不能不回家去。”彭公说：“我给你白银五百两，候我剿了贼人之产，我再赏你。”朱桂芳答应下去。

彭公坐在椅子上，渐觉困倦，就到了东里间床上，合衣而卧。这几日，家人哪个也没得睡觉，今夜便安然睡去。天有二

更，从房上跳下燕子风飞腿袁天化来，拿折铁刀，把大人住的门拨开，他进了东屋，听见有人呼吸之声，他抡刀照定彭公脖项就砍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

审淫贼完结大案 诛恶霸公颂清平

话说燕子风飞腿袁天化，进了大人住的东房内，细听彭公睡着了，抡刀要杀大人，不防备背后有人把他一托，他的刀就坠落于地，被一脚踢倒，按住用绳捆上二臂，说：“小子，你来得甚好，你高老爷早知你来，久候多时了。”大人惊醒，睁眼一看，见那高通海按倒一人，大人站起身来，说：“高源，他是什么人？”高源说：“大人在这里安歇，我等都不放心，怕有漏网之贼，前来谋害大人，故此我在外面巡查，看见此贼前来行刺。”大人说：“带他下去，明日再问。”彭公细想，高源这个人粗中有细，我要提拔提拔他。

次日天明，起来净面、吃茶，用了早饭，怀安县知县来给大人请安。彭公吩咐，传怀安县的三班人役，各带刑具。两旁人答应，去叫三班人役等前来，不多时，众人到齐，来给大人请安。彭公吩咐带上花得雷、花得云上来。下边人役答应，带上花氏兄弟，二人跪在阶下，那花得雷还不跪，被人按倒，跪在地下。彭公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快通报上来。”花得雷说：“我叫花得雷，他叫花得云，是我亲兄弟。”彭公说：“你今年多大年岁，你在这霸王庄住了几年啦？”花得雷说：“我是

正蓝旗汉军，裕亲王府内包衣人，今年三十六岁，在这花家庄住家。”彭公说：“你那所居之地，不是霸王庄吗？怎么说叫花家庄呢？”花得雷说：“旗人那村庄，原本叫花家庄，因我家中有些资财，请了几个看家护院之人，他们常在外面欺压人，我并不知晓，人就将我们那庄呼为霸王庄。我已把那几个匪人，全都散去了。彭公说：“是了，你既把匪人都散去啦，为何又窝聚江洋大盗，把我背在你的家内，私劫官长，你还算有王法吗？”花得雷说：“旗人一概不知，那是段文成他一人所为。”彭公说：“是了。”吩咐人先带他二人下去，把在花得雷庄中所拿的拒捕官兵之贼带上来。

不多时，带上采花蜂尹亮、滚地雷刘清、一条枪景顺，三人跪下，彭公问了姓名，说：“你们三个人，在花得雷那里，助他反叛，你们要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尹亮说：“大人，我采花蜂尹亮也不想活啦，只求大人开恩。赐我速死为要。我是庆阳府尹家寨的人，只因我练会了一身武艺，专爱游荡，在各处所作的事，我也不能隐瞒。”就把一往从前之事，均都招了。彭公说：“你来我公馆，使熏香，背我上霸王庄去，你们共有几人？”尹亮供：“内有钻天鹞子段文成，他跟我前往，墙上字是我写的，留下了我二人的绰号藏头字在上。”彭公说：“你二人来到我公馆，要害本院，花得雷知道不知道？”尹亮说：“我们大众公议，他要替他兄弟花得雷报仇雪恨，故此，派我前来，这是实情。”彭公又问刘清说：“你二人帮他拒敌官兵，是要叛反朝廷，该当何罪？”刘清、景顺供：“我二人是在他家看家护院，这些事都是那花得雷的主意，我二人领罪就是啦。”彭公吩咐带下去，将刺客带上来。

不多时带到刺客，跪在阶下叩头，大人说：“你叫甚么名

字？来此行刺，被何人所使？你从实招来。”段文成供：“我姓段名文成，绰号人称钻天鹞子，是山海关人氏，在霸王庄花得雷那里当看家护院之人。我因花得雷被获遭擒，要替他报仇雪恨，不想被你等所擒，犬吠尧王，各为其主，我也不想活着，只求速死，所供是实。”彭公说：“你同尹亮来我公馆，将本院背到霸王庄去，是什么人的主意呢？”段文成说：“我奉庄主之命来的。”彭公吩咐把花得雷带上来，下边人役答应，带上来花氏兄弟二人，跪倒在地，说：“给大人叩头。”彭公说：“花得雷，你窝藏江洋大盗，坐地分赃，抢劫钦差，拒捕官兵，勾串大盗，行刺大臣，目无王法。今在本部院跟前，还不从实给我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，你要半字支吾，本部院严刑拷问与你。”花得雷见段文成在这里，他就知道他招了口供啦，料想也不能活咧，自己也都招了吧。彭公连供单写丁一件折子奏参：有庄头花得雷窝藏江洋大盗，招聚庄兵，坐地分赃，有谋反之意，抢劫钦差。

这折子上去，过了几日，旨意下：花得雷凌迟处死示众，花得云、采花蜂尹亮一并凌迟处死示众，余者不分首从，均斩立决，就地正法。彭朋随处查访民情，认真办事，着钦赐“忠君爱民”字样。在事出力人员，高源赏给游击，以都司尽先补用；刘芳尽先即用守备，赏加都司衔；徐胜赏给候补守备；武杰以把总用。彭公谢了恩，把苏永禄叫上来，说：“你也该回上蔡县消差，如愿意跟我为差，你只管前来。”苏永禄说：“大人恩典，我回去消差，到家看看我兄长就回来啦。”彭公赏了他一百两纹银。把花得雷家抄了入官，又给朱桂芳五百两纹银，命他回家，众人全有升赏。

彭公把诸事办完，这才叫怀安县预备车辆，明日起身行程，今日派城守知县监斩，把一千人犯都枭首示众。晚半天，大人

无事，把高源等四人叫上来。这四个人先请了安，然后说：“大人呼唤我等，有何吩咐。”彭公说：“这大同府总兵傅国恩，拐印诓兵，离任造反，修造了一座画春园。此处离大同府有四十里路光景，我明日起身，你四人到大同府，须要留心访查，那画春园是怎么个样儿，诸事谨慎，不必我再嘱咐你等。”四人答应下去。彭公安歇。

次日，彭公带领众人，坐轿起身，前呼后拥，众人按站行程。这日到了大同府不远，有本处文武官员人等，迎接大人入公馆，知府、知县参谒大人，总兵张耀宗给大人请安。彭公都见了，传信留大同镇总兵张耀宗，速来公馆。大人说：“我前派你来此，办得怎么样？你可探听得画春园是怎么个样式？请道其详。”张耀宗说：“我奉大人之谕，来此派人哨探，傅国恩他实是反叛。在此西北大雄山，借着山势，修了画春园一座，北面是高山峻岭，东西连山，南面是正山口，东边是外山口，里面方圆有三百里之遥。竖起大旗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南山口是赛霸王周坤把守。东山口是小二郎铁弹子张能把守。这二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他招聚马兵步队，分为二十四营，在画春园前后左右，布于四方。画春园里面楼台殿阁，有他的宫室，安排甚是严密，大人派兵去，极难剿捕。那大雄山是一人把守，万夫难过。他那里有绿林中人不少，都是他招聚来的，甚是厉害。”彭公说：“你管带有多少马步军队？”张耀宗说：“门生管马队二营一千，步队四营二千，共三千人。”彭公说：“是了，你每日勤操，候我调用。”张耀宗答应说：“是。”

彭公叫上四个差官来，说：“武杰，你在公馆，白日睡觉，夜内巡查，恐有画春园那里来的奸细行刺。”武杰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彭公又派徐胜、刘芳、高源，说：“你三个人，可于明日改扮，各带兵刃，出大同府去访查画春园的事情，务要将事

办得妥实，不可草率从事。”徐胜说：“我三人就此前去，探听明白，再来禀报。”天色已晚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高源等三人，换好了衣服，用于早饭，到大人的屋内告辞。彭公又嘱咐了几句话，三人答应出了大同府。三人顺路往西北访问着，往前行走。天气七月初旬的光景，见野外禾稼结实，万物皆成，正在新秋景况。天气还热呢。三人走了二十余里路，到了一处山庄，树木森森，青山绿水，约有二百余户人家。只见眼前有五株垂杨柳，坐北向南，是一个大花杖儿，周围是月牙河，两岸长的垂杨柳树，河内栽的是莲花，南边有一道小桥，上面是通红的栏杆，北边是五间楼，后面有敞亭儿，字号是“五柳居”。

高源是渴了，徐胜、刘芳也想歇歇，三人进了五柳居，到了楼上，见北边是五张桌儿，南边又有五张桌儿，四面窗楼大开，摆设各种奇花，内有七、八个吃茶之人，在那里闲谈。

徐胜等喝了几杯茶，这才要了些酒，三人共饮。天有日色平西之时，三人算还了饭账，下了酒楼。三人散步，游了片刻的工夫，问明白了上画春园的道路。三人正走，抬头往北一看，那画春园的前山，就在目前。三人到东山口外，天已黄昏之时，三人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上了山坡，说：“咱们三人，自这五株松树下分手，五更天，还在此处见面。”徐胜说：“是了，各走一方，我从东边进去，你二人从南边进去。”

三人分手，徐胜到了山根之下，顺路往西，到了画春园之界墙以外。他翻身纵上墙去，见里面楼台殿阁，树木森森，花卉群芳，真天下第一美景也。皓月当空，朦朦月色。徐胜跳下墙去，直往里走，只见正北有一片桂树，那桂树北边是一道粉壁界墙，当中四扇绿屏门。徐胜进了绿屏门，见这所院落甚是广阔，正北是高楼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屋中并无灯光。

这时天交初鼓，他见正北楼上灯光闪闪，自己出了屏门，不敢上楼。往西不远，有一更房，内隐灯光闪闪，听得屋中有人说：“你们别睡啦，咱们喝酒吧，大人今日在望月楼，同着新来的一位九花娘，生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比咱们那几位姨奶奶，好加百倍。”徐胜一想，这话说得透些怪，莫非我徐某要时来运转，正遇叛逆之贼。他在这里也好，我至楼上，把他拿获，也是一个万全之策也。

主意已定，他进了北院屏门，顺楼梯上楼，手扶着栏杆，看那北边楼内，灯光闪闪，隔帘一看，那北边靠墙，是一张八仙桌儿。当中坐定一人，年有三十七、八岁，面如紫玉，环眉阔目，身穿蓝绸大褂，足下白袜云鞋，那桌上摆着几样菜儿，东边坐着桑氏九花娘，借着灯光一看，更显美貌丰姿，真是梨花面，杏蕊腮，瑶池仙子、月殿嫦娥不如也。旁边站定一个丫头。粉面金刚徐广治乃当世英雄，他看罢，心中说，那边是傅国恩，这东边是桑氏九花娘妖妇，我要进去拿他二人，趁他手无寸铁，直解到公馆，大人问明，必然是一件奇功。他站在楼门，方要用手掀帘子，只见东边站定那丫头，走至东间屋内，手中托着一盘果子，放在桌上。徐胜看得不假，大喊：“淫妇乱臣，你二人今日休想逃走，我奉钦差之命，前来拿你。”一打帘子进来，那九花娘同傅国恩二人全皆站起来，往东里间一掀软帘进去。徐胜伸手要掀帘，觉着脚下一沉，说声不好，双脚不能用力，落在下边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从楼上落下一个千斤坠来。这座楼是傅国恩他新造的，安设的都是机关。他知道彭钦差那里能人不少，如他来到，必暗派人前来探听画春园。他安放好了，只等拿人。方才徐广治他到了楼门，这里脚下踏着弦子，那丫头进屋去，端出一盘果子来，放在桌上，这都是削器。徐广治往前一脚踏转心坑，他身子要落下去，被千斤坠

儿压着，休想活命。那房上落下来的，又名叫翻天印，正堵那个窟窿儿，徐广治坠入网儿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

众英雄三探画春园 中机关先后被擒获

话说那粉面金刚徐广治，他到了望月楼，中了他人的撒地紧，身子落在网兜内，被人擒住。这楼下有四个人，在此轮流值宿，听见铃铛响，连忙过来，把徐胜捆上，说：“伙计们，来把他捆好了，带至外边，明日回禀大人。”徐胜破口大骂，情知准死，不能再生，自己不住口骂贼人，那些人也不答言。

再说刘德太，自三人分手，他自东南边往北看，见是一座贼营，更鼓齐鸣，营外也是撒铁网收口绊马索，埋好了压插削器，里面就是子午营将军帐。刘德太听见营里巡更走哨之声，他往北绕了有二里之遥，见这画春园墙高一丈六尺，墙外都是果木树。他飞身上墙，站在上边，往东一望，只见那东边一片宅院。他纵身下去，只见眼前有一个人，站在树后。刘芳早已看见，他心中想要过去，把那人拿住，问他这画春园之事，他必然知晓，他要告诉我，明日我再探访真确，回公馆去送信去，叫大人想该怎样可以破它。刘芳想罢，他往前走，那人也往前走，仿佛看见刘芳，他要回去送信去。刘芳真急啦，怕他一嚷，知道这画春园内人多，恐受他人之害。他自己往前紧迫。那人到了东北那所院屏门，进去回身把门插上。刘芳看得真切，心

中说，他插上门，我也进得去。飞身跳过墙去，看他往哪里跑，我要看一个真实才是。

刘芳跳身上墙，见这所院落，是三合房，北房明三间暗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院中南边有石榴树两棵，海棠树一棵。他见那人进了北房，屋中灯光隐隐，刘德太拉出单刀来，追至屋门首，说：“小辈，你往哪里去，我必要将你拿住，问个真情实据，你休想逃走。”说罢往北屋一跑，一下子把身子坠落在翻板之内。里边是撒翻板，那板下都是七、八丈深的山涧，里面有毒虫，脏水，气味难闻，最厉害无比。这是画春园的埋伏，名叫水涧板房。刘芳他方才看见的那个人，是木头作成的假人，有走线，你要不登着弦，他也不动，你要登着弦，你走他也走，到了屏门，这里作好了的，把门一插，任你多精明之人，全都上套，想要破开，比登天还难。每一处派十个人，白日打扫院落，夜晚点灯，轮流值宿，如拿住人，有串铃响，有人听见，休想逃走。

刘芳这一下去，身落水内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识人，他看不甚真，也只有等死。不言刘芳身坠涧沟之内，单说那看守水涧板房之人，是十个。这为首的头目姓冷行二，绰号人称冷不防。这个人爱饮酒，他正在东房里，同九个伙计在一处饮酒呢。听见串铃一响，他就知道拿住人了，立刻把那边的走线一按，刘芳在水内，还认着脚下有机，托他上来，他正然心中无主意，忽然四面有七、八根挠钩，从墙外出来，钩住刘芳，拉住他进了那地道之内，用绳捆上，说：“你姓什么，快实说来，也免得我们打你皮肉受苦。”那刘芳说：“我姓刘名芳，字德太，绰号人称多臂膀，你要把我怎样呢？”冷二说：“是了，你是彭钦差那里的人，名叫刘芳，我们好去请赏去。”主

意已定，冷二等人大家喝酒。

单说高源同刘芳分手后，他下了山，只见那正北是画春园的边墙，墙外是三间更房，巡更坐夜之人有二十名，屋中灯光闪闪，单有一个小头儿。这三间更房，西边是画春园的角门。那高源看得甚真，自己又想一进这画春园，也不知是怎么样，傅国恩这势头不小，不免我进去看看，便知分晓。

高源纵身上墙，站在上边，四下一望，但见里面金碧辉煌，树木森森，各样花木，真是可观。高通海跳下去，墙里就是眺望阁五间，坐北向南，阁前五株苹果树，长了满树的苹果。高源正看着，听见外面有人说：“不好，进去一个。”那人说：“不错，进去一个。咱们点起灯来找吧，搬梯子进去找。”高通海听罢，大吃一惊，说，这可不好，有人看见我进来，我也不好出去，我藏在眺望阁，看他怎样。自己飞身上去，在眺望阁上隐身，只见那边登梯子上来了七、八个人，手执灯笼，跳进画春园来，把地下用灯光一照，那个人说：“找着啦。”高源暗中一看，却是一个骰子，原来是更房众人夜晚赌钱，掷骰子来的。有一个人输急了，他就把骰子给扔了，大家一找，找着五个，说进去一个，是说掷进一个骰子来，这几个人立刻找着出来。

高源那边吓得大气不喘，暗自心惊，战战兢兢地下来听了听。正交二更之时，他绕进眺望阁，见前边一片桂树成林，周围矮墙，当中一座亭子，里面并无一人。此时月色上升，清光似水，桂花正放，阵阵清香。高通海仰头一看，月朗星稀，万籁无声，楼台殿阁，近在目前，身临此地真乃别有一洞天也，令人开怀。

从树林芳圃绕过去，见西边一个夹道，他信步往北走，有一里之遥，见前面也是一带白墙，当中朱门绣户，他心中说，

我进去到里边见机而作就是。高源想罢，要往里走，只见那朱门半掩，他推门进去，听见上房内有人说话：“来人，倒茶，咱们这大人既然把人马招齐，才能起手，何必这样招摇。今日听说，钦差彭大人来了，我可以禀明傅大人，叫他派人前去探听明白。我听说今日又收了那些个绿林中人，有青毛狮子吴太山，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，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等，他都收下了，前几日还收下一个桑氏九花娘，与他很对脾味，这几天闹得甚不象样，正事全然不理，我看也不好办。”

高源到了窗外，用舌尖湿破窗户纸，往里一看，见是一个三旬以外的男子，白净面皮，双眉带秀，二目精神百倍，神光透露于外，身穿蓝绸子大衫，足蹬青缎快靴，坐在屋内八仙桌东边，西面坐定一人，二旬以外的男子，穿两截罗汉衫，白袜云鞋，手拿圆扇，这人是傅国恩的心腹之人，姓田名永禄。一个是他家人柳万年，这两个人正在闲谈论。高源听得明白，急忙转身往外走，到外面，他心中说道，九花娘乃漏网之贼，全皆在此，我这再看往北的真情。自己顺路往北，走了有一箭之地，只见眼前有一个人，高源说是了，这小子在那里当道，站住作什么呢，我追他。高源追得紧，那人走的紧，高源追的慢，那人也走的慢，高源站住，那人也站住。高源往前紧追，那人也就直跑。高通海说，是了，我听人说，这画春园的削器埋伏不少，我今可要留神，这是一个木人，我走到那里，慢慢地跟着。于是就紧紧地跟着。他只顾看眼前那木人，不想脚下是一个浇花甜水井，高通海一个不防身落井内。这三个人来探画春园，全都中了埋伏，被人拿住，要想逃走，是比登天还难呢。

少时天色大亮，这傅国恩他自造了画春园，他心意是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养成大事，要自立为王。又有赛霸王周坤，

同小二郎张能，这二人帮助他，手下有二十四座连营，招聚的步马三军。那九花娘从松林庄而来，投在这里，认识张能，张能献与傅国恩。这傅国恩又是色中饿鬼，他虽然有三房妻妾，都是平常女子，并无一个出奇美貌之人。他自得了九花娘，这两个人如胶似漆，每日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，坐着并肩，饮着同器，行坐不能相离。那九花娘也是一个淫妇，与他二人旗鼓相当，朝朝宴乐，夜夜良宵。傅国恩带着九花娘，把各处都逛到，只要有名之处，必要前往。

今日早起，他升集贤堂，请各路英雄早宴，商议公事。待九花娘梳洗已毕，传出伺候，鸣钟击鼓，到了集贤堂之内。这是九间大厅，画栋雕梁，东西配房十间。这一传出谕去，只见从外面进来当值的亲军护卫一百名，都是二旬以外的年岁，青手帕包头，青裤褂，足下青布快靴，手抱鬼头刀，全列两旁站班，大厅之上有八个茶童儿，打扫桌案条凳等物，傅国恩立刻带着九花娘升了坐位，两旁人役伺候。

不多时，只见从外面进来吴太山、杨治明、唐治古、吴铎、武峰、杨春、李吉、杜瑞、杜茂，这画春园内还有二个人，一名金毛虎朱荣，一名铁太岁何玉，这两人人是他心腹人。周坤、张能众人齐至集贤院内，说：“寨主在上，我等有礼。”傅国恩说：“众位贤士请坐。来人，献茶。”家人送上茶来，众人吃茶。傅国恩说：“众位，我等在此哨聚，打算共成大业，无奈将寡兵微，幸有钦差彭大人奉旨来至大同府，查办事件。我听人传言，说他手下英雄不少，我意欲派人前去密访真情，我又没见过其人，自己也实无主见，众位英雄，有何高见，我要请教请教。”金毛虎朱荣、铁太岁何玉二人说：“寨主既然是要探真情虚实，派我二人去探访明白，回来给寨主送真信就是啦。”

正然纷纷议论，外面看守望月楼的人前来禀见，又有看守水涧板房的家人冷二禀见，傅国恩说：“来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”外面那两个家人，来至集贤堂内，说：“禀寨主得知，昨夜小人等看守，拿住两个奸细。”傅国恩说：“来人，把那奸细带上来。”不多时，家人把粉面金刚徐广治带了上来，捆着二膊，站在台阶之下。傅国恩问：“下边站立的是什么人？”徐胜说：“我是你徐老爷，粉面金刚徐胜是也。你等诡计多端，要杀要剐，任你自便。”傅国恩说：“你是彭钦差那里的办案差官吗？”徐胜说：“然也。你这无父无君之人，该把我怎么样呢？”傅国恩听罢此话，气往上撞，吩咐护卫，把他带下去，乱刃分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

徐广治辱骂群贼 高通海绝处逢生

话说徐广治被人拿至集贤堂前，傅国恩问了三言两语，就派人押下去，要乱刀分尸。那徐胜一阵冷笑，说：“傅国恩，你要杀我，大爷也不怕，我死后也落个流芳千古，总算是为国尽忠。我也是堂堂正正奇男子，烈烈轰轰大丈夫。不象你叛国逆臣，食君之禄，不能致君泽民，竟作叛逆，上辱祖宗，祸及本身。你想想，你这小小的画春园，弹丸之地，你聚乌合之众，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当今圣主如尧似舜，德配天地，八方宁静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你官居总兵，作此叛逆之事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妻贼子，终身为贼，骂名扬于千载。你只管处治于我，我死而无惧。”

外面水涧板房的冷二，又过来说：“禀寨主得知，我等在外面，看守水涧板房，拿住了一个奸细，名叫刘芳，请你老人家定夺。”傅国恩说：“带上来。”下边人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带上刘芳来。刘芳破口大骂傅国恩。那傅国恩说：“这都是彭朋的余党，既然拿获，全皆杀死。”旁有九花娘说：“寨主，你不可动怒，把他二人带下去，看押起来，候那几个人来，拿住一并杀了。这两个人如同笼中之鸟，网内之鱼，再不然，候

起兵之日，拿他祭旗就是啦。”傅国恩说：“也好。”派小头目史永得把徐胜、刘芳二人收在桃花坞内。

九花娘心中甚喜，她本来是爱怜徐胜的旧情，还想着在鸡鸣驿之时，跳神舍药，徐胜已然依了她，要与她结为夫妇，被欧阳德冲散。他今日既然被擒，九花娘忙叫傅国恩不必杀这两个人。她是救徐胜，要暗中与他结为夫妇。

手下人等，把这二人带至桃花坞内。这座桃花坞，是一个有名胜地，也请能人在这安置了各样利器埋伏。这里是一片桃树，当中盖一座四望亭，那亭儿的北面是一带矮墙，那墙里是北房五间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房后五棵垂杨柳，这院内有几样埋伏，生人不知道，夜晚前来，准被人拿获。今把徐、刘二人押在这里，有人看守。

且说那高源身落井内，虽然会水也不成，自己干着急，又不能出去。他定了定神，这才听得明白，这水是直往东流。原来这井是借山中涧水，预备浇花用，往东用板闸住的。高通海过去，把木板提起来。他窜身出去，一看那夹涧之中，都是青石。高源往东分着水，走了有一里之遥，看到那边可以上去，便重又上来。高通海上来一想，这天已四更了，自己也就上了墙，跳至墙外，顺路往东走。

忽听得那东边树林之内有一个人自言自语说：“真怪，这毛老二该来了，天已四更，我二人奉了巡捕营张寨主之命，派我二人去到大同府，密访真情实信，探听彭钦差手下都是何人。”高通海借着月光，看得甚真，他过去说：“朋友，你姓什么？”那喽兵看见高通海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是谁呀，我看着甚眼熟，就是想不起来了。”高源说：“我叫出遛高，你叫什么，我想不起来啦。”那个喽兵说：“我叫郎青，是巡捕营的寨主

小二郎张能那里的巡捕兵。今日派我同毛二，探访彭钦差的消息。我在这里等他，可他还不来，我正在着急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他是哪营里的？”郎青说：“他是奋勇营周寨主那里派来的。见我寨主说明了，派我二人去探大同府去。”高通海明白了，抽出刀来，照定郎青就是一刀，郎青躲避不及，被高通海一刀杀死，他把衣服剥下来，又重新穿在他的身上，摘下腰牌来，带在自己身上，把郎青尸身扔在山涧之内，他方才收拾完了。忽听得西边叫：“郎大哥呀，郎大哥。”高通海说：“毛二兄弟，你来了，我等急了你们啦。你们来得甚好。”那毛二看见高通海，他暗发愣：“你是郎大哥吗？不对啦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二兄弟，你忘了我啦，咱们在一处扫过雪呢，你就想不起来，我叫郎二，我兄长犯了病啦，叫我替他。知道我同你也认识，来至这里等候你。”毛二想了半时，他细看高通海，所穿的衣服，是画春园的衣服，他才说：“二哥，我看你可眼熟，一时间想不起来啦。”高通海说：“我同你有一年半没见了，趁此你我走吧。”

二人出了山口，顺路走了有七、八里之遥，二人说着话儿，高通海说：“毛贤弟，你们那营里，共有多少人。”毛二说：“我们那营里，共有五百二十人，连火工都算在内。”高通海说：“咱们今年就该起首南征，共图王霸之业。”毛二说：“我听我们营主说，今年中秋月，祭旗起兵，这不是彭钦差来了吗，这是要办咱们这里的事情，派你我二人探个明白，回头好商议，共起大兵。”

二人出了山口，天色大亮，顺路到大同府的北关外，找了一座茶酒饭馆，字号是汇芳楼，二人进去，找了一个僻静之所，在那边落座。跑堂的过去说：“二位要什么酒，要什么菜吃？”高源说：“先拿一壶茶来，给我们要四壶酒，四样菜儿。”

跑堂的答应，立刻送过茶来，摆上杯箸等物。二人喝了几杯茶，摆上酒菜，二人喝酒谈心，越说越高兴。高通海有心把他灌醉了，毛二认着高源是好人，二人各吐肺腑之言。毛二说：“郎二哥，你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，就是当下，咱们都是骑虎不下之势，傅寨主他自无主意，现今又被九花娘所迷，闹得一点主意都没了。我也是进退两难之人，别人说众英雄都心散了，无心与他共图大业，我看他不成。”高源说：“是了，据我看。傅寨主也不是能成基业之人。头一件，无容人之量，第二件不用人，贪淫好色，大事难成。”

二人吃喝完毕，算还酒饭帐，高源带着毛二出了酒楼，二人到了公馆之外，见那些个当差之人不少，高源说：“你在这里站着等我，我进里边去看一个人，细探虚实。”毛二说：“就是，二哥，你去吧。”二人分手，高源来至里边，看那些当差之人，正然讲究昨夜去了三个人，至今音信全无，闹得公馆众人不安。高源见武杰站在院内漱口，连忙说：“武贤弟，你快派几个人去把公馆门外站立的人拿获，他名毛二，乃画春园之奸细。快把他拿了进来，细细审问于他。”武杰出去带人把那奸细拿进来捆上，告诉人看守，不准放他。

高源到上房，给大人请了安，彭公说：“你等三人同去探画春园，为何你一人回来，他二人哪里去了？”高源站在旁边，把二人分手，入画春园之事，细说一遍。彭公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知道了，这傅国恩他造反形迹亦露于外，我可前去调兵拿他就是。”高源说：“还拿获一个奸细，请大人细问。”彭公吩咐：“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”

外面人等答应，立刻带那毛二至上房，跪在大人的台前。彭公说：“你只管实说，本部院我还放你，决不治罪于你。我自有拿他的主意。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必要拿严刑拷打于你啦。”

你要自己定个主意才是。”那毛二被大人这一片话说得心神不定，遂说：“大人要问我，也不敢谎言。只求大人开恩，饶我就是。”彭公说：“只要你说实话，我饶你就是啦。”毛二说：“小人我原是这大同府的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我孤身无依，就在总镇衙门给那里当差的将爷们买东西，扫院子，以为生意。因傅大人到任，他手下之人把我带到里边，充当一个更夫。后来因克扣军饷，他逃走至此，正北在万山之中，修了一座画春园。他招兵买马，招聚能人不少，意欲叛反。小人我前进无门，后退无路，今日是他手下之将，派我前来探听大人的消息，被大人拿获。大人要开一线之恩，留小人之命。”彭公说：“带他下去，派人看守着。我破了画春园再放你就是啦。”彭公吩咐大同府总兵张耀宗前来。

当差之人立刻出去，不多时传来玉面虎张耀宗，来至公馆之内，见了大人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张耀宗，你坐下，我同你有话说。”张耀宗谢坐，在旁边落坐。彭公说：“昨日我派三个人去探画春园，今日回来一人，他言说那贼人里边修的各种削器，徐胜、刘芳二人被擒，至今不知死活。我想这件事甚不容易，必须请大兵剿灭他才能成功。”玉面虎张耀宗说，“大人要奏请大兵前来，倘若贼人知音远遁他乡，大人有妄奏不实之罪。依我之计，莫如先带一支人马到画春园那里巡山，看他动作如何。他要敢执旗擂鼓，我等可要与他交战。如胜可以拿贼，如不胜之时，再奏请大兵前来，也可捉贼剿巢。”彭公说：“官兵人少，直入贼巢，头一件不明地理，第二件寡不敌众。还须访求高人，知道这画春园是何人所修造，该如何破法，那才能成功。若只带兵前往，也未必定能取胜。”

正说话之时，只见小蝎子武杰进来给大人请安，说：“大人不必发愁，这画春园是何人所修，有人知道。”彭公说：“

是什么人知道，现在何处呢？”武杰说：“是我的舍亲家，住在宣化府黄阳山胜家寨，姓胜名奎，绰号人称银头皓叟，乃家传的武艺。当年黄三太也是他家的门徒，是他父亲神镖胜英的徒弟。今日同我来，方才提说这画春园之事，想当初安置削器埋伏之人，他说他知道。”彭公说：“甚好，你去请他这里来。”武杰答应下去，到外面把胜奎请至彭公讲话之所，与大人见礼。彭公见胜奎年过花甲，精神百倍，四方脸，面似银盆，长眉阔目，花白胡须飘于胸前。彭公看罢，说：“老义士请坐。”旁有家人献上座位。胜奎说：“有老大人在此，万不敢坐。”彭公说：“你我道义相投，知己之交，不按朝廷之礼，论朋友相交。”

胜奎落座，彭公叫人看茶，说：“老义士，你乃当世豪杰也。我今来至大同府，有叛臣傅国恩，叛反朝廷，招聚兵马，这座画春园里面埋伏不少，该当如何破法，老义士你有何高论妙策。”胜奎说：“大人不必忧虑，这傅国恩如同笼中之鸟，釜中之鱼，此时反情亦露。大人先请下能人定计，可以破他的削器埋伏。外用官兵围之，再派能人分为四面去拿那些漏网之贼。”彭公说：“老义士此论甚善，无奈不得其法，不知此处有无高人能破画春园？”胜奎说出一个人来，有分教：

豪杰共施惊人艺，忠良大展补天才。

不知此人在哪里居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

侠良姑复探画春园 张耀宗寻妹落敌手

话说那银头皓叟胜奎，在公馆之内，同彭公商议共破画春园之策。胜奎说：“大人，要破画春园，自有一个能人，家住在狼山纪家寨，姓纪名有德，绰号人称神手大将。”彭公说：“我忘记了，不错，前在宣化府之时，曾提说过。我到大同府如有用他之处，叫我给他一信。我正要破画春园，既然老义士知道他能破，我就烦义士前往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胜奎说：“大人修书一纸，我去请他。当初这座画春园的削器埋伏，是他安造的。他来定能破的了。”大人听胜奎之言，自己修书一封，交给胜奎。

天已日落之时，胜奎下去。张耀宗也告辞，回到自己衙署，与夫人蔡氏二人闲谈，说：“今日我到彭公馆之内，听见说妹丈徐胜昨夜探画春园去，不知吉凶如何，去了他们三人，就回来了一个姓高的，真是不好办得很。”蔡金花说：“我也听我父亲方才说这座画春园，真如铁壁铜墙，天罗地网。这件事真不好办呀。”

夫妇二人在卧室说话，不想暗中有人偷听，正是姑娘张耀

英。因为徐胜是她丈夫，在公馆之内跟彭公当差，她这两日也来至这里。今日知道兄长张耀宗往彭大人公馆内去，她想要探个虚实。方走至堂屋，听见兄嫂二人正谈话，三个人去探画春园，回来一个姓高的，那两个不知吉凶怎样，侠良姑张耀英听到这里，心中一动，说这可不好，他昨日去探画春园，至今无音信，我不免去探访一番。

侠良姑张耀英回到自己屋中，带上各样暗器，换上铁鞋，背插单刀，暗暗出离了上房，飞身上房，蹿房越脊，往前顺马道跳下城去。往北走了有七、八里之遥，但只见荒山野岭，天色昏黑。幸喜是中秋天气，借着星斗光辉，自己施展陆地飞腾之法，走了有十数里之遥，远远望见画春园的前山，陡壁石崖。东方月色上升，张耀英进了山口，见左右都是防守的大营，那营中有更鼓之声，巡逻走哨之人，声音一片，闹闹喧喧。

张耀英过了这周坤的营寨，她自己往北看见了那画春园的界墙，那墙里树木森森，楼台殿阁，各处房屋不少。张耀英飞身上墙，先掏出问路石，问问路，扔在院中听了听是实地，自己随着跳下去，在各处一看，所有的花卉树木，都栽种得甚好。她见眼前是一片芙蓉树，开得甚是鲜艳。张耀英过了芙蓉树，见东北眼前是一片芙蓉树，开得甚是鲜艳。张耀英过了芙蓉树，见东北是青竹塘，一片竹子，分为八方，当中有一所房，甚是高大。又往西北一看，见西北是一片丹桂树，眼前正北是一座四望亭，高九丈有余，上边安玻璃，里边安设桌椅条凳。侠良姑张耀英心中说，这所花园真不小。看那南北东西，四方分布整齐，当初修盖之时，设法安排的很好。傅国恩自己不想安闲之乐，他任性妄为，想着叛反，真是想不开的一个人。想罢，往北又走了有一里之遥，但见有一片桃树，正北是所院落，上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侠良姑张耀英，见那东边有三间

更房，屋内灯光闪闪，内有五、六个更夫喝酒。张耀英在窗外，用舌头湿破窗纸，望里一看，见那几个更夫，划拳行令，正吃的得意洋洋，开怀畅饮。内有一人说：“五位贤弟呀，我史永得也不是说句大话，每日我喝酒，永无醉过。我喝三斤、五斤也行的了。今日你我知己的朋友，坐在一处，应了古人所说的话啦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咱们知己的哥们，聚在一处，必要多谈些时，多喝几杯吧。”内有一人姓邱，名大海，说：“史头儿，你也是个明白人。这酒也不可多喝，怕的是喝多了误事。”史永得说：“兄弟，你也太小心了，这件事我是最喜爱的，要不叫我喝酒，那就不是我的朋友，误不了什么事。”邱大海说：“咱们是奉命看守被获之人，倘若有人探画春园来，那时就晚了。彭钦差手下能人甚多，不可不留神。”史永得说：“不要紧，你不必多虑。”

侠良姑张耀英听得明白，到了北边屏门之内，见院中空空静静，并无一人，她拔出单刀来，往地一按，并无一点动作，慢慢往北走至台阶之下，用刀试着，往前上了三层台阶，见屋门紧闭，上有闭锁甚固。张耀英走至门前，方要伸手把那铁锁打开，忽然间，从左边廊檐下，飞下一只抓来，把张耀英的左肩头抓着。张耀英说声不好，连忙要躲，也躲不开了，往这边一闪，从这边又下来一只飞抓，抓在右肩头之上，张耀英被钢钩钩住不能动转。忽然门锁自落，门儿开放，由屋内出来一人，把张耀英吓了一跳。见那出来之人，青脸红发，二目如电，身披五色衣服，手拿绒绳子，伸手把张耀英给抓住，用绒绳捆上。侠良姑此时心如万箭穿，四肢发软，知道是被他人所擒，不能出此画春园啦。自己又想是个妇女，这如何是好呢。越想越难，怕是落在贼人之手，不能出落一个好死。

正在为难之时，忽见从正南飞也似的来了一个人，张耀英

一看，心说完了，这回万不能活，我被人拿住，自己求死都不能，不想又来一个贼人。只见正南来的那人，先用手中之刀，把左边的飞抓绳儿割断，连飞抓起下来，又把右边的飞抓绳儿割断，把抓起下来。那捆张耀英的是自行人儿，这两处的轮子无有了，他也转身进去了，并不管张耀英。那张耀英细看，是嫂嫂恶魔女蔡金花赶来，这才放心，说：“嫂嫂来得甚好，你老人家要不来，小妹真正死在他人之手。你先把绒绳儿与我解开。”蔡金花就把绒绳解了。二人下了台阶，张耀英说：“嫂嫂，你怎么知道追奔前来？”蔡金花说：“贤妹，你可吓死人了。你在西屋，我同你兄长谈话，你屋中丫头莲花过了我屋来，说你收拾好了，带兵刃走了。你哥也急啦，我也是着急。这事甚不容易办，连忙把那亲家母叫起来，与我父亲他们，说是你来探画春园来啦。我等实在也无法，你哥哥带兵刃追下来。我父母同我三人也追下来。至画春园内，分为四路，从南往这里来找，我又不赶紧走，只可慢慢地来至桃花坞。看你在这里，我也不知削器怎样破法，我就用刀割断了绒绳儿，把飞抓起下来。”张耀英说：“嫂嫂，你我不可进这屋内，恐有埋伏。你我妇女之身，恐落他人之手。”蔡金花说：“咱们到外面，找着我父母与你哥哥，咱一同回去吧。”张耀英说：“也好。”二人复又到了外面，各处寻找蔡广、金头蜈蚣窦氏、张耀宗三人。

且说张耀宗，他同蔡广分手，处处留神，在各处访查徐胜、刘芳的下落。张耀宗走了有半里之遥，只见眼前绿柳成行，借月色光辉照耀，浓荫树木森森，北面有七、八间敞亭，那亭内灯光隐隐，射出院外，张耀宗要想往前去，看个虚实。忽见从那边来了一个白狗，摇头摆尾，直奔他来。他往旁一闪，那狗一开口，由嘴内“哧哧”放出十只诸葛连珠弩。张耀宗闪开弩

箭，用刀照定那狗的脊背，就是一刀，分为两段。原来是一个木狗，肚内安着连珠弩箭的弦，甚是精奇。张耀宗自己着急，不知妹妹在哪里，一则骨肉连心，二则妹妹是个闺门女子，倘若落在他人之手，这便该当如何是好？又往前走了五、六步，只见前边一带界墙，那墙内是北房七间，屏门四扇，张耀宗到了屏门之内，只见台阶下有一片埋伏，内有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。张耀宗慢慢用刀试着，走了有七、八步远，知道是这样埋伏。见屋内纱灯悬挂，灯火辉煌，往屋内细看，只见内有八仙桌、椅、条凳。靠北墙上，挂着名人字画，挑山对联等。八仙桌儿东边，坐定之人是傅国恩。西边坐定是妖妇九花娘。二人对坐吃酒，旁有待女伺候。桌上摆设各种果品、蔬菜。

张耀宗看罢，心中说，斩贼必斩首，擒贼必擒王。我今拿住他二人，真乃奇功一件。想罢，迈步进了北大厅，方一伸手，觉着脚下一沉，说声不好，身子往下一沉，坠入陷坑之内。坑内有四个人看守，每日一换，今夜该班之人，姓吕，名祥，他带着三个伙计，把张耀宗给捆上，说：“咱们去禀明前边巡捕画春园的头目，姓吴，名太山，绰号人称青毛狮子，咱们寨主的好友。”四人商议好了。张耀宗说：“你等四个是傅国恩什么人？你家大人乃是大清国的总兵。我闻听说此事，你家主不务正业，在此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有谋反之意，我心甚不平，特来拿他。你们这伙叛逆之贼，也不知自爱，不久大兵就到，拿尔等易同翻掌。”那吕祥说：“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张耀宗说：“我姓张名耀宗，绰号人称玉面虎，你等用此诡计，把我拿住，该杀该剐，任你就是，我死而无怨。为国尽忠，虽死犹生。”吕祥说：“你不必多说，你好不明白，自古至今，胜者王侯败者寇。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仁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我带你见见我家巡捕寨的寨主就是啦。

”

四人抬张耀宗来至上面，先把翻板扣上，然后又把张耀宗抬起来，至西边偏北有一所院落，里面灯光发亮，正是吴太山与吴铎、武峰三人，奉傅国恩之命，在前边巡查夜内奸细。天有二更之时，他方要带手下人四十名亲军护卫去查夜，忽见手下人来禀报说：“禀头目知道，今有画春园东边万树林内看守之人，拿住一个奸细，抬至此处，请你老人家发落。”吴太山坐在上面，吩咐带人上来！家人出去不多时，四人抬张耀宗来至北大厅内。吴太山早看见是张耀宗，眼都红了，说：“张耀宗，你也有今日。我前在河南紫金山，受你这厮羞辱，不想今天你也落在我的手内，你这是大数已尽，活该是我替大寨主周应龙报仇雪恨。”说罢吩咐手下人：“你等快把他绑在外面将军柱上，把他给我开膛摘心，我今夜多饮了几杯酒，正想喝一碗醒酒汤，取下人心来，我等先作一碗醒酒汤吃吃。”手下人答应，不多时，把张耀宗绑在东边明柱上，把木盆放在前面。有一个喽兵，年有三旬以外的年岁，把衣服掖好，系上围裙，拿了一把牛耳尖刀，约有一尺五、六寸长，宽有一寸有余，其快无比，来至张耀宗跟前，说：“来人，先拿一桶水来，照定他头上先浇了一下。”那家人来至跟前，举起水桶来，又浇了一桶水。

张耀宗说：“好贼人，你们只管来用刀，给我一个快些就是。”那家人说：“你招呼着吧。”说罢先把衣服给张耀宗解开，手执牛耳尖刀，照定他前胸就是一刀。不知张耀宗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

群雄共探画春园 救出遭擒被获人

说话玉面虎张耀宗，把眼一闭，竟等一死。不想那家人方要刺时，从北房上飞来一镖，正打中那家人的后心，立刻身死。然后从房上跳下一个人来，身高六尺，膀大腰圆，面如傅粉，双眉带秀，虎目生辉，准头丰满，唇若涂脂，仪表非俗。头上青绢帕罩头，手擎单刀，跳下房来，说：“唔呀，混帐忘八羔子，不要逃走，吾在这里看够多时啦。”来者正是小蝎子武杰。

他因在公馆之内，听高源说，徐胜准被他人所擒。自己想徐胜是救命的恩人，他今被画春园所擒，自己心甚不安，想要探个虚实之信。若果真被他人所擒，这可不好，我必要亲身前往。于是他换好了衣服，带上单刀等物，立刻出离了公馆，顺路往前行走。走至山边，爬山过去，借着月光，见那山前左右，皆是陡壁石崖。顺路直上西北，见那画春园就在目前。顺路下去，自己心中说，我这一进画春园，必要处处精细才是，恐落他人之手，不能救我徐大叔。

到了墙外，他飞身跳上墙去，自己蹿房越脊，处处留心，见有行人，他就回来，不往前走，重新又寻别的路径。走了有

七、八箭远，只见眼前灯光闪闪。等到临近，到了东房上，看那下边，灯光一片，见有一人手执钢刀，正要开张耀宗的膛。武杰伸手掏出一只镖来，照那动手之人就是一镖，正中后心，当时身死。

武杰跳下来破口大骂，说：“唔呀，你们这一伙混帐忘八羔子，吾与你势不两立，吾要结果你这忘八羔子，方除人间一个大害。你们自河南屡次助恶人叛反，吾是不能与你善罢干休。”说罢，抡起刀就剁吴太山。吴太山一瞧说：“好一个胆大的匹夫，你是自己前来送死。我要不拿住你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。匹夫真乃无知，你身临险地，如入虎穴龙潭，你要想出去，比登天还难。孩子们，鸣起锣来，知会各处，今有奸细前来探画春园，你等各处留神。”他一摆鬼头刀相迎。他欺武杰一个人，足以取胜于他。吴铎也拉刀相助，武峰赶过来，亦拔刀相助。武杰一个人，寡不胜众，正在为难之际，忽然间从西房上跳下四个人来，先把鸣锣之人抡刀杀死，然后赶过来说：“武杰，你不必害怕，我蔡广来也。”后面说：“吴太山，你老太太金头蜈蚣羹氏来也。”武杰听见说话，动着手，留神一看，见那边来的是蔡广夫妇与蔡金花、张耀英二人。

书中交代，他四人是从哪里来呢？因蔡金花救了张耀英，二人往回里走了不远，见正东有两个人，一瞧是蔡广夫妇。这夫妇两个人乃久闯江湖之人，处处留神。蔡广暗中想这段事，真不易：我在南边一瞧，大道上都是翻板、滚板、刀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立刀卧弓、弩弓药箭，各样埋伏削器等物。蔡广不敢走，只走小道儿，往前走了不远，遇见一个黑犬，从正北扑来，相离有一丈多远，蔡广一看那犬奔他来了，抡起刀来，照定那犬一砍，那狗脑袋一分，“哧哧”的十枝连弩，直奔他射来，蔡广一回身，左腿上着了一箭，幸喜躲开其余，自己把箭起下

来，又绕道同着窦氏夫妻二人，顺路往西偏北走。到了杏林这里，夫妇站住，蔡广说：“别往里走，你看那边灯光一片，恐有人看见。”蔡广探知这画春园里势头甚大，倘叫人知道，传锣一响，大家全不能逃。夫妇二人正商议之间，忽听那边有脚步之声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女儿与张耀英两人。四个人见面，共说方才所见之事。蔡广说：“不好，咱们先回去，明日纪有德来，再作商议。此处是他修的，他必知详细。我等不可冒险前去。”张耀英心中不愿意回去，但也知道这画春园甚不易破，四个人言明，这才同往东走。到了一所宅院之处，听见里面锣声响亮，人声叫喊，蔡广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不好，这号锣一响，恐怕贼党齐来，你我受贼人之害。”四个人蹿上房去，向院中一看，见吴太山与吴铎、武峰三人，带领四十多喽兵，正在那战武杰，武杰一人，与众贼动手，并无半点惧怕之心。蔡广跳下去，把鸣锣之人砍死，窦氏母女与张耀英三人，也下房来。蔡金花砍断绑绳儿，把张耀宗放下来，然后夺了一口单刀，夫妻二人与贼人动手。吴太山看事不好，手下人未经过大敌，他等都跑了。这里无有传锣，各处不知，他一捏嘴，“吱儿”一声暗号，他与吴铎、武峰三个人，先钻入北上房，把门紧闭。蔡广等知道这里有削器埋伏，也不敢往里追去，只有带着四个人，出了这所院落。

张耀宗说：“我们既身入虎穴，必须要救出徐胜、刘芳才是，他二人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我要知道准信，也可设法救他，才是道理。”蔡广说：“方才我听张姑娘说过，他二人在这正西桃花坞内，被人看押。你我先到那里，拿住更夫人等，细问明白。事不宜迟，迟则有变。倘若一时迟延，恐他二人性命不保。你我快走。”

五人来至桃花坞，听见更房内，有一个人正自说话，带着

八分醉意，说：“你们都睡了，也不打更去，还当差呢。我史永得打更去。”他拿起一个梆子，一溜歪斜地出了东厢房，要去绕弯打更。但见他手内梆子也拿不住，扔于就地了，他两只眼迷迷糊糊的，正走着，忽然一脚踏空，倒于就地，被张耀宗按住，说：“小子，你叫什么，这所宅院内，那屋里有没有被你们拿住的彭钦差那里的差官，趁早说实话。要不说实话，我当时就结果你的性命。”那史永得说：“你老人家只管放心，我不跑。”张耀宗说：“你说实话吧，再不说我给你一刀。”史永得说：“大爷，你千万饶命，我告诉你吧，这北房是有埋伏的，一进门，门弦里有滚板、翻板，东间屋内收着一个姓徐的，一个姓刘的。你们从东边窗户进去，救出二人来吧。”张耀宗把那史永得捆上，说：“你受点委屈吧。”把口又给他堵上，放在西边无人之处。张耀宗来到东边窗户外，把窗户推开，从窗户内进去，见徐胜、刘芳二人坐在北边椅子上，绳绑二臂，两脚陷在地下窟窿之内，不能动转。张耀宗过去，先把捆二人的绳儿用刀割开，然后又把地下木板移开。徐胜把自己口中所堵之物掏出来，刘芳也活动了，把自己口中之物也掏出来，说：“张大人，你来了，我二人真两世为人，甚不容易，可惨哪，可惨！我二人打算今生今世不能与你见面了，再未想到，今夜绝处逢生。”张耀宗说：“妹丈与刘兄，你二人不知，我今夜几乎死在匹夫之手。”徐胜说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张耀宗把方才自己的事说了一番，那二人听了，各各点头。

三人从窗户出来，听了听，天交四鼓。蔡广等四人看见刘芳、徐胜二位，这才立刻见礼。蔡广说：“你我今夜不能进他的内宅了，天已四鼓，咱们回到公馆，去禀明钦差大人，调官兵，候纪有德来时，那时间再为办理。你这几个人，恐不能拿获贼人。咱们此时身入险地，这里贼党又多，你想如何能行

呢？还有一件，方才咱们在东边那院中，又未拿住吴太山，怕他调动群贼，你我九死一生。”徐胜说：“这话也有理，你我趁此先回公馆之内，然后再定主意就是了。”众人齐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方要走，听见正北，那当中八卦围城之内，有铜锣之声，铛铛连响。不多时，东西南北，四面八方铜锣之声不断，各处灯笼火把，松明亮子，照耀如同白昼一般。蔡广说：“不好，快走，你听这八方传锣，必是吴太山他回明傅国恩了，知道你我几个人来探画春园来，莫若你我走为上策。”这众多英雄，往南直走，到了南边界墙之内，众人飞身上墙，立刻跳上画春园的南界墙。忽听正北一片声喧，蔡广说：“不好，我等快走。”张耀宗、徐胜、刘芳这三人往正南一看，只听铜锣声喧，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，只见那对面山口，有二百名喽兵，一字儿摆开，当中有一个人，姓周名坤，绰号人称赛霸王，身高八尺，膀大腰圆，项短脖粗，环眉大目，二目神光足满，黑白分明，头上青绢帕包头，身穿青小袄，青裤，腰系青搭包，面如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精神百倍，手使浑铁棍，重有八十斤，站在当中，说：“呔，你等这一伙该死的囚徒，往哪里走？我等久候多时了，你等休想逃脱活命。”此时，画春园角门大开，吴太山约会群贼，带飞虎喽兵三百，赶奔前来。

不知张耀宗、蔡广、徐、刘、武与众女眷等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

侠良姑鏢打周坤 纪有德献策定计

话说那蔡广等人，来到南山口之内，有周坤率领三百名喽兵，各执长枪大刀，拦住去路。

刘芳一看，气往上撞，拉单刀跳过去，说：“呔，小辈，你休要逞能，今有刘老爷结果你的性命。”说罢枪刀就剁。周坤用棍相迎，二人杀在一处。周坤棍沉力大，刘德太刀法精通，窜纵跳跃，闪展腾挪，两个杀得难解难分。刘芳的刀罩定周坤，周坤用棍相迎，刘芳撤回刀来，分心就刺，周坤以抱月式往外一磕，刘芳躲闪不及，被棍打飞了刀，连忙回身就跑。蔡广跳过去，一摆虎头钩，说：“叛贼，你休要逞能，我来拿你。”二人杀在一处。只听正北人声喧嚷，天翻地覆，那侠良姑张耀英说：“不好，你们看那画春园的余党来也。”

书中交代，原来是青毛狮子吴太山与吴铎、武峰三个人，由画春园前院巡捕所北上房内，从地道中逃走。至北有一座八卦围城，是傅国恩的家眷、亲丁人等在内居住。内分八门，暗设伏机，前有四门：头道门是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四人把守，外有听差的门房；二

道门是红眼狼杨春、黄毛狮李吉把守；三道门是锦毛虎李祥把守。四道门内是铁花杖、八卦转心亭九间，这是傅国恩议事的处所。吴太山来到头寨门，见了火眼狻猊杨治明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双麒麟吴铎说：“你这里有多少人，快些鸣锣聚众，我们那里跑了几个差事，都是要紧的人，是钦差彭大人那里办差的官员，来了有七八个人，杀了几个手下的人，我三人寡不敌众，被他等杀败。”杨治明听了，说：“杜贤弟，你二人看守寨门，鸣号调队。”那八卦城头道门有五百名亲兵护卫，又有一百名当值的人，这里一棒锣，人都齐集。吴太山说：“你等队伍已齐，跟我来。”他率领兵丁，与杨治明、唐治古、吴铎、武峰这五个人追出画春园的南角门，只见眼前人声鼎沸，那蔡广正与周坤交手。侠良姑一回头，看见后面追兵来了，张耀英心中着急，伸手掏出一枝镖来，照定周坤前胸打去，正中他左肩，“哎呀”一声，周坤拉棍往回就跑。这刘芳掏出墨雨飞蝗来，照定那喽兵就打，蔡广等各摆兵刃，冲入贼队，只杀得喽兵东倒西歪，尸横山口，血染草红。那吴太山等五个人来到这里，张耀宗、蔡广、徐胜、刘芳、武杰，并奚氏、蔡金花、张耀英等早出了南山口，直奔大同府而来。

天色东方大亮，众人到了大同府的北门，进了城门，张耀宗兄妹与蔡广夫妇回他的镇台衙门去了，徐胜、刘芳、武杰这三个人来至公馆。高通海正自在门首站立，看见他三人回来，心中甚喜，说：“你三位回来了，我实不放心。”徐胜说：“好险哪，我与刘爷几乎死在他人之手。我等先去上房见大人，不知大人可曾起来没有？”高通说：“已然起来了，众位去吧。胜奎今日五更天就起身走了，去请神手大将纪有德，叫他来这里，大家商议共破画春园那里面的削器埋伏。我自那日落在井中，其实可惨。”徐胜说：“你身落井中，是如何出的来呢？”

”高源说：“兄弟你又知道了，吉人天相，那井是一个借山泉往东的一道涧沟，我还拿住了一个奸细毛二，我把他带在公馆，也算一件奇功。”徐胜说：“还是你走鸿运，这些事都叫你遇着了，我们快去见大人吧。”进了二门来到上房，正遇大人净完了面，彭禄儿在那里伺候大人吃茶。一见徐、刘、武三人进来，彭公这才放心。三位给大人请了安，彭公问徐胜、刘芳：“你二人探访画春园形迹，为何今日才回来呢？”徐胜说：“卑职等前奉大人谕，去到画春园瞧探动静，见那里面楼台殿阁无数。我上了他的望月楼，见那当中坐着一人，象是九花娘，与一个人在楼上吃酒，我见了就进去拿她。不想，那楼上是撒地板，把我落于楼内，不能逃生，被他拿获。”彭公说：“你既被擒，又怎么回来的？”徐胜说：“我被他擒，自想必死。把我绑在画春园当中，有一座八卦园，城内有大殿九间，那傅国恩同盗寇在坐，被我破口大骂，傅国恩他并不杀我，把我与刘芳押在桃花坞内。昨夜有张耀宗与蔡伯父众人，把我等救出来。”彭公说：“此时画春园贼人不少，他为何尚不起手，在此死守？”徐胜说：“贼人手下兵丁甚是不少，现在大概被色迷住了，想他那座画春园，亚赛铁壁铜墙，天罗地网一般，他如何能把官兵放在心上。”彭公说：“趁此时贼人未曾起手，也容易办理，我就调官兵来剿除他吧。”徐胜说：“大人不必多调官兵，只用虚张声势，派张耀宗把他标下所有的队伍调齐了，然后再设计破他的画春园，未知可否。”

正在议论之际，忽见胜奎跟彭寿进来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老义士，你还没去吗？请坐吧。”胜奎说：“我并非没去，只因昨日奉大人的谕，今日清早五更天起来，备马带领家人李珮、李环上纪家寨迎请纪有德，不想我行至半路，正遇纪家父子二人带着家人来到大同，要助大人共破画春园，拿获叛

贼，业已来到，要面见大人。”彭公说：“快把纪家英雄请过来。”家人出去不多时，见纪家父子进来，先与大人请安，又给众人见礼问好。彭公说：“老义士，前承你帮助拿获逆贼采花蜂，我甚佩服。我要抓获画春园的贼人，无奈我手下众人全皆被伤，无可出力。久仰老义士英名远振，真乃当世英杰也。目下有何妙法共破贼巢？”纪有德听罢，说：“多承大人夸奖，我实无能。蒙大人吩咐，万不敢辞。所议之事，事不宜迟，迟则有变。大人这里共有几位英雄？”大人说：“他们四、五个人。如不够用，张耀宗那里有他的亲戚蔡老义士，可以请过来商办。”

大人即着人去请大同总兵与蔡老英雄前来。不多时，蔡广来到。大家叙礼已毕，彭公说：“纪家老英雄，还是你出一个主意，想个万全之策才好。”纪有德说：“大人，这所画春园的山南边，有山口子，东边也有山口子。就是这两处，贼人必是派兵把守。他这些喽兵都是游民，他们不能成其大业。就是有精兵五百名，也不足为患。大人必须派精明干练之员，先宜招安，方可成功。”彭公说：“就派大同镇总兵张耀宗，着他派人前往”。纪有德又说：“再派精明大员，列队在东、南两座山口子，作为接应，先取了山口，以惊贼之心。”彭公说：“再派张耀宗的兵攻打就是了。”纪有德说：“他既叛反，必有盟军总帐花名册子，收在八卦围城之中。其中映春阁那阁上天花板之下，有一悬盒，盒中是那总帐。削器在那靠北墙，八仙桌儿一张，桌子是活的。要有知道的，去盗盟单，脚一蹬桌子，正被人擒住。那总帐就在那里明放着。如要去那里，你先往南一拉那八仙桌子，你们就可以看见了，从那北墙出来两个自行人儿，手执钢刀，住地下要剁。要不知道的，去探画春园，瞧见映春阁上有盟单总帐，要是一贪便宜，一上桌子，那桌子

往下一沉，与地板平，两只脚正被套住，墙上有两个木头人，抡刀砍死为止，休想活命。不知谁敢去盗盟单，亦好按名捉拿。倘无人敢去，我就另有主意。”粉面金刚徐胜说：“我可以去。”纪有德说：“甚好。”

神手大将生来就伶俐，并有心计，原打算这一来，要举荐儿子纪逢春作一官半职，这是他的本意。早知道这一调官兵，围困住画春园，傅国恩一定逃走，必从地道往西边出山。这般地道，原是他修的，当初修画春园之时，是纪有德一人监工，都出自他的主意，在哪里安放削器，哪里安设地沟，均是一人经理。他想今若破得画春园，也算头一功。自己不能分身，又怕儿子纪逢春他不行，看了看内中，就是武杰年力精壮，与纪逢春年岁相当，可以派他二人前往。想罢，说：“武杰、纪逢春，这有柬帖一个，派你二人照我柬帖行事，可作一件奇功。又派蔡老英雄、高源、刘芳，你三位，可以跟我挑选一百名精壮之兵，明日一早跟我去破画春园，探明道路，共捉傅国恩与九花娘等。”众人答应。彭公听他调度有方，条条有款，样样有规，心中甚喜。吩咐彭禄儿：“去，快预备酒席，我与纪义士接风掸尘。”彭禄儿答应下去，立刻在东配房摆上酒席，连胜奎、蔡广三人坐一桌，高源、刘芳、徐胜并众英雄列坐，大家开怀畅饮，彼此谈心。这一日无话，天晚安歇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纪有德带领众人，去破画春园，不知该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众英豪奋勇战贼寇 纪有德立功画春园

话说神手大将纪有德，与蔡广、徐胜三人挑了一百名精壮之兵，这才同众人说：“不走东山口与南山口，咱们爬山走飞云渡口，过接天岭，直奔画春园的正门，你们看见自行人儿，万不可追他，也不可拿刀砍他。”众人答应。

纪有德带领众人，直奔那边山，到了飞云渡口，顺小路上接天岭，爬山奔画春园而来，不表。单说吴太山，自那日带领着那几个飞虎壮丁人等，追那蔡广，至南山口，周坤中了镖伤，不能挡住众人，他也不敢往下追，率众回归头道寨门。至天明，听见议事厅上，金鼓齐鸣，傅国恩与桑氏妖妇九花娘升坐，青毛狮子吴太山，金眼骆驼唐治古，火眼狻猊杨治明，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，红眼狼杨春，黄毛狮李吉，金鞭将杜瑞，花叉将杜茂，赛霸王周坤，小二郎张能；尚有众多的无名小辈，鱼翅鹤毛，打闷棍，套白狼的，都是些无知之人，还有各军护卫兵二百名，青绢帕包头，青绸子褂裤，青缎快靴，怀抱四尺多长、宽有二寸有余的斩马刀，都是三十来岁，一样的打扮，精神百倍，雄赳赳，气昂昂两旁站立。

当中是傅国恩、九花娘，两边列开坐位，然后傅国恩说：

“列位英雄请坐。”众寇落坐，家人献茶上来，傅国恩开言说：“周坤贤弟，你派人去探，彭大钦差来此大同府共带有多少位英雄，有无兵马，打探详细否？”周坤说：“业已有信，他那英雄来的不少，兵马却无。昨夜从画春园，把咱擒获的人救出去了，我等列队，未能追回，今日正要回禀寨主知道。我想总是将人马调齐，杀上大同府，先拿住钦差彭朋，然后再进兵攻取怀安、雁门、代州等处，再攻宣化府，进了北口，长驱大进，可以图王霸之业。寨主要不早为下手，恐他的兵马到来，那时前进无门，后退无路，悔之晚矣。”傅国恩闻听周坤一番议论，甚是有理；然他生来是个无主意的人，当初这大雄山，是周坤、张能二人，在此占山为王。他坐了大同总兵时，与这二人是八拜金兰之好。傅国恩身为大员，不思报主皇恩，一心反叛朝廷，把营中兵饷，每月扣银五钱，因此有中营游击郭大魁，上了一禀，陈说克扣军饷非长远之道，恐其军中有变。傅国恩说：“我带之兵，与你无干，你作你的忠臣，皇上何不重派你？”这几句话说得郭大魁闭口无言，只可由他所为。但自己一腔忠义之心，忿忿不平，便与他营中人说：“总兵克扣咱的军饷。”这五百名马队，人人不忿，都要杀傅国恩。不想说话不密，被他家人傅祥得知，回禀他主人，说：“郭大魁同手下兵丁，要杀你老人家。他手下人说要叛反了。”傅国恩听罢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，传郭大魁进帐。”说：“你违吾军令，私谋造反，克扣口分，绑出去给我杀了！”他中营马队兵丁，知道主将已死，大家连夜逃走，四散去了。他知道将这件事办的不好，立刻带领亲随人等，逃至大雄山，在那里招兵买马，修造了一所画春园。这是他早年修的，自己又重新安置好了，又收了张能、周坤，合山之众，全皆归降，立起大旗来。

这时候，正要起兵，忽然，探子来报，有兵部尚书彭朋，

奉旨查办大同府来。傅国恩他也不知吉凶祸福。众人商议，大家无策，有说可战的，有说兵马太少，不可轻进。其说不一。这也是他缺谋少智，把这几十年克扣兵饷所积的银钱全皆招了兵啦。这几日正议论军务大事。吴太山说：“看光景，宜急速起兵，不宜死守，如要不急速进兵，可以找一座高山峻岭，方可守护。要说在这里，焉能久守。”傅国恩说：“我费了无数金银修的这样，要是走，我又舍不得这所花园子。我有一个知己的朋友，现在磨盘山为王，姓马名雕，绰号人称金面太岁。我已遣人去请他前来帮助。”吴太山等说：“也好，就这样办罢。”

这日大摆筵宴，与众人谈心议论，直吃了一天的酒，至晚才撤去杯盘，众人安歇，各归汛地。

次日天明，纪有德从接天岭下来，到了画春园的园门外，他先高声说：“呔，你等该值看门的人听真，我们奉了钦差大人之命，来拿反叛傅国恩一人，你等要能知非改过，不随叛逆之人，可扔了兵刃，全皆无罪。如要不掷兵刃，那时拿到你等，碎尸万段，将首级挂在通镇示众。”

那吴太山看见正南来了一百多名官兵，为首一人，率领一些英雄前来，又没有南山口的消息，不见周坤动静，吴太山摆刀跳过去，说：“呔，你等休要前来，今有吴太山在此等候多时了。”胜奎说：“吴太山，你年过六旬以外，尚不识时务，你与贼人为伍，安心反叛，今有钦差调齐官兵，前来拿获你这些叛逆之贼，尔等急速投降，免得多杀人命，如要不然，我立时结果了你等的狗命。”那吴太山瞧这些官兵，不过百十名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他倚仗着人多，枪刀直奔胜奎而来。胜奎说：“你休要逞强，你这匹夫有何能耐。”摆金背刀急架相还。二

人战了几合，被胜奎一镖，正打中他的左肩。吴太山回头就跑。唐治古、杨治明二人各摆单刀，直奔刘芳、高源而来。高源等急架相还。四个人战了多时，胜奎又是一镖，打中杨治明的右肩，两个人往大门里跑。高源方要追去，听那纪有德说：“高源、刘芳不要逞强，不可前往，再走两步，就有性命之忧。”高、刘听了，立时止步。那纪有德到了近前，把东边的滚板刀卸下，把翻板支住，把中梁的千斤闸支住，用刀割断了弦，就不能动了。这才带领众人，进了头道门，直奔二道门。

只见眼前东西配房各五间，正北二道门外，有五百名飞虎兵，手擎长枪，为首的金鞭将杜瑞、花叉将杜茂二人把守，说：“你等这些无知的小辈，休要逞能，我二人在此久候多时了！”纪有德说：“你两个是我手下败将，也敢这样的无礼？”说罢抡刀就剁。杜瑞用鞭相迎。战了数合，纪有德一刀，把杜瑞的鞭磕飞，一腿把他踢倒在地，不能起来。这里官兵将他捆上，抬到空房之内。纪有德破了二道门的崩腿锁、立刀、窝刀、自发弩箭等器物。外面张耀宗带领马步全军大队三千人马，从东、南两座山口，分两路进兵，先破了南山口。周坤一个人，如何能敌官兵之众？喽兵也都四散逃走。张耀宗带领官兵，把画春园团团围住。纪有德知道官兵已到，大事成就了。他领着众英雄，破了三道重门。

里面那傅国恩早已知道，见四面八方官兵，已然围困。他自己升了议事厅，就把那所有的战将请来一处，商议说：“众位英雄，大家要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与他决一死战，不知你等肯出力否？”那众人连兵丁齐声答应说：“寨主，现今的事，断不可与彼争锋。头一件，外面周坤，同他带领的人役，均已散了。”正议论间，忽从东房上，跳下一人，却是小二郎张能。他说：“众位豪杰，如今大事不好了，我今东山口已失，官兵

大队将画春园围困了，请寨主早作准备才好！”傅国恩说：“张贤弟，我想与他决一死战，你等快鸣锣调齐了人，以待敌人。”正说话间，纪有德把各处削器线弦割断了，进了三道重门，瞧见傅国恩、九花娘以及众寇，各摆兵刃，齐集面前。纪有德用刀一指，说：“叛国之贼，你休想逃命。天兵到此，早早投降，免尔等一死；如尚执迷不悟，你的窝巢一破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你们哪个前来，趁此实说。”小二郎张能，手使弹弓，一弹子照定纪有德打来，被纪有德磕开。连打几下，张能并未打着。他心中发慌，连说不好，倘若死在他的手内，不如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张能一摆刀，跳出圈外，上了西厢房，逃走了。高源急忙追赶，二人似走马灯的样子，追出画春园去了。纪有德摆刀直奔傅国恩，粉面金刚徐广治摆刀要拿九花娘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书中分解。

第一百回

徐胜单探迎春阁 众贼地道险脱身

话说水底蛟龙高通海，他追小二郎张能，出了画春园，往那边走了。

单说神手大将纪有德，见贼党甚众，皆聚议事厅。刘芳抡刀跳至当中，说：“傅国恩，你乃大清国总镇，食君之禄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反倒作这样叛逆之事，你这画春园，弹丸之地，所集不过乌合之众，你要与天兵抗拒，焉能成事？”傅国恩率众在前，说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刘芳说：“我姓刘，名芳，字德太，绰号人称多臂膀，我跟钦差大人当差，专查贪官恶霸。外有马、步军队，已把画春园围得铁桶相似，你等想要逃走，比登天还难。”傅国恩一阵冷笑说：“刘芳，你既敢带兵前来，你可知道这里的厉害？我今先拿你这一伙贼人就是。”一回头说：“杜茂，你把这厮给我拿住。”杜茂摆叉跳过来，说：“刘芳，你也是绿林人，何必这样猖狂，你看二爷拿你。”拧叉分心刺来，刘芳也抡刀相迎，二人战在一处。

粉面金刚徐胜见状心想，我来这画春园，寸功未立。我要去迎春阁，盗贼人的盟单，好指名捉贼就是。他想罢，窜上房

去，徐胜各处小心留神，绕过东房，往北走了一箭之远，在房上各处寻找多时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迎春阁就在面前。这所院落，是北房五间大楼，上面是迎春阁，东西配房各三间，院中清静无人。

粉面金刚徐胜看罢，飞身上了迎春阁，把门推开，见正北有八仙桌一张，墙上有悬盒一个，悬盒内有总帐盟单等物。徐胜先一按桌子，那桌子“吱噹”一声响，往下沉，立刻沉于楼板并齐，那北边墙上的门板一开，从里面出来两个木头人儿，手执钢刀，往地下就刹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那刀砍在桌面上，刀抽不出来了，那两个木头人儿不能动转。忽然间，从房上盖下来一个铜罩，正罩在徐胜的身上，有七、八个钢钩儿，从上下下来，正钩在他的身上。粉面金刚既不敢嚷，也不能动转，只有等死而已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神手大将纪有德，他率领着众人在议事厅前。与叛臣傅国恩等，一场恶战。刘芳、杜茂二人战够多时，不分胜败。红眼狼杨春与黄毛狮李吉，二人各摆单刀跳过来，协力相帮。胜奎、蔡广也摆刀跳过去相迎。青毛狮子吴太山跳过来，说：“纪有德，你真乃匹夫，当初修画春园之时，你也说过不能再生二心，今日你帮助彭朋，来破画春园，你想要作惊天动地之人，并求取功名富贵，你那是缘木求鱼，焉得能够呢？你今天来至此处，如飞蛾扑火，自来送死。想要逃走，是万万不能。”纪有德说：“呔，你休要咬唇弄舌，你纪大太爷是安善良民，守分百姓，岂能与贼人为伍？你这叛逆的人，都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等奉钦差之命，带官兵前来剿拿你等。”吴太山抡刀就刹，纪有德急架相还，二人各施平生艺业，只杀得难解难分。

傅国恩与九花娘二人，见事不好，又听外面喊杀连天，人

声一片。傅国恩的家人由后院跑出来，说：“寨主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大奶奶投缢身死了。”傅国恩一听家人来报，结发之妻投缢身死，心中甚是不安，不由落下几点泪来，说：“哎，悔不听贤妻之言，只落得这般光景，现如今大事不成，不免我去磨盘山，相请大兵，重整旧业就是了。”想罢，他又不舍这画春园铁桶相似的房舍，自己回想官居总镇，不思务本报国，一味贪得无厌，私杀属员，皆我任性之过，一时间糊涂之极，作出这些无知的事来，追悔已迟，可惨哪，可惨。我自得了九花娘，一点顺事无有，想是被色所迷，我也把事作错，闹得这般光景，无计可施。无奈，他一拉九花娘，二人进了大厅西里间屋内，他把那北墙下那张床给挪开了，地下有一块八卦图的木板，他把那木板移开，一捏嘴，“吱”的一声哨子响，他二人下了地沟逃走了。

那青毛狮子吴太山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武峰这五个人跑进议事厅，找着地道，也从沟中逃走了。

书中交代，这道沟是当初修画春园之时，他们预先准备下的，直通正北二十里边山之外，那里有一座望山坡，上面修盖了一座快雪亭，这座亭子上，有一块石头是活的，无人知道。今日傅国恩，他见外山口已破，东西南北四面都是官兵，他又见那纪有德，胜奎十分勇猛，趁着红眼狼杨春与黄毛狮李吉、花叉将杜茂这三人与众人正在杀得难解之际，他等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先从地道逃走，带着这九花娘与吴太山等五个人，顺地道往西北走去。

走至当中，他心中一动，说：“吴太山，你想这是该从哪边走呢？西北这条路走，恐被他人所擒。我自己又雇心腹人，从这十字路口往西，又修一条地道，通那边山之西，在青松坡

下。你我是从哪一条走呢？”吴太山说：“寨主，如今大事不成，意欲何往？”傅国恩说：“我要投磨盘山去。”吴太山说：“我自河南跟金翅大鹏周应龙之时，并未成了大事，今我五人也不能与寨主投奔磨盘山去，我等要奔潼关外头英山去，访几位朋友。要依我之见，还从西北这条路走，是为上策。你等要往西走，外面走漏消息，那时他暗派人在那里候着，如何是好。我看纪有德所带之人，也没有几个能人，无非是官兵势大，这西北望山坡，定无人埋伏。”傅国恩听他之言，说：“也好，就依你，往西北走吧。”桑氏九花娘有千里脚程，她也跟得上，顺地道一直的走了有十七、八里之遥，大约快到了。傅国恩把随身一个包袱交给九花娘，说：“娘子，你好好地收存这个包袱，你我二人也可指这里边的物件，以度晚年之乐也。那里面有些金珠细软之物。”九花娘接过包袱来，心中说，我跟傅国恩，要想作一场轰轰烈烈事业才好，不想一败如此，真正令人可恼。我跟他也无益，他要被人拿住，连累我按国法全都刚罪，我不免想个脱身之道，方为万全，我不可受他之累。想着，众人已到望山坡的地道出口，吴太山说：“我托起这块石头来就是了。”不想那望山坡这个地道的亭子里面，早有两个人，是打虎太保纪逢春，小蝎子武国兴。

他二人自早晨奉神手大将纪有德之命，拿了一个字柬来，交给武国兴，他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上写着：

字示武杰、纪逢春二人知悉，汝二人急速绕道，奔画春园之西北，望山坡有一亭子，名曰快雪亭。你二人不可远离，就在那座亭子等候。如觉石头动处，你二人急拉兵刃，拿叛臣傅国恩等，乃是第一奇功，百年不遇之机会也。千万，千万，汝二人遵行。

武杰看罢，说：“贤弟，你跟我走吧。”二人出了大同府北门，绕道直奔画春园北面，往西到了那望山坡的快雪亭。就听见亭子底下有脚步声。然后见那亭子底下，石头一动，小蝎子武杰说：“唔呀，混帐王八羔子，你往哪里逃走，吾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”里边傅国恩听见有人埋伏在此，连忙一撤身躯，说：“不好，你等快跟我往回走吧，出西边那个山口就是了。”九花娘跟随着，一直的又回来，走至十字路口儿，又往新修的西边这条路上紧走，怕有人追上他等。走至这西边地道口，一托这块石头，托不动，吴太山说：“这块石头怎么托不动，是怎么一段缘故呢？有多重？”傅国恩说：“有一百二十斤呢。”吴太山说：“不能，要是一百二十斤，我可能托得动它。”傅国恩一托，也是托不动，心中一想，说：“怪呀，这是怎么一段事情呢？”

书中交代，那外边石头之上，有一人睡觉，是水底蛟龙高通海，因为他追小二郎张能，没有追上，他心中一烦，就在这块石头上躺下，准备歇歇再走。他正歇着，忽然间石头一动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高源说，这可是活该我拿，闪在一旁，看是何人，我要是他的对手，我就拿他可也。自己闪在一旁，里面吴铎又一托这块石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一回

傅国恩疏心上当 磨盘山黄顺倒戈

话说前文彭公派人大破画春园，水底蛟龙高通海在画春园西北卧牛石上，正自睡着，不想青毛狮子吴太山等人，正从地道逃生，来至此处，这出口就在这大石头下。一托石头，并未托动，早把高源惊醒，慌忙躲开，隐藏在树后。只见石头忽悠悠一起一起，往旁边慢慢转来，从里面上来了青毛狮子吴太山、大斧将赛咬金樊成、赤发灵官马道青、赛瘟神戴成、金眼骆驼唐治古、火眼狻猊杨治明、双麒麟吴铎、并獬豸吴峰、九花娘、傅国恩。他几人见彭公手下办差官带领官兵到来，把画春园一破，料想不能存身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故此由新地道逃到此。

大众来到树林之内，吴太山站住，说：“傅寨主，我等就此告辞。”傅国恩一闻此言，心中一愣，说：“吴大哥，我打算到磨盘山，寻找我拜兄金眼太岁马雕，你我再夺大同府。”吴太山说：“贤弟，我等暂往头英山，到那里邀请几位朋友，带领喽兵来此帮助兄长，共成大事！”说罢，一举手告辞，扬长而去。就剩下九花娘与傅寨主二人。二人往前走了不远，九花娘站住，说：“傅寨主，你意欲何往？”傅国恩说：“你我

两人包裹之内，可值六千金之数，我想要到磨盘山，找金眼太岁马雕，在那里招军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再图恢复大事！”九花娘一听此言，说：“寨主你自己皆因心无主张，目不识人，以致大事败坏！我久知马雕，乃贪利小人，不念旧义，恐你到了那里，他未必从你之意。我今暂且告辞，等寨主大事成就，我必前去寻找。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傅国恩一闻此言，五内皆裂，说：“美人，我为你修盖画春园，惹得官兵前来剿拿于我。实指望你我二人共乐于飞，焉想到今朝半途而废！美人回来，我还有几句知心话语对你讲！”任傅国恩舌干喉哑，九花娘连头也不回，傅国恩心想：黄峰尾上针，狠毒妇人心。傅国恩见九花娘已去，自己无精神了，直奔磨盘山。

高通海在暗中观看多时，先见人多，不敢上前动手。这时见只剩了傅国恩一人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暗中绕在傅国恩头前，在磨盘山口一等。不多时，傅国恩来到，高通海笑嘻嘻往前相迎，说：“傅大人，你老人家意欲何往？磨盘山喽兵参见。奉我家大王之命，正要画春园打探军情，不想在此遇见大人！”傅国恩一听，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必到画春园去了，我的大事已坏！”高通海说：“我叫流高。来吧，你跟我上山！”傅国恩说：“甚好！我就跟你前往。”高通海说：“大人平常来时，都是骑马坐轿，今日步行上山，叫我家大王知道，说我无能。来吧，我背着你老人家前往。”傅国恩不知是计，过来趴在高通海身上。高通海将他突然仍在地上，用他身上丝绦，将傅国恩捆上扛起，刚要走，只见由树林之内蹿出一人，手执一把明亮钢刀，一声高喝，把高通海去路挡住，说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有人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！牙崩

半个说不字，一刀一个土内埋 ！”

高通海抬头一看，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，头上青绢帕裹头，上身穿蓝绸短汗衫，青洋绸中衣，足下青缎子抓地虎快靴，面色姜黄，粗眉大眼，高颧骨，裂腮额，短粗脖，大脑壳，大约四十以外，带着一团威风杀气。高源一瞧，甚是面善，忽然想起此人乃是河南内黄县野马川坐地分赃英雄，蓬头鬼黄顺。连忙过去见礼说：“黄大叔，久违少见 ！”

蓬头鬼黄顺把刀一横，听高源之言，仔细留神一看，认得是湖广高家庄鱼眼高恒之子，连忙说：“高老大，你在此做甚？”

高通海说：“黄大叔，你老人家不知道么？小侄男前在河南保了巡抚彭大人，屡次剿贼立功，现今已保升侍卫。今大人奉旨查办大同府，剿灭叛臣傅国恩，破了画春园，内中有带案脱逃之贼吴太山等，我奉大人堂谕，来到此处捉拿贼党。吾在此处将傅国恩拿获，遇见叔父在此拦路劫人，不知叔父因何由河南来到此处？”

黄顺说：“高源，我与你通家之好，把我的事告诉你，料也无妨。我因河南事甚不随心，故而来到磨盘山，投奔金眼太岁马雕，暂在此处借山栖身。焉想到马雕人面兽心，反复无常，现我来到此处，并不以朋友之礼相待。我打算在此地，做下两案，留下他的名姓，叫官兵来剿磨盘山，捉拿马雕。不想在此地遇见贤侄。”

高通海一闻此言，说：“黄大叔不必生气，小侄男有妙计一条：你老人家仍回磨盘山，小侄男明天面见大人，调遣官兵前来剿山，捉拿山贼，与大叔报仇雪恨。我扮作内黄县下书之人，混进磨盘山，里应外合，可将贼人拿获。”

黄顺说：“甚好！你回去告禀大人，就说九花娘现在磨盘

山隐藏，大人必带官兵前来捉拿妖妇。山里还有一位二寨主陈山，乃是我知己好友，我约会他协力相帮。”

高源点头说：“就此告辞了。”扛起傅国恩，顺大路回归大同府。来至公馆门首，先叫当差之人，把傅国恩捆上，自己转身来至里面，到大人跟前来报功。此时银头皓叟胜奎已然告假回家。高通海过来，给大人请安说：“卑职已将叛臣傅国恩拿获，现在外面听候大人发落。”大人吩咐把傅国恩带上来。左右两旁喊吓堂威，将傅国恩带至跟前，跪在下面。彭公问道：“傅国恩！你乃是边疆总镇，今天已经遭擒，你把克扣军饷、官逼兵变、私自窝藏江洋大盗、隐匿严拿要犯九花娘、拒捕官兵一应罪事从实招来！”

傅国恩一听此话，料想此案不招不成，自己悔恨从前，不应该任意胡为，知道如今王法无私。想到此处，说：“大人不必三推六问，我俱皆招认，只求速死。”彭公叫他画供，然后将其入狱。又将一干办案差官唤至面前道：“本阁奉圣旨来至大同府，专为叛臣傅国恩，今已将他拿获，还有漏网贼党无数，内有谋害亲夫，杀伤人命的淫妇九花娘，不知她等逃往哪里？你等大家分头前去探访，如知道淫妇并群贼下落，前来禀我，算得头功一件！”

高源赶紧过来请安，说：“卑职拿获傅国恩之时，见九花娘逃往磨盘山金眼太岁马雕那里去了。”

彭公一闻此言，让徐胜过来道：“你二人至磨盘山前去查访。如果是实，回来禀我知道，派官兵前往剿拿。”二人领堂谕下来，高通海说：“徐老爷，你会写字不会？”徐胜说：“会写。你写什么？拿来我给你写。”

高源拿过八行信笺，背着人用笔画了半天，折叠好了，封在信封之内，拿过笔来送在徐胜面前，叫徐胜写信封，由河南

内黄县野马川发，即呈黄大太爷拆看。下首写着：“刘珍叩首拜。”后面写上年月日。高通海带起信来，同徐胜二人出了公馆，竟奔磨盘山而来。

走在半路上，高通海说：“徐老爷，你进山，我进山？你进山，我在这里打接应；我进山，你在这里给我打接应。我要是久不出来，你回公馆赶紧调兵来救我。”徐胜点头答应。

高通海来至山前，抬头一看，见这座磨盘山，坐北朝南，上面树木森森，曲径环绕。高通海寻找道路，正往前走，忽见由树林内出来数十个巡山喽兵，手拿钢刀，拦住去路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前来探山！”高通海说：“朋友请了！在下姓高，排行是大，外号人称叫出流高。我乃河南内黄县，野马川滚子马刘珍刘寨主手下头目，来到此处，给蓬头鬼黄顺前来下书。烦你几位前去回禀。”

这几个喽兵一听此言，说：“你跟我等前去，在寨门听候。”高通海随同几个喽兵来至大寨门，抬头一看，这座寨门甚是高大，上面更楼之上，插着一杆大旗，大红缎大颜色，“飞虎火雁蜈蚣走穗”，大旗上四个大字：“聚众招贤”。高通海站在寨门一旁，喽兵跑进分金大厅，此时众寨主正同黄顺吃茶。此山大寨主金眼太岁马雕、二寨主花杖将小丧门孙立、三寨主老英雄青锋剑陈山。蓬头鬼黄顺回头正同马雕谈话。马雕本是小人，原先他也是河南内黄县人，二人系患难之交，今见黄顺无时无运，来到此处，他心中甚是不乐，慢不为礼，黄顺记恨在心。今天正在闲谈之际，忽见由下面上来一人，说外面有下书之人，求见黄太爷。黄顺吩咐叫他进来。不多时高通海由外面进来，跪倒行礼说：“黄寨主，我奉绿林中宾朋之命，有刘珍为首，给你把宅院都修盖好了，置了水旱田地二十余顷，请你老人家回去。”把书信送给黄顺，黄顺一看，皮上写着：“

内信由河南内黄县野马川发，绿林众眷友全拜。”黄顺方才打开要看，高源说：“事关机密，须要背人。”黄顺打开一看，微微一笑。不知书中写的是何话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二回

赛花以武逼婚 徐胜闺阁藏身

话说蓬头鬼黄顺打开书信观看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马雕在旁边心中暗想，此事若要是真，打开书信他必然喜悦；若无此事，一见书信必恼。他偷眼一看，黄顺微微一笑，他就知道这信内必有喜意。吩咐喽兵，叫厨下赶紧备酒，给黄大太爷送行。黄顺一听此言，心中说：“马雕这厮，真乃人面兽心，我来投奔这许多日子，他从未与我在一处吃酒。今天听见有朋友请我，立刻摆酒给我送行，真乃势利小人。”黄顺把书信带好，吩咐下面把出流高带下去吃饭。

书中交代，高通海这信上面写的什么，他并不识字，上面画的是一个王八，有头有尾，故此黄顺一看，有觉一笑。早有喽兵在厅中摆下一桌酒。大厅之上，已把圆桌面摆好，四个人对坐吃酒，今天大家开怀畅饮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徐胜在山前等候多时，不见回来，正在心中犹豫，忽见由树林之内出来一队喽兵，为首有一女子，手使铁棍一条，生得形同鬼怪，相貌丑陋，怎见得？但只见：

但只见，前顶秃，他把头皮儿漏。元宝髻在中间扣，燕尾歪，天然就。鸡眉眼眊，塌鼻梁儿鼻涕流。脑袋小，黑又瘦，大麻子似酱稠，多亏他把粉搽得厚。被风儿吹裂了口，水炸梅脸蛋好不风流。蓝布衫，白挽袖，印花边，黄铜钮，红中衣裆儿瘦。小金莲够九六，里高底实难受，一步一歪一嘎悠。

徐胜看罢，大吃一惊，不是《西游记》的妖怪出世，定是封神榜天将降临。只见这鬼丫头来至徐胜面前，上下一打量徐胜，见徐胜年有二十开外，白净面皮，俊品人物，身穿蓝绸国士衫，腰系凉带，足下薄底窄腰快靴，肋下佩定绿鲨鱼皮鞘太平刀，暗带短链铜锤，丫头观看，用手中棍一指，“吆！对面小辈通上名来！你是何人？来到我这磨盘山有何事故？”

徐胜说：“丫头要问，你家老爷姓徐名胜，表字广治，外号人称粉面金刚。今天奉大人堂谕，来至磨盘山捉拿山贼，寻找妖妇九花娘！”

这女子一听徐胜之言，说：“我乃大寨主金眼太岁马雕之女，名唤马赛花。我看你这人到也安稳，来，你跟我走进大寨之内，你我二人成为百年之好！”

徐胜一听此言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丫头趁早住口，不要胡言！你老爷乃是烈烈男子，堂堂丈夫，岂肯与你这贼女为伍？”

马赛花一听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匹夫！你休要不知自爱！待我来结果你的性命。”

说罢，抡棍就打。那徐胜瞧这丫头所使的这条铁棍，甚是沉重，知道利害，连忙用短链铜锤相迎。二人不分高低上下，正在这般景况，忽然间徐胜疏神，被马赛花一棍打倒在地，连忙过去按住捆上，把徐胜扛起来，竟奔她自己住的那所院子来。这院中是上房三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把徐胜放在上房东里

间屋中。马赛花说：“徐胜你若是愿意活，跟你姑娘成为百年之好。你我郎才女貌，这也是天作之合，姻缘有份。”徐胜一想此事，心里说：“我要不依从她，她准结果了我的性命。我何不假意应允，她把我放开之时，我远走高飞，倒也不错。”主意拿定，他这才说话：“姑娘，你急速放开我，你所说之事，我全都应允就是了。”马赛花一听徐胜应允，过去把那徐胜放开，她又派仆妇、丫环去到厨房备酒。

少时杯盘连忙摆在桌上，这几位仆妇、丫环都知道马赛花的脾气，不敢在此服侍，都躲在外面，各归自己房中歇息。粉面金刚徐胜与马赛花二人推杯换盏，实打算将她灌醉，盗得短链铜锤，打死马赛花。吃了五六杯的光景，徐胜说：“此时我肚腹中透饿，你去给我拿些吃的来。”马赛花叫了两声仆妇，并无人答言，自己出来，到了厨房去。到厨房之内，叫厨子刘三道：“预备几样点心，赶紧送到我屋中。”马赛花转身仍回上房，不见了徐胜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连忙各处寻找。踪迹不见。

书中交代：粉面金刚徐胜见马赛花出去，自己一想，此时不走，等待何时？想罢拿起自己兵刃，离了上房，蹿过院子。只见正北有一座高楼，来至楼下，登楼梯往上扑奔，一瞧，是一明两暗，屋内灯烛辉煌，里间屋中，是顺前檐木床，挂着芙蓉纱蚊帐，上面挂着花蓝，里面有几枝茉莉、晚香玉、夜来香，各种奇花。顺北墙一条花梨俏头案，上面摆定四窑磁器，上好古玩。条案头前，花梨八仙桌，镶着黑玉心。两旁两把太师椅，桌上放着一盏把儿灯，上面点着一支白蜡。靠东墙挂着一个镖囊，单刀一把。下面梳头桌一张，有妇人一切应用之物。屋中有一阵丹桂水麝之香。徐胜正看在得意之时，忽然间听下面有楼梯响声。有妇人一阵喧哗，吓得徐胜无处藏躲，有心出去，又怕被人堵在门首。自己无奈，撩起床帏，自己伏身藏在床底

下。隔着帏缝，往外偷看，只见进来一个十八、九岁的姑娘，头梳盘髻，耳带竹叶梅坠金环，脸似桃花，眉舒柳叶，唇缩樱桃，杏眼含情，香腮带笑，朱唇皓齿。身穿银红色女衫，周身织金边儿，桃红百褶宫裙，下面南红缎宫鞋，上面月白裹脚绿绊腿带，红鞋之上，绣着挑梁四季花。头前一个丫环手执红纱灯笼，头前引路。后面跟着一个仆妇，一个丫环。那姑娘坐在床上，正在徐胜头顶之上，粉面金刚无处可躲。就听见女子叫：“小香，你去跟小玉把洗澡木盆抬上楼来。”两个丫环转身下去。徐胜在床底下进退两难，自己走是不能走。正在心中犹疑之际，只见两个丫环抬着洗澡木盆上来，放在这女子面前。仆妇拿过两壶开水，倒在盆里。

这姑娘乃是青锋剑陈山之女，名唤陈月娥，与她父亲学得全身武艺。陈山甚疼爱此女，欲选择名门，无奈他是山贼，所有官宦人家与他焉能往来？今日陈月娥方才在楼下练了半天拳脚，自己觉得身倦体乏，想着到楼上歇息。此时，天色已晚，想要洗脚，在自己屋中，也不想有外人藏在屋内，方把长大衣服脱去，换上便服。婆子倒了一碗茶来，陈月娥正要吃茶之际，就听楼下一阵大乱，从下面跑上丫环小玉，说：“姑娘，可了不得了！下面马赛花手拿铁棍，来到这里找姑娘拚命！”陈月娥一闻此言，先吩咐人将木盆水拿开，摘下簪环，由墙上摘下单刀，带上镖囊，转身往外就走。旁边妇仆忙拦住，说：“姑娘暂且不必动怒，我到外面问她，因何故堵在这里喊骂？”陈月娥一听仆妇之言甚是有理，说：“李妈，你就此前往问明白她，再来禀我知道。待我结果了她的性命！”正说话之际，忽听楼下一声怪叫如雷，马赛花堵着门口说要徐胜，气得陈月娥怒气填胸，提刀要与马赛花见个雌雄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三回

马赛花追人毙父命 陈月娥表贞欲丧身

话说马赛花屋中不见了徐胜，自己寻踪觅迹，找到这所花园之内。知道陈月娥在此楼上居住，料想徐胜必是被陈月娥请去，他二人追欢取乐，把我仍在九霄云外。自己越想越气，来至楼下用手中铁棍一指说：“陈月娥，趁此将那个小白脸姓徐的放下来，万事皆休！如若不然，我杀上楼去，把你等尽皆杀死！”陈月娥手拿单刀来至楼门以外说：“姐姐，你休要胡说咱们这山上哪里来的姓徐之人？我并未见着。”

马赛花把手一摆，说：“陈月娥，你不必撒谎！眼睁睁那徐胜往你这院中来了，你说未见，他往哪里去了！”

陈月娥说：“实不知道！你往别处寻找他去吧！”

二人正在争论之际，忽听由外面一声喊嚷：“丫头，你气死我也！我一世英名，被你毁坏了！”

马赛花回头一看，正是金眼太岁马雕。只因他在前厅吃酒，有个厨子叫快嘴刘三，他往上面端菜送酒，与同伴众友交头接耳说话，马雕问道：“刘三，你等有什么背人之话？”刘三说道：“大寨主，我并没有什么心腹事。只因姑娘今日寻山遇见

一个姓徐的，姑娘将他拿获带到自己屋中，前去吃酒。方才还到我们厨房前来催菜。”金眼太岁一闻此言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，伸手拉了一口鬼头刀，离了座位，奔女儿住的院中。各屋内找寻，并不见有男子踪迹，也不知马赛花往哪里去了。一问仆妇人等，方知马赛花拿着铁棍，找到陈月娥院中去了。拿着这口刀，追到东院，正见马赛花与陈月娥口角相争。马雕照定马赛花，搂头就剁，马赛花往旁一闪，用手中铁棍相迎，说：“马爹爹，你不要管我的事！趁早给我走开！”

马雕说：“你气死我也！老父今天先把你杀死，然后再寻找那厮！”马赛花并不答言，摆定这条棍，上下翻飞，打三十六手左门棍，四十八手右门棍，庄家六棍，猛一变着，竟将马雕一棍打死。下面人一阵大乱，早有人飞报花杖将小丧门孙立、青锋剑陈山、蓬头鬼黄顺等四人。

四人正在吃酒之际，喽兵前来报道说：“大寨主马雕，被他女儿一棍打死！”花杖将孙立一听此言，就由兵器架上抄起一条三股渗金杖，哇呀呀一声喊叫，说：“气死我也！”他方走，就见巡路喽兵跑上山来说：“报！外面来了大同总兵，玉面虎张耀宗带五千马步军队，把磨盘山围了一个水泄不通！说画春园逃脱漏网之贼，今在磨盘山隐藏，连九花娘都在这里。要你等众位快想个主意！”

黄顺说：“陈大哥，我本是安善良民。我看大哥你也是侠义英雄，我今天已把这座磨盘山献与彭大人，那位给我下书者就是高通海。”陈山说：“好！你我就此前往，先把领兵大人接进山寨，然后再与大众商议。”

他同黄顺先把张耀宗让至分赃厅落座待茶。陈山听得东院中一阵喊杀连天，陈山说：“你等几位暂在此少坐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陈山提刀来至东跨院，只见马赛花正与孙立两下动手，

一棍把孙立打死。陈山过来问道：“马赛花，你这丫头好生大胆！你把你天伦老父打死，又打死二寨主孙立，你这是怎么一段缘故，从实说来！”

马赛花说：“你要问，因为你女儿把我一个姓徐之人给藏起来，她把姓徐的还我，万事皆休！如若不还我，我让你等有死无活！”

陈山一听，把女儿月娥叫下楼来，说：“我儿呀，这姓徐的是何等人？你快将他放下楼来！”

陈月娥说：“女儿楼上并无闲杂之人，马赛花信口胡说！”

陈山说：“我女儿楼上并无什么姓徐的，你满口胡言乱道，还不与我退去！”

马赛花说：“你帮着你女儿胡赖！你说没有，我进去翻翻！”

陈山说：“也好。你翻得出怎样？你翻不出来怎样？”

马赛花说：“翻出姓徐的，我带了一走！”陈山说：“要翻不出来？”马赛花说：“翻不出来，我把脑袋输给你！”说到这里，陈山回头问他女儿月娥说：“儿呀，楼上有人，你也说实话；无人，你也要说实话。”陈月娥说：“爹爹，请放宽心，楼上并无别人。如要翻出别人来，孩儿情愿把脑袋输给她！”陈山说：“好。马赛花，你乃是无父无君之人，我且问你，这个姓徐的是何许人也？”马赛花说：“徐胜是我新定丈夫，跟我在屋中吃酒，被你女儿拐来！”

陈山说：“你只管上去翻来！”陈月娥手下仆妇、丫环皆都不悦，说：“我家姑娘这楼中连三岁孩子无故不能登楼，这里哪里来的姓徐的？！你是无事生非！”

正说之际，只见打前厅那边蓬头鬼黄顺带领玉面虎张耀

宗、水底蛟龙高通海，来至东跨院，见陈山等正与马赛花口角相争。高通海来至陈山面前说：“陈寨主，我等还短一位老爷，是同我一处来的，姓徐名胜，字广治，外号人称粉面金刚。现在不知被你山中何人所害？直到此时，踪迹不见。”陈山一听，说：“高老爷，你说这话有因，我等正为此事争执，那位徐老爷是被马赛花擒去了，力逼要与他成亲。马赛花到厨房催菜，回来不见了徐老爷，她拿着一条铁棍，各处寻找。她说徐老爷被我女儿藏在楼上，我叫她上去寻找。”高通海说：“甚好！既然如此，就叫她上楼寻看是如何？”陈山说：“也好，我在头前带路，马赛花你跟我前来！”说罢，举步上楼。床底之下，徐胜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有心出去，又怕败坏人家姑娘名声；有心不出去，又怕被马赛花翻着。自己进退两难，心似油煎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想罢，自己撩起床帏，转身出去，站在陈山面前，说：“在下姓徐名胜，我就是粉面金刚！我可有几句话说。在下我奉堂谕前来探山，误被马赛花擒住，鬼丫头逼我与她成亲，我假意应允她。她将我放开，她上厨房催菜，我才逃走，来至此处。我只以为这楼上无人居住，不想乃是姑娘香闺。我隐藏在床下，姑娘并不知道。”

马赛花在下面用棍一指说：“姓徐的，你丧尽天良！来，趁早跟我回去拜堂成亲，万事皆休！”

徐胜一闻此言说：“丫头，你那是睡在梦里，你老爷焉能要你这无脸无耻之徒！”马赛花一听此言，把三角眼一瞪，黄眼珠一转，说：“姓徐的，你真是前来找死！”摆棍向徐胜搂头就打，徐胜跳出圈外，不敢与鬼丫头交锋。旁边跳过蓬头鬼黄顺，大喊一声。陈山亦摆利刃携刀相帮，动着手说：“月娥丫头，你是要我这条老命。”

陈月娥一声不语，羞得面红耳赤，转身来到屋中，把汗巾

解下来，拴在房梁之上，自己一阵难受，不亚似剑刺水心，刀剜铁胆，说：“此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楚！被爹爹说了几句，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！莫若急速一死，到地府阴曹找我那去世娘亲，以了今生冤孽。”想罢，伸脖颈往里一套，三魂缈缈归地府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四回

九花娘杀尼占庵 粉面郎故伎重演

话说陈月娥想要上吊身死，不想丫环、仆妇赶到，忙过去先把姑娘救下来，幸喜救得及时，苏醒过来。

外面众人早已把马赛花给围上，徐胜自己先跳过墙去，往前行走。逃到了山下，约有五六里之遥，只见眼前有一座古庙，坐北向南。走近仔细一看，只见里大殿一角，东西都有配房，徐胜也不知是何庙宇，将身蹿上房去，往各处留神细看。见东边单有一所跨院，是三合瓦房，里面也是灯光隐隐。徐胜蹿上房去，到了东院之内，跳下院去，用舌尖舔破窗纸，往房中仔细一看，只见里面顺着前檐，一张湘妃竹床，床上有小桌一张，上面坐着的正是桑氏妖妇九花娘。底下有八仙桌一张，两旁有太师椅两张。八仙桌上，放着一盏烛灯，地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仆妇。

书中暗表，九花娘如何来至此处？只因为她与傅国恩分手之后，自己拿着一个包裹，内有珍珠细软之物，可值六千两之数，她打算自己远走高飞，找一深山幽僻之处，躲避此难。那一日走在一所大庙门首，抬头一看，见上面有一块匾，写的是“九圣庵”。自己觉着身倦体乏，来至山门叩门。打里面出来

一位老尼，将山门开放，老尼将她让至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叫仆妇捧上茶来。吃了两杯茶，老尼问道，“施主尊姓大名，从何处来至此地？”九花娘说：“师傅要问在下，我乃鸡鸣驿人氏。娘家姓桑，婆家姓汪，丈夫故去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想要出家，情愿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炷香，望师傅慈悲慈悲，收我做徒弟。”老尼说：“甚好！”夜内就将老尼一刀杀死，把死尸扔在青石崖庙内，又唤仆妇人聚齐，说道：“你等不必害怕，如要走漏消息，我将尔等一并杀光！”今夜晚间，九花娘正在屋内发狂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觉着发似人揪，肉拟钩搭，自己行坐不安，不知所因何故。

正在这时，徐胜从外面来到，一瞧是妖妇九花娘，心想，我何不进去将她拿获，也算奇功一件。想罢，自己飞身跳在院中，大嚷一声：“妖妇，你今天休走！我等特意前来促拿于你！”九花娘在屋中一听，吓得颜色更改，急忙将灯吹灭，先扔出了个板凳来，粉面金刚闪在一旁。那妖妇随后蹿在院中，摆单刀往对面一看，不瞧还则罢了，仔细一瞧，把一个九花娘瞧得目瞪口呆，原来正是当年在鸡鸣驿心中盼想之俊俏郎君徐胜。妖妇一见，对着徐胜噗哧一笑，用手指点说：“呀！我打量是谁？原来是你，小没良心的，你还跟我动手！走罢，有话到屋里再说。”粉面金刚徐胜面目一沉，把眼一瞪说：“妖妇，你谋害亲夫，谣言惑众，协助叛臣，刺杀钦差，种种不法皆身犯国律，目无王法。你要是知趣便过来，我把你捆上，解到大人公馆，任凭大人发落。”九花娘听徐胜之言并无半点情意，把手中刀一指，说：“徐胜，你真不识时务，仙姑我给你说的金玉良言，谁想你翻脸无情，恶语伤人，你我二人分个强存弱死。”说罢抡刀就刹，粉面金刚摆手中铜锤相迎。二人走了三五个

照面，九花娘见粉面金钢甚是凶勇，自己转个身往南就走。徐胜随后紧紧追赶。九花娘回头偷眼一看，伸手掏出绢帕，照徐胜一摔，徐胜就闻一阵异香，翻身栽倒在地。九花娘把他扛起，送至屋中，放在床上，拿出一瓶解药，先把徐胜二臂捆好，然后把解药抹在他鼻孔之上。徐胜打两个喷嚏，清醒过来，大骂妖妇：“你快把老爷结果性命，我只求速死！”九花娘在徐胜旁边一站说：“你我无冤无仇，何必这样心狠意毒？今日庙中无人，你要从了我这件好事，你我二人就在这庙中一住，做一对海外散仙，任意逍遥。”

徐胜想：莫如故伎重演，假意应允，用酒将她灌醉，拿她前去报功。想罢说：“九花娘，前番在鸡鸣驿，我就有心爱慕于你，被高源、刘芳、欧阳德三人冲散。直到如今，我心中还记挂前情，也是你我姻缘有分，不负前盟，这也算月下老人赤绳系足，是你我破镜重圆。今天在此异地相逢，真遂我心中之愿。”

九花娘一听此言，喜出望外，说：“徐郎，我知你是一位有情有意之人！总算是我目中识人。”说着就将徐胜放开，告诉婆子丫环烹茶备酒。他二人携手来到上房。在东里间屋中落座吃茶，诉说别后之事。九花娘就问道：“徐老爷，自打鸡鸣驿分手之后，你心中还有意惦念我么？”徐胜说：“自从你我分别，我是茶思饭想，并无一刻忘怀，不知美娘子你心中如何？”九花娘咳了一声，说：“自从你我分别之后，我有心想要上吊身死，又想你在世上，想念于我！故此今天见了你，真遂了我生平之愿。”婆子擦抹桌案，杯盘摆好。徐胜是真饿了。自从跟高通海奔了磨盘山而来，天已到二更以后，尚未吃晚饭。今朝见摆上各种蔬菜，心中甚乐。九花娘一瞧，摆上十六样果子，亲手拿起酒壶说：“徐郎，今天我敬你三杯！头一杯酒给

你消愁解闷，你吃一盅压惊酒。第二杯，你我破镜重圆，总算是双喜绵绵。第三杯，你喝一杯成双酒，我再陪你喝一杯。”

二人对坐，吃了几杯酒。徐胜安心要将九花娘灌醉，所以花言巧语，哄那九花娘。后来又猜拳行令。徐胜慢慢要把九花娘灌醉。一个是无心，一个是有意，二人开怀畅饮。正在得意之时，外面来了几位英雄。且说水底蛟龙高通海，同着陈山、张耀宗已将马赛花拿住，将她绳缚二臂，再找徐胜，踪迹不见。高通海赶紧说：“我们大家分头前去寻找他！”这才同陈山、张耀宗三个人顺着后山小路，找到九圣庵。跳过墙去，只见东跨院中灯烛辉煌，里面有男女说话声音。高通海将窗棂纸舔破一看，挥手叫张耀宗、陈山说：“你两个来看。”三位看毕各拉兵刃，要闯进屋内，捉拿九花娘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五回

粉面郎允婚拜岳 张耀宗奉命访山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来至九圣庵庙内，与九花娘正在屋内吃酒，徐胜假意殷勤，九花娘乐得心花骤开，亲手给徐胜斟酒，二人开怀畅饮。怎见得，有歌为证：

徐广治坐在灯儿下，见那个，粉香脂艳又在目中。一阵阵，逞娇弄媚于座上。徐广治装就了那等情形，心儿耿耿，意儿切切。春扇儿摇摇，引动了芳卿；淫妖妇错上了巫山十二峰。意儿摇，芳心动，魂儿荡荡，魄儿飘零。软却却，如惊如梦，荡荡悠悠，恍恍惚惚，目不转睛。说甚么天儿长，地儿永，心坎上温，眼皮上供。曾记得，长生殿，拜月亭，与才郎定就了百年约。趁今日良宵海誓山盟。花里魔王更甚一番，蜜语甜言万分情重。目下的郎君与众不同，隐刚直，添柔性，假堆欢，笑语迎，把一位粉面金刚玉罗汉，她当作浪里狂蜂多情，徐广治神色与他等相似，却原来是一派的虚情假意装成。

徐胜正与九花娘吃酒，外面高通海同张耀宗、陈山三人赶到。高通海在外面一声喊嚷：“妖妇九花娘！今天你往哪里走？我等特意前来拿你。”九花娘先把灯儿吹灭，徐胜举起桌子照

定九花娘就砸。九花娘拉刀，由东里间屋内蹿出，奔向西里间屋。徐胜在里间屋嚷道：“张大哥、高大哥，快来！妖妇往西里间屋中去了！徐胜抓短链铜锤，追至西里间屋再找妖妇踪迹不见。高通海进屋中，把灯点上，一同众人到西屋中仔细寻找，见后窗已开，必是从后窗逃走，大家在前后院又寻找一遍。陈山等见并无妖妇踪迹，说：“你我大家回去，暂到磨盘山。”大家只得回归磨盘山。

此时，天色已亮，陈山把高通海请至里间屋内，说：“高老爷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高通海说：“甚么事？”陈山说：“老汉只有一女，就是高老爷方才看见的那个姑娘。求高老爷做为大媒，给徐老爷说说，不知高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高通海满口答应说：“你听信吧。”转身来至外面，一见粉面金刚，把陈山之意细说了一遍，徐胜也愿意，说：“高老爷，这内中还有一段情节。我已经定下张氏门中亲事，他如愿意，你把此事给他说明；他如不愿意，作为罢论。”高通海又对陈山说了细情。陈山说：“高老爷，你去把定礼要来，就算一言为定。”高通海过去告诉徐胜，说：“陈山愿意，你就拿出定礼来。”徐胜解下一对荷包交给陈山，拜了岳父，重新大摆筵宴，款待张耀宗等。

陈山把喽兵点齐，拿过花名册记好。把孙立、马雕成殓，并葬在山前，这才再把马赛花捆好，装在车上，大伙随同总兵张耀宗等下山直奔公馆。到大人的公馆以外，高源、徐胜、张耀宗来到里面，给大人请安回话：“卑职等奉大人堂谕寻找妖妇九花娘，磨盘山有山贼马雕等抗拒官兵。卑职等已将贼人打死，内中有一陈山，为人忠厚，率众投降，现在外面听候大人

示下。”大人吩咐把陈山带上来。少时外面把陈山领至大人面前，跪倒磕头，口称：“罪民陈山恭见钦差大人。”大人一见陈山，年有五十以外，五官倒也忠厚，面皮微黄，重眉大眼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颌下一部花白胡须，身穿一件蓝绸长衫，足下白云鞋。大人说：“陈山你起来，下面坐下，本阁有话问你。”陈山说：“有钦差大人虎驾在此，草民焉敢坐下。”大人说：“赐坐你好讲话。”陈山告坐，大人说：“这磨盘山方圆有多大地方？你手下有多少喽兵？除此之外，哪里还有山贼？”陈山回说：“这磨盘山有五六百喽兵，为首是马雕、孙立。小人因带着女儿从山前路过，被马雕、孙立拦住，小人与他二人大战一天，不分胜败，因此他约小人上山做为三寨主。今马雕、孙立已死，钦差大人派兵剿山，草民不敢抗拒官兵。因此，率众来至大人台前请罪。”大人说：“你既知道改过，何罪之有？从此跟本部当差，本部还要保举于你。”陈山说：“承大人栽培！”大人把众办差官叫在跟前，说：“把磨盘山喽兵编成名号，归大同府镇标补额，以前傅国恩克扣军饷，兵变之后，八千兵只剩三千有余。你从磨盘山五、六百喽兵之内，挑选精明强干之人，补为头目。”这才问道：“现在九花娘往哪里逃走去了？”高源说：“昨天夜晚，在九圣庵动手，妖妇此时已经逃走。”大人说：“奉旨要犯，俱皆拿获，惟有九花娘逃走。我给你三天期限，必须将九花娘拿住。如无此贼，我定要开参！”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，刘德太默默无言。正在忧疑之际，外面来禀报，说：“有汝宁府上蔡县班头，紫面虎苏永福、雨雪豹苏永禄二人求见。”彭公说：“叫他二人进来。”

外面答应，出去不多时，带进苏氏兄弟二人，全都跪下给大人叩头，求大人赏差事。彭公见苏永福年约五十以外，身高

八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阔目，身穿青洋丝长衫一件，足蹬青缎快靴，蓝川绸套裤，手拿折扇。大人说：“二位班头，前者你等把采花蜂拿住，本部也曾说过叫你二人跟我当差，我今把叛臣傅国恩拿住，内中还有个奉旨严拿的妖妇——九花娘漏网，我这里正派人寻找。你二人来到，正好跟着他们外面查拿贼臣，访察九花娘的下落。”苏永福等说：“我同苏永禄今日在大同南门外茶馆，听见有几个卖鱼的，他们那里说闲话。他说：此地有一座剑锋山，方圆有三百余里，里面有一座大寨，寨主人称活阎王焦振远，他五个儿子，人称焦家五鬼，他父子六人，在此地无人敢惹。今日那几位卖鱼之人，说他家五少庄主得了个美妇，我想怕是那焦信他把九花娘给留住，亦未可定。”彭公听罢此话，说：“高源、刘芳，你二人哪个去？”旁边过来大同总镇张耀宗说：“钦差大人，卑职接任未久，地面之事，尚未办理清楚，今朝也不必派人前往。卑职暂且带一名跟随之人，到那剑锋山去，面见活阎王焦振远，叫他把九花娘献出来，两罢干戈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彭公说：“也好。张耀宗，你就此前往。”张耀宗遂辞别大人，转身下来，到了自己衙门，另换了一身蓝绸子服，叫外头备马，带两个亲随，骑马出了大同府，直奔剑锋山。

三十余里路，转眼就到。张耀宗勒马一看，这座山东西两座山头，座北朝南——山名为外剑锋山。催马进了山口，一瞧里面，大峰俯视小峰，前岭连接后岭。催马一直扑奔正北，约走有数里之遥，见东西是个山环。由西往东，九道山涧归到一处，成了一条莲池河，南北有三十余丈，东西有八里多长，在河当中栽了许多莲叶荷花。靠南岸有五艘小船，南岸有东房五间、西房五间。木头牌上挂着一张告示。张大人催马上前，抬头仔细观看，上面书写：“剑锋山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：

出入须有腰牌，不准混乱。倘有无知匪人，私行进山，被山寨巡查之人拿获，定行处决，决不宽贷。”张耀宗正在瞧着告示，只见莲池内有无数捉鱼捕虾之人。随后打班房转过一个人，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骑着马趁此躲开，幸亏我家山主未在此。若叫我山主瞧见，先把你拿进山去，细细拷问于你！”张耀宗听罢，叫家人将名片取出来，在家人耳旁说了几句。家人来至那人面前，说：“这是我家老爷，乃大同府总镇，特来拜望你这剑锋山寨主——活阎王焦振远。”那人将名片接过来，说：“你等在此等候，我前去回话。”这人手执张耀宗名片，来至河沿叫船，跳上船去，一直扑奔正北，前去通报。来至里面，正值那活阎王焦振远与五鬼在大厅之内静坐闲谈。那人把名片往上一举，说：“回禀寨主，大同府新任总兵张耀宗前来拜访。”活阎王接过名片一瞧，说：“老夫与他素无来往，今天无故前来拜我，其中有甚说话呀？你出去对他说：这剑锋山不属大清国所管，地方狭窄，不敢容留贵客，叫他急速回去！”地里鬼焦智转出了大厅，一直来到莲池岛，往对面一指说：“姓张的，你是这里总兵吗？我家寨主与你素无来往，再者，我们这剑锋山，也不属大清国管。”张耀宗一闻此言，在马上勃然大怒，转而自己又忍了心头之火，在马上举手抱拳说：“焦寨主，本镇奉锥差彭大从之命，寻找妖妇九花娘。听人传说九花娘落在你这山中，你把她献出来，与你无干。”焦智听他之言，一阵冷笑，说：“你满口放屁！我们这里并无闲杂人来。你无事生非，跑在这里找事，趁此给我走开！如若不然，连人带马一并留下！”张耀宗一听此言，勃然大怒，伸手拉刀，要在剑锋山捉拿地里鬼。不积压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六回

地里鬼抗拒钦差 不畏险再探剑锋

话说地里鬼焦智在莲池岛北边，口出不逊，怒恼张耀宗，伸手拉刀，要想与他动手，自己又一细想：“我是本地总镇，赢了他还好，倘若输给了他，岂不弱了我总兵之名！”想罢，用手一指说：“本镇我好意前来拜访，你这厮不懂事物，出口伤人，我回去禀明钦差，必要剿拿你等。”焦智说：“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八花娘九花娘！这是哪里来的晦气？”说罢，张耀宗带人回归大同府，到宾馆门首下马。

到里面见大人回话：“大人在上，职员奉堂谕至剑锋山要九花娘，山内活阎王焦振远不服王法，将九花娘隐藏在山中不献，还出言不逊，把职员骂回。职员少时，调兵前去剿拿。”大人说：“这还了得！你暂且下去，本阁自有道理。”大人说：“高源、苏永福、苏永禄你三人前去，到剑锋山明查暗访。如果焦振远实是反叛，我再调兵拿他不迟。”高源回禀大人说：“既派我去，就不要派苏永禄，要派苏永禄，请就别派我。苏永禄为人奸狡，跟我到不了一处。”大人说：“分派乃我的职分，由不了你。”高通海同苏永禄、苏永福下来说：“二位哥哥，咱们得商量商量。既是活阎王不服王法，大约他必有点能

为。他们二人要拿贼，我捆人。我要拿贼，你们捆人。”苏永禄一想：还是捆人的便宜。说：“高老爷，你是个护卫，我们只是个微末差使，还是高护卫拿贼，我们给你捆人。”高通海说：“走，你我就此前往。”

三个人说说笑笑，来到剑锋山口。高通海在头前引路，一进剑锋山一瞧，见青苗满地，绿树浓荫，两旁边是高粱地，都长有一人多高。苏永禄说：“我们两人在高粱地藏着，你去拿贼。”苏永禄暗说：“高源你这回可上了当了，你拿住贼，叫我们过去捆，这倒是清闲自在之事。”

高通海来至剑锋山交界处一瞧，东西是一道河沟，得从此地过去再摆渡才能到得剑锋山。河北岸有二十多间房，大概是当班人等住的。河南有十间房，一边立有一个交界牌，上面插着一杆白旗子。交界牌上写着字，上写：管理剑锋山一带等处，焦某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，此山乃焦姓所管之地。如有大清国人等私自进山探亲访友，先到莲池岛听差房挂号，领取执照进山，方保无事；如无执照，拿获立斩。”高通海瞧一瞧，倒抽一口凉气，只见从听差房出来几个庄兵，说：“来者小辈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通上名来，今日奉寨主爷之命，查拿奸细！”高通海一闻此言，把眼一瞪说：“小辈，你也不认得你家大爷！”这些人一听此话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你这小子太也浪言。我家寨主岂肯跟你这无名之辈动手？伙计们，拿家伙！”

这些河兵看着高通海有六尺多高，其貌不扬，身穿紫胡马裤，青布快靴，面皮微黑，短眉毛，阔目高颧骨，三山得配，四方海口，手中执一口短刀，在那里一站。有十几个河兵，各拿兵刃，扑奔高通海而来，摆兵刃就剁。高通海一声喊嚷，说：“你这一伙囚徒好生大胆，胆敢与高老爷动手！小辈不认得我，

站稳了听我告诉你等。你家老爷，家住湖南高家庄，姓高名源，表字通海，绰号人称水底蛟龙！”几个河兵一听，半信半疑：“你就是高通海？好好，我们大家把你拿住前去报功！”这几十个人一拥齐上，高通海也不把他们放在心中，几个照面，叫高通海砍得东倒西歪，内中有一个跳上船去，跑进剑锋山，前去禀报活阎王焦振远，说：“有钦差彭大人手下办差官叫高通海，来至剑锋山莲池岛，要九花娘，把看河之兵砍坏不少！”焦振远一闻此言，说：“气死我也！哪个前往，将这小辈拿进山来，将他碎尸万段！”地里鬼焦智，拉虎尾三截棍，说：“待孩儿前往拿他！”带领几个庄兵，出离大寨门。只见高通海正在那里发威。庄兵喊嚷说：“四庄主出来了！”高通海往对面观看，顺莲池岛船上过来一人，身高六尺，项短脖粗。上身穿月白小汗衫，青洋丝中衣，足下月白袜子，青缎子实纳帮皂鞋。手持虎尾三截棍，面皮微黑，黑中透紫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双大环眼，高颧骨，大鹦鼻子，裂腮额，吊角口，两双眼睛贼光闪烁，太阳神光足满。船到对岸，挺身蹿将下来，一摆兵刃，说：“对面小辈，你是何人？通上名来！”高通海把刀一顺，说：“呔！你要问你家老爷，年年高、日日高，人走时运马走膘，骆驼单走芦沟桥，姓高名源表字通海，人称水底蛟龙，就是你家高大老爷。”焦智一闻此言，气得哇呀呀喊叫，说：“小辈你胆大包天，敢到这剑锋山来找死！”高通海说：“你先别嚷，咱们俩要动手，先得说说。”焦智说：“你说什么！”高源说：“要动手？要善打恶打？文打武打？要是善打，各画一图。你在东边，我在西边，不准出圈。若出圈就算输！再不然，咱两人对骂。谁骂得过谁，算赢！”焦智说：“那不成！依你各画一圈，咱两个动手。”高通海拉出刀在圈里一划，焦智一摆三截棍，就在圈里耍开，通身热汗直流。焦智说：“不

用文打武打，咱俩混打！”摆虎尾三截棍，搂头一棍，高通海往旁边一闪，说：“且慢！我要动手拿住你，也不算英雄。我叫两个跟我之人，把你拿住。”高通海站在圈子外，就嚷：“苏二哥，快来捆人！”

苏永禄从高粱地内拉着一把短刀，往外就跑，只当是高通海将贼拿住了。及至身临切近，一瞧贼人还在那里站着，说：“高护卫，你把他打躺下我好捆，站着我如何捆得上？”高通海说：“我打倒了用你捆上？你过来吧，快拿这个贼。”苏永禄一瞧无奈，摆刀上前动手。

焦智虎尾三截棍纯熟，哪把苏永禄放在心上！三五个照面，一棍将刀磕飞，扫堂棍将苏永禄打倒，过来几个河兵，把他捆上。高通海又嚷：“苏大哥快出来吧，苏二哥捆不过来了！”苏永禄由高粱地出来一看，二弟被人拿住，自己乃忠厚之人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提刀直奔焦智。几个照面，亦被焦智打倒。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七回

地里鬼水中遭擒 水底龙陆上逞雄

话说苏永福来至战场，与焦智走了几个照面，刀被棍磕飞，转身要跑，被焦智一腿踢倒在地，过去几个河兵，把他捆上。焦智摆棍扑奔高通海而来。高通海知道，这个事情不能躲避，用手中刀一指，说：“焦智，你真乃太岁头上动土，你也不知高大老爷利害！”焦智并不搭话，摆棍搂头就打。两人走了三四个照面，高通海通身是汗，口中气喘。焦智看高通海不行，把手中棍一裹。高通海虚砍一刀，跳出圈外，往东北就跑。焦智用手一指说：“高通海，今日上天追到你灵霄殿，入地也要剥你三脚！”高通海说：“罢了、罢了！真是命该如此，生有处，死有地。三个人被拿住两个，剩我一人回去，也对不起他二人……也罢，不如跳河一死，这道河为我挖的，今天我做个水底亡魂，河中怨鬼，也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往里就跳。地里鬼一看，喜出望外，自己追至莲池岛河涯，见高源冒了两冒，焦智把三截棍仍在地上，扑咚跳下水去。

高通海蹲在水底，睁眼看着，等待地里鬼。焦智本来水性平常，在水内不能睁眼，他在水内闭着眼，正摸高通海。高通海由后面一招脖子，把地里鬼灌了三口水，拉上岸去捆好。又

过去把河兵杀散，把苏氏兄弟二人放开，说：“你哥俩先把此贼扛回大同府，我在这里等着捉拿活阎王。”苏永福二人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高护卫老爷，我们不等你了。”高通海说，“你二位只管走。今天我不把九花娘拿着，不回公馆。”苏永福扛起地里鬼，二人去了。

高通海站在莲池岛，破口大骂：“活阎王焦振远，快把九花娘送出来，万事皆休！如若不然，高大老爷杀进去，鸡犬不留！”河兵往里回禀，跑进了大寨。活阎王正与黑面鬼焦仁、霹雳鬼焦义、独角鬼焦礼，父子四个在一处谈话，只见由外面跑进一个河兵，说：“回禀庄主爷得知，适才我家四庄主被彭大人办案差官拿去。”活阎王一听，气得三尸神暴跳，说：“反了，这还了得！彭大人敢把我孩儿拿去，老夫跟他势不两立！”独角鬼说：“爹爹，且息雷霆之怒，待孩儿亲身到外面捉拿办案差官，救回我四弟！”焦振远一听说：“也好，你就此前往，将赃官办案差官拿住，老夫要亲自审问。”独角鬼焦礼拉虎尾三截棍，带领二十余名庄兵，各执刀枪棍棒，出离大寨门，到了莲池岛，坐摆渡船过河。

高通海正在那里叫骂，一瞧打里面出来的独角鬼焦礼，长得甚是雄壮。身高八尺，面似重枣，身如油墩。紫花布汗褂，月白中衣，蓝袜子，青缎子实纳帮鞞鞋。重眉大眼，双睛暴露于眶外，高鼻梁，大嘴岔，手拉三截棍。却比方才地里鬼长得雄壮。高通海看罢，问道：“来者是何人？通报你的名来！高老爷不拿无名小辈。”独角鬼用手一指说：“你就是赃官彭朋手下办案差官，我等与你无冤无仇，无故将我四弟拿去。我今天特意前来问你所因何故？趁此说来！你家三太爷我名叫独角鬼焦礼！”高通海也通了名姓说：“我奉大人之命，特来寻找

九花娘，你等将她放出来，万事皆休，与你无干！如若不然，高老爷先将你拿获，面见钦差，按律治罪于你。”焦礼听罢，气得哇呀呀乱叫：“你这小辈，着实大胆！竟敢这般无礼！”摆棍照定高源就打。高源往圈外一闪，把短刀变化着数，与焦礼杀在一处，两下不分高低。走了有几十个照面，高通海如何是他的对手，只累得浑身是汗，撒腿就跑。焦礼那里肯舍，随后紧紧追赶。高通海说：“好小辈，你当真要追赶，高老爷我可要急了。”焦礼说：“你急了该当如何？”高通海说：“我遇过异人传授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搬山移海。高老爷拘一个天兵天将，将你拿住。”说罢回头一看，见焦礼赶至跟前，高通海料想难以逃走，回头摆刀就剁，被焦礼一棍，将刀磕飞，把高通海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又跑。焦礼紧紧相随，高通海一回首说：“小辈，看我的法宝取你！”白亮亮一宗物件，直奔焦礼而来。焦礼忙往旁边一躲，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把砸壶。焦礼说：“你计穷力竭，今天你休想逃走！”高通海一见砸壶未打着焦礼，撒腿又跑，抬头一看，眼前有一片树林，高通海说：“哈哈，我说树林之内的埋伏还不出来，等待何时？我已把独角鬼焦礼给你诓到。”焦礼一听此言，止住脚步，怕树林之内有埋伏。高通海飞身跑进树林，焦礼见无人出来，心中甚为喜悦，拉棍复返，往前又追。见高通海仍在头前，撒腿飞跑。焦礼在后面追赶，看看赶上，高通海说：“小辈，你真可恨，高大法官，我今天正要祭起法宝拿你！”说罢，回手哗啦一响，黑忽忽一宗物件，正打在焦礼面门。焦礼觉着不大甚疼，留神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钱搭连，里头还有六个钱，气得他狂叫如雷。大骂：“小辈高通海，今天我要放你逃走，誓不为人！”高通海见焦礼仍然紧迫，抬头一看，眼前有一道沟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沟里朋友快来帮忙，帮助我捉拿独角鬼，千万

别放他逃走！”焦礼说：“你不用使诈语吓唬于我，我早已知晓你这厮诡计多端，今天你休想逃走，就是你有十面埋伏我也要你将你拿住！”高通海计穷力竭，只得两眼发直。

忽见眼前有一道沙岗，一瞧这道沙岗，由东北至西南，长有三四里之遥。高通海一想：“我往沙岗上一跑，脚底下一毗，扒在那里，吾命休矣！此时上气不接下气，若要躺下，焉能起得来？”正在害怕，往沙岗上一跑，脚底下一软，身子一沉，摔倒就地，口中嚷道：“哎呀，我高通海今天性命休矣！？独角鬼一瞧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辈你也有今日！我焉能让你逃走！”说着，赶上前一摆棍，照定高通海头顶之上，搂头就打，只听一声喊嚷：“唔呀！混帐东西！不要伤害人的性命！待我来拿你。”摆定手中刀，蹿过两个人来，上手这人，说话是江南口音，身穿一件蓝丝绸长衫，内衬蓝绸裤褂，蓝川绸套裤，白布袜灰厢鞋，手中拿着包裹。下手一位是紫花布裤褂，紫花布袜子，青缎鞋，面皮微黑，黑中透亮，短眉毛，圆眼睛，项短脖粗，手使短把轧油锤。来者二位并非别人，上手这位，乃是小方朔欧阳德大弟子，家住江南绍兴府，姓武名杰，表字国兴，绰号小蝎子；下手这位，乃是家住狼山纪家寨，姓纪名逢春，乳名叫三庆儿，乃神手大将纪有德之子，受过能人指教，此人武艺绝伦。

他二人只因高通海奉大人堂谕，带着苏永福、苏永禄前去探剑锋山，捉拿九花娘。武国兴知纪逢春稟见大人，也要前往，大人说：“你二人须要小心，不可任意。”二人点头下来，各自带兵刃，出了公馆，够奔剑锋山。二人道路不熟，沿途之上，到处访问。只见野外麦苗一色，青山绿水，甚是可观。时逢五月中旬光景，天气清和。二人出城，走有数里之遥，只见眼前有一带山庄，及至身临切近，见路北有个茶馆，北房三间，搭

着天棚，周围苇子花架，头前札出一个门来，有一块纸匾，上写着“养性山庄”。一边有一条对联，是两块木头刻成的字，挂在两边。上联是：“檐水无鱼，蜘蛛偏作网。”下联说：“茶烟有鹤，鸚鵡可为杯。”二人觉得口干舌燥，迈步进了养性山庄，叫伙计要了一壶茶，二人暂且歇息，顺便打听道路。叫伙计来问说：“这里到剑锋山有多远？”伙计说：“离那里有二十里地，你们二位到那里找谁？”武国兴说：“我们打听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伙计说：“剑锋山前后有一万多家，看你问哪一个？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”武国兴说：“此人大大有名，有个活阎王焦振远，你可晓得？”小伙计一听这话，上下瞧了武杰一眼，说：“慢说是我，就是大同府一带，没有不知道连山三老的。你是哪里人氏？找他有何事？”武杰说：“我与他素无往来，只因我有一个表弟，在剑锋山被他人所害。”伙计听说：“你老人家千万别去！我有几句良言相劝。焦家父子甚是难惹，慢说你一两个人前去找他，就是调三五千人前去，也难讨公道。他那里连环三四百里，不受大清国所管，是那里住户人家，俱都属他所管。依我劝你不去者为善。”武杰说：“我既来到此地，焉有不去之理？”给了茶钱，二人出了养性山庄，一直扑奔剑锋山山口而来。正往前走，眼见一道沙岗拦住去路。只听见那边喊嚷：“我高通海性命休矣！”二人赶过一瞧，只见独角鬼抡棍要打高通海，武国兴一声喊嚷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，休要伤我朋友！”抖手就是一镖，正打在独角鬼手背之上，焦礼哇呀呀说：“好小辈，胆敢伤你庄主！”纪逢春过去，一语不发，抡锤就照定贼人面门，说：“挝嘴贼人！”焦礼用棍一崩；纪逢春一伏身，照定贼人腿上说：“打腿贼人！”焦礼往上一迎；纪逢春照定贼人前心，又打，说：“掏心贼！”焦礼一闪；纪逢春照定贼人耳朵，说：“灌耳贼人！”焦礼

低头躲开，纪逢春嚷：“拉腰眼，打屁股！”这一路锤，闹得焦礼手忙脚乱。焦礼摆三截棍，独战三人，并无半点惧色。无奈，手上镖伤甚是疼痛。高通海冷不防，抓起一把土来，照焦礼面门就甩，焦礼满面是土，不能睁眼，被纪逢春双锤打倒。三人过来正要捆焦礼，忽听那边人声呐喊，大概是活阎王带领无数庄兵前来捉拿高通海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八回

三豪杰捉拿独角鬼 高通海夜探剑锋山

话说小蝎子武杰与打虎太保纪逢春，二人双战独角鬼焦礼。正在不分胜负之际，高通海冷不防一把土撒了焦礼一脸，被纪逢春一锤打倒，按倒捆上。高通海说：“你二人把他带到公馆之内面见大人去，我非把九花娘抓出来，捉住为首的活阎王，方才回去。”

武杰说：“也好，高老爷，你诸事须要小心，我听说这厮甚是利害。”高源说：“好，你二人去吧。”三人正说之际，忽听西北面人声呐喊，高源说：“你二人快把独角鬼给扛了去吧！”高源把那条虎尾三截棍挂在那树上，他溜在北边高粱地内隐藏。武杰二人扛起独角鬼，径自去了。

高通海在暗中听见有一片声喧，原来是霹雳鬼焦义出来探听消息，找着河兵一问，方知独角鬼追下高通海去，连忙过了莲池岛，带领五十名庄兵，追赶下来。天色已晚，听见远远风吹三截棍的哗唧唧声音。众人追至临近，一看是独角鬼的三截棍，连忙摘将下来，说：“二爷，你看这必是那高通海把三爷诓在这里，被他余党捉去。”焦义说：“这话倒也有理。来吧，

小子们！你等跟我回禀老庄主知道。”众河兵点头，一齐回去。各处观看，只见那班房之内，有两个木桶，一桶炖肉。一桶干饭，旁边有碗。高通海先去偷了两碗肉、饭，蹲在高粱地内吃。吃完，天已黄昏之时，听见外面焦义已率众回归山寨。自己一想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莫若我今晚到里面细访真假。山里有九花娘，我设法把她拿住；要无有九花娘，那时再作道理。想罢，自己选道赴奔正东，来至莲池岛，跳下水，浮过水去，奔正北，来至山寨门以外，挺身蹿上墙去。一瞧里面无数房屋，这山庄总共有八百来户人家。高通海由南往北寻找活阎王的住宅。走至十字街一瞧，路北有扇大门，料想必是焦振远住宅，飞身蹿上墙去。一瞧里面，有五六个院子，自己蹿房越脊，各处寻找。只见正北有大厅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，里面灯烛辉煌。高通海至虾米须帘子往里观看，只见里面靠北墙有花梨俏条案，上面摆着古玩，头前一张八仙桌，一边一张太师椅，桌上放着一盏灯，点着羊油。东边椅子上坐定正是活阎王焦振远。那焦振远站起总有八尺多高，马蜂腰，窄背膀，上穿蓝绸短汗衫，青洋丝中衣，玉色绸子袜，青缎鞋；面皮微紫，紫中透黑，两道花白英雄眉，一双虎目，鼻头端正，四字方海口，花胡子，神光足满。在旁边站定一人，年有四十以外，身躯胖大，皮肤微紫，浓眉大眼，大鸛鹑鼻子，黑胡须，大胡叉；月白布裤褂，足下白袜青缎鞭鞋；下面西边站着一人，是淡黄脸，两道抹子眉，一双大环眼，高鼻梁，四字口，也是月白裤褂，青缎鞋。上面坐的是活阎王焦振远，左首站定黑面鬼焦仁，右首站定霹雳鬼焦义。

就听焦振远说：“儿呀，老父今年六十余岁，一生就是不服人。今天无故赃官彭朋遣差官将你两个兄弟拿去。来，把那几个河兵给我叫过来。”不多时，只见进来十几个河兵，都跪

在台阶以下，说：“老庄主呼唤我等，有何事故？”焦振远说：“老夫在剑锋山住居世代，并未遇见这样赃官，欺我太甚！你等今日在莲池岛，可听那办差官来时说些什么？你等要从实说来。”内有一河兵姓张，素常爱说，人送他外号叫快嘴张八。他说：“今日早起该班，来了一人，姓高名叫通海，来至莲花岛。他说庄主把妖妇九花娘隐藏起来，快快送出来，万事皆休，这才去回庄主。谁知四庄主出去，三言四语就动起手来，先胜后败，被他诱到莲池岛拿获。后来三庄主出来，把高通海杀得落花流水，望影而逃。三庄主追下他去，不知他怎样拿法。这是实话，老庄主要问，小人不敢撒谎。”活阎王焦振远一闻此言，说：“反了！俺焦振远当年乃是安善良民，守分百姓，只因那年年荒岁歉，此地五谷不收，本处知府逼讨钱粮，把我这街坊押在衙署之内不少，是老夫一时动了善念，替众乡亲完纳钱粮，焉想到赃官说我邀买人心要造反，将我下在狱中。众乡邻苦苦哀告，赃官不准，是我几个孩儿，手持三截棍，打到衙署，将老夫背回剑锋山。老夫从此一恼，所有剑锋山四百余里，种地不纳钱粮，我立起来个连庄会，有官人到此催讨，把他捆起来，扔在莲池岛，当时活埋。今天老夫在山中安闲无事，赃官无故前来寻事于我，将我两个孩儿拿去！黑面鬼，你拿铜锣一面，把连庄会之人聚来，我细细拷问。”焦仁答应，吩咐外面鸣锣聚众。活阎王叫人把木凳搬在廊檐底下，回手拿过一根檀木棍，立在身旁，一伸手打囊中掏出铁烟壶来，两旁支起两个气死风灯。

高通海此时，早在后房坡扒住房檐，翻身蹿在后院，见眼前栽种一片青竹，青枝绿叶，有一人多高，靠后墙有百页式窗户，上面糊的是碧纱，打外往里瞧，甚是真切。只见活阎王堵在屋门坐定，焦仁、焦义在两边站定伺候。焦振远吩咐：“所

来人都打西庄门进来，东庄门出去。”五个人一排叫进来，在焦振远面前一站，焦振远问道：“现有彭大人差官，向我这里要九花娘，老夫不知九花娘是何许人也？你等有知道的，只管说！”这一排五个人，都是五、六十岁的，互相盘问，彼此摇头，均说不知。焦振远将手中霸道棍一击说：“你等知道就只管说，我决不怪罪。如要隐匿不说，被我访查出来，必要重刑！”

只见打那边过来一老者，是剑锋山道户，说：“庄主要问这九花娘，乃鸡鸣驿人氏。在鸡鸣驿跳神取乐，杀害数条人命，后来又跟赃官知府王连凤勾串，后来又逃至画园春，跟叛臣傅国恩在一处勾串，拒捕官兵，情同逆叛。今朝逃走，我等的确未见。若见着，不敢向庄主爷台前撒谎。”焦振远说：“好，你五个人下去。”又换上五个人上来，他们都知阎王爷的脾气不好惹，哪个也不敢说谎。问到第五排上，内中有一少年，有二十多岁，姓胡名牛儿，说：“你们四位想想，这回事说好，是不说好？”四人说：“要是不说，阎王爷要访察知道了，你我的性命都不能保。要等他老人家拷问起来再说，到那时你我怎么死呢！依我之见，咱们几个人过去一说，也就算咱们干净。”胡牛儿说：“据我想，说也好，不说也好。若要说出去……”他把手一伸，说：“这个主，咱们惹得起么！”那四个人说：“也是，他可许诺咱们银子每人十两。今要一说，十两银子就算没了。又得罪了他，又不落银。”胡牛儿说：“咱们见机而作，看事做事。”说着话，就听那边叫胡牛儿一排过去。焦振远问道：“众位乡亲，方才这事我已说明。你们知道，只管公举出来，与你无干。如若不然，我访查出来，加三等治罪！到那时休怪老夫翻脸无情！”这四个人一瞧胡牛儿，对着焦振远说：“我们四个人不知道，要问问胡牛儿。”胡牛

儿说：“这件事我可不知道。”焦振远一听此话有因，把手中霸道棍一举，说：“胡牛儿好生大胆，你这厮拿老夫当做何如人也？焦仁你把他给我吊起来！”吓得胡牛儿“哎哟”一声，撒了一裤子尿。焦仁刚要揪他，他说：“庄主爷不要生气，我说实话。”焦振远说：“趁此说来！若有半句虚言，将你脑袋打碎！”胡牛跪在活阎王面前，把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一遍。活阎王气得三尸神暴跳。这才追出九花娘真情实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〇九回

九花娘山寨被拷 高通海贪财行窃

话说胡牛儿跪在活阎王面前，说：“老庄主不要动气，小人从实招来。那一日是小人在莲池岛该班，巡查河岛。瞧见对面树林之内，坐着一个小媳妇，年有二十多岁，长得够十成人才，正在那里啼哭。小人带着伙计们过去一问，她今年才二十二岁。她说她是靠山庄的人，她丈夫贸易在外已死，她婆母娘将她出卖，她不愿意，情愿守贞节，自己逃出来。坐在那里啼哭，想要跳河。大众都劝她。众伙计都知道我没成家，想着要给我成全，也是好事。小人我嘴说不愿意，心里却乐不得的将此事成就才好。一问那妇人娘家姓桑，小人说：‘我年方三十九岁，也不算甚大，’那妇人正要跟我走，旁边有一位伙计不答应了，他说他五十多年光棍，要有这个便宜，先得让他，不然他就拼命。小人也不敢滋事，我说：‘咱两人抓阄，谁抓着算谁的。’偏巧这阄被他抓着。我二人正在争斗，正赶上五庄主寻查莲池岛，瞧见这妇人长得有几分姿色，说：‘你们二人不便争吵，我将她带去。’这个妇人一听五庄主说要她，本来是五庄主正在青春年少，人才俏俊，她一见就欢喜了。她说句话来，都觉着好听：‘哟，庄主爷呀，你要是救了我，我情愿给你铺床叠被！’我家五庄主说：‘你跟我来。’临走之时说：

‘你们大家别白费心，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，不准对老庄主说。如要走漏消息，我要你们这几个人的命！’自那日五庄主走后，至今我等未见他之面，一两银子也未得着。一天忽然来了大同总镇张耀宗来拜望老庄主，他要九花娘，被少庄主将他羞辱回去。今天又来了高通海，堵着山口定要九花娘。这是从前真情实话，老庄主要问九花娘下落，将五庄主叫来一问便知。”

焦振远吩咐叫众人各自归家，这才回头叫道：“焦仁，你去把五儿叫来，我要细细追问于他！”焦振远性如烈火，听说这事是他儿子做的，气得他颜色变更，用力把板凳坐碎。焦仁先把他父亲搀进屋去说：“父亲不便生气，把老五叫来问他。”焦仁这才够奔西院。

书中交代，九花娘自九圣庵逃走，带着她一包珠宝、红货，价值三千黄金。她知道剑锋山难以隐藏，故此来至莲池岛。她戏耍这些河兵，本来长得好，这些河兵一见了她，迷迷糊糊，正遇短命鬼焦信巡查河岛。九花娘一见彼此意味相投，二人这才奔上山寨。焦信本是酒色之徒，把九花娘带到他自己院中，他结发之妻刘氏也不敢管他。九花娘跟他也未说实话，她就说她姓桑，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焦信以为真，决想不到她是谋害亲夫，杀伤人命，在案脱逃，拒捕官兵，情同叛逆之人。九花娘这天晚上正与焦信喝酒，忽听外面传来锣鼓声，焦信出去询问庄兵，方知道彭钦差派差官要讨九花娘，他自己心中就有些害怕。回到房中，见了九花娘，他就说：“老九，原来你是谋害亲夫的九花娘，这个乱子你可给我惹大了。”九花娘说：“我不是，你不要疑心。”二人正在说话，听外面叫老五，说：“老爷子等你，你这个乱子真惹得不小。你把妖妇九花娘隐藏

在你房中，……哎，我说了你半天怎么还不出去？老爷子在上房等你呢，你这事瞒不住了！”吓得焦信战战兢兢，怕他大哥进房来把九花娘堵在房内。焦信说：“大哥，别进来；你弟媳妇正洗脚。”那大爷一听就愣在院中，转身回到大厅，瞧见焦振远，另换个凳坐着。焦仁说：“我方才到老五院中叫他，他说我弟妇在房中洗脚，孩儿不能到房中去。”焦振远说：“好，你去到后面，把你妈叫来，连你媳妇并焦义之妻，叫她们娘三个到五儿院中去翻去。”此时，焦信吓得浑身战战兢兢，说：“你快把包袱收拾起来，快逃走。我今天不定死话，我家家法甚严，我父亲打人不准人劝的。”九花娘一听，说：“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，我自从来到这里，多蒙五庄主待我恩重如山，我焉忍舍你一走？”娇滴滴地位住焦信直哭。焦信本是酒色之徒，他怎见过这个？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便说：“老九，我也舍不得你，无奈今天这事万不得已！”九花娘说：“你今天也不必去见爹爹，我亲身去见他，管保你没事，咱二人做一对太平夫妻！”

书中交代，她并非有情有义之人，一则她无处投奔；二则她要借着焦振远人情势力，来庇护她的性命。故此与焦信恋恋不舍。焦信头一节，贪她貌美；二则被九花娘蜜语甜言所迷。

九花娘拿着包裹够奔大厅，焦振远正要叫他妻子儿媳去翻九花娘，只听外面有脚步声，帘子一起，进来一个年轻少妇。高通海正在后窗外趴着，瞧得甚真。只见由外面进来九花娘，身量不高不矮，头梳盘龙髻，带着几只玉簪、耳坠，竹叶梅钗子，鬓边斜插粉白牡丹，衬着一张粉红脸膛；眉舒柳叶，唇缩樱桃，端端正正，果然风流女人，真正俊俏品貌。上身穿一件鸡心白汗褂，品蓝缎子中衣，系着一条银红色汗巾，上边金线拉着蝴蝶；足下窄窄金莲，红缎子粉香鞋，绿带月白裹足。

一对金莲，只有二寸有余，真是又瘦、又小、又尖。手中拿着包裹，来到焦振远面前，真是娇滴滴声音婉转，软却却万种风流，说：“公爹在上，小妇人桑氏叩头。”焦振远说：“你何人？”“你老人家要问小妇人，娘家姓桑，小妇人排九，只因丈夫故去，我婆母逼我改嫁，小妇人不允，她私自叫媒人转卖。小妇人偷着跑在外边，来到莲池岛，意欲跳河。恰好遇见你五儿子，倒是一番善念，将小妇人救在家中。我无恩可报，情愿铺床叠被，伺候五庄主。他不敢回禀你老人家知道，因此我特意前来面见你老人家。”活阎王接过九花娘包裹一看，夺人眼目。焦振远说：“你这包裹，哪里来的物件？”高通海在外面瞧得真真切切，心说：“这都是傅国恩克扣军饷所来之物。今天我看焦振远如何发落于她？”

不言高通海在后面暗想，单说焦振远说：“桑氏，这包裹是哪里来的？”九花娘说：“这乃是家中所藏之物。”焦振远说：“你家当家人活时，作何生计？”“是做小本经营。”焦振远说：“既是小本经营，哪里来的这些珠宝？明明你是谋害亲夫的九花娘。今天你在我跟前花言巧语，焦仁、焦义拿绳子把她捆上，吊在房宅之上，待我今天拷问于她！”焦仁、焦义就将九花娘吊将起来。焦振远站起身来，拿起霸道棍说：“你说了真情实话，我并不打你。不然，我把你生生打死！”九花娘把心一横，心说：“就是把我打死，也不承认！”九花娘嘴里求饶说：“老庄主暂息雷霆之怒。”焦振远照定九花娘“吧吧”，一连就是几棍，打得九花娘浑身是血。焦振远猛然回头一看，只见包裹、烟壶都不见了踪迹。

原来是高通海在后窗户一看焦振远拷问九花娘，他自己一想：九花娘包裹里总值三千黄金之数，莫如我今天偷盗在手，也不算我白来。他见活阎王焦振远手拿霸道棍打九花娘，眉头

一皱，计上心来。瞧瞧这窗棂太小，那包袱拉不出来，他拉出短刀，借着焦振远打九花娘一下，他砍一下。他连打九花娘十余下，高通海已把窗棂砍断，伸手将包袱、烟壶拿出来。高通海心说：“千万焦振远别瞧见，他要瞧见，我准得被获遭擒。焦振远的脚程一日行二百余里，那如何是好？”正在心中犹豫，焦振远猛二回头，瞧见窗户砍开，一包袱珍珠宝物、烟壶全然不见。焦振远说：“焦仁、焦义，抄家伙拿贼！”他父子三人蹿上房去，料高通海难逃性命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一十回

高通海计捉九花娘 焦振远下山劫大牢

话说活阎王焦振远带着两个儿子飞身上房，睁眼往后山一瞧，见两道黑影往正北跑去，好快的身法。焦振远心说：这座后山并无山口，你这小辈偷盗我的物件，往北跑，焉能逃得了！提着虎尾三截棍往正北追赶下去。

书中交代，高通海如何有那么快的脚程？他拿过这个包裹，往墙外一蹿，就在后墙根一躺，正赶上有两个狐狸，在后墙以外配对，见高通海往外一跳，吓得两只狐狸回头就跑。焦振远父子三人追赶的就是那两只狐狸。高通海见焦振远父子三人追赶后山去了，他跳过墙去，先把包裹、珍珠、细软围在腰里，心说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趁此不拿九花娘，等待何时！”他这才到了前边，把脸上抹了一脸锅烟子，来到了上房一瞧，九花娘还在那里高吊，他这才赶过去说：“老九，我老高在外头瞧你半天，凭你这人，啥时受过这样苦打？打你一下，我在外头甚是难受，打在你的身上，疼在我的心上。适才我见焦振远追赶贼人下去，我来到屋中跟你商议，我救你一走，你我到了外头拜堂成亲。你要愿意，我就把你救下来；你不愿意，你趁早说。”九花娘一听，睁眼瞧瞧老高，长得其貌不扬，莫

若我假意应允，等他把我救到外头，我用刀将他杀死，我再远走高飞。想罢说道：“高司务，你快把我救下来，你我趁此逃走。”高通海过去把绳扣解开，一瞧九花娘身上伤痕不轻。九花娘说：“高当家，快背起我走吧！我连一步也不能走。”高通海说：“我背着你。”背起九花娘出了大厅，顺着小道，够奔寨门。

刚出大门走了不远，只见焦振远带领焦仁、焦义正往回走，与高通海撞了个对面，吓得高通海战战兢兢，慌忙往树后一蹲，等焦振远父子过去之后，他又背起九花娘下了剑锋山，奔向莲池岛。因不敢由摆渡口过河，由正东河沿之上，把九花娘放下。他心中一想：“我要背过河去，她若反脸动手……我不是她的对手，那时把前功尽弃，我还得受她的害。”九花娘本来瞧高通海这个样不称心，心想着：只要过了莲池岛，我再杀他不晚。

想罢，说：“高司务，这可怎么过去？”高通海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背着你！”九花娘说：“那可不成，你是爷们，可以脱去衣服过河，我们是个妇人，若将衣服、鞋湿了，哪里去换？”高通海说：“也罢，我把你举过河去就是了。”高通海背起九花娘，九花娘说：“不行，你扛着我吧，我骑在你脖子上，你手攥我的脚。”高通海一听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我抱你过去吧。”九花娘说：“甚好！”往前头一转，高通海抱着她，浮着水走到了莲池岛当中，高通海想：“我一过河，九花娘这厮准跑。”高通海说：“老九，你洗洗澡吧。”九花娘说：“不成，我晕水，你把我对付过去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不成，要我渡你去，你就害我了。”九花娘说：“不能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你起誓。”九花娘说：“我若跟你有三心二意，要我不得善终！”高通海说：“你得叫我，你不叫我，我不能渡你过去！”九花娘说：

“我叫你什么？”高通海说：“你瞧着办。”九花娘说：“叫你出流高大哥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不成！我也不便跟你细细说，我实告诉你吧，我家住湖广高家庄，姓高名源，表字通海，外号人称水底蛟龙。”九花娘一听，吓得颜色大变，知道是彭钦差手下办差官。说着话，把九花娘往下一沉，灌了二口水，呛得八成死，这才带到南岸。拿绢帕堵上嘴，绳捆二臂。高通海把脸上泥洗了一洗，这才背起九花娘往前行走。天已放亮，路过山庄，行路之人不少。大家一瞧，这事真有些稀奇：一个少年男子扛着年轻少妇。大家一伙跟着瞧，高通海说：“众位！瞧这也不是新鲜事，扛着的也不是外人，这是我媳妇。只因为我久不在家，她竟跟人家飞眼，勾引少年男子，这个绿帽子让我戴上了！昨天我堵在屋内，我把男的杀了，女的我舍不得杀，扛着上衙门打官司，去投大同府。大家要瞧热闹，跟我走！”众人跟着的不少，内中有上年岁的人说：“这个朋友，我告诉你可是好话，捉奸要杀就杀两个；要杀一人，你得偿命。”高通海说：“我下不去手，舍不得杀，我就是把她送至衙门打官司！”大众跟随在后，来至大同府，人越聚越多。大家跟随高通海来到大人公馆，当差人过来刚要让他，高通海一使眼神说：“把马号门开开。”高通海进了马号说：“你们瞧热闹，只管进来瞧吧。”

大家一齐跟随在后来至里面，进了马号。高通海说：“你们大众认得我不认得？”众人都说：“并不认得你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你们既然不认得我，我告诉你们。我姓高名源，表字通海，外号水底蛟龙，跟随钦差大人效力当差！我拿到的这个是妖妇桑氏九花娘，叫看号的把门关上，你等都跟九花娘有奸，我回禀钦差大人，重办你们！”吓得大家一个个目瞪口呆，说：“高老爷，千万不可这样办法。我等都是无知之人，求高老爷

开恩，把我等放了吧！”高通海说：“‘你等认打认罚？’大众说：‘认打怎样，认罚怎样？’高通海说：‘认打，回禀大人治罪；认罚，你等各带有多少钱？都给我留下！’大众说：‘我等愿罚。’高通海说：‘你等既然愿意认罚，我也不必翻，叫看号的拿一个簸箩，将门开开一扇，一个一个出去，各将钱倒尽。’内中有一个机灵鬼。搭裢有二百钱，拿手一攥倒出来两个钱，转身就走，被高通海揪住说：‘你慢走，高老爷眼睛不揉沙子，你把搭裢拿出来我瞧瞧！’机灵鬼无法，把它拿出来，被高通海将钱倒下，这才放走。就这一阵，高通海得有百余吊钱。把看号王忠叫过来，说：‘你无儿无女，高老爷瞧你不错，送你这百余吊钱做棺材本。’王忠趴地磕头：‘谢过高老爷赏钱！’高通海这才奔向里面。

彭公正在升堂，与众办差官议论军机大事。高通海过来，给大人请安说：“卑职奉大堂谕，前往剑锋山哨探。昨天拿获了独角鬼焦礼、地里鬼焦智，已派苏永福、苏永禄、纪逢春、武杰解回大人审讯。”彭公说：“已然审问明白，交大同府，与马赛花一同收入狱中。”高源说：“我已将妖妇九花娘拿到，请大人讯问。”彭公说：“甚好！把她给带上来。”高源领命，将九花娘扛到大人面前，将口内手帕拿出，换过一口气来，睁眼一看，上面坐的彭大人，说：“九花娘，你谋害亲夫，勾串叛臣，情同叛逆，所害人命，从实招来！”九花娘说：“大人在上，小妇已然被拿获，只求一死！大人不必多问。”九花娘把以往从前之事，俱皆招认。旁边有招房先生，记下口供，叫九花娘画供，交大同府入狱。一到狱中，与马赛花二人收在一处，两人相见倒也投缘，二人在狱中拜为干姊妹，整日说说笑笑，很不把死放在心上。

彭公正与众办差官商议调兵剿拿剑锋山，只听公馆门外一

阵大乱。大人方要派人到外面查去，只听房上有人说话：“彭大人，我们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把我三弟、四弟拿来！”众办差官一瞧，由房上跳下一人，面向北站立，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相貌魁伟，身材健壮，身穿月白布小汗褂，青绸细中衣，青缎子快靴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黑，两道粗眉，一双大眼，高鼻梁，三山得配；裂腮额，四字口，鬓黑胡须，来者正是焦面鬼——焦仁。

昨日晚上，活阎王父子追赶那两个狐狸，绕了二道山弯，未见踪影，回至大厅，见九花娘踪迹不见，气得活阎王哇呀呀怪叫，说：“这必是赃官手下办差官夜躲剑锋山，将九花娘盗去！父子三人又在前后寻找一遍，并无踪迹。天光已然大亮，焦振远说：“儿呀，老夫这条命不要了！无故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你我并未做犯法之事，彭朋他派人将我两个孩儿拿去，如同摘去我的心肝。我今天到大同府公馆，找那赃官讲理，为何无故将我孩儿拿去？”焦仁说：“爹爹，暂息雷霆之怒，孩儿去奔大同府，与彭朋讲理，把我两个兄弟领回！”焦振远说：“儿呀，休要睡里做梦，赶紧鸣锣聚众，把剑锋山众乡亲给我聚来。”焦仁吩咐庄兵鸣锣。不多时，山前山后，山左山右，一百零八村庄，听见大寨锣响，众人不敢不来，都知道活阎王厉害，三棒锣不到，查出立斩。众乡邻齐聚大寨，说：“庄主爷，今天鸣锣聚众，叫我等有何吩咐？”焦振远说：“你等有事，我保护于你；我家中有事，你等同心助我。只因赃官彭朋无故把我两个孩儿拿去，实属倚官欺人，我意欲带领你等众人，先杀赃官，自立大同王！”众人说：“我等静听庄主吩咐。”焦振远说：“焦仁，你先去与那赃官讲理，如将你两个兄弟带回，万事皆休。如若不然，我杀奔大同府，刀刀斩尽，个个诛绝！”焦仁这才转身来到寨门，一出寨口，直奔大同府

公馆而来。门首拦挡，不放他进去，他挺身上房，要与彭大人讲理，大闹公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